

古今酒事

胡山源編

古今酒事

世界書局印行

序

范成大說：「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這話，正可以借來給我一用。

我不會喝酒，我的朋友都知道。並且我的不會喝，簡直涓滴不嘗，不但「不能勝一蕉葉」而已。赴人家的通常宴會，酒不沾唇，吃人家的喜酒，唇不沾酒，甚至自己結婚，也沒有盡盡人事，和別人碰過一杯。然而我自信我是真能知酒的。

我的所以真能知酒，有兩個原故。一，我有兩個最要好的酒友，一個是惠卿，一個是善生。善生的喝酒，不擇時，不擇地，並且不問自己應該幹些什麼，真所謂「一杯在手，萬事皆休」！一日二十四小時中，除了短短的睡眠以外，說他是神志清楚的時候，就只有早上二三小時。然而他的酒後興發，倒也並不糊塗，說起話來，反是頭頭是道，滔滔不絕。不過他這時的話，也許只有我喜歡聽，並且聽得懂，其他的人，我就不能保證了。常常他拉我進入任何酒店，彼此對坐下來，他一杯一杯的喝着，唾沫四濺的說着，我除了和他對說以外，從來不動一動我面前的杯子，至多舉起筷子來，吃一些下酒菜。我不干涉他喝，他

也不勉強我喝，我們各行其是。他得到了趣中酒，我得到了酒中趣。

惠卿似乎要比善生少喝些，也許他的量不及善生。然而他的喜歡喝，以及喝了之後的與會，是和善生一般無二的。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地方來，我按着常例，請他喝酒。也是按着常例，只是他一個人獨酌，由我在旁乾陪。於喝足談暢之後，他拉我出去步月。這是很喜歡的。我們只揀僻靜的馬路走，當然不管路的遠近。在一段兩旁只有荒墳和麥田的路上，看見了初升的下弦月，他高興得在路上豁起虎跳來，並且在走的時候，用腳踢着路邊的洋梧桐，說：『我全身有不知多少的氣力，要爆裂開來，這不過是小小的發洩罷了！』他踢得很重，忘記了痛，我幫他踢着，也忘記了痛。

現在，惠卿和善生都已經在三五年前先後去世了，他們的墓木，恐怕真是已拱了。他們的死，因當然是麴蘖爲害。可是他們是知其爲害的，他們並不悔，而我也知其爲害的，我也並不爲他們悔。他們的不悔，當然爲了他們是有得於酒的，我的不爲他們悔，也實在爲了我能知酒。

我所以知酒的第二個原故，是因爲我嗜好文學。在文學裏面，正有不知多少說酒，談酒，並且頌讚酒的作品。牠們都是好文字，我讀着牠們，真有些口角流涎，在不知不覺間，我就真正知道了酒。

我知道酒的原故是如此，那末，我所知的究竟是什麼呢？這一個問題的答覆，當然有千言萬語，可以容我發揮：宇宙觀，人生觀，以至被蚊子叮，蒼蠅咬的小小牢騷，我都可以拉扯過來，作爲我知酒的解釋。

與議論。但是我不想如此說。一則所謂知者，簡直是「心法」，到底只能心領神會，不能言傳；二則當今之世，似乎也沒有作這樣表揚的必要。不過你可以相信我，因為我正有這樣一個決心：在某種時期，我一定要大喝酒；爛醉如泥，再好也沒有，就是以糟邱爲首邱，我也認爲得其所哉。並且，范成大的「性不能酒」，是他試驗過的，因爲他不過是「飲少者」而已，而我則自十五歲以來，除了吃聖餐喝一滴葡萄酒以外，就從來沒有試過我的酒量，安知我性不正是「能酒」的呢？古人說，「三年不鳴，一鳴驚人」，那末，我「三十年不鳴，一鳴驚人」，不也是可能的麼？於此，我自信，我對於酒決不是不知的。（十五歲以前，還是幼童，凡事不能作準。）

爲了我有酒友，爲了我嗜好酒的文學，所以我知酒；爲了我知酒，所以我也願意爲酒國的順民。然而我的酒友是先後亡故了，酒的文學現在我也無暇欣賞，至於身入酒國，還是爲了種種原因，只好暫時望門卻步。我是無聊透頂了！無聊，無聊，一百二十個無聊！在無聊中我就集成了這一本「古今酒事」。這「古今酒事」就算是我的酒友吧，然而也正是使我腹痛的「黃墟」，就算是我所嗜好的文學吧，然而今世文學不值錢，也不過是被毀棄的「黃鐘」，就算是我入酒國的「護照」，「敲門磚」吧，然而按「過屠門而大嚼」之例，也不過是「過釀門而大飲」耳。我將何以自處呢？

我恨不得真的立刻「連飛數百觥」，「一醉解千愁」！

本書在「八一三」之前早就齊稿，序也早已寫好。不料「八一三」事起，匆促之間，稿雖然帶了出來，序卻遺失了。現在，二年之後，本書終得出版，不可以說不是大幸，但是序卻只好重寫了。因此前面所寫的，並非原序，這也是值得紀念的一件小事，所以補識於此。

編者

二十八年八月

凡例

- 一 本書目的擬將古今有關酒事之文獻彙成一編，以資欣賞。
- 一 本書材料，統由各種叢書及筆記中採擷而來。
- 一 「故事」中各篇，均註明出處，藉明來歷。
- 一 取材以清末爲止，民國後不錄。
- 一 「故事」二三千條，範圍最爲廣博，今因便於翻閱起見，分成十三類。然其中界限，有極難劃分者，如有不當之處，尙請讀者原諒。
- 一 本書排版完成後，又在各叢書及筆記中，陸續發見尙未收入之材料甚夥，擬待至相當時期另出續編。
- 一 本書以編者一人之力，三五年之工夫，搜羅所得，當然難稱完美。如承海內同好，於本書所口有者外，代爲搜羅，以便將來收入續編，俾成酒事完作，實不勝企禱之至！

古今酒事總目

第一輯 專著

抱朴子 酒誠(葛洪).....	五
齊民要術 造神麴并酒(賈思勰).....	五
酒經 釀酒法(蘇軾).....	二一
北山酒經(朱翼中).....	二三
續北山酒經(李保).....	四九
酒名記 酒名(張能臣).....	五一
酒爾雅 釋酒(何刻).....	五三

367959

酒譜(寶 革).....	五三
文獻通考 論宋酒坊(馬端臨).....	六九
酒小史.....	七一
本草綱目 酒(李時珍).....	七三
遵生八牋 醞造類(高 濂).....	八七
天工開物 酒母(朱應星).....	九二
安雅堂酒令.....	九三
五雜俎 物部論酒(謝肇淛).....	一〇〇
觴政(袁宏道).....	一〇三
日知錄 酒禁(顧炎武).....	一〇八
酒社芻言(黃周星).....	一一〇
蠲園觴政(蔡祖庚).....	一一三

歷代酒令大觀(俞敦培)..... 一一九

第二輯 藝文

辭賦..... 二六一

詩..... 二八九

詞..... 三二七

青蓮觴咏..... 三四七

唐宋元明酒詞..... 三八二

第二輯 故事

方法..... 四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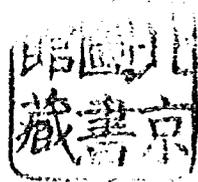
文學..... 四三一

功效	四七二
行遊	四八三
官政	四九五
店肆	五一六
品名	五二四
飲令	五六〇
禍亂	五九七
器用	六一四
諫誠	六三四
禮俗	六四五
癖習	七〇三

第一輯 專著

抱朴子 酒誡

葛洪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茵薰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磨礱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勞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鑄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

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途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踴躍。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厥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顛。阿。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稗賸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聞其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阮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蟄封。或登危踟顛。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刻鋒乎口。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居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頰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于君親之前。幼賤悖慢于耆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于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構澆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陵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于須臾。結百痾于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于能否。料瀝霽于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匡注于所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悅。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于醉之病性。何異于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爲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瞻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非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謹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御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徇者相辱。制輶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途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壩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于古。而斷之于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亡者結草奄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做。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辨綺粲。

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執。子圍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澗。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于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于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于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于亡國之淫聲。沈溺于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颺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戡戡。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常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胆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剋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宜

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澗。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齊民要術 造神麴并酒

賈思勰

凡作三斛麥麴。法蒸炒生各一斛。炒麥黃。莫令焦。生麥擇治。甚令精好種。各別磨。磨欲細。磨乾合和之。七月。取甲寅日。使童子著青衣。日未出時。面向殺地。汲水二十斛。勿令人潑人。長水亦可瀉却。莫令人用。其和麴之時。面向殺地和之。令使絕強。團麴之人。皆是童子小兒。亦面向殺地。有行穢者不使。不得令入室。近團麴。當日使訖。不得隔宿。屋用草屋。勿使用瓦屋。地須淨掃。不得穢惡。勿令濕。晝地爲阡陌。周成四巷。作麴人各置巷中。假置麴王。王者五人。麴餅隨阡陌比肩相布訖。使主人家一人爲主。莫令奴客爲主與王。酒脯之法。濕麴王手中爲碗。中盛酒脯湯餅。主人三徧讀文。各再拜。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勿令風入。至七日開。當處翻之。遷令泥戶。至二七日。聚麴。還令塗戶。莫使風入。至三七日出之。盛著甕中。塗頭。四七日穿孔繩貫日曝。欲得使乾。然後內之。其餅麴手團二寸半。厚九分。

祝麴文

東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黃帝土公黃帝威神。某年月某日辰朔日。敬啓五方五土之神。主人某甲。謹以七月上辰。造作麥麴數千百餅。阡陌縱橫。以辨疆界。須建立五王。各布封境。酒脯之荐。以相祈請。願垂神力。勤鑒所願。使出類絕蹤。穴蟲潛影。衣色錦布。或蔚或炳。殺熱火熾。以烈以猛。芳越椒熏。味超和鼎。飲利君子。既醉既逞。惠彼小人。亦恭亦靜。敬告再三。格言斯整。神之聽之。福應自冥。人願無爲。希從畢永。急急如律令。祝三遍。各再拜。造酒法。全餅麴曠經五日許。日三過。以炊箒刷治之。絕令使淨。若過好日。可三日晒。然後細刷。布靶盛高屋廚上。晒經一日。莫使風土穢汗。乃平量麴一斗。臼中受令碎。若浸麴一斗。與五升水浸麴。三日如魚眼湯沸。酸米。其米絕令精細。淘米可二十遍。酒飯人。狗不令噉。淘水及炊釜中水。爲酒之具。有所洗滌者。悉用此水佳也。若作秫黍米酒。一斗麴。殺米二石一斗。第一酸米三斗。停一宿。酸米五斗。又停再宿。酸米一石。又停三宿。酸米三斗。其酒飯欲得弱炊。炊如食飯法。舒使極冷。然後納之。若作糯米酒。一斗麴。殺米一石八斗。唯三過酸米畢。其炊飯法直下饋。不須報蒸。其下饋法出饋甕中。取釜下沸湯澆之。僅沒飯使止。此元僕射家法。又造神麴法。其麥蒸炊生三種齊等。與前同。但無復阡陌酒脯湯餅祭麴王及童子手圍之事矣。預前事麥三種。合和細磨之。七月上寅日作麴。漉欲剛。擣欲粉細。作熟餅。用圓鐵籠。令徑五寸。厚一寸五分。於平板上。令壯士熟踏之。以棧刺作孔。淨掃東向開戶屋。布麴餅於地。閉塞窗戶。密泥

縫隙。勿令通風。滿七日。翻之。二七日。聚之。皆還密泥。三七日。出外日中。曝之令燥。麴成矣。任意舉閤。亦不用甕盛。甕盛者則麴烏腹。烏腹者邊孔黑爛。若欲多作者。任人耳。但須三麥齊等。不以三石爲限。此麴一斗。殺米三石。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省費懸絕如此。用七月七日焦麥麴。及春酒麴。皆笨麴法。造神麴黍米酒方。細剉麴。曝之。麴一斗。水九斗。米三石。須多作者。率以此加之。其甕大小任人耳。桑欲落時作。可得周年停。初下用米一石。次酸五斗。又四斗。又三斗。以漸待米消。卽酸。無令勢不相及。味足。沸定爲熟。氣味雖正。沸未息。麴勢未盡。宜更酸之。不酸則酒味苦薄矣。得所者。酒味輕香實腸。凡麴初釀此酒者。率多傷薄。何者。猶以凡麴之意忖度之。蓋用米既少。麴勢未盡。故也。所以傷薄耳。不得令猪狗見。所以專取桑落時作者。黍必令極冷也。又神麴法。以七月上寅日造。不得令鷄狗見及食者。麥多少分爲三分。蒸炒二分。正等生者一分。一石上加一斗半。各細磨和之。漉時微令剛。足手熟揉爲佳。使童男小兒餅之。廣三寸。厚二寸。須西廂東向。開戶屋中。淨掃地。地上布麴。十字立巷。令通人行。四角各造麴奴一板。訖。泥戶。勿令泄氣。七日開戶翻麴。還塞戶。二七日聚。又塞之。三七日出之。作酒時。治麴如常法。細剉爲佳。造酒法。用黍米一斛。神麴二斗。水八升。米初下。米五斗。必令五六十遍淘之。二酸。七斗米。三酸。八斗米。滿二石米已外。任意斟酌。然要須米微多。米少酒則不佳。冷煖之法。悉如常釀。要在精細也。神麴粳米醪法。春月釀之。燥麴一斗。用水七斗。粳米二石四斗。浸麴。發如魚眼湯。淨淘米八斗。炊作飯。符令極冷。以毛袋漉去

麴滓。又以絹濾之。麴汁于甕中。卽酸飯。候米消。又酸八斗。消盡又酸八斗。凡三酸畢。若猶苦者。更以二斗酸之。此合醅飲之可也。又作神麴方。以七月中旬已前。作麴爲上時。亦不必要須寅日。二十日已後作者。麴漸弱。凡屋皆得作。亦不必要須東向開戶草屋也。大率小麥生炒蒸三種等分。暵蒸者令乾。三種合和。確篩淨箴。擇細磨羅。取麩更重磨。唯細爲良。麩則不好。剉胡菜。煮三沸湯。待冷。接取清者。澆麴。以相著爲限。大都欲小剛。勿令太澤。擣令可團便止。亦不必滿千杵。以手團之。大小厚薄如蒸餅劑。令下微過。澆刺作孔。丈夫婦人皆團之。不必須童男女。屋預前數日。數著貓。塞鼠窟。泥壁令淨。掃地。布麴餅於地上。作行伍。勿令相逼。當中十字阡陌。使通容人行。作麴王五人。置之於四方及中央。中央者面南。四方者面皆向內。酒脯祭與不祭。亦相似。今從省。布麴訖。閉戶密泥之。勿使漏氣。七日開戶翻麴。還著本處。泥閉如初。二七日聚之。若止三石麥麴者。但作一聚。多則分爲兩。泥閉如初。三七日。以麻繩穿之。聚五十餅爲一貫。懸著戶內。開戶勿令見日。五日後。出著外許懸之。晝日晒。夜受露霜。不須覆蓋。久停亦爾。但不用被雨。此麴得三年停。陳者彌好。神麴酒方。淨掃刷麴令淨。有土處刀削去。必使極淨。及斧背椎破。大小如粟。斧刀則殺小。用故紙糊席罌之。夜乃勿收。令受霜露。風陰則收之。恐土汗及雨潤故也。若急須者。麴乾則得。從容者經二十日許。受霜露。彌令酒香。麴必須乾潤。濕則酒惡。春秋二時釀者。皆得過夏熱。桑落時作者。反勝於春。桑落時稍冷。初浸麴與春同。及下釀則茹甕。止取微煖。勿太厚。太厚則傷熱。春則不須置甕。

於磚上。秋以九月或十九日收水。春以正月十五日。或以晦日。及二月二日收水。當日即浸麴。此四日爲上時。餘日非不得作。恐不耐久。收水法。河水第一好。遠河者取極甘井水。小鹹則不佳。清麴法。春十一日或十五日。秋十五日或二十日。所以爾者。寒煖有早晚故也。但候麴香沫起。便下釀。過久麴生衣。則爲失候。失候則酒重鈍。不復輕香。米必細篩淨淘三十許遍。若淘米不淨。則酒色重濁。大率麴一斗。春用水八斗。秋用水七斗。秋殺米三石。春殺米四石。初下釀用黍米四斗。再餽弱炊。必令均熟。勿使堅剛生鬮也。於席上攤黍。令極冷。貯出麴汁。於盆中調和。以手搗破之無塊。然後內甕中。春以兩重布覆。秋於布上加甑。若值天寒。亦可加草。一宿再宿。候米消更釀。用米或七八斗。第四第五第六釀。用米多少。皆候麴勢強弱加減之。亦無定法。或再宿一釀。三宿一釀。無定準。惟須消化乃釀之。每釀皆挹取甕中汁調和之。僅得和黍破塊而已。不盡貯出。每釀即以酒杷遍攪。令均調和。然後蓋甕。雖言春秋二時。殺米三石四石。然須蓋候麴勢。麴勢未窮。米猶消化者。便加米。唯多爲良。世人云。米過酒甜。此乃不解法。候酒冷沸止。米有不消者。便是麴勢盡。酒若熟矣。押出清澄。竟夏。直以單布覆甕口。斬席蓋布上。慎勿甕泥。甕泥封交。卽酢壞。冬亦得釀。但不及春秋耳。冬釀者未須厚。茹甕覆蓋。初下釀則黍小煖下之。一發之後。重釀時還攤黍使冷。酒發極煖。重釀黍亦酢矣。其大甕多釀者。依法加倍之。其糠藩雜用。一切無已。河東神麴方。七月初治麥。七日作麴。七日未得作者。七月二十日前亦得。麥一石者。六斗炒。三斗蒸。一斗生。細磨之。桑葉五

分。蒼耳一分。艾一分。茱萸二分。若無茱萸。野蓼亦得用。合煮取汁。令如酒色。漉出滓。待冷。以和麴。勿令太澤。擣千杵。餅如凡麴方範作之。臥麴法。先以麥麴布地。然後著麴訖。又以麥麴覆之。多作者。可用箔槌。如養蠶法。覆訖。閉戶七日。翻麴。還以麥麴覆之。二七日。聚麴。亦還覆之。三七日。甕盛後。經七日。然後出甕之。造酒法。用黍米麴一斗。殺米一石。秫米令酒薄。不任事。治麴必使表裏四畔孔內。悉皆淨削。然後細剉。令如棗栗。曝使極乾。一斗麴用水一斗五升。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爲上時春酒。正月晦日收水。爲中時春酒。河南地煖。二月作。河北地寒。三月作。大率用清明節前後耳。初凍後盡年暮。水脈既定。收取。則用其春酒。及餘月。皆須煮水爲五沸湯。待冷浸麴。不然則動。十月初凍尙煖。未須茹甕。十一月十二月。須黍穰茹之。浸麴。冬十日。春七日。候麴發氣。香沫起。便釀。隆冬寒厲。雖曰茹甕。麴汁猶凍。臨下釀時。宜漉出凍凌。於釜中融之。取液而已。不得令熱。凌液盡。還瀉著甕中。然後下黍。不爾則傷冷。假令甕受五石米者。初下釀。止用米一石。淘米須極淨。水清乃上。炊爲饋。下著空甕中。以釜中炊湯及熱沃之。令饋上水。水深一寸餘便止。以盆合頭。良久水盡。饋極熟軟。便於席上攤之。使令貯汁於盆中。搗黍。頗瀉著甕中。復以酒把攪之。每酸皆然。唯十一月十二月。天寒水凍。黍須人體煖下之。桑落春酒。悉皆冷下。初冷下者。酸亦冷。初煖下者。酸亦煖。不得迴易。冷熱相雜。次酸八斗。次酸七斗。皆須候麴藥強弱增減耳。亦無定數。大率中分半米。前作沃饋半。後作再餽黍。純作沃饋酒便鈍。再餽黍酒。便輕香。是以須中半耳。各釀六七酸。

春作七八醞。冬欲酒煖。春欲酒冷。醞米太多則傷熱。不能久。春以單布覆甕。冬用荍蓋之。冬初下醞時。以炭火擲著甕中。投刀橫於甕上。酒熟乃去之。冬釀十五日熟。春釀十日熟。至五月中甕別椀。盛於日中炙之。好者不動。惡者色變。色變者宜先飲之。好者留過夏。但合醞停須臾。便押出。還得與桑落時相接。地窖著酒。令酒土氣。唯連簪草屋中居之爲佳。瓦屋亦熟。作麴浸麴炊釀。一切悉用河水。無手力之家。乃用甘井水耳。淮南萬畢術曰。酒薄復厚。漬以莞蒲。凡冬月釀酒。中冷不發者。以瓦瓶盛熱湯。堅塞口。又於釜湯中煮瓶。令極熱引出。著酒甕中。須臾即發。

白醪麴

作白醪麴法。取小麥三石。一石熬之。一石蒸之。一石生。三等合和。細磨作屑。煮胡葉湯。經宿使冷。和麥屑。擣令熟。踏作餅。圓鐵作範。徑五寸。厚一寸餘。牀上置箔。箔上安蘆條。蘆條上置桑薪。灰厚二寸。作胡葉湯。令沸。籠子中盛麴五六餅許。著湯中。少時出。臥置灰中。用生胡葉覆上。經宿。勿令露瀾。特覆麴薄徧而已。七日翻。二七日聚。三七日收曝。令乾作麴。密屋泥戶。勿令風入。若以牀小。不得多著麴者。可四角頭堅植。重置椽箔。如養蠶法。七月作之。釀白醪法。取糯米一石。令水淨淘漉出。著甕中。作魚眼沸湯浸之。經一宿。米欲絕酢。炊作一籩飯。撮令絕冷。取魚眼湯沃浸米泔二斗。煎取六升。著甕中。以竹掃衝之。如茗泔。復取水六斗。細羅麴末一斗。合飯。一時內甕中和攪。令飯散。以氈物裹甕。并口覆之。經宿未消。取生疎布漉

出糟。別炊好糯米一斗。作飯。熱著酒中爲汎。以單布覆甕。經宿。汎米消散。酒味備矣。若天冷。停三五日。彌善。一釀一斛米。一斗麴末。六斗水。六升浸米漿。若欲多釀。依法別甕中作。不得作在一甕中。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皆得作之。其麴預三日。以水洗令淨。曝乾用之。

笨麴餅酒

作秦州春酒麴法。七月作之。節氣早者。望前作。節氣晚者。望後作。用小麥不蟲者。於大鑊釜中炒之。炒法。釘大槩以繩。緩縛長柄七匙。著槩上。緩火微炒。其著匙如挽棹上。連疾攪之。不得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細者酒不斷粗。剛強難押。預前數日。刈艾。擇去雜草。曝之令萎。勿使有雨露氣。漉欲剛。酒水欲均。初漉時。手搦不相著者佳。漉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堅搗布艾椽上。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大率下艾欲厚。上艾稍薄。密閉牕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如餅中未燥。五色衣未成。更停三五日。然後出。反覆日晒。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斗。作春酒法。治麴欲淨。剉麴欲細。曝麴欲乾。其法。以正月晦日。多收河水。井水苦鹹。不堪淘米。下饋亦不得。大率一斗麴。殺米七斗。用水四斗。率以此加減之。十七石甕。惟釀十石米。多則溢出。作甕隨大小。依法加減。浸麴七八日始發。便下釀。假令甕受十石米者。初下以炊米兩石爲再餽。黍熟。以淨蓆薄攤令冷。塊大者擊破。然後下之。沒水而

已。勿更撓勞。待至明日。以酒把攪之。自然解散也。初下卽搗者。酒喜厚濁。下黍訖。以蓆蓋之。已後間一日。輒更酸。皆如初下法。第二酸。用米一石七斗。第三酸。用米一石四斗。第四酸。用米一石一斗。第五酸。用米一石。第六酸。第七酸。各用米九斗。計滿九石。作三五日停著。嘗之氣味足者。乃罷。若猶少味者。更酸三四斗。數日復嘗。麴勢壯酒仍苦者。亦可過十石。然必須看候。勿使米過。過則酒甜。其七酸以前。每欲酸時。酒薄霍霍。是麴勢盛也。酸時宜加米。與次前酸等。雖勢極盛。亦不得過次前一酸斛斗也。勢弱酒厚者。須減米三斗。勢盛不加。便爲失候。勢弱不減。剛強不削。加減之間。必須存意。若多作五甕已上者。每炊熟卽須均分熟黍。令諸甕徧得。若偏酸一甕令足。則餘甕比候黍熟。已失酸矣。酸當令寒食前得再酸乃佳。過此便稍晚。若遑近不得早釀者。春水雖臭。仍自中用。淘米必須極淨。常洗手剔甲。勿令手有鹹氣。則令酒動不得過夏。作醱麴法。斲理麥艾布置法。悉與春酒麴同。然以九月中作之。大凡作麴。七月最良。然七月多忙。無暇及此。然此麴九月作。亦自無嫌。若不營春酒麴者。自可七月中作之。俗人多以七月初七日作之。崔實亦曰。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可作。其麴殺米多少。與春酒麴同。但不中。爲春酒喜動。以春酒麴作醱酒彌佳也。作醱酒法。八月九月中作者。水定難調。宜煎湯三四沸。待冷。然後浸麴。酒無不佳。大率用水多少。酸米之節。略準春酒。而須以意消息之。十月桑落時者。酒氣味頗類春酒。河東醱白酒法。六月七月作。用紫麴。陳者彌佳。剉治細剉麴一斗。熟水三斗。黍米七斗。麴殺多少。各隨門法。常於甕中釀。無好

甕者。用先釀酒大甕。淨洗曬乾。側甕著地作之。旦起煮甘水。至日午令湯色白乃止。量取三斗。著盆中。日西淘米四斗使淨。卽浸。夜月炊作再餽飯。令四更中熟。下黍飯席上。薄攤令極冷。於黍飯初熟時。浸麴向曉。昧旦日未出時。下釀。以手搗破塊。仰置勿蓋。日西更淘三斗米浸炊。還令四更中稍熟。攤極冷。日未出前酸之。亦搗塊破。明日便熟。押出之。酒氣香美。乃勝桑落時作者。六月中唯得作一石米酒。停得三五日。七月半後。稍稍多作。於北向戶大屋中作之第一。如無北向戶屋。於清涼處亦得。然要須日未出前。清涼時下黍。日出已後。熱卽不成。一石米者。前炊五斗半。後炊四斗半。笨麴桑落酒法。預前淨剗麴細剗。曝乾作釀池。以萁茹甕。不茹甕則酒甜。用穰則大熟。黍米淘須極淨。九月九日。日未出前。收水九斗。浸麴九斗。當日卽炊米九斗爲餽。下餽著空甕中。以釜內炊湯及熱沃之。令餽上者水深一寸餘便止。以盆合頭。良久水盡。餽熟極軟。瀉著席上。攤之令冷。挹取麴汁於甕中。搗塊令破。瀉甕中。後以酒杷攪之。每酸皆然。兩重布蓋甕口。七日一酸。每酸皆用米九斗。隨甕大小。水滿爲限。假令六酸。半前三酸。皆沃餽。半後三酸。作再餽黍。其七酸者。四炊沃餽。三炊黍飯。甕滿好。熟後押出。香美勢力。倍勝常酒。笨麴白醪酒法。淨餽治麴。曝令燥。清麴必須累餅置水中。以水沒餅爲候。七日許。搗令破。漉出滓。炊糯米爲黍。攤令極冷。以意酸之。且飲且酸。乃至盡。秠米亦得作。作時必須寒食前。令得一酸之也。蜀人作醪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漬小麥麴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凍釋。發漉去滓。但取汁三斗。殺米三斗。炊作飯。調強軟合和。

復密封數十日便熟。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人多啖。溫溫小煖而面熱也。梁米酒法。凡梁米皆得用。赤梁白梁佳。春秋冬夏四時皆得作。淨治麴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神麴彌勝。用神麴量殺多少。以意消息。春秋桑葉落時。麴皆細剉。冬則擣末下絹篩。大率一石米。用水三寸。春秋桑落之時。冷水浸麴。麴發瀼去滓。冬卽蒸甕使熱。穠茹之。以所量水。煮少許。梁米薄粥。攪待溫溫。以浸麴。一宿麴發。便炊下釀。不去滓。看釀多少。皆平分米作三分。一分一炊。淨淘弱炊爲再釀。攪令溫溫。煖於人體。便下。以把攪之。盆合泥封。夏一宿。春秋再宿。冬三宿。看米好消。便炊釀之。還封泥。第三釀亦如之。三釀畢後。十日便好熟。押出酒色漂漂。與銀光一體。薑辛桂辣。蜜甜胆苦。悉在其中。芬芳醱烈。輕雋適爽。超然獨異。非黍秫之儔也。稷米耐法。淨治麴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神麴彌勝。用神麴者。隨麴殺多少。以意消息。麴擣作末下絹篩。計六斗米。用水一斗。從釀多少。率以此加之。米必須篩淨。淘米清乃止。卽經宿浸置。明旦確擣作粉。稍稍箕篩。取細者如糕粉法。訖。以所量水。煮少許。稷粉作薄粥。自餘粉悉於甕中乾蒸。令氣好。留下之。攤令冷。以麴末和之。極令調均。粥溫溫如人體時。於甕中粉痛拌使均。柔令相著。亦可椎打。如椎麴法。壁破塊。內著甕中。盆合泥封。裂則更泥封。勿令漏氣。正月作。至五月。大雨後夜。暫開看。有清中飲。還泥封。至七月好熟。接飲不押。三年停之亦不動。一石米不過一斗糟。悉著甕底。酒盡出時。水硬糟肥。欲似灰石。酒色似麻油。甚釀先。能飲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飲三升大醉。三升不澆。大醉必死。凡人大醉。

酩酊無知。身體壯熱如火者。作熱湯以冷解。名曰生熟湯。湯令均小熱。得通人手。以澆醉人。湯淋處卽冷。不過數斛湯。迴轉翻覆。通頭面痛淋。須臾起坐。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無不傳餉親。知以爲恭。黍米酎法。亦以正月作。七月熟。淨治麴。搗末絹篩如上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亦隨麴殺多少。以意消息。米細師淨淘。弱炊再餾黍。攤冷。以麴末於甕中和之。按令調均。壁破塊著甕中。盆合泥封。五月暫開。悉同糶酎法。芬香美釀。皆亦相似。釀此二醞。常宜謹慎。多喜殺人。以飲少不言醉死。正疑藥殺。尤須節量。勿輕飲之。粟米酒法。唯正月得作。餘月悉不成。用笨麴不用神麴。粟米皆得作酒。然春穀米最佳。治麴淘米。必須細淨。以正月一日。日未出前。取水。日出卽晒麴。至正月十五日。搗麴作末。卽浸之。大率麴末一斗。堆量之。水八斗。殺米一石。米平量之。隨甕大小。率以此加。以向滿爲度。隨米多少。皆平分爲四分。從初至熟。四炊而已。預前經宿浸米。令液。以正月晦日。向暮炊釀。正月饋耳。不爲再餾飯。欲熟時。預前作泥。置甕邊。饋熟卽舉甕。就甕下之。速以酒杷。就甕中攪作三兩遍。卽以盆合甕口。泥密封。勿令漏氣。看有裂處。更泥封。七日一醞。皆如初法。四醞畢。四七二十八日酒熟。此酒要須用夜。不得白日。四度醞者。及初押酒時。皆迴身映火。勿使燭明。及度酒熟。便堪飲。未急待。且封置四五月。押之彌佳。押訖。還泥封。須便擇取蔭屋貯置。亦得。度夏氣味香美。不減黍米酒。貧薄之家。所宜用之。黍米貴而難得故也。又造粟米酒法。預前細剉麴。暴令乾。末之。正月晦

日。日未出。收浸麴一斗。缺三水七斗。麴發便下釀。不限日數。米足便體爲異耳。自餘法用。一與前同。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子。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米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爲限。以紙蓋口。樽押上。勿泥之。恐大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釀出者歇而不美。魏武帝上九醞法奏曰。臣縣故令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引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爲十釀。易飲不病。九醞用米九斛。十釀用米十斛。俱用麴三十斤。但米多少耳。治麴淘米。一如春酒法。浸藥酒法。以此酒浸五加木皮。及一切藥。皆有益神效。用春酒麴及笨麴。不用神麴。糖滓埋藏之。勿使六畜食。治麴法。須研去四絲四角。上下兩面。皆三分去一。孔中亦剝去。然後細剉燥暴末之。大率麴末一斗。用水一斗半。多作以此加之。釀用黍。必須細篩。淘欲極淨。水清乃止。用米亦無定方。準量麴勢強弱。然其米要須均分爲七分。一日一釀。莫令空闕。闕即折麴勢力。七釀畢便止。熟即押出之。春秋冬夏。皆得作。茹甕厚薄之宜。一與春酒同。但黍飯攤使極冷。冬即須物覆蓋。其研去之麴。猶有力。不廢餘用耳。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乾薑一兩。胡椒七十枚。皆搗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皆以薑。薑末及安石榴汁。悉內

著酒中。火煖取溫。亦可冷飲。亦可熱飲之。中下氣若病酒苦。覺體中不調。飲之。能者四五升。不能者可二三升。從意。欲增薑椒亦可。若嫌多欲減。亦可。欲多作者。當以此爲率。若飲不盡。可停數日。此胡人所謂羣撥酒也。食經作白醪酒法。生秣米一石。方麴二斤。細剉。以泉水漬麴。密蓋再宿。麴浮起。炊米三斗。酸之。使和調。蓋滿五日。乃好酒。甘如乳。九月半後可作也。作白醪酒法。用方麴五斤。細剉。以流水三斗五升。漬之。再宿。炊米四斗。冷酸之。令得七斗汁。凡三酸。濟冷清。又炊一斗米。酸酒中。攪令和解。封四五日。黍浮。縹色上。便可飲矣。冬米明酒法。九月漬清稻米一斗。搗令細末。沸湯一石澆之。麴一斤。末攪和。三日極酢。合二斗釀米炊之。氣刺人鼻。便爲大發。攪成。用方麴十五斤酸之。米三斗。水四斗。合和釀之。夏米明酒法。秣米一石。麴三斤。水三斗。漬之。炊三斗米酸之。凡三濟出炊一斗。酸酒中。再宿黍浮。便可飲之。朗陵何公夏封清酒法。細剉麴如雀頭。先布甕底。以黍一斗。次第用水五升澆之。泥著日。缺七日熟。愈瘡酒法。四月八月作。用水一石。麴一斤。搗作末。俱酸水中。酒酢。煎一石。取七斗。以麴四斤。須漿冷酸麴。一宿。上生白沫。起炊。秣一石。冷酸中。三日酒成。作酈酒法。以九月中取秣米一石六斗。炊作飯。以水一石。宿漬麴七斤。炊飯令冷。酸麴汁中。覆甕多用荷箸。令酒香。燥復易之。作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乾薑一分。鷄舌香一分。羣撥六枚。下篔簹囊盛。內酒中一宿。蜜一升和之。作夏鷄鳴酒法。秣米二升。煮作糜。麴二斤。搗合米和令調。以水五斗漬之。封頭。今日作。明旦鷄鳴便熟。作榼酒法。四月取榼葉。合花采

之。還卽急抑著甕中。六七日。悉使烏熟。曝之。煮三四沸。去滓。內甕中。下麴。炊五斗米。日中。可燥手一兩抑之一宿。復炊五斗米。酸之便熟。柯梅酒法。二月二日取水。三月三日煎之。先攪麴中水一宿。乃炊黍米飯。日中曝之。酒成也。

法酒

釀法。皆用春酒麴。其米糠藩汁饋飯。皆不用。人及狗鼠食之。黍米法酒。預剉麴曝之。令極燥。三月三日。秤麴三斤三兩。取水三斗三升。浸麴。經七日發細泡。起。然後取黍米三斗三升。淨淘。凡酒米皆欲淨。水清乃止。法酒尤宜存意。淘米不得淨。則酒黑。炊作再留飯。攤使冷。著麴汁中。搗黍令散。兩重布蓋甕口。候米消盡。更炊四斗半米。酸之。每酸皆搗令散。第三酸炊米六斗。自此以後。每酸以漸和。米甕無大小。以滿爲限。酒味醇美。宜合醅飲食之。飲半。更炊米重酸如初。不著水麴。唯以漸加米。選得滿甕。竟夏飲之。不能窮盡。所謂神異矣。作當梁酒法。當梁下置甕。故曰當梁。以三月三日未出時。取水三斗三升。乾麴末三斗三升。炊黍米三斗三升。爲再留黍。攤使極冷。水麴黍俱時下之。三月六日。炊米六斗。酸之。三月九日。炊米九斗。酸之。自此以後。米之多少。無復斗數。任煮酸之。滿甕便止。若欲取者。但言偷酒。勿云取酒。假令出一石。還炊一石米。酸之。甕還復滿。亦爲神異。其糠藩悉瀉坑中。勿令狗鼠食之。秫米法酒。糯米大佳。三月三日。取井花水三斗三升。絹漚麴末三斗三升。杭米三斗三升。稻米佳。無者早稻米亦得充事。再留弱

炊攤令小冷。先下水麴。然後醱之。七日更醱。用米六斗六升。一七日更醱。用米一石三斗二升。二七日更醱。用米二石六斗四升。乃止。量酒備足便止。合醱飲者。不復封泥。令清者。以盆密蓋泥封之。經七日。便極清澄。接取清者。然後押之。食經。七月七日作酒法。一石麴作煖餅。編竹甕下。羅餅竹上。密泥甕頭。二七日出餅。曝令燥。還內甕中。一石米合得三石酒也。又治酒方。焦麥麴末一石。曝令乾。煎湯一石。黍一石。合糝令甚熟。以二月二日收水。卽預煎湯停之。令冷。初醱之時。十日一醱。不得使狗鼠近之。於後無若。或八日六日一醱。會以偶日醱之。不得隻日。二月中節。醱令足。常預煎湯停之。醱畢。以五升洗手蕩。其米多少。依焦麴殺之。三九酒法。以三月三日。收水九斗。焦麴末九斗。先曝乾之。一時和之。揉和令極熟。九日一醱。後五日一醱。後三日一醱。勿令狗鼠近之。會以隻日醱。不得偶日也。使三月中卽令醱足。常預作湯甕中停之。醱畢。輒使五升洗手蕩。傾於酒甕中也。治酒酢法。若十石米酒。炒三升小麥。令甚黑。以絳帛再重爲袋。用盛之。周築令硬如石。安在甕底。經二七日後飲之。大州白墮麴方餅法。穀三石。蒸兩石。生一石。別磴之令細。然後合和之也。桑胡棗葉艾葉各二尺圍。長二尺許。合煮之使爛。去滓取汁。以冷水和之。如酒色。和麴。燥濕以意酌量。日中擣三千六百杵訖。餅之安置煖屋牀上。先布麥稽。厚二寸。然後置麴。上亦與稽二寸覆之。閉戶勿使露見風日。一七日冷水濕手。拭之令遍。卽翻之。至二七日。一例側之。三七日。甕之。四七日。出置日中。曝令乾。作酒之法。淨削刮去垢。打碎末。令乾燥。十斤麴殺米一石五斗。

作桑落酒法。麴末一斗。熟米二斗。其米令精細淘淨。水清爲度。用熟水一斗。限三酸便止。清麴候向發。便酸不得矣。失時勿令小兒人狗食黍。作春酒以冷水漬麴。餘同冬酒。

酒經 釀酒法

蘇 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躡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斲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斲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精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五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斲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精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北山酒經

朱翼中

題詞

讀朱翼中北山酒經并序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起公爲博士。與余爲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以宮祠還。未至。余一旦夢翼中相過。且誦詩云。投老南還愧轉蓬。會令淨土變炎風。由來祇許杯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翼中北山酒經。發而讀之。蓋有禦魘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之語。與夢頗契。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翼中。當以是問之。其果夢乎非耶。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

赤子食德天所鈞。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哀矜憫下民。爲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爲物春。投醪醴米授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醕適安在味甘辛。一醉竟與羲皇鄰。薰然剛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知貧。頌德不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賢聖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不許世人聞。夢中作詩語所親。不願萬戶誤國恩。乞取醉鄉作封君。

朝奉郎行開封府刑曹掾李保。

酒經上

經

酒之作尙矣。儀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豈以善釀得名。蓋抑始終如此。酒味甘辛。大熱有毒。雖可忘憂。復能作疾。所謂腐腸爛胃。浸髓蒸筋。而劉詞養生論。酒所以醉人者。麴蘖之氣故耳。麴蘖之氣消化爲水。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彝酒。又曰。祀茲酒。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以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鬯。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味之長。黃帝所以治疾耶。大抵哲人嗜酒。孔羣作書與族人曰。今得秫七百斛。不了麴蘖事。王忱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至於劉殷穉阮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酣放自肆。托於麴蘖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爾。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特洗其醜穢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臯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謂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有以過之。由此觀之。酒之境界。豈備歡者所能與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返悲醉鄉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射鄉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懷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忽而睡醒。雖道術之士。鍊陽消陰。饑腸如飮。而熟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恐至於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鼻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

酒復何過邪。平居無事。汗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湖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蘖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精丘。暮遊麴封。禦魍魎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邪。與酒遊者。死生驚懼交於前。而不知視。窮秦遠順。特戲事爾。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客現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沈。而彼騷人。高自標持。分別黑白。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復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玩弄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微。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特此哉。夙夜在公。豈樂飲酒。魚藻酌以大斗。行葦不醉無歸。湛露君臣相遇。播於聲詩。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月飲食。祝史無永。神其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遠。非冥搜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祠祀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略卑陋。聞者垂涎。酣適之言。誦而心醉。非酒之薰狐。其孰能爲之哉。昔人有齊牛酒聽事酒。猥酒。雖以麴蘖爲之。而有聖有賢。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式法受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中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大酉。酒之長官也。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醴漿。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而漿醉爲先。古語爲之空桑穢飯。醴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說文。酒白謂之醪。醪

者壞飯也。醱者老也。飯老即壞。飯不壞則酒不甜。又曰。烏梅又麩。胡椒切。甜醱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麩

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麩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

麩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麩用豆亦佳。神農氏亦小豆飲汁。愈酒病。酒有熱。得豆爲良。便硬薄少蘊藉耳。

古者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而酒以辛醇爲上。飲家須察麥性陳新。天氣冷煖。春夏及黍性新軟。

則先湯。平聲。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去聲。秋冬黍性陳硬。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醞釀須餘米偷酸。

說文。醱。酒母也。音途。投醱偷甜。潮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懣。桓公所

謂青州從事。平原督郵者。此也。酒甘易釀。味辛難醞。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也。酉有事而爲收也。用奚而

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釀米所以要酸也。投醱所以要甜也。

所謂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說文。投者醱也。張華有九醞酒。

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在麩力相及。釀酒所以有昔酒。亦以其再投故也。過度

亦多術。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卽酒多不中。後魏賈思勰。亦以夜半蒸炊。昧且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

此。著水無多少。拌和黍麥。以勻爲度。張藉詩。釀酒愛乾和。卽今人不入定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

水隨其湯。去聲。黍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之米力勝於麩。麩力勝於水。卽善矣。北人不用醱。

祇用別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醱也。酒人以此體候冷煖甘苦。凡醞不用醱。卽難發酵。來遲則脚不正。

祇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醅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蘖。掛於衡茅。謂之乾醉。用麴四時不同。寒即多用。溫即減之。酒人冬月用酵緊。用麴少。夏日用麴多。用酵緩。天氣極熱。置麴於深屋溫室。多用毯繖繞之。語林云。抱甕多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而陰氣在內。而酒不動。非深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概。曲盡於此。若夫心手之間。不傳文字。固有父子一法。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自知也。

酒經中

頓遞祠祭麴

香泉麴

香桂麴

杏仁麴

已上罷麴。

瑤泉麴

金波麴

滑臺麴

豆花麴

已上風麴。

玉友麴

白醪麴

小酒麴

真一麴

蓮子麴

已上釀麴。

總論

凡法麴於六月三伏中踏造餈汁。每甕用甜水三石五斛。蒼耳一百斤。地麻辣蓼各二十斤。剉碎爛搗。入甕內。同煎五七日。天陰至十日。用盆蓋覆。每日用杷子攪兩次。濾去滓。以和麴。此法本爲造麴多處設。要之。不若取自然汁爲佳。若祇造三五百斤麴。取上三物爛搗。入井花水。裂取自然汁。則酒味辛辣。內法酒庫杏仁麴。止是用杏仁研取汁。卽酒味醇甜。麴用香藥。大抵辛香發散而已。每片可重一斤四兩。乾時可得一斤。直須實踏。若虛則不中造麴。水多則糖心。水脈不勻。則心內青黑色。傷熱則心紅。傷冷則發不透。而體重。惟是體輕。心內黃白。或上面有花衣。乃是好麴。自踏造日爲始。約一月餘日。出場子。且於當風處。井欄塚起。更候十餘日。打開。心內無溼處。方於日中曝乾。候冷。乃收之。收麴要高燥處。不得近地氣及陰潤屋舍。盛貯仍防蟲鼠穢污。四十九日後。方可用。

頓遞祠祭麴

小麥一石磨。白麵六十斤。分作兩栲栳。使道人頭地麻花木共七升。拌和似麥飯。入下項藥。

白朮二兩半

川芎一兩

白附子半兩

瓜蒂半

木香一錢半

已上藥搗羅爲細末。勻在六十斤麴內。

道人頭斤十六 地麻八斤一名辣母藤

已上草揀擇到碎爛搗。用大盆盛新汲水浸。攪拌似盪潑。水濃爲度。祇收一斗四升。將前麴拌和令勻。

右件藥麴。拌時須乾溼得所。不可貪水。握得聚。撲得散。是其訣也。便用麤篩隔過。所貴不作塊。按令實用。厚複蓋之。令煖三四時辰。水脈勻。或經宿夜氣留潤亦佳。方入模子。用布包裹實踏。仍預治淨室無風處。安排下場子。先用板隔地氣。下鋪麥麴約一尺浮。上鋪箔。箔上鋪麴。看遠近用草人子爲契。音至。上用麥麴蓋之。又鋪箔。箔上又鋪麴。依前鋪麴麴。四面用麥麴割實風道。上面更以黃蒿稀壓定。須一日兩次。觀步體當。發得緊慢。傷熱則心紅。傷冷則體重。若發得熱。周遭麥麴微溼。則減去上面蓋者麥麴。并取去四面割塞。令透風氣。約三兩時辰。或半日許。依前蓋覆。若發得太熱。卽再蓋減麥麴令薄。如冷不發。卽添麥麴厚蓋。催趁之。約發及十餘日已來。將麴側起。兩兩相對。再如前捲之。去聲。立曰。蒸。側曰。瓦。

香泉麴

白麵一百斤。分作三分。共使下項藥。

川芎七兩 白附子半兩 白朮三兩半 瓜蒂錢一

已上藥共搗羅爲末，用馬尾羅篩過，亦分作三分。與前項麵一處拌和令勻。每一分用井水八升。其踏卷與頓遞祠祭法同。

香桂麴

每麵一百斤。分作五處。

木香兩 官桂兩 防風兩 道人頭兩 白朮兩 杏仁一兩 去皮尖細研

右件爲末。將藥亦分作五處。拌入麵中。次用蒼耳二十斤。蛇麻一十五斤。擇淨剉碎。入石臼搗爛。入新汲井花水二斛。一處揉。如藍相似。取汁二斛四升。每一分使汁四升七合。竹筴落內。一處拌和。其踏卷與頓遞祠祭法同。

杏仁麴

每麵一百斤。使杏仁十二兩。去皮尖。湯浸於砂盆內。研爛如乳酪相似。用冷熟水二斛四升。浸杏仁爲汁。分作五處拌麵。其踏卷與頓遞祠祭法同。

已上卷麴。

瑞泉麴

白麵六十斤。上額。糯米粉四十斤。一斛米粉。秤得六斤半。

已上粉麵先拌令勻。次入下項藥。

白朮一兩 防風半兩 白附子半兩 官桂二兩 瓜蒂錢一 檳榔半兩 胡椒一兩 桂花半兩 丁香半兩

人參一兩 天南星半兩 茯苓一兩 香白芷一兩 川芎一兩 肉豆蔻一兩

右件藥並爲細末。與粉麵拌和訖。再入杏仁三斤。去皮尖。磨細。入井花水一斗八升。調勻。旋灑於前項粉麵內。拌勻。復用羅篩隔過。實踏。用桑葉裹盛於紙袋中。用繩繫定。即時掛起。不得積下。仍單行懸之二七日。去桑葉。祇是紙袋。兩月可收。

金波麴

木香三兩 川芎六兩 白朮九兩 白附子斤半 官桂七兩 防風二兩 黑附子二兩炮去皮 瓜蒂半兩

右件藥都搗羅爲末。每料用糯米粉白麵共三百斤。使上件藥拌和令勻。更用杏仁二斤。去皮尖。入砂盆內。爛研。濾去滓。然後用水麥一斤。道人頭半斤。地麻一斤。同搗爛。以新汲水五斗。揉取濃汁。和搜入盆內。以手拌勻。於淨席上堆放如法。蓋覆一宿。次日早晨。用模踏造堆實爲妙。踏成。用穀葉裹盛在紙袋中。掛閣透風處半月。去穀葉。祇置於紙袋中。兩月方可用。

滑臺麴

白麵一百斤。糯米粉一百斤。

已上粉麵先拌和令勻。次入下項藥。

白朮四兩 官桂二兩 胡椒二兩 川芎二兩 白芷二兩 天南星一兩 瓜蒂半兩 杏仁二斤用溫湯浸去皮尖更冷水淘三

兩箇入砂盆內研旋入井花水取濃汁二斗

右件搗羅爲細末。將粉麵并藥一處拌和令勻。然後將杏仁汁旋灑於前項粉麵內拌揉。亦須乾溼得所。握得聚。撲得散。即用羅篩隔過。於淨席上堆放如法。蓋三四時辰。候水脈勻入模子內。實踏。用刀子分爲四片。逐片印風字訖。用紙袋子包裹。掛無日透風處四十九日。踏下。便入紙袋盛掛起。不得積下。掛時相離著。不得蹣踏。恐熱不透風。每一石米。用麴一百二十兩。隔年陳麴有力。祇可使十兩。

豆花麴

白麴五斗 赤豆七升 杏仁三兩 川烏頭三兩 官桂二兩 麥蘖四兩焙乾

右除豆麵外。並爲細末。却用蒼耳辣蓼勒母藤三味。各一大握。搗取濃汁。浸豆一伏時。漉出豆。蒸以糜爛爲度。豆須是糞爛。或砂。漉乾放冷。方堪用。若糞不爛。卽造酒出有豆腥氣。却將浸豆汁煎數沸。別頓放。候蒸豆熟放冷。攪和。白麴并藥末。硬軟得所。帶軟爲佳。如硬更入少浸豆汁。緊踏作片子。祇用紙裹。以麻皮寬縛定。掛透風處四十日。取出曝乾。卽可用。須先露五七夜後使。七八月已後方可使。每斗用六兩。隔年者用四兩。此麴謂之錯著水。尉玉璩。乃用此麴。但不用蒼耳辣蓼勒母藤三種耳。又一法。只用三種草汁浸米。一夕搗粉。每斗煎糞赤豆三升。入白麴九斤。拌和。踏。桑葉糞。入紙袋。當風挂之。卽不用香藥耳。

已上風麴。

玉友麴

辣蓼勒母藤蒼耳各二斤。青蒿桑葉各減半。並取近上稍嫩者。用石臼爛搗。布絞取自然汁。更以杏仁百粒。去皮尖細研。入汁內。先將糯米揀簸一畝。急淘淨控極乾。爲細粉。更曝令乾。以藥汁遂旋勻灑拌和。乾溼得所。乾溼不可過。以意量度。搗成餅子。以舊麴末逐個爲衣。各排在篩子內。於不透風處淨室內。先鋪乾草。一方膏鋪。厚三寸許。安篩子在上。更以草厚四寸許覆之。覆時須勻。不可令有厚薄。一兩日間。不住以手探之。候餅子上稍熱。仍有白衣。卽去覆者草。明日取出通風處。安桌子上。須稍乾。旋旋逐個搗之。令離篩子。更數日。以籃子懸通風處一月。可用罷餅子。須熱透。又不可過候。此爲最難。未乾見日卽裂。夏月造易蛀。唯八月造可備一秋及來春之用。自四月至九月可醱。九月後寒卽不發。

白醪麴

粳米三升 糯米一升淨淘洗爲細粉 川芎一兩 峽椒一兩爲末 麴母末一兩與米粉藥末等拌勻 蓼葉一束 桑葉一把 蒼耳葉一把

右爛搗。入新汲水。破令得所濾汁。拌米粉。無令溼。捻成團。須是緊實。更以麴母偏身糝過爲衣。以穀樹葉鋪底。仍蓋一宿。候白衣上搗去。更候五七日曝乾。以籃盛掛風頭。每對三兩。過半年以後。卽使二兩半。

小酒麴

每糯米二斗。作粉。用蓼汁和勻。次入肉桂甘草杏仁川芎生薑。與杏仁同研汁。各用一分作餅子。用穰草蓋。勿令見風。熟透後。依玉友褰法出場。當風懸之。每造酒一斗。用四兩。

真一麴

上等白麵一斗。以生薑五兩研取汁。漉拌揉和。依常法起酵作蒸餅。切片子。掛透風處。一月輕乾。可用。

蓮子麴

糯米二斗。淘淨。少時蒸飯攤了。先用麵三斗。細切生薑半斤。如豆大。和麵微炒。令黃。放冷隔宿。亦攤之。候飯溫。拌令勻。勿令作塊。放蘆席上攤。以蒿草褰作黃子黑。但白衣上。即去草番轉。更半日。將日影中曬乾。入紙袋。盛掛在梁上風吹。

已上釀麴。

酒經下

臥漿

六月三伏時。用小麥一斗。煮粥爲脚。日間懸胎蓋。夜間實蓋之。逐日浸熟麵漿。或飲湯。不妨給用。但不得犯生水。造酒最在漿。其漿不可才酸便用。須是味重。醱米偷酸。全在於漿。大法。漿不酸。即不可醱酒。蓋造。

酒以漿爲祖。無漿處或以水解醋入葱椒等煎。謂之合新漿。如用已曾浸米漿。以水解之。入葱椒等煎。謂之傳舊漿。今人呼爲酒漿是也。酒漿多。漿臭而無香辣之味。以此知須是六月三伏時造下漿。免用酒漿也。酒漿寒涼時猶可用。溫熱時即須用臥漿。寒時如臥漿闕絕。不得已亦須且合新漿用也。

淘米

造酒治糯爲先。須令揀擇。不可有粳米。若旋揀實爲費力。要須自種糯穀。即全無粳米。免更揀擇。古人種秫。蓋爲此。凡米不從淘中取淨。從揀中取淨。綠水祇去得塵土。不能去砂石鼠糞之類。要須旋舂簸。令潔白。走水一淘。大忌久浸。蓋揀簸既淨。則淘數少而漿入。但先傾米入籬。約度添水。用杷子靠定籬唇取力。直下不住手。急打幹。使水米運轉。自然勻淨。才水清即住。如此則米已潔淨。亦無陳氣。仍須隔宿淘控。方始可用。蓋控得極乾。即漿入而易酸。此爲大法。

煎漿

假令米一石。用臥漿水一石五斗。臥漿者。夏月所造酸漿也。非用已曾浸米酒漿也。仍先須于細刷洗鍋器三四遍。先煎三四沸。以笊籬漉去白沫。更候一兩沸。然後入葱一大握。祠祭以雞代葱。椒一兩。油二兩。麵一盞。以漿半碗調麵。打成薄水。同煎六七沸。煎時不住手攪。不攪則有偏沸。及有燻著處。葱熟即便漉去葱椒等。如漿酸。亦須約分數以水解之。漿味淡。即更入釀醋。要之。湯米漿以酸美爲十分。若用九分味酸者。則每漿九斗。入水一斗解之。餘皆倣此。寒

時用九分至八分。溫涼時用六分至七分。熱時用五分至四分。大凡漿要四時改破。冬漿濃而涎。春漿清而涎。夏不用苦涎。秋漿如春漿。造酒看漿是小事。古諺云。看米不如看麴。看麴不如看酒。看酒不如看漿。

湯米

一石甕埋入地一尺。先用湯湯甕。然後拗漿。逐旋入甕。不可一併入生甕。恐損甕器。使用棹筥攪出大氣。然後下米。米新卽倒湯。米陳卽正湯。湯字去聲切。倒湯者。坐漿湯。湯太熱則米爛成塊。湯慢米也。正湯者。先傾米在甕內傾漿入也。其湯須接續傾入。不住手攪。

卽湯去聲切。不倒而米澀。但漿酸而米淡。寧可熱。不可冷。冷卽湯米不酸。兼無涎生。亦須看時候及米性新

陳。春閒用插手湯。夏閒用宜似熱湯。秋閒卽魚眼湯。比插手差熱。冬閒須用沸湯。若冬月却用溫湯。則漿水力

慢。不能發脫。夏月若用熱湯。則漿水力緊。湯損亦不能發脫。所貴四時漿水。溫熱得所。湯米時逐旋傾湯。

接續入甕。急令二人用棹筥連底抹起。三五百下。米滑及顏色光粲乃止。如米未滑。於合用湯數外。更加

湯數甕。湯之不妨。祇以米滑爲度。須是連底攪轉。不得停手。若攪少。非特湯米不滑。兼上面一重米湯破。

下面米湯不勻。有如爛粥相似。直候米滑漿溫卽住手。以席荐圍蓋之。令有煖氣。不令透氣。夏月亦蓋。但

不須厚爾。如早晨湯米。晚間又攪一徧。晚間湯米。來早又復再攪。不下一二百轉。次日再入湯。又攪。謂之

接湯。接湯後。漸漸發起泡沫。如魚眼蝦跳之類。大約三日後。必醋矣。尋常湯米後。第二日生漿泡。如水上

浮瀛。第三日生漿衣。寒時如餅。煖時稍薄。第四日便嘗。若已酸美有涎。卽先以筥離掉去漿面。以手連底

攪轉。令米粒相離。恐有結米。蒸時成塊。氣難透也。夏月祇隔宿可用。春間兩日。冬間三宿。要之。須候漿如牛涎。米心酸。用手一撚便碎。然後漉出。亦不可拘日數也。惟夏月漿米熟後。經四五宿。漸漸淡薄。謂之倒了。蓋夏月熟後發過。晷損。况漿味自有死活。若漿面有花衣。淳白。色明快。涎粘。米粒圓明。鬚利。嚼著味酸。甕內溫煖。乃是漿活。若無花沫。漿碧色。不明快。米嚼碎不酸。或有氣息。甕內冷。乃是漿死。蓋是湯時不活絡。善知此者。嘗米不嘗漿。不知此者。嘗漿不嘗米。大抵米酸則無事於漿。漿死却須用杓。蓋撇出元漿。入鍋重煎。再湯緊慢。比前來減三分。謂之接漿。依前蓋了。當宿卽醋。或祇撇出元漿。不用漉出米。以新水衝過。出却惡氣。上甕炊時。別煎好酸漿。潑饋下脚。亦得要之。不若接漿爲愈。然亦在看天氣寒溫。隨時體當。

蒸醋糜

欲蒸糜。隔日漉出漿衣。出米置淋甕。滴盡水脈。以手試之。入手散蕪。地便堪蒸。若溼時卽有結糜。先取合使潑糜。漿以水解。依四時定分數。依前葱椒等同煎。用筴不住攪。令勻沸。若不攪。則有偏沸。及燂鑿釜處。多致鐵腥。漿香熟。別用盆甕。內放冷下脚。使用一面添水。燒鑿安甕單。勿令偏側。若刷釜不淨。置單偏側。或破損。并氣未上。便裝篩。瀘下生米。及甕內湯太滿。可八分則多致湯溢出。衝單。氣直上突。酒人謂之甕遠。則糜有生熟不勻。急傾少生油入釜。其沸自止。須候釜沸氣上。將控乾酸米。逐旋以杓輕手續。趁氣撒裝。勿令壓實。一石米約作三次裝。一層氣透。又上一層。每一次上米。用炊帚掠攪周回上下。生米在

氣出處。直候氣勻無生米。掠撥不動。更看氣緊慢不勻處。用米杵子撥開慢處。攤在緊處。謂之撥溜。若草子周遭氣小。須從外撥來。向上。如鍬背相似。時復用氣杵子試之。割處若實。即是氣流。割處若虛。必有生米。即用杵子翻起撥勻。候氣圓。用木拍或蓆蓋之。更候大氣上。以手拍之。如不黏手。權住火。即用杵子攪幹盤摺。將煎下冷漿二斗。隨棹灑撥。每一石米湯。用冷漿二斗。如要醇濃。即少用水釀酒。自然稠厚。便用棹筥拍擊。令米心勻破成糜。緣漿米既已浸透。又更蒸熟。所以棹筥拍著。便見皮折心破。裏外肥爛成糜。再用木拍或蓆蓋之。微留少火。泣定水脈。即以餘漿洗案令潔淨。出糜在案上。攤開令冷。釀梢一兩偏。脚糜若炊得稀薄如粥。即造酒尤醇。搜拌入麴時。却縮水。勝如旋入別水也。四時並同。洗案刷甕之類。並用熟漿。不得入生水。

用麴

古法。先浸麴發如魚眼湯。淨淘米炊作飯。令極冷。以絹袋濾去麴滓。取麴汁於甕中。即投飯。近世不然。炊飯冷同麴搜拌入甕。麴有陳新。陳麴力緊。每斗米用十兩。新麴十二兩。或十三兩。臘脚酒用麴宜重。大抵麴力勝則可存留。寒暑不能侵。米石百兩。是為氣平。十之上則苦。十之下則甘。要在隨人所嗜而增損之。凡用麴。日曝夜露。齊民要術。夜乃不收。令受霜露。須看風陰。恐雨潤故也。若急用。則麴乾亦可。不必露也。受霜露二十日許。彌令酒香。麴須極乾。若潤溼則酒惡矣。新麴未經百日。心未乾者。須壁破炕焙。未得便搗。須放隔宿。若不隔宿。則造酒定有炕麴氣。大約每斗用麴八兩。須用小麴一兩。易發無失。善用小麴。雖

煮酒亦色白。今之玉友麴。用二桑葉者是也。酒要辣。更於酸飯中入麴。放冷下。此要訣也。張進造供御法酒。使兩色麴。每糯米一石。用杏仁粳麴六十兩。香桂粳麴四十兩。一法醞酒。粳麴風麴各半。亦良法也。四時麴麪細不同。春冬醞造日多。即搗作小塊子。如骰子或卓子大。則發斷有力。而味醇醲。秋夏醞造日淺。則差細。欲其麴米早相見而就熟。要之。麴細則味甜美。麴麪則硬辣。若麪細不勻。則發得不齊。酒味不定。大抵寒時化遲不妨。宜用麪麴。暖時麴欲得疾發。宜用細末。雖然。酒人亦不執。或醱緊。恐酒味太辣。則添入米一二斗。若發得慢。恐酒甜。即添麴三四斤。定酒味全此時。亦無固必也。供御祠祭用麴。並在醱米內盡用之。酸飯更不入麴。一法。將一半麴於酸飯內分使。氣味芳烈。却須並爲細末也。唯羔兒酒盡於脚飯內著麴。不可不知也。

合 醇

北人造酒不用醇。然冬月天寒。酒難得發。多懶了。所以要取醱面。正發醱爲醇最妙。其法用酒甕正發醱。撇取面上浮米糝。控乾。用麴末拌令溼勻。透風陰乾。謂之乾醇。凡造酒時。於漿米中先取一升已來。用本漿煮成粥。放冷。冬月微溫。用乾醇一合。麴末一斤。攪拌令勻。放暖處。候次日搜飯時。入釀飯甕中同拌。大約申時欲搜飯。須早晨先發下醇。直候醇來多時發過。方可用。蓋醇才來。未有力也。醇肥爲來。醇塌可用。又况用醇四時不同。須是體觀天氣。天寒用湯發。天熱用水發。不在用醇多少也。不然。祇取正發酒醱二

三杓。拌和尤捷。酒人謂之傳醅。免用酵也。

醱米醱米酒母也今人謂之脚飯

蒸米成糜。策在案上。頻頻翻。不可令上乾而下溼。大要在體觀天氣。溫涼時放微冷。熱時令極冷。寒時如人體。金波法。一石糜用麥蘗四兩。炒令冷。麥蘗咬盡。米粒。酒乃醇醱。糝在糜上。然後入麴酵。一處衆手揉之。務令麴與糜勻。若糜稠硬。卽旋入少冷漿同揉。亦在隨時相度。大率搜糜祇要拌得麴與糜勻足矣。亦不須搜如糕糜。京醱搜得不見麴飯。所以太甜。麴不須極細。麴細則甜美。麴麤則硬辣。麤細不等。則發得不齊。酒味不定。大抵寒時。化遲不妨。宜用麤麴。可骰子大。暖時宜用細末。欲得疾發。大約每一斗米。使大麴八兩。小麴一兩。易發無失。並於脚飯內下之。不得旋入生麴。雖三醱酒。亦盡於脚飯中下。計算斤兩。搜拌麴糜。勻卽搬入甕。甕底先糝麴末。更留四五兩麴蓋面。將糜逐段排埽。用手緊按甕邊。四畔拍令實。中心剝作坑子。入刷案上麴水三升或五升已來。微溫。入在坑中。並潑在醱面上。以爲信水。大凡醱造。須是五更初下手。不令見日。此過度法也。下時東方未明要了。若太陽出。卽酒多不中。一伏時歇。開甕如滲信水不盡。便添葶蓆圍裹之。如洩盡信水。發得勻。卽用杷子攪動。依前蓋之。頻頻揩汗。三日後。用手捺破頭尾。緊卽連底掩攪令勻。若更緊。卽便摘開分減。入別甕。貴不發過。一面炊甜米便醱。不可隔宿。恐發過無力。酒人謂之摘脚。脚緊多由糜熱。大約兩三日後必動。如信水滲盡。醱面當心夯起有裂紋。多者十餘條。少者五七條。卽

是發緊。須便分減。大抵冬月醱脚厚。不妨。夏月醱脚要薄。如信水未乾。醱面不裂。卽是發慢。須更添蘆圍裹。候一二日。如尙未發。每醱一石。用杓取出二斗以來。入熱糜一斗在內。却傾取出者。醱在上而蓋之。以手按平。候一二日發動。據後來所入熱糜計合。用麴入甕。一處拌勻。更候發緊掩捺。謂之接醱。若下脚後。依前發慢。卽用熱湯湯臂膊。入甕攪掩。令冷熱勻停。須頻蘸臂膊。貴要接助熱氣。或以一二升小瓶。貯熱湯密封口。置在甕底。候發側急去之。謂之追魂。或倒出在案上。與熱甜糜拌。再入甕厚蓋合。且候隔兩夜。方始攪撥。依前緊蓋合。一依投抹。次第體當。漸成醱。謂之搭引。或祇入正發醱脚一斗許。在甕當心。却撥慢醱蓋合。次日發起攪撥。亦謂之搭引。造酒要脚正。大忌發慢。所以多方救助。冬月置甕在溫暖處。用荐蘆圍裹之。入麥麴黍稷之類。涼時去之。夏月置甕在深屋底。不透日氣處。天氣極熱。日閒不得掀開。用磚鼎足閣起。恐地氣。此爲大法。

蒸甜糜

凡蒸酸糜。先用新汲水。浸破米心。淨淘。令水脈微透。庶蒸時易軟。脚米走水淘。恐水透漿不入。難得酸。投飯不湯。故欲浸透。然後控乾。候飯氣上。撒米裝甜米。比醋糜釐利易炊。候裝做氣上。用木筩杖筭。掠撥飯周回生米。在氣出緊處。掠撥平整。候氣勻溜。用筩翻攪。再溜氣勻。用湯潑之。謂之小潑。再候氣勻。用筩翻攪。候米勻熟。又用湯潑。謂之大潑。復用木筩攪幹。隨筩潑潑。候勻軟稀稠得所。取出盆內。以湯微灑。以一器蓋之。候滲盡。出在案上。

醃梢三兩偏。放令極冷。四時並同其撥溜盤棹。並同蒸脚糜法。唯是不犯漿。祇用葱椒油麵。比前減半。同煎白湯澀之。每對不過澀二升。拍擊米心。勻破成糜。亦如上法。

投醅

投醅最要廝應。不可過。不可不及。脚熱發緊。不分摘開。發過無力。方投。非特酒味薄。不醇美。兼麴未少。咬甜糜不住。頭脚不廝應。多致味酸。若脚嫩力小。酸早。甜糜冷。不能發脫折斷。多致澁慢。酒人謂之擷了。須是發緊。迎甜便酸。寒時四六酸。溫涼時中停酸。熱時三七酸。醱法總論。天暖時二分爲脚。一分投。天寒時中停投。如極寒時。一分爲脚。二分投。大熱或更不投。一法。祇看醅脚緊慢。加減投。亦治法也。若醅脚發得恰好。卽用甜飯依數投之。若用黃米造酒。祇以醅糜一半投之。謂之脚踏脚。如此醱造。暖時尤穩。若發得太緊。恐酒味太辣。卽添入米一二斗。若發得太慢。恐酒太甜。卽添入麴三四斤。定酒味全在此時也。四時並須放冷。齊民要術。所以專取桑落時造者。黍必令極冷故也。酸飯極冷。卽酒味方辣。所謂偷甜也。投飯寒時爛揉。溫涼時不須令爛。熱時祇可拌和停勻。恐傷人氣。北人秋冬投飯。祇取脚醅一半於案上。其酸飯一處。搜拌令勻。入甕。却以舊醅蓋之。緣有一半舊醅在甕。夏月。脚醅須盡取出案上搜拌。務要出却脚糜中酸氣。一法。脚緊案上搜。脚慢甕中搜。亦佳。寒時用荍蓋。溫熱時用蓆。若天氣大熱發緊。祇用布罩之。逐日用手連底掩拌。務要甕邊冷醅來中心。寒時以湯洗手臂。助暖氣。熱時祇用木杷攪之。不拘四時。頻用托布抹汗。五日已後。更不須攪掩也。如米粒

消化而沸未止。麴力大。更釀爲佳。

齊民要術。初下用米一石。次用五斗。又四斗。又三斗。以漸待米消。即釀之。無令勢不相及。味足。沸定爲熟。氣味雖正。沸未息者。麴勢未盡。宜更釀之。

不釀則酒味苦澆矣。第四第五六釀。用米多少。皆候麴勢強弱加減之。亦無定法。惟須米粒消化乃釀之。要在善候麴勢未窮。米粒已消。多釀爲良也。又云。米過酒甜。此乃不釀體候耳。酒冷沸止。米有不消化者。便是麴力盡也。若沸止釀塌。即便封泥起。不合透氣。夏月十餘日。冬深四十日。春秋二十三。四日。可上槽。要體當天氣冷暖。與南北氣候。卽知酒熟有早晚。亦不可拘定日數。酒人看醅生熟。以手試之。若撥動有聲。卽是未熟。若醅面乾如蜂巢。眼子撥撲有酒涌起。卽是熟也。供御祠祭。十月造釀後。二十日熟。十一月造釀後。一月熟。十二月造釀後。五十日熟。

酒器

東南多甕。洗刷淨便可用。西北無之。多用瓦甕。若新甕。用炭火五七斤。罩甕其上。候通熱。以油蠟徧塗之。若舊甕。冬初用時。須薰過。其法用半頭磚鑿脚安放。合甕壘上。用乾黍穰文武火薰。於甕釜上蒸。以甕邊黑汁出爲度。然後水洗三五徧。候乾用之。更用漆之。尤佳。

上槽

造酒。寒時須是過熟。卽酒清。數多渾。頭白醇少。溫涼時并熱時。須是合熟便壓。恐酒醅過熟。又槽內易熟。多致酸變。大約造酒。自下脚至熟。寒時二十四五日。溫涼時半。熱時七八日。便可上槽。仍須勻裝停鋪。手安壓版。正下砧簞。所貴壓得勻乾。并無箭失。轉酒入甕。須垂手傾下。免見濺損酒味。寒時用草荐麥麩。

圍蓋。溫涼時去了以單布蓋之。候三五日。澄折清酒入瓶。

收酒

上榨以器就滴。恐滴遠損酒。或以小杖子引下亦可。壓下酒。須先湯洗瓶器令淨。控乾。二三日一次。折澄去盡脚。才有白絲。卽渾。直候澄折。得清爲度。卽酒味倍佳。使用蠟紙封閉。務在滿裝。瓶不在大。以物圍起。恐地氣發動酒脚。失酒味。仍不許頻頻移動。大抵酒澄得清。更滿裝。雖不煮。夏月亦可存留。內酒庫水酒。是過熱上榨。澄清收。

煮酒

凡煮酒。每斗入蠟二錢。竹葉五片。官局天南星九半粒。化入酒中。如法封繫。置在甌中。第二次煮酒。不用前來湯。別須用冷水下。然後發火。候甌箆上酒香透。酒溢出倒流。便揭起甌蓋。取一瓶開看。酒滾卽熟矣。便住火。良久方取下。置於石灰中。不得頻移動。白酒須澄得清。然後煮。煮時瓶用桑葉冥之。金波兼使白酒麴。才榨下槽。略澄折二三日便蒸。雖煮酒亦白色。

火迫酒

取清酒澄三五日後。據酒多少。取甕一口。先淨刷洗訖。以火烘乾。於底旁鑽一竅子。如筋纒細。以柳屑子定。將酒入在甕。入黃蠟半斤。甕口以油單子蓋繫定。別泥一間淨室。不得令通風。門子可才入得甕。置甕在常中間。以磚五重襯甕底。於當門裹著炭三秤籠。令實。於中心著半斤許。熟火。使用閉門。門外更懸席。

簾。七日後方開。又七日方取吃。取時以細竹子一條。頭邊夾少新綿。款款抽屑子。以器承之。以綿竹子偏於甕底攪纏。盡著底濁物清。卽休纏。每取時却入一竹筒子。如醋淋子。旋取之。卽耐停不損。全勝於煮酒也。

曝酒法

平旦起。先煎下甘水三四升。放冷。著盆中。日西將甕正純糯一盞。用水淨淘。至水清。浸良久。方漉出。漉令米乾。炊再嚮飯。約四更。飯熟。卽卸在案桌上。薄攤。令極冷。味旦日未出前。用冷湯二碗拌飯。令飯粒散不成塊。每盞用藥二兩。玉友白醪小酒。祇搥碎爲小塊并末。用手糝拌入飯中。令粒粒有麴。卽逐段拍在甕四畔。不須令太實。唯中間開一井子。直見底。却以麴末糝醅面。卽以溼布蓋之。如布乾。又清潤之。蓋令布溼。又不可令布太溼。恐滴水入。候漿來井中滿。時時酌澆四邊。直候漿來極多。方用水一盞。調大酒麴一兩。投井漿中。然後用竹刀界醅。作六七片。壁碎番轉。醅面上有白衣。宜去之。卽下新汲水二碗。依前溼布蓋之。更不得動。少時自然結面。醅在上。漿在下。卽別淘糯米。以先下脚米算數。天涼對投。天熱半投。隔夜浸破米心。次日晚。西炊飯放冷。至夜醅之。再入藥二兩。取甕中漿來拌勻。捺在甕底。以舊醅蓋之。次日卽大發。候醅飯消化。沸止方熟。乃用竹筴筴之。若酒面帶酸。筴時先以手掠去酸面。然後以竹筴插入缸中心取酒。費用木架起。須安置涼處。仍畏溼地。此法夏中可作。稍寒不成。

白羊酒

臘月取絕肥嫩羯羊肉三十斤。肉三十斤。內要肥腰十斤。連骨。使水六斗已來。入鍋煮肉。令極軟。瀝出骨。將肉絲擘碎。

留著肉汁。炊蒸酒飯時。勻撒脂肉拌飯上。蒸令軟。依常盤攪。使盡肉汁六斗潑饋了。再蒸良久。卸案上攤。

令溫冷得所。揀好脚醅。依前法酸拌。更使肉汁二升以來。收摺案上及元壓面水。依尋常大酒法日數。但

麴盡於醱米中用爾。一法。脚醅發祇於酸飯內方。煮肉取脚醅一處。攪拌入麴。

地黃酒

地黃擇肥實大者。每米一畝。生地黃一斤。用竹刀切。略於木石臼中搗碎。同米拌和。上甑蒸熟。依常法入

醱。黃精亦依此法。

菊花酒

九月取菊花曝乾揉碎。入米饋中。蒸令熟。醱酒如地黃法。

醱醱酒

七分開醱。摘取頭子。去青萼。用沸湯緯過。紐乾。浸法酒一升。經宿漉去花頭。勻入九升酒內。此洛中法。

蒲萄酒法

酸米入甑。氣上。用杏仁五兩。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過。乾去子皮。與杏仁同於砂盆內一處。用熟漿三斗。逐旋

研盡爲度。以生絹濾過。其三斗熟漿澄飯。軟蓋良久。出飯攤於案上。依常法候溫。入麴攪拌。

猿酒

每石精用米一斗。煮粥。入正發醅一升以來。拌和精。令溫。候一二日。如蟹眼發動。方入麴三斤。麥蘖末四兩。攪拌。蓋覆。直候熟。却將前來黃頭。并折澄酒脚。傾在甕中。打轉上榨。

神仙酒法

武陵桃源酒法

取神麴二十兩。細剉如棗核大。曬乾。取河水一斗。澄清待發。取一斗好糯米。淘三二十遍。令淨。以水清爲三溜炊飯。令極軟爛。攤冷。以四時氣候消息之。投入麴汁。中熟。攪令似爛粥。候發。即更炊二斗米。依前法更投二斗。嘗之。其味或不似酒味。勿怪之。候發。又炊二斗米投之。候發。更投三斗。待冷。依前投之。其酒卽成。如天氣稍冷。卽煖和。熟後三五日。甕頭有澄清者。先取飲之。濁除萬病。令人輕健。縱令酣酌。無所傷。此本於武陵桃源中得之。久服延年益壽。後被齊民要術中採綴編錄。時人縱傳之。皆失其妙。此方蓋桃源中真本也。今商量以空水浸麴末爲妙。每造一斗米。先取一合。以水煮取一升。澄取清汁。浸麴待發。經一日。炊飯候冷。卽出甕中。以麴熟和。還入甕內。每投皆如此。其第三第五。皆待酒發後。經一日投之。五投畢。待發定訖。更一兩日。然後可壓漉。卽滓大半化爲酒。如味硬。卽每一斗酒蒸三升糯米。取大麥麴蘖一大

匙。神麴末一大分。熟攪和。盛葛袋中。內入酒瓶。候甘美。即去却袋。凡造諸色酒。北地寒。即如人氣投之。南中氣暖。即須至冷為佳。不然則醋矣。已北造往往不發。緣地寒故也。雖料理得發。味終不堪。但密泥頭經春暖後。即一甕自成美酒矣。

真人變髭髮方

糯米二斗。淨按擗。不得皮。須見肉。細切秤之。地黃二斗。其地黃先淨洗。候水脈盡。以竹刀切如豆類。大勃堆壘二斗。不可犯鐵器。母薑四斤。生用。以新布巾搯之去

右取糯米。以清水淘令淨。一依常法炊之。良久。即不饑。入地黃生薑。相重炊。待熟。便置於盆中。熟攪如粥。候冷。即入麴末。置於通油瓷瓶甕中醞造。密泥頭。更不得動。夏三十日。秋冬四十日。每飢即飲。常服尤妙。

妙理麴法

白麵不計多少。先淨洗辣蓼。爛搗。以新布絞取汁。以新刷帚灑於麵中。勿太溼。但只踏得就為度。候踏實。每個以紙袋挂風中。一月後。方可取日中曬三日。然後收用。

時中麴法

每菘豆一斗。揀淨水淘。候水清。浸一宿。蒸豆極爛。攤在案上。候冷。用白麵十五斤。辣蓼末一升。蓼曬乾。搗為末。須早地上生者。極辣。豆麵大。將豆麵辣蓼一處拌勻。入白內搗極相乳入。如乾。入少蒸豆水。不可太乾。不可太

溼。如乾麥飯爲度。用布包踏成圓麴。中心留一眼。要索穿。以麥稈穰草卷一七日。先用穰草鋪在地上。及用穰草繫成束。排成間。起

麴令懸取出。以索穿。當風懸挂。不可見日。一月方乾。用時每甌用麴四兩。須搗成末。焙乾用。

冷泉酒法

每糯米五甌。先取五升淘淨蒸飯。次將四甌五升米。淘淨入甑內。用梢箕盛蒸飯五升。坐在生米上。入水五甌浸之。候漿酸飯浮。日。約一兩取出。用麴五兩拌和勻。先入甑底。次取所浸米四甌五升。控乾蒸飯。軟硬得所。攤令極冷。用麴末十五兩。取浸漿。每甌米用五升拌飯與麴。令極勻。不令成塊。按令面平。甑浮飯在底。不可

攪拌以麴少許糝面。用盆蓋甑口。紙封口縫兩重。再用泥封紙縫。勿令透氣。夏五日。春秋七八日。

右北山酒經三卷。大隱先生朱翼中撰。翼中不知何郡人。政和七年。醫學博士李保題詩其後。序言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朝廷起爲醫學博士。明年坐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以宮祠還云。此冊爲玉峯門生徐瓊所贈。猶是述古堂舊藏。戊戌九月廿四日。雨窗翻閱。偶記於此。漫士翬鳳。

右北山酒經三卷。宋吳興朱肱撰。肱字翼中。元祐戊辰。李常寧膺登第。仕至奉議郎。直祕閣。歸寓杭之大隱坊。著書釀酒。有終焉之志。無求子大隱翁。皆其自號也。潛心仲景之學。政和辛卯。遣子遺直齋所著南陽活人書上於朝。甲午起爲醫學博士。旋以書東坡詩貶達州。逾年。以朝奉郎提點洞霄宮。召還。此書有流離放逐及禦魑魅轉炎荒之語。似成於貶所。而題曰北山者。示不忘西湖舊隱也。活人書當

政和間。京師東都福建兩浙凡五處。刊行至今。江南版本不廢。是書雖刻於說郛及吳興藝文志補。然中下兩卷。已佚不存。吳君伊仲。喜得全本。麴方釀法。粲然備列。借登棗木。以補齊民要術之遺。較之寶革酒譜。徒撫故實。無裨日用。讀者宜有華實之辨焉。肱祖承逸。字文倦。歸安人。爲本州孔目。好善樂施。嘗代人償勢家債錢三百千。免其人全家於難。慶歷庚寅歲饑。以米八百斛作粥。活貧民萬人。父臨。歷官大理寺丞。嘗從安定先生學。爲學者所宗。兄服。熙寧六年進士甲科。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章惇遣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荐引意。服舉劾之。紹聖初。拜禮部侍郎。出知廬州。坐與蘇軾遊。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與肱蓋有二難之目云。

乾隆乙巳六月既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續北山酒經

李 係

經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起公爲博士。與余爲同僚。明年。翼中坐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以宮祠還。未至。余一旦夢翼中相過。且誦詩云。投老南遷愧轉蓬。會令淨土變夷風。由來祇許杯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翼中北

山酒經法而讀之。蓋有禦魍魎於烟嵐。轉炎荒為淨土之語。與夢頗契。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
 翼中。當以是問之。其果夢乎非耶。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赤子含德天所均。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
 哀矜憫下民。為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為物春。投醪醉米授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耐適安在味甘辛。
 一醉竟與羲皇鄰。薰然盈腹皆慈仁。陶冶窮愁孰知貧。頽德不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賢聖分。獨醒正似非
 全身。德全不許世人聞。夢中作詩語所親。不願萬戶誤國恩。乞取醉鄉作封君。幾乎道矣。敢紀之。

醪酒法

思春堂酒

雲映酒

瓊液酒

秋前麴法

銀波麴法

石室麴法

藍橋麴法

玉漿麴法

麵麴法

菘豆麴法

蓮花麴法

香藥麴法

清白泉麴法

相州碎玉法

玉露麴法

薑麴法

銀花麴法

碧香麴法

雙投酒法

麥麴法

眞珠麴法

醉鄉奇法

白酒麴法

瓊漿麴法

蓮花白麴法

石室鄭家麴法

知州公庫白酒麴法

芙蓉麴法

南安庫宜城麴法

三拗麴法

玉醅麴法

玉液麴法

竹葉清麴法

清泉麴法

木香麴法

木豆麴法

峴州大潭縣麴法

冷仙麴法

耀州譚道仕傳異麴法

羊羔麴法

蜜酒法

雪花肉酒法

醱醱酒法

四明碧香酒麴法

春紅酒法

輦春酒法

酒名記 酒名

張能臣

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醴醪。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王家鄆王瓊映。肅王蘭芷。五正位椿齡嘉琬醪。漢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灑。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醴醪。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襄公。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即白攀樓也。又和旨。忻樂樓仙醪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玉樓玉醞。鐵薛樓瑤醴。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玉醴。會仙樓玉醴。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斑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為鋪。中山園子店千日春。今廢為邸。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

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液。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
 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醑醑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濮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
 醑。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醑。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成博
 州。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醑金波。磁州風
 麴法酒。深州玉醑。趙州瑤波。相州銀光。懷州宣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
 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棗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
 花。又冰堂上尊。邢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斗
 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籬。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
 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本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蘭堂。又響溪。秀
 州月波。三州。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醑。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
 金波。又長春。渠州薄荷。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慶。至喜泉。夔州法醑。又法醑。荆南湖北。荆南
 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
 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醑。又白羊。又荷花。鄆州
 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醑。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宣城。濮州宣城。又細波。單州宣城。又

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鄧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酒爾雅 釋酒

何剡

醱。酒母也。醱。酒本也。醱。重醱酒也。醱。未沛之酒也。膠。汁。滓酒也。醱。厚酒也。醱。薄酒也。醱。一宿酒也。醱。酒微清而濁也。黃封。官酒也。醱。清酒也。醱。清而甜也。醱。濁酒也。醱。苦酒也。醱。紅酒也。醱。綠酒也。醱。白酒也。元。鬯。醇酒也。上尊。糯米酒也。中尊。稷米酒也。下尊。粟米酒也。元酒。明水也。四酎。四重釀也。三友者。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今人指三友爲酒音同之訛也。燿。蠶。乾酪也。酒者。酉也。釀之米麴。酉。釋久而味美也。亦言踰也。能否皆強相踰持也。又入口咽之。皆踰其面也。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亦言造也。吉凶所由造也。飲食者。所以合歡也。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遍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資有餘豪。可以致醉。無致於亂。

酒譜

賈 革

酒之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作於堯。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謂是三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贅說也。夫儀狄之名。不見于經。而獨出於世本。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少康始作秫酒。其後趙邪卿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疎儀狄。曰。後世其有以酒敗國者乎。夫禹之勤儉。固嘗惡旨酒而樂讜言。附之以前所云。則贅矣。或者又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本出於劉。累在商爲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爲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是未可知也。謂酒始於康。果非也。堯酒千鍾。其言本出於孔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舉遂徵之以責曹公。固已不取矣。本草雖傳自炎帝時。亦有近世之物。始附見者。不覩其辨藥所生出。皆以二漢郡國名其地。則知不必皆炎帝之書也。內經言天地生育。五材休王。人之壽夭繫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故言酒不據以爲炎帝之始造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官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卽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官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而先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

乎。予謂智者作之。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享燕。以爲禮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曰。酣酒嗜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夏書所記當時之事曰。孟子所言。追道在昔之事。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雖然。酒未必此始造也。若斷以必然之論。則誕謾而無以取信於世矣。

酒之名二

春秋運斗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許慎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釋而成也。其味美。亦言踴躍也。能否皆強相踴躍持也。予謂古之所以名是物。以聲相命。取別而已。猶今方言。在在各殊。形之於文。則其字曰滋味。必皆有意謂也。舉吳楚之首。而語於齊人。不知者十有八九。妄者欲探古名物造聲之意。以示博聞。則予笑之矣。說文曰。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醴。薄酒也。醕。厚酒也。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見易秋。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夏夷戎。其甘而樂之。故其稱謂亦廣。造作謂之釀。亦曰醴。賣之爲沽者。當肆之曰壺。釀之再者曰醞。盜酒曰醜。酒之酒曰醜醜。白酒曰醴。厚酒曰醕。甚白曰醞。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醜。使酒曰醜。甚亂曰鬻。飲而面赤曰醜。病酒曰醜。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酌而無酬酢曰醜。合錢共飲曰醜。賜民共飲曰醜。不醉而怒曰醜。美酒曰醜。其言廣博。不可殫舉。周官。酒人掌酒之政。合辨五

齊三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蓋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注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故曰。之言也。略。西京雜記。有漂玉酒。而著其說。枚乘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醴。云。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不釋漂玉之義。然此賦亦非乘之辭。後人假附之耳。輿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荊州烏程。豫章竹葉。烏於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賜近臣。注云。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顏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爲二。大繆矣。抱朴子所謂元鬯者。醇酒也。皮日休詩云。明朝有酒充君信。播酒三餅寄夜航。播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張籍詩云。釀酒愛乾和。卽今人不入水酒也。并汾間以爲貴品。名之曰乾醪酒。宋之問詩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之羅國也。酒之名最古。於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郢之富水。滎陽土窟。富春石凍春。劍南燒春。河東乾和。蒲東桃博。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醞。潯陽溢水。京城西市空。蝦蟆陵。其事見國史譜。又有浮蟻榴花諸美酒。見於傳記者甚衆。

酒之事三

詩云。有酒涓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姦僞之害己。故疑而不食也。韓非子云。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或謂之密。近世文字。有賦之者。中有警策之辭云。無小無大。

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自隋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爾。紂爲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皆莫知。問於其子。子曰。國君飲而失日。其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魏正始中。鄭公毅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噲之名爲碧筒。晉阮籍每以百錢掛杖頭。遇店卽酣。按阮籍傳系籍從子。修事。此訛系籍。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人歌曰。日暮竟醉歸。倒着白接躡。揚雄嗜酒而貧。好事者或載酒飲之。陶潛貧而嗜酒。人亦多就飲之。既醉而去。曾不慘情。嘗以九日無酒。獨於花中徘徊。俄見白衣人。乃王弘遣人送酒也。遂盡醉而罷。魏氏春秋云。阮籍以步兵營人善釀。廚多美酒。求爲步兵校尉。唐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丞乃賤職。自無功居之。後遂爲清流。北齊李元中。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每言寧無食。不可無酒。今人元日飲屠蘇酒。云可以辟瘴氣。亦曰藍尾酒。或以年高最後飲之。故有尾之義爾。王莽以臘日獻椒酒於平帝。其屠蘇之漸乎。元魏太武。賜崔浩標。醪十斛。唐憲宗賜李絳醪。纒纒纒纒。唐之上尊也。良醒令掌供之。漢高祖爲布衣時。常從王媪。武負。賣酒。西漢已來。臘日飲椒酒。見四民月令。天漢三年。初權酒酤。元始五年。官賣酒。每升四錢。酒價始此。任昉嘗謂劉杳曰。酒有千日。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乃自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檢之而信。又嘗有人遺昉榘酒者。劉杳爲辨其榘字之誤。榘音陣。木名。其汁可以

爲酒。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乃成。淮南子云。酒感東方木水風之氣而成。其言荒忽。不足考信。故不悉載。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呂氏春秋云。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厲用六物。無或差忒。大酋監之。唐薄白公。以戶小飲薄酒。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壇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雲。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醕者愈衆。卞彬喜飲。以瓠壺瓠勺。燒皮爲肴。陶潛爲彭澤令。公田皆令種黍。酒熟。以頭上葛巾漉之。唐陽城爲諫議。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送酒家。西京雜記。漢人采菊花并荳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

酒之功四

勾踐思刷會稽之恥。欲士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於江。與之同醉。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鐘。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釀也。於是乃投之於河。三軍皆醉。孔文舉云。趙之走卒。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辨卮之事。史記及漢書皆不載。惟見于楚漢春秋。王莽時。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法。令枉殺之。母家業素豐財。乃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值。久之。家稍乏。諸少年議償之。母泣曰。所以厚諸君者。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讎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與聚誅令。後其衆爲赤眉。晉時。荊州公廚。有齊中酒。廳事酒。猥酒。優劣三品。劉弘作牧。始命合爲一。不得分別。人伏

其平。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甕酒曝於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曰鶴觴。一名騎驢酒。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洪賓。齋酒之菴。路逢盜。劫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姦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劍。惟畏白墮春醪。見洛陽伽藍記。

溫克五

禮云。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溫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沖然以退。揚子雲曰。侍坐於君子。有酒則觀禮。于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精明。晉何充善飲而溫克。魏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親陳仲弓。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鄭元別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元餞之。會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度元所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孔融好飲而能文。常云。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患矣。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坐壯之。又有一銀海。受酒一斗餘。亦醺而抱海去。均以為必腐脅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海。計二百兩。李白每大醉。爲文未嘗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爲醉聖。樂天在河南。自稱爲醉尹。皮日休稱曰醉士。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之左右。當路市酒。錢景敷飲之。亦

有施者。爲行人解乏。故路人號稱馱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王元寶賢而好施。每大雪。自坊口掃雪。立於坊前。迎賓就家。具酒暖寒。梁謝謨不妄交。有時獨醉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宋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五斗。妻亦飲一斗。竟日對飲。視事不廢。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鄧雲叟隱于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繪爲圖。以相規誨。

亂德六

小說云。紂爲糟丘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池可運舟。沖虛經云。子產之兄曰穆。其室聚酒千鐘。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于人鼻。日荒于酒。絕不知世道之安危也。史記。紂及齊威王。晉書。王道子。秦苻堅。王悅。皆爲長夜飲。楚恭王與晉師戰于鄆而敗。方將復戰。召大司馬子反謀之。子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鄭良霄爲窟竇。而晝夜飲。鄭人殺之。三輔決錄。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樹。以賜羌人。而酒可浮舟。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尙書郎時。禁酒。邈私沈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酒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三十國春秋曰。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嘗以金貂換酒。爲友所彈。裴楷別傳曰。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卽過度。崇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宋孔顛使酒仗氣。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爲陵忽。漢末。政在奄宦。有獻西涼州葡萄酒十斛於張讓者。立拜涼

州刺史。元魏時。汝南王悅。兄懌。爲元叉所枉殺。悅略無復讎之意。復以桑落酒遺叉。遂拜侍中。韓子云。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因請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何不更遺冠乎。晉阮咸每與宗人共集。以大盆盛酒。不用杯勺。圍坐相間更飲。羣家來飲其酒。咸接去其上。便共飲之。晉文王欲爲武帝求婚於阮籍。醉不得言者六十日。乃止。胡母輔之等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阮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乃脫頭露頂。於狗竇中叫。輔之遽呼入飲。不捨晝夜。唐進士劉遇劉參郭保衡王仲張道隱。每春選妓三五人。乘犢小車。裸袒園中。叫笑自若。曰。顛飲。元魏時。崔儵每一醉八日。三國時。鄭泉顯得美酒。滿一百斛船。甘脆置兩頭。反復輒飲之。儵卽往啖肴膳。酒有斗升減。卽益之。將終。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家側。庶百年化爲土。或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晉人周顛過江。積年恆日飲酒。惟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畢卓爲吏部。比舍郎釀酒熟。卓夜盜飲。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誠失七

周書酒語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管輅別傳曰。諸葛景與輅別。誠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酒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輅曰。酒不可盡。吾欲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願君屏符棄扈。焚罍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古人繫重。雖必有贈言。僕之與君。其能已乎。宋書

曰。王悅。卷從弟也。詔爲天門太守。悅恃酒輒醉。及醒。則儼然端肅。卷謂悅曰。酒雖悅性。亦所傷生。按宋書此似訛。蕭子顯齊書。臧榮緒。東莞人也。以酒亂言。常爲誠。世說。晉元帝過江。猶飲酒。王茂弘與帝

與王悅事。有舊。流涕諫。帝許之。卽酌一杯。從是遂斷。梁典曰。劉詔。平原人也。年二十。便斷酒肉。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者帝令儀狄作酒而美之。進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周官。萍氏掌幾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述水萍之功。云能勝酒。萍之意。其取於此乎。陶侃飲酒。必自制其量。人或以爲言。侃曰。少時嘗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盡量耳。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爲脫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酒。公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棄身。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北夢瑣言。陸展在夷陵。有士子入謁。因命之飲。曰。天性不飲。展曰。已減半矣。言當寡過也。蕭齊劉元明。政事爲天下最。或問政術。答曰。作縣令。但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長孫登好賓客。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飲。談論古今。或繼以火。常恐客去。畜異饌以留之。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自矜。優真曰。昔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亡乎。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四分律云。飲酒有十過失。

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噴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鬪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韓詩外傳。飲之禮。跳而上坐。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醢。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閨門不出。謂之澹。君子可以宴。可以醢。不可以沈。不可以澹。魏略曰。太祖禁酒人。或私飲。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典論云。漢靈帝末。有司酒酒。斗值千錢。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遷成都。以鬻鷄婆就人陽昌換酒。與文君爲歡。宋明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益部傳曰。揚子拒妻。劉秦璞貞懿達禮。子元宗醉歸舍。劉十日不見。諸弟謝過。乃責之曰。汝沈荒不敬。何以帥先諸弟。

神異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卽令人傳止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勅左右。至明。華寤。視之腹已穿。酒流牀下。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煮三薇以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羌。以釀酒。得美淳鬯。久合。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也。崔豹古今注云。漢魏弘爲園卿。嘗夫。夜宿。逢故人。四顧荒郊。無酒可沽。因以錢投水中。盡夕酣暢。因名沈釀川。義寧初。有一縣丞。甚俊而文。晚乃嗜酒。日必數升。病甚。酒臭數里。旬日卒。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名元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歸。日沈暝。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棺殮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

告之發其家。適醒。尸子曰：赤縣洲者，是爲崑崙之墟。其瀟而浮爲蓬萊。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充論衡云：項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返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杯，數月不飢。道書謂露爲

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劉向烈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圓丘，酌元碧之酒。石虎於太極殿起

樓，高四十丈，上有銅龍，腹空，着數百斛酒，使人於樓下漱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酒臺，使以灑塵。事見

拾遺記。魏賈鏘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不過七八升。經宿，顏如絳，以釀酒。

名崑崙觴，香味妙絕。曾以三十斛上魏帝。李肇云：鄭人以榮水釀酒，近邑之水，重於遠郊之水數倍。

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號曰醒泉。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覓王子喬瓊蘇滋酒。十洲記

云：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東方朔別傳云：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

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怪哉，必秦獄處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以酒置屬車，爲此也。

異域九

天竺國謂酒爲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湯，蓋度辭以避法禁爾。非釋典所出。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

莫知其樹與花，其實大如五六升匏，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纔盡。

一核復成，久置則味苦矣。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庵摩勒、毗梨勒也。訶陵國人以柳花柳子爲酒。

飲之亦醉。大苑國多以葡萄釀酒，多者藏至萬石，雖數十年亦不敗。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

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惟與妻飲於房中。避尊長見。房千里投荒錄云。南方人有女。數歲。卽大釀酒。候水竭。眞壺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色微赤爾。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蟲。惡氣注。陶隱居云。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飲之令人神昏體弊。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無疾。明酒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大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內經十八卷。其首論後世人多夭促。不及上古之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爲漿。以妾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肢而爲熱。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則爲漏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臥黍稷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鹹多。則有成消中。皇甫松醉鄉日月記云。松脂獨百病。每糯米一斛。松脂十四兩。別以糯米二升。煮如粥。稍冷。着小麥麴一片半。每斤二三兩。火曝乾。搗爲末。攪作餅。五日以來。候起辨炊飯來。須薄之。更以麴二十片。火焙乾。作末。用水六斗五升。酵及麴末飯等。一時攪和。入甕。甕暖如常。春冬四日。秋夏三日。成。又云。酒之酸者。可變使甘。酒半斗。黑飴一斤。炙令極熱。投中。半日可去之矣。南史記。虞棕有鯖鮓。云可以醒酒。而不著其造作之法。魏文帝詔曰。且說葡萄。解

酒宿醒。淹露汁多。除煩解熱。善醉易醒。禮樂志云。柘漿折朝醒。言甘蔗汁治酒病也。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葉紫而莖赤。有醉者摘葉臭之。立醒。故謂之醉醒草。五代史云。李德裕平泉有醒酒石。尤爲珍物。醉則踞之。

飲器十一

上古汗尊而杯飲。未有杯壺制也。漢書云。舜祀宗廟。用玉罍。其飲器歟。周書詩云。兕觥其觶。周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斛。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釃。罍。尊。杯。不一其號。或曰。小玉杯。謂之瓊。又曰。酒微濁曰釃。俗書曰盞爾。由六國以來。多云製卮。形製未詳。劉向說苑云。魏文侯與大夫飲日。不盡者。浮以大白。漢書。或謂舉盞以白醢。非也。豐打杜舉。皆因器以爲戒者。漢世多以鷓夷貯酒。揚雄爲之贊曰。鷓夷滑稽。腹中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南史。有蝦頭杯。蓋海中巨鰕。其頭甲爲杯也。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杯名曰常滿。自晉以來。酒器又多云鎗。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鎗。陳宣好飲。自云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李白云。舒洲杓。力士鎗。北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鎗溫酒。然鎗者。本溫酒器也。今遂通以爲蒸餾之具云。宋何點隱於武丘山。竟陵王子陵遣以稽叔夜之杯。徐景山之酒鎗。松陵唱和。又有瘦木杯詩。蓋木節爲之。老杜詩云。醉倒終同臥竹根。蓋以竹根爲飲杯也。見江淹集。唐人尤尚蓮子杯。白公詩中屢稱之。樂天又云。榼木來方瀉。

蒙茶到始煎。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今世豪飲。多以焦葉梨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詞陵國以鱉魚殼爲酒尊。事見松陵唱和詩云。用合對江螺。唐韓文公贈崔斯立詩云。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鏤妙工倅。乃令千鐘鯨。玄麼微蠡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涉瀾。野草花葉細。不辨菴菜蔬。綿綿相膠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云云。蓋皆有興喻。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事者。多按其文作之。名爲韓杯。西域有酒杯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花堅可酌。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土人持酒來藤下。摘花酌酒。乃實消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事見張鷟出關志。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恭。又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疏泉之始也。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洄泝運駛。爲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鉤之戲。或云起於鉤弋夫人。有國色而手拳。武帝自扳之。乃伸。後人慕之。而爲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牙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今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爲禺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持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既無絲竹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開徵雅令窮經史。醉聽

新吟勝管絃。今略志其美而近者於左。

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十萬羊。未濟小畜。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江革隔江見魯般般槽。李元園裏喚蔡釋釋菜。拆字爲反切者。

矢引矧。欠金欽。

名字相反切者。

干謹字巨引。尹珍字道真。孫程字稚卿。

古人名姓點畫絕省者。

字文士及。余朱天光。子州友父。公父文伯。王子比干。王士平。呂太一。王子中。王太丘。江子一。于方。上己。方干。王元。丁父。江乙。文丘。卜式。王丘。

字畫之繁者。

蘇繼顏。謝靈運。韓麒麟。李繼鸞。邊歸謙。繼靈。鱗鱗。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田甲。李季。

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戶。火炎昆岡。山出器車。土圭封國。

百金之士千萬。五刑之屬三千。蕩蕩乎民無能名。欣欣焉人樂其性。公子牟身在江湖。心游魏

闕。鄭子真耕於巖石。名動京師。前徒倒戈以北。長者扶義而東。運天德以君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之粘頭續尾。嘗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
窮於答者。不知矣。焉也者。決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大白。自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骹盤喝遺輸。
長駝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骹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蓋元白一時之事爾。國史
譜。稱鄭弘慶始。剏平素精看四字令。未詳其法。

總論

予行天下幾大半。見酒之苦薄者無新塗。以是獨醒者彌歲。因筦庫餘閑。記憶舊聞。以爲此譜。一覽之以
自適。亦猶孫公想天台而賦之。韓吏部記畫之比也。然傳有云。圖西施毛嬙而顧之。不如醜妾可立御於
前。覽者無笑焉。甲子六月既望日。在衡陽。沙公寶子野題。

文獻通考 論宋酒坊

馬端臨

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戶戶撲買坊場一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自紹興初，概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闕，而當停閉。雖常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收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孟之酤，器缶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樵顧薪，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沈湎之失，而受敗闕之咎，十百零細，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願加救助，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陽縣就用禾利，足以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旣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收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子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弊，而民不窮也。

按水心此記，足以盡當時坊場之弊。祖宗之法，撲買坊場，本以酬獎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價撻撲。

恐其以逋負破家。皆愛民之良法也。流傳既久。官既自取其錢。而敗闕停閉者。額不復餉。賣之州縣。至令其別求課利。以對補之。而後從。則彫弊之州縣。他無利孔。而有敗闕之坊場者。受困多矣。

酒小史

酒名

- | | | | |
|--------|--------|--------|--------|
| 春秋椒漿酒 | 西京金漿醪 | 杭城秋露白 | 相州碎玉 |
| 蕪州薏苡仁酒 | 金華府金華酒 | 高郵五加皮酒 | 長安新豐市酒 |
| 汀州謝家紅 | 南唐臘酒 | 處州金盤露 | 廣南香蛇酒 |
| 黃州茅柴酒 | 燕京內法酒 | 漢時桐馬酒 | 關中桑落酒 |
| 平陽襄陵酒 | 山西蒲州酒 | 山西太原酒 | 鄆縣郵筒酒 |
| 淮安苦蒿酒 | 雲安麴米酒 | 成都刺麻酒 | 建章麻姑酒 |
| 滎陽七窟春 | 富平石凍春 | 池州池陽酒 | 宣城九醞酒 |
| 杭州梨花酒 | 博羅縣桂醕 | 劍南燒春 | 江北掃 |
| 唐時玉練槌 | 灞陵崔家酒 | 汾州乾和酒 | 山西羊羔酒 |

- | | | | |
|---------|----------|--------|--------|
| 安成宜春酒 | 潞州珍珠紅 | 魏徵醅醱翠濤 | 閩中霹靂春 |
| 嶺南瓊瑤酬 | 蒼梧寄生酒 | 唐憲宗李花釀 | 宋昌王八桂酒 |
| 晉阮籍步兵廚 | 曹湜介壽 | 劉后瑤池 | 馮翊含春 |
| 隋煬帝玉甌 | 孫思邈醪酥 | 王公權荔枝綠 | 庶致平綠荔枝 |
| 謝侍郎章丘酒 | 王莽進椒菊酒 | 楊世昌蜜酒 | 蕭王蘭香酒 |
| 漢武蘭生酒 | 蔡攸棗花酒 | 陸士衡松膠 | 淮南菘豆酒 |
| 華氏蕩口酒 | 顧氏三白酒 | 鳳州清白酒 | 劉拾遺玉露春 |
| 曹晟保平 | 宋劉后玉映 | 王師約瑤源 | 秦檜表勳 |
| 宋開封瑤泉 | 梁簡文鳧花 | 宋高后香泉 | 劉孝標雲液 |
| 宋德隆月波 | 安定郡王洞庭春色 | 東坡羅浮春 | 范至能萬里春 |
| 段成式湘東美品 | 魏賈將岷嶺觴 | 劉白墮擒奸 | 燕昭王瑤珉膏 |
| 洪梁縣洪梁酒 | 高祖菊蓼酒 | 梁孝王縹玉酒 | 漢武百味旨酒 |
| 扶南石榴酒 | 辰溪鈎藤酒 | 梁州諸蔗酒 | 蘭溪河清酒 |
| 蘇祿國蔗酒 | 南粵食蒙枸醬 | 高麗國林慮醬 | 訶陵國柳花酒 |

西域葡萄酒

烏孫國青田酒

彭坑釀漿爲酒

東西益以椰子爲酒

北胡消腸酒

南蠻檳榔酒

答刺國釀麥稷爲酒

真蜡國有酒五。一曰蜜糖

酒。一曰朋牙酒。一曰包稜角。一曰糖鑑酒。一曰麥漿酒。

暹羅國釀秣爲酒

假馬里丁釀蔗爲酒

本草綱目 酒

李時珍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氏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一說酒字篆文象酒在卣中之狀。飲饌標題云。酒之清者曰釀。濁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醕。重釀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醇。未榨曰醅。紅曰醲。綠曰醱。白曰醴。

集解

蘇恭曰。酒有秣黍粳糯粟麴蜜葡萄等色。凡作酒醴須麴。而葡萄酒蜜等酒。獨不用麴。諸酒醇醱不同。惟米酒入藥用。陳藏器曰。凡好酒欲熟時。皆能候風潮而轉。此是合陰陽也。孟詵曰。酒有紫酒薑酒桑椹酒葱鼓酒葡萄酒蜜酒。及地黃牛膝虎骨牛蒡大豆枸杞通草仙靈脾狗肉等。皆可和釀作酒。俱各有方。寇宗奭曰。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進之於禹。說文云。少康造酒。卽杜康也。然本草已著酒名。素問亦

有酒漿。則酒自黃帝始。非儀狄矣。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美酒。糟下酒。麴酒。秫酒。黍酒。葡萄酒。地黃酒。蜜酒。有灰酒。新熟無灰酒。社壇餘酢酒。今人所用。有糯酒。煮酒。小豆麴酒。香藥麴酒。鹿頭酒。羔兒等酒。江浙湖南北人。以糯粉入漿藥。和爲麴。曰餅子酒。至於官務中。亦有四夷酒。中國不可取以爲法。今醫家所用。正宜斟酌。但飲家惟取其味。不顧入藥何如爾。然久之未見不作疾者。蓋此物損益兼行。可不慎歟。漢賜丞相上尊酒。糯爲上。稷爲中。粟爲下。今入藥佐使。專用糯米。以清水白麴麴所造爲正。古人造麴。未見入諸藥。所以功力和厚。皆勝餘酒。今人又以藥造者。蓋止是醴。非酒也。書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藥。酒則用麴。醴則用藥。氣味甚相遠。治療豈不殊也。汪穎曰。入藥用東陽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事林廣記所載釀法。其麴亦用藥。今則絕無。惟用麴麵。蓼汁拌造。假其辛辣之力。蓼亦解毒。清香遠達。色復金黃。飲之至醉。不頭痛。不口乾。不作瀉。其水秤之重於他水。鄰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處州金盆露水。和薑汁造麴。以浮飯造釀。醇美可尚。而色香劣於東陽。以其水不及也。江西麻姑酒。以泉得名。而麴有羣藥。金陵瓶酒。麴米無嫌。而水有鹼。且用灰味太甘。多能聚痰。山東秋露白。色純味烈。蘇州小瓶酒。麴有葱及紅豆川烏之類。飲之頭痛口渴。惟南綠豆酒。麴有綠豆。能解毒。然亦有灰不美。李時珍曰。東陽酒卽金華酒。古蘭陵也。李太白詩。所謂蘭陵美酒鬱金香。卽此。常飲入藥俱良。山西襄陵酒。蘇州薺苡酒。皆清烈。但麴中亦有藥物。黃酒有灰。秦蜀有嘔麻酒。用稻麥黍林藥麴。小罌封釀而成。以筒吸飲。穀氣旣雜。酒不

清美。並不可入藥。

米酒 氣味

苦甘辛。大熱有毒。孟詵曰。久飲傷神損壽。輭筋骨。動氣痢。醉臥當風。則成癩風。醉浴冷水。成痛痺。服丹砂人飲之。頭痛吐熱。陳士良曰。凡服丹砂。北庭石亭脂。鍾乳諸石。生薑。並不可長用酒下。能引石藥氣入四肢。滯血化為癰疽。陳藏器曰。凡酒忌諸甜物。酒漿照人無影。不可飲。祭酒目耗不可飲。酒合乳飲。令人氣結。同牛肉飲。令人生蟲。酒後臥黍稷。食猪肉。患大風。李時珍曰。酒後食芥及辣物。緩人筋骨。酒後飲茶傷腎臟。腰脚重墜。膀胱冷痛。兼患痰飲水腫消渴。變痛之疾。一切毒藥。因酒得者。難治。又酒得鹹而解者。水制火也。酒性上而鹹潤下也。又畏枳椇葛花赤豆花菴豆粉者。寒勝熱也。

主治

別錄曰。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陳藏器曰。通血脈。厚腸胃。潤皮膚。散濕氣。消憂發怒。宣言暢意。孟詵曰。養脾氣。扶肝除風下氣。李時珍曰。解馬肉桐油毒。丹石發動諸病。熱飲之甚良。日華曰。糟底酒。三年取之。取之。開胃下食。暖水臟。溫腸胃。消宿食。禦風寒。殺一切蔬菜毒。孫思邈曰。止嘔噦。摩風瘙。腰膝疼痛。取之。李時珍曰。老酒。釀造者。可。經數十年不壞。和血養氣。暖胃辟寒。發痰動火。孟詵曰。春酒。清明釀造者。亦可經久。常服令人肥白。李絳兵部。羊集。蠶。屨。尿。瘡。飲之至醉。須臾蟲出如米也。陳藏器曰。社壇餘酢酒。治小兒語遲。納

口中佳。又以噴屋四角。辟蚊子。又飲之治蠱。李時珍曰。按海錄碎事云。俗傳社酒治蠱。故李濤有社翁今日沒心情。爲寄治蠱酒一瓶之句。

精筭節中酒 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飲之主噦氣嘔逆。或加小兒乳及牛乳同服。又摩癱瘍風。

東陽酒 氣味

甘辛無毒。

主治

用制諸藥良。

發明

陶弘景曰。天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藥家多用。以行其勢。人飲多則體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博物志云。王肅張衡馬均三人。冒霧晨行。一人飲酒。一人飽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飽食者病。飲酒者健。此酒勢辟惡。勝於作食之效也。王好古曰。酒能引諸經。不止與附子相同。味之辛者能散。苦者能

下。甘者能居中而緩。用爲導引。可以通行一身之表。至極高分。味淡者則利小便而速下也。古人惟以麥造麴釀黍。已爲辛熱有毒。今之醞者。加以烏頭巴豆砒霜薑桂石灰竈灰之類。大毒大熱之藥。以增其氣味。豈不傷冲和損精神。涸榮衛。竭天癸。而夭夫人壽耶。朱震亨曰。本草止言酒熱而有毒。不言其瀾中發熱。近於相火。醉後振寒戰慄。可見矣。又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澀於下。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大傷。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疥。或鼻鼈。或泄利。或心脾痛。尙可散而去之。其久也病深。或消渴。或內疽。或肺痿。或鼓脹。或失明。或哮喘。或勞瘵。或癩癧。或痔漏。爲難名之病。非具眼未易處也。夫醞酒性大熱。飲者適口。不自覺也。理宜冷飲。有三益焉。過於肺。入於胃。然後微溫。肺得溫中之意。可以補氣。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人不得恣飲也。今則不然。圖取快喉舌焉爾。汪穎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更甚。既醉既飽。睡而就枕熱擁。傷心傷目。夜氣收斂。酒以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停濕生疔。動火助慾。因而致病者多矣。朱子云。以醉爲節可也。汪機曰。按扁鵲云。過飲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昔有客訪周顛。出美酒二石。顛飲一石二斗。客飲八斗。次明。顛無所苦。客已脅穿而死矣。豈非犯扁鵲之戒乎。李時珍曰。酒天之美祿也。麴麴之酒。少飲則和血行氣。壯神禦寒。消愁遣興。痛飲則傷神耗血。損胃亡精。生痰動火。邵堯夫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此得飲酒之妙。所謂醉中趣。壺中天者也。若夫沉湎無度。醉以爲常者。輕則致疾敗行。甚則喪邦亡家。而隕軀命。其害可勝言哉。此大禹所以疏

儀狄。周公所以著酒誥。爲世範戒也。

附方

驚怖卒死。溫酒灌之即醒。鬼擊諸病。卒然著人。如刀刺狀。胸脅腹內切痛。不可抑按。或吐血鼻血下血。

一名鬼排。以醋酒吹兩鼻內。肘后方。馬氣入瘡。或馬汗馬毛入瘡。皆致腫痛煩熱。入腹則殺人。多飲醋

酒。至醉即愈。肘后方。虎傷人瘡。但飲酒常令大醉。常吐毛出。梅師方。蛇咬成瘡。暖酒淋洗瘡上。日二次。利

方。蜘蛛瘡毒。同上。毒蜂螫人。上方同。咽傷聲破。酒一合。酥一匕。乾薑末二匕。和服。日二次。十便良方。三

十年耳聾酒三升。漬杜荊子一升。七日。去滓。任性飲之。千金方。天行餘毒。手足腫痛欲斷。作坑深三尺。燒

熱灌酒。著屐居坑上。以衣壅之。勿令泄氣。類要方。下部痔瘻。掘地作小坑。燒赤。以酒沃之。納吳茱萸在內。

坐之。不過三度。外台方。產後血悶。清酒一升。和生地黃汁煎服。梅師方。身面疣目。盜酸酒醇洗而咒之。

曰。疣疣。不知羞。酸酒醇洗你頭。急急如律令。咒七遍自愈。外台方。斷酒不飲。酒七升。硃砂半兩。瓶浸緊封。

安豬圈內。任猪搖動。七日取出頓飲。又方。正月一日酒五升。淋確頭杵下取飲之。千金方。丈夫脚冷不

隨。不能行者。用淳酒三斗。水三斗。入瓷中灰火溫之。漬脚至膝。常著灰火。勿令冷。三日止。千金方。海水傷

裂。凡人爲海水鹹物所傷。及風吹裂。痛不可忍。用蜜半斤。水酒三十斤。防風當歸羌活荊芥各二兩。爲末。

煎湯浴之。一夕即愈。使琉球錄。

附諸酒方

李時珍曰。本草及諸書。並有治病釀酒諸方。今輯其簡要者。以備參考。藥品多者。不能盡錄。愈瘧酒。治諸瘧疾。頻頻溫飲之。四月八日。水一石。麴一斤。爲末。俱醱水中。待酢煎之。一石取七斗。待冷。入麴四斤。一宿。上生白沫。起炊秫一石。冷醱。三日酒成。民思魏齊 屠蘇酒。陳延之小品方云。此華佗方也。元旦飲之。辟疫癘。一切不正之氣。造法。用赤朮桂心七錢五分。防風一兩。菝葜五錢。蜀椒桔梗大黃五錢七分。烏頭二錢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絲囊盛之。除夜懸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數沸。舉家東向。從少至長。次第飲之。藥滓還投井中。歲飲此水。一世無病。 逡巡酒。補虛益氣。去一切風痺濕氣。久服益壽耐老。好顏色。造法。三月三日。收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收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收脂麻花六兩六錢。九月九日。收黃甘菊九兩九錢。十二月八日。取臘水三斗。待春分。取桃仁四十九枚好者。去皮尖。白麵十斤。同前花和作麴。紙包四十九日。用時。白水一瓶。麴一九。麵一塊。封良久。成矣。如淡。再加一九。 五加皮酒。去一切風濕痿痺。壯筋骨。填精髓。用五加皮洗刮去骨。煎汁。和麴米釀成飲之。或切碎。袋盛浸酒。煮飲。或加當歸牛膝地榆諸藥。 白楊皮酒。治風毒腳氣。腹中癖如石。以白楊皮切片。浸酒起飲。 女貞皮酒。治風虛。補腰膝。女貞皮切片。浸酒煮飲之。 仙靈皮酒。治偏風不遂。強筋堅骨。仙靈脾一斤。袋盛。浸無灰酒二斗。密封三日飲之。聖惠方。 薏苡仁酒。去風濕。強筋骨。壯腰膝。健脾胃。用絕好薏苡仁粉。同麴米釀酒。或

袋盛。煮酒飲。天門冬酒。潤五臟。和血脈。久服除五勞七傷。癩痢惡疾。常令酒氣相接。勿令大醉。忌生冷。十日當出風疹毒氣。三十日乃已。五十日不知風吹也。冬月用天門冬。去心煮汁。同麴米釀成。初熟微酸。久乃味佳。千金方。百靈藤酒。治諸風。百靈藤十斤。水一石。煎汁三斗。入糯米三斗。神麴九斤。如常釀成。三日。更炊糯飯投之。即熟。澄清。日飲以汗出為效。聖惠方。白石英酒。治風濕周痺。肢節濕痛。及腎虛耳聾。用白石英磁石煨醋。淬七次。各五兩。絹袋盛。浸酒中五六日。溫飲。酒少更添之。聖濟總錄。地黃酒。補虛弱。壯筋骨。通血脈。治腹痛。變白髮。用生肥地黃。絞汁。同麴米封密器中。五七日啓之。中有綠汁。真精英也。宜先飲之。乃濾汁藏貯。加牛膝汁。效更速。亦有加羣藥者。牛膝酒。壯筋骨。治痿痺。補虛損。除久瘡。用牛膝煎汁。和麴米釀酒。或切碎袋盛。浸酒煮飲。當歸酒。和血脈。堅筋骨。止諸痛。調經水。當歸煎汁。或釀或浸。並如上法。菖蒲酒。治三十六風。一十二痺。通血脈。治骨痿。久服耳目聰明。石菖蒲煎汁。或釀或浸。並如上法。枸杞酒。補虛弱。益精氣。去冷風。壯陽道。止目淚。健腰脚。用甘州枸杞子。煮爛搗汁。和麴米釀酒。或以子同生地黃。袋盛浸酒。煮飲。薯蕷酒。治諸風寒眩暈。益精髓。壯脾胃。用薯蕷粉同麴米。釀酒飲之。或同山茱萸五味子人參諸藥。浸酒煮飲。茯苓酒。治頭風虛眩。暖腰膝。主五勞七傷。用茯苓粉同麴米釀酒飲之。菊花酒。治頭風。明耳目。去瘰癧。消百病。用甘菊花煎汁。同麴米釀酒。或加地黃當歸枸杞諸藥。亦佳。黃精酒。壯筋骨。益精髓。變白髮。治百病。用黃精蒼朮各四斤。枸杞根柏葉各五斤。天門冬三斤。煮

汁一石。同麴十斤。糯米一石。如常釀酒飲。桑椹酒。補五臟。明耳目。治水腫。不下則滿。下之則虛。入腹則十無一活。用桑椹搗汁煎過。同麴米如常釀酒飲。朮酒。治一切風濕筋骨諸病。駐顏色。耐寒暑。用朮三十斤。去皮搗。以東流水三石。漬三十日。取汁。露一夜。浸麴米釀成飲。蜜酒。孫真人曰。治風疹風癬。用沙蜜一斤。糯飯一升。麵麴五兩。熟水五升。同入瓶內。封七日成酒。尋常以蜜入酒代之。亦良。麥酒。久服聰明耳目。脾胃健壯。以麥煎汁。和麴米釀酒飲。葶酒。孟詵曰。治偏風中惡。疰忤。心腹冷痛。以葶浸酒暖服。一椀卽止。一法。用葶汁和麴造酒。如常服之。佳。葱豉酒。孟詵曰。解煩熱。補虛勞。治傷寒頭痛寒熱。及冷痢腸痛。解肌發汗。並以葱根豆豉浸酒煮飲。茴香酒。治卒腎氣痛。偏墜牽引。及心腹痛。茴香浸酒煮飲之。船苗尤妙。縮砂酒。消食和中。下氣止心腹痛。砂仁炒研。袋盛浸酒煮飲。葱根酒。治心中客熱。膀胱脅下氣鬱。常憂不樂。以莎根一斤切熬香。袋盛浸酒。日夜服之。常令酒氣相續。茵蔯酒。治風疾筋骨攣急。用茵蔯蒿炙黃一斤。秫米一石。麴三斤。如常釀酒飲。青蒿酒。治虛勞久瘧。青蒿搗汁煎過。如常釀酒飲。百部酒。治一切久近咳嗽。百部根切炒。袋盛浸酒。頻頻飲之。海藻酒。治癭氣。海藻一斤。洗淨浸酒。日夜細飲。黃藥酒。治諸癭氣。萬州黃藥切片。袋盛浸酒煮飲。仙苈酒。治精氣虛寒。陽痿膝弱。腰痛痺緩。諸虛之病。用仙苈九蒸九晒。浸酒飲。通草酒。續五臟氣。通十二經脈。利三焦。通草子煎汁。同麴米釀酒飲。南藤酒。治風虛。逐冷氣。除痺痛。強腰腳。石南藤煎汁。同麴釀酒飲。松液酒。治一切風痺腳氣。於

大松下掘坑置甕。承取其津液一斤。釀糯米五斗。取酒飲之。松節酒。治冷風虛弱。筋骨痠痛。腳氣緩痺。松節煮汁。同麴米釀酒飲。松葉煎汁亦可。柏葉酒。治風痺歷節作痛。東向側柏葉。煮汁。同麴米釀酒飲。椒柏酒。元旦飲之。辟一切疫癘不正之氣。除夕以椒三七粒。東向側柏葉七枝。浸酒一瓶飲。竹葉酒。治諸風熱病。清心暢意。淡竹葉煎汁。如常釀酒飲。槐枝酒。治大麻痿痺。槐枝煮汁。如常釀酒飲。枳茹酒。治中風身直口僻眼急。用枳殼刮茹浸酒飲之。牛蒡酒。治諸風毒。利腰脚。用牛蒡根切片。浸酒飲之。巨勝酒。治風虛痺弱。腰膝疼痛。用巨勝子二升炒香。薏苡仁二升。生地黃半斤。袋盛浸酒飲。麻仁酒。治骨髓風毒。痛不能動者。取大麻子中仁炒香。袋盛浸酒飲之。桃皮酒。治水腫。利小便。桃皮煎汁。同秫米釀酒飲。紅麴酒。治腹中及產後瘀血。紅麴浸酒煮飲。神麴酒。治閃腰痛。神麴燒赤。淬酒飲之。柘根酒。治耳聾。方具柘根下。破石酒。治腎虛耳聾。用破石木通菖蒲等。分袋盛。酒浸日飲。蠶沙酒。治風緩頑痺。諸節不隨。腹內宿痛。用原蠶沙炒黃。袋盛浸酒飲。花蛇酒。治諸風頑痺。癱緩急疼痛。惡瘡疥癩。用白花蛇肉一條。袋盛。同酒置於缸底。糯飯蓋之。三七日取酒飲。又有羣藥煮酒方甚多。烏蛇酒。治療釀法同上。蝮蛇酒。治諸風痛痺。殺蟲辟瘴。治癩風疥癬惡瘡。用蝮蛇肉一斤。羌活一兩。袋盛同麴。置於缸底。糯飯蓋之。釀成酒飲。亦可浸酒。詳見本條。汪穎曰。廣西蛇酒。罽上安蛇數寸。其麴則采山中草藥。不能無毒。蝮蛇酒。治惡瘡。諸瘰惡風。頑癩癩疾。取活蝮蛇一條。同醱酒一斗。封埋馬溺處。周年取出。

蛇已消化。每服數盃。當身體習習而愈也。紫酒。治卒風口偏不語。及角弓反張。頰亂欲死。及鼓脹不消。以鷄屎白一升。炒焦投酒中。待紫色去。滓頻飲。豆淋酒。破血去風。治男子中風口喎。陰毒腹痛。及小便尿血。婦人產後。一切中風諸病。用黑豆炒焦。以酒淋之。溫飲。薛羅酒。治疝氣偏墜。婦人崩中下血。胎產不下。以鐵器燒赤。浸酒飲之。龜肉酒。治十年咳嗽。釀法詳見龜條。虎骨酒。治臂脛疼痛。歷節風。腎虛。膀胱寒痛。虎脛骨一具。炙黃槌碎。同麴米如常釀酒飲。亦可浸酒。詳見虎條。麋骨酒。治陰虛腎弱。久服令人肥白。麋骨煮汁。同麴米如常釀酒飲之。鹿頭酒。治虛勞不足。消渴。夜夢鬼物。補益精氣。鹿頭煮爛。搗泥。連汁和麴米釀酒飲。少入葱椒。鹿茸酒。治陽虛痿弱。小便頻數。勞損諸虛。用鹿茸山藥浸酒服。詳見鹿茸下。戊戌酒。孟詵曰。大補元陽。汪穎曰。其性大熱。陰虛無冷。病人不宜飲之。用黃狗肉一隻。煮糜連汁。和麴米釀酒飲之。羊羔酒。大補元氣。健脾胃。益腰腎。宜和化成殿真方。用米一石。如常浸漿。嫩肥羊肉七斤。麴十四兩。杏仁一斤。同煮爛。連汁拌末。入木香一兩。同釀。勿犯水。十日熟。極甘滑。一法。羊肉五斤。蒸爛。酒浸一宿。入消梨七個。同搗取汁。和麴米釀酒飲之。臘臍酒。助陽氣。益精髓。破癥結冷氣。大補益人。臘臍酒浸搗爛。同麴米如常釀酒飲之。

燒酒 釋名

火酒。綱目。阿刺吉酒。飲膳正要。

集解

李時珍曰。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汪穎曰。暹羅酒。以燒酒復燒二次。入珍寶異香。其罈每個以檀香十數斤燒烟。薰令如漆。然後入酒蠟封。埋土中二三年。絕去燒氣。取出用之。曾有人攜至船。能飲三四盃即醉。價直數倍也。有積病。飲一二盃即愈。且殺蠱。予親見二人。飲此打下活蟲。長二寸許。謂之魚蠱云。

氣味

辛甘大熱。有大毒。李時珍曰。過飲敗胃傷膽。喪心損壽。甚則黑腸腐胃而死。與薑蒜同食。令人生痔。鹽。冷水。菘豆粉。解其毒。

主治

李時珍曰。消冷積寒氣。燥濕痰。開鬱結。止水泄。治霍亂瘧疾。噎膈心腹冷痛。陰毒欲死。殺蟲辟瘴。利小便。堅大便。洗赤目腫痛有效。

發明

李時珍曰。燒酒純陽毒物也。面有細花者爲眞。與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硝。北人四時飲之。南人止暑。

月飲之。其味性甘。升揚發散。其氣燥熱。勝濕祛寒。故能開鬱而消沉積。通膈噎而散痰飲。治泄瘡而止
 冷痛也。辛先入肺。和水飲之。則抑使下行。通調水道。而小便長白。熱能燥金耗血。大腸受刑。故令大便燥
 結。與薑蒜同飲。卽生痔也。若夫暑月飲之。汗出而膈快身涼。赤目洗之。淚出腫消赤散。此乃從治之方焉。
 過飲不節。殺人頃刻。近之市沽。又加以砒石草烏辣灰香藥。取而引之。是假盜以刃矣。善攝生者。宜戒之。
 按劉克用病機賦云。有人病赤目。以燒酒入鹽飲之。而痛止腫消。蓋燒酒性走。引鹽通行經絡。使鬱結開
 而邪熱散。此亦反治刮劑也。

附方

冷氣心痛。燒酒入飛鹽飲。卽止。陰毒腹痛。燒酒溫飲。汗出卽止。嘔逆不止。真火酒一盃。新汲井水一
 盃。和服甚妙。寒濕泄瀉。小便清者。以頭燒酒飲之。卽止。耳中有核如棗核大。痛不可動者。以火酒滴
 入。仰之半時。卽可箝出。李樓奇方。風蟲牙痛。燒酒浸花椒。頻頻漱之。寒痰咳嗽。燒酒四兩。豬脂蜜香油
 茶末各四兩。同浸酒內。煮成一處。每日挑食。以茶下之。取效。

葡萄酒 集解

孟詵曰。葡萄酒可釀酒。藤汁亦佳。李時珍曰。葡萄酒有二樣。釀成者。味佳。有如燒酒法者。有大毒。釀者取
 汁同麴。如常釀糯米飯法。無汁用乾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謂葡萄酒。甘於麴米。醉而易醒者也。燒者

取葡萄數十斤。同大麴釀酢。取入甌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古者西域造之。唐時破高昌。始得其法。按梁四公記云。高昌獻蒲桃乾凍酒。杰公曰。蒲桃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入風谷凍成之酒。終年不壞。葉子奇草木子云。元朝於翼甯等路。造蒲桃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偽。真者下水卽流。偽者得水卽凍矣。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飲之令人透腋而死。酒至二三年。亦有大毒。飲膳正要云。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或云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也。

釀酒 氣味

甘辛熱。微毒。李時珍曰。有熱疾齒疾瘡疹人。不可飲之。

主治

李時珍曰。暖腰腎。駐顏色。耐寒。

燒酒 氣味

辛甘大熱。有大毒。李時珍曰。大熱大毒。甚於燒酒。北人習而不覺。南人切不可輕生飲之。

主治

正要曰。益氣調中。耐飢強志。汪穎曰。消痰破癖。

遵生八牋 醞造類

明高濂撰

此皆山人家養生之酒。非甜卽藥。與常品迥異。豪飲者勿共語也。

桃源酒

白麴二十兩。剉如棗核。水一斗。浸之待發。糯米一斗。淘極淨。炊作爛飯。攤冷。以四時消息氣候。投放麴汁中。攪如稠粥。候發。卽更投二斗米飯。嘗之或不似酒。勿怪。候發。又二斗米飯。其酒卽成矣。如天氣稍暖。熟後三五日。甕頭有澄清者。先取之。縱令酣酌。亦無傷也。此本武陵桃源中得之。後被齊民要術中採掇編錄。皆失其妙。此獨真本也。今商議以空水浸米。大妙。每造一斗水。煮取一升澄清。汁浸麴。俟發。經一日。炊飯候冷。卽出甕中。以麴麥和。還入甕中。每投皆如此。其第三第五。皆待酒發後。經一日。投之。五投畢待發定。訖一二日。可壓。卽大半化爲酒。如味硬。卽每一斗蒸三斗糯米。取大麥蘖麴一大匙。白麴末一大分。熟攪和盛葛布袋中。納入酒甕。候甘美。卽去其袋。然造酒北方地寒。卽如人氣投之。南方地暖。卽須至冷爲佳也。

香雪酒

用糯米一石。先取九斗。淘淋極清。無渾脚爲度。以桶量米准。作數米與水對充。水宜多一斗。以補米脚。浸

於缸內。後用一斗米。如前淘淋炊飯。埋米上草。蓋覆缸口。二十餘日。候浮。先瀝飯殼。次瀝起米控乾。炊飯乘熟。用原浸米水。澄去水脚。白麴作小塊二十斤。拌勻米殼。蒸熟。放缸底。如天熱。略出火氣。打拌勻後。蓋缸口一週時。打頭杷。打後不用蓋。半週時。打第二杷。如天氣熱。須再打出熱氣。三杷打絕。仍蓋缸口候熟。如用常法。大抵米要精白。淘淋要清淨。杷要打得熱氣透。則不致敗耳。

碧香酒

糯米一斗。淘淋清淨。內將九升浸甕內。一升炊飯。拌白麴末十六兩。先將淨飯置甕底。次以浸米飯。置甕內。以原淘米漿水十斤。或二十斤。以紙四五重。密封甕口。春數日。如天寒。一月熟。

臘酒

用糯米二石。水與酵二百斤。足秤。白麴四十斤。足秤。酸飯二斗。或用米斗起酵。其味醱而辣。正臘中造。煮時。大眼籃二個。輪置酒甕在湯內。與湯齊滾。取出。

建昌紅酒

用好糯米一石。淘淨。傾缸內。中留一窩。內傾下水一石二斗。另取糯米二斗。煮飯攤冷。作一團。放窩內。蓋訖。待二十餘日。飯浮漿酸。攙去浮飯。瀝乾浸米。先將米五斗淘淨。鋪於甕底。將瀝米次第上去。米熟。略攤氣絕。翻在缸內。即蓋下。取浸米漿八斗。花椒一兩。煎沸出鍋待冷。用白麴三斤。搥細。好酵母三碗。飯多少。

加常酒。放酵法不要厚了。天道極冷。放煖處。用草圍一宿。明日早。將飯分作五處。每放小缸中。用紅麴一升。白麴半升。取酵亦作五分。每分和前麴飯同拌勻。罈在缸內。將餘在熟。盡放面上。蓋定。候二日打扒。如而厚。三五日打不遍。打後面浮漲足。再打一遍。仍蓋下。十一月二十日熟。十二月一月熟。正月二十日熟。餘月不宜造。榨取澄清。併入白檀少許。包裹泥定頭糟。用熟水隨意副入。多二宿。便可榨。

五香燒酒

每料糯米五斗。細麴十五斤。白燒酒三大罈。檀香木香乳香川芎沒藥。各一兩五錢。丁香五錢。人參四兩。各爲末。白糖霜十五斤。胡桃肉二百個。紅棗三升。去核。先將米蒸熟。晾冷。照常下酒法則。要落在甕口缸內。封口。待發微熱。入糖。并燒酒香料。桃棗等物在內。將缸口厚封。不令出氣。每七日開打一次。仍封至七日。上榨如常。服一二杯。以醃物壓之。有春風和煦之妙。

山藥酒

用山藥一斤。酥油三兩。蓮肉三兩。冰片半分。同研如彈。每酒一壺。投藥一二九。熱服有益。

葡萄酒

法用葡萄子。取汁一斗。用麴四兩。攪勻。入甕內。封口。自然成酒。更有異香。又一法。用蜜三斤。水一斗。同煎入瓶內。候溫。入麴末二兩。白酵二兩。瀉紙封口。放淨處。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自然成酒。且佳。行功真。

引之時。飲一二杯。百脈流暢。氣運無滯。助道所當不廢。

黃精酒

用黃精四斤。天門冬去心三斤。松針六斤。白朮四斤。枸杞五斤。俱生用。納釜中。以水三石。煮之一日。去渣。以清汁浸麴。如家醞法。酒熟取清。任意食之。主除百病延年。變鬚髮。生齒牙。功妙無量。

白朮酒

白朮二十五斤。切斤。以東流水二石五斗。浸缸中二十日。去滓。傾汁大盆中。夜露天井中五夜。汁變成血。取以浸麴作酒。取清服。除病延年。變髮堅齒。而有光澤。久服長年。

地黃酒

用肥大地黃。切一大斗。搗碎。糯米五升。作飯。麴一大升。三物於盆中揉熟相勻。傾入甕中。泥封。春夏二十一日。秋冬須二十五日。開日開看。上有一盞綠液。是精華。先取飲之。餘以生布絞汁如飴。收貯。味極甘美。功效同前。

菖蒲酒

取九節菖蒲。生搗。絞汁五斗。糯米五斗。炊飯。細麴五斤。相拌令勻。入甕。鑊密蓋。二十一日。卽開。溫服。日三服之。通血脈。滋榮胃。治風痺。骨立痿黃。醫不能治。服一劑。百日後。顏色光彩。足力倍常。耳目聰明。髮白變

黑。齒落更生。夜有光明。延年益壽。功不盡述。

羊羔酒

糯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麴十四兩。杏仁一斤。煮去苦水。又同羊肉。多湯煮爛。留汁七斗。拌前米飯。加木香一兩。同醞。不得犯水。十日可吃。味極甘滑。

天門冬酒

醞酒一斗。用六月六日麴米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飲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晒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熟。炊飯。適寒溫。用煎汁和飯。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東坡詩云。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是也。

松花酒

三月取松花如鼠尾者。細挫一升。用絹袋盛之。造白酒熟時。投袋於酒中心井內。浸三日取出。漉酒飲之。其味清香甘美。

菊花酒

十月採甘菊花。去蒂。只取花二斤。擇淨入醞內攪勻。次早榨。則味香清冽。凡一切有香之花。如桂花蘭花薔薇。皆可做此爲之。

五加皮三醖酒

法用五加根、薑牛膝、丹參、枸杞、金銀花、松節、枳殼、枝葉，各用一大斗，以水三大石，於大釜中煮取六大斗，去滓，澄清水，凡水數浸麴，卽用米五大斗炊飯，取生地黃一斗，搗如泥，拌下二次，用米五斗炊飯，取牛蒡子根，細切二斗，搗如泥，拌飯，下三次，用米二斗炊飯，大草麻子一斗，熬搗令細，拌飯下之，候稍冷，熱一依常法，酒味好，卽去糟飲之，酒冷不發，加以麴末投之，味苦薄，再炊米二斗投之，若飯乾不發，取諸藥物煎汁熱投，熟去精，時常飲之，多少常令有酒氣，男女可服，亦無所忌，服之去風勞冷氣，身中積滯宿疾，令人肥健，行如奔馬，功妙更多。

天工開物 酒母

宋應星撰

凡釀酒必資麴藥，咸信無麴，卽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來麴造酒，釀造醴，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并麴法亦亡，凡麴麥米麵，隨方土造，南北不同，其義則一，凡麥麴，大小麥皆可用，造者將麥連皮，并水淘淨晒乾，時宜盛暑，天磨碎，卽以淘麥水和作塊，用楮葉包紮，懸風處，或用稻稽番黃，經四十九日，取用，造麴用白麵五斤，黃豆五斤，以蓼汁煮爛，再用辣蓼末五兩，杏仁泥十兩，和踏成餅，楮葉包懸，與稻稽番黃法亦同前，其用糯米粉，與自然蓼汁，澀和成餅，生黃收用者，審法與時日，亦無不同也，其入踏穀君臣與

草藥。少者數味。多者百味。則各土各法。亦不可殫述。近代燕京。則以薏苡仁爲君。入麴造薏酒。浙中寧紹。則以綠豆爲君。入麴造豆酒。二酒頗擅天下佳雄。別載酒經。凡造酒母家。生黃未足。視候不勤。盪拭不潔。則疵藥數丸。動輒敗人石米。故市麴之家。必信著名。而後不負釀者。凡燕齊黃酒麴藥。多從淮郡造成。載於舟車北市。南方麴酒釀出。卽成紅色者。用麴與淮郡所造相同。統名大麴。但淮郡市者。打成磚片。而南方則用餅團。其麴一味。麥身爲氣脈。而米麥爲質料。但必用已成麴酒糟爲媒合。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代。猶之燒礬之必用舊礬滓云。

安雅堂酒令

孔融開尊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得此不飲。但徧酌坐客。各飲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事。言中飲一卮。隣吏方舉觴。歌呼以從之。得令人於閒坐上客說話者。先問一杯。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隣各歌一曲。各酌一盃。下隣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衆。但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度高歌第三 袞袞登台省。獨冷官如何。襟期能與共。對酒且高歌。與對席之人。作儒者高歌慢詞。

古樂府之類。各飲一杯。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爲富兒。得令者作騎驢狀。扣門索酒。富兒與殘杯冷炙。既飲食之。作十七字詩一首相謝。不能者作驢叫三聲而止。

阮籍兵廚第五 籍聞步兵廚。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校尉。一醉萬事足。得令人任意斟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作猖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頌德第六 兀醉恍然醒。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鯀蠱與螟蛉。自飲一杯。仍要見枕麴糶糟之態。對席者作雷聲。左隣作蜂聲。右隣作蠶蟲狀。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訕。施施尙欲誇。得令者領折杯中酒。飲些子。復於坐客處求酒食。既而誇之。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無妓。則以處左右隣爲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杯草聖傳。雲煙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作寫字狀。飲一杯後。脫巾再飲一杯。以鬚髮蘸酒。以頭作寫字狀。飲一杯。

桓公卜晝第九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晝乃吾心。日見得此飲一杯。夜則免飲。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繡佛前。醉中誠可笑。往往愛逃禪。以蔬菜飲半杯。不得茹葷。仍說

禪話。不能者。作佛事數句。更不能者。罰念阿彌陀佛百聲。

次公醒往十一 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往豈在酒。不飲亦如此。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寡婦共謳歌。跳梁爲起舞。得令者踴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各飲一杯。有妓。則以妓爲寡婦。有數妓。則以左者爲之。

灌夫罵坐十三 坐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爵以酒。夫亦常悔過。得令者作罵坐。俄主人起。按其項。爵一杯。

左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箸。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以箸於果肴上。遍闕三兩通。却不得下箸。乃以口吸引一杯。要聽喉中響聲。仍銜杯示衆人。

玉川所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何許。珠箔天之涯。盧仝之悶悶。非酒可破者。進茶一甌。作長短句。俚鄙之詩一首。不能者亦罰酒。

羲之蘭亭十六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詠。雖無絲與竹。亦足娛視聽。衆客無大小。各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詩者。遂爲絲竹管絃之聲。能誦吾竹房蘭亭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巳。得令者作詩飲酒。各倍於衆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時戛然鳴。夢裏道士笑。得令者初作鶴鳴。先飲一杯。再作散花步虛之類。左右二客。一吹簫。一長嘯。各飲五分。

庚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興不淺。登坐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詩。或遇中秋月夜。當作二詩。飲雙杯。

醉翁名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中賓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其間。得令者隨意飲些子。坐中有僧。則賞一杯。以其作亭之功也。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掌大笑。

白傅醉鬼二十 醉吟先生墓。尊者無日間。冢上方丈土。泥滯何時乾。對席客斟酒一杯。讀祭文勸得令者。得令者作鬼歎之狀而飲。

便了行酤二十一 便了既髡奴。執役與行酤。鼻涕一尺長。持勸王大夫。得令者爲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杯。

知章騎馬二十二 知章醉騎馬。滂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井底眠。酌一杯。作醉中騎馬之勢。文季五斗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爾亦能飲否。自飲一杯。有妓。則以妓爲王氏。飲六分。無妓。則以對席客爲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號華獨坐。整其衣冠。危坐不動。飲不飲

隨意。

陳暄糟丘二十五 生不離瓢勺。死常號酒徒。速爲營糟丘。吾將老矣乎。飲一杯後作欲死狀。羣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涎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麴車。津津口流涎。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已。

永遠蓮杯二十七 玉生交卞繪。延之私室中。笑遣白玉尊。掬酒生香風。妓用沒手盞。把得令之人左右隣各一杯。却揮得令者一頰。如無妓。請對坐者作妻。把酒三人各一杯。却不許揮頰。

玄明戒飲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飲莫飲酒。良策勿告人。已得令過去者。戒得令之客勿飲。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殿背二十九 阮宣強吳衍。思繼杯中物。拳及老癖癡。此意豈可拂。主人以拳椎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各飲一杯。得令者仍作癡態。

趙達着射三十 善射卞無有。盤着縱橫之。美者與鹿脯。既有何必辭。主人以松子作一拳。得籤之人搏之。中其有無雙隻。乃飲一杯。仍食少脯。不中則免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謔議。此論當不朽。但飲一杯。別無他作。

幾卿對驕三十二 欲醉詣酒壘。褰幔且停車。得酒不獨飲。乃與驕卒俱。詣壘貰酒。與僕各飲一杯。如已無僕。與主人之僕配。與僕攀話。皆不妨。

曼卿醵飲三十三 請君爲醵飲。引首出復縮。囚則科其頭。巢則坐杪木。此當飲三杯。今恕其二。任意於三者之中。比一偃者而飲一杯。或不如法。罰二杯。仍作飲狀。醵以頭伸縮就酒。囚去巾帽。作扭手狀。以口就飲酒。巢蹲坐物上。如在木杪。

宗元白眼三十四 瀟灑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而一酌。白眼望青天。既稱美少年。豈不能謳。請歌一小令。南北隨意。然後舉觴着白眼狀。

季鷹曠達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葦菜羹。既盡一杯酒。何用身後名。自唱吳歌。蔬酌半杯。

再思高麗三十六 盡道楊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乃歌舞。滿坐皆笑之。

張敞擒盜三十七 盜首補爲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其衣。悉擒無一遺。得令者爲賊首。先賞一杯。坐

中紅衣者爲小賊。不問幾人。但凡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杯。乃唱山歌。帽纓及面紅者。不在此限。或盛暑無衣紅者。則驗體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噓藏三十八 艾子醉後噓。門人置猪藏。本意欲何之。乃譬唐三藏。得令者作吐而不與飲。但打一好譚。譚不好者罰一杯。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辨。不覺驚四筵。隨意酌酒飲。不飲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聲朗說。犯尋俗者罰一杯。不識字之人。小說謔諷諺語等亦可。

三閭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辭。作楚音歌漁父詞楚詞一章。免飲。或此日遇重午。得此令者則終席不得飲。但食物而已。歌却不免。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黨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貧儒無酒可飲。煮茶自啜。命妓歌雪詞而已。却用骰子擲數。一人作黨太尉。命妓淺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擊毬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能擊。醉中正膽大。爹也勒不得。得令者以箸指席中敗與之客。敗與者作揖謝罪。不肯揖者。准罰一杯。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澆闌方能唱。薤露亦能歌。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可謂哀樂失時。可罰酒一杯。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敘闊說平生。但願掛濁酒。彈琴發清聲。先說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調。飲一杯。

趙軌飲水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杯水。豈無尊中酒。公清乃如此。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盞。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遙集爲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杯方見饒。常侍解貂。有司劾之。若欲免

罪。須飲一杯。不願飲酒。當筵中一跪。

白波席捲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元如捲席。因以酒爲令。沈湎意乃釋。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滿

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故酒令名捲白波。得令者如此法飲一杯。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爲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逃矣。既不嗜酒。又不設醴。可與免

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風湘水秋。神仙飲酒。必有飄凡於免之

態。唱三醉岳陽樓一折。淺酌三杯。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首。

長吉進酒五十 龍笛問羅鼓。浩歌并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相暮。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教四人

作樂。得令者敬主人一杯。

五雜俎 物部論酒

謝肇淛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識不昏。一也。不廢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士。酒後變爲狂妄。勸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衆矣。况於醜態備極。爲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惡者哉。北窗瑣言載

陸相辰。有士子脩謁。命酌。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異。

酒以淡爲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擅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爲名耳。今遂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蕙酒。用蕙以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醴淡不同。漸於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與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不啻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閹豎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脛而走。九州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尙未墮惡道。至蘭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醲有餘。而風韻不足故也。譬

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大真肥婢。寵冠椒房。金華酷肆。戶外之屢常滿也。故知味者實難。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場。近則建陽爲冠。順酒卑卑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徵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酉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用麴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敗。那子原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鄒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得謂之頑駭。蓋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鵝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酉陽雜俎。鵝生三千一爲鳩。卽鷓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丁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因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觴政

袁宏道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鑼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精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於詞而不佞者。柔於氣而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諠者。持曲爵不分翹者。當杯不議酒者。飛擘騰觚而儀不愆者。寧酣沉而不傾。

澆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杓而長夜與勃勃者。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談。飲禮法宜瀟灑。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揉客宜逡巡卻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盃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醺。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橙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好歡。六乖也。革履板摺。諛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疊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客。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序。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澀而妓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諶。七也。與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嘖嘖。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鬻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翳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睚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其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麤浮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曰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之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之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

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刑典

曹參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儻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於髡飲而俳。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揚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暄子飲駿。顏光祿之飲矜。荆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寶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松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向頤氣者宮。語合機穎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怪嬰。罪人冠。愆儀者共艾。畢歡未闌乞去者非對履。皆罪人衣履。罵坐二等青城。且春故沙門鳥。浮托酒狂以虐使爲高。又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黑味酸醜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罈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金巨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精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羔羊子鵝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辦此。政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棐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簾。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大鼎。崑山紙牌。羯鼓。冶童。女侍史。鷓鴣。沈茶具。以候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候詩賦者。

附酒評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戶相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啣啣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服衆。

日知錄 酒禁

顧炎武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醜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涵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

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並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鄴侯既闕之於前。剗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權酤。夫亦開之其有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緝。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於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邠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略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壘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卽治國何難哉。魏文成帝太

安四年。釀酷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徐尙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然。死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煙酒興焉。則真變而爲火矣。

酒社芻言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小引

黃九烟先生作酒社芻言。於尋常觴政中。特設三戒。此亦各有所宜。未可遽以爲典要者也。更有先生所未及詳者。余請得而備言之。其一爲酒之不潔也。折柬之辭。或曰滌卮。取其潔耳。今斟酌之際。一人執壺。一人捧盃。執壺者必欲取盈。捧盃者恐其或溢。每斟至八分時。杯舉而上。壺壓而下。壺之嘴往往沒入盃中。此不潔之在先者也。盃或未乾。所當傾而去之。存此酒以醉僮僕。不亦可乎。主人惜酒者。卽以未乾冷酒。注於壺中。此不潔之在後者也。其一爲五筵之宜變也。原五筵之初。祇以惜

費耳。不知其費更甚。蓋筵既少則形必大。形既大則餽必豐。數止於五。則必以價昂者爲之。大約一筵而需二筵之費。此不便之在主者也。人之嗜好。各有不同。既有偏好。亦有偏惡。餽之爲類也多。必有值其好者。今止於五而已。設半投其所惡。客不幾於餒乎。此不便之在客者也。之數者。賓筵之常。皆人所忽。敢因此帙而並及之。冀得遇於觀覽者。豈非我輩之厚幸乎哉。心齋張潮撰。

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既以禮爲名。則必無僭野之禮。以歡爲主。則必無愁苦之歡矣。若角鬪紛爭。攘臂譁呶。可謂禮乎。虐令苛嬈。兢兢救過。可謂歡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愚更請進一言於君子之前曰。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何也。我輩性生好學。作止語默。無非學問。而其中最親切而有益者。莫過於飲酒之頃。蓋知己會聚。形骸禮法。一切都忘。惟有縱橫往復。大可暢敘情懷。而釣詩掃愁之具。生趣復觸發無窮。不特說書論文也。凡談及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無一非文章。則無一非學問。卽下至恆言諺語。如聽村謳。觀稗史。亦未始不可益益智而廣見聞。何乃不惜此可惜之時。用心於無用之地。棄禮而從野。舍歡而覓愁乎。愚有慨於中久矣。謹勒三章之戒。冀成四美之賢。

一 戒苛令

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爲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不能勸。惟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爲勸之哉。故愚謂不問作主作客。

惟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既不須勸矣。苛令何爲。

一戒說酒底字

說酒底者。將以觀人之博慧也。然聖賢所謂博與慧者。似不在此。况我輩終日兀坐繩磨。形神皴悴。全賴此區區杯中物以解之。若復苦心焦思。搜索枯腸。何如不飲之爲愈乎。更有一種狂黠之徒。往往借觴政以逞聰明。假席糾以作威福。此非呂雉之宴。豈真許軍法行酒乎。若不幸逢此輩。惟有掉頭拂衣而已。

一戒拳鬪

佐飲之具多矣。古人設爲瓊巵以行酒。五白六赤。一聽於天。何其文而理也。卽藏鈎。握子。射覆。積麻諸戲。猶不失雅人之致。而世俗率用拇陣虎膺。以逞雄角勝。捋拳奮臂。叫號喧爭。如許聲態。亦何異於市井之夫。與儂之輩乎。愚嘗謂天下事無雅俗。皆有學問存焉。若此種學問。則斂手未敢奉教。瓊巵。卽今之骰子。

以上三條。乃世俗相沿。習而不察者。故特拈出爲戒。他如四五筵之約盟。百十條之飲律。則昔賢言之詳矣。何埃愚贅。

跋

余嘗同黃先生飲。所談亦復不拘何事。大約不喜苛耳。余則謂苛於令。可也。苛於酒。不可也。令取其佳。酒隨乎量。俾客不以飲酒爲苦。而以觸政爲樂。不亦可乎。然令雖無妨於苛。亦須在人耳目之前。意計之所

能及爲佳。苟爲人之所必不記憶。徒以示一己之博奧。則真所不必矣。心齋居士題。

癩園觴政

上元蔡祖庚筵西著

小引

脫略形骸。高談雄辯。箕踞袒跣。嬉笑怒罵者。酒人也。峨冠博帶。口說手寫。違心屈志。救過不暇者。官人也。斯二者。其道相反。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以爲官。畢吏部。阮步兵。豈後世所能再見耶。癩園主人。忽以陞官之法。移而行酒。於是官與酒。始合而爲一。官則自守令。以至三公。無不備也。法則內外陞降。無不精也。品則才德貪酷。無不考也。其所以賞之罰之者。不過良醞三升。香醪五斗。既不慮以傲僂廢事。有玷官箴。復不妨以爵位怡情。無譏小草。青州從事。平原督郵。咸俯首而聽酒人之號令。其爲酣適。曷可名言。語有之。無官一身輕。又云。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是酒人誠勝於官人矣。夫所謂官者。非真有一物焉。可以韜匱而藏之。亦不過空有其名耳。然宦途之險。所在而有。今席上之官。其名寧獨異乎。乃世人不愛此官。而必欲卽真。吾不知其於古人所云。身後名不如一杯酒者。其相去爲何如也。而况乎告身之僅可博一醉也。心齋張潮譏。

行酒必奉令官。行令多遵鼎甲。酒與官。恆相須也。而豈可無規則以一之乎。今遷次悉遵時憲。而糾劾波

瀾。具規風力。匪徒軍法從漢制。庶幾酒律做山陰。

條例

每次以二十巡為滿。巡滿即止。聽席內官尊者發落。

用四子擲。

遇對四為德○。對六為才△。對五為能、。

翰林京堂以上。所重不在能。故不用能。

遇對四配諸對。或遇三紅。俱為大賢◎。

對六配諸對。或遇三六。俱為奇才△。

遇全紅為名世大儒。閣臣世職三次。吏尙入閣。世職一次。各尙及左都俱入閣。加宮保一次。其

餘各官俱入閣。

遇全六等。俱為經濟實學。閣臣加世職二次。吏尙入閣。加宮保二階。各尙左都入閣。其餘各官

俱陞吏尙。

遇對么為不及×。三么為舛謬XX。

遇四么為奇貪異酷。各官俱革職。仍罰一巨觥。後遇全色。准復原官。遇◎△准照原官。下參。見XX官起

用。

凡自擲見×。免行參見。×遇○等。俱不准折。

凡到言路。不許寒蟬。每一巡。必例參一人。點色數。受參者。三擲內見◎△。照常升轉。言官罰一小杯。回行

×。見○照常陞轉。言官罰一小杯。不降。見全色。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回照參。見×行。見×照例行。仍

罰一小杯。見×照例行。仍罰一大杯。言官回行○。

言官如特糾。須飲一大杯。竟行指名。受參者即飲一小杯。三擲內見全色。及◎△○。俱照例行。言官雖不

降。須罰一大杯。見×照例行。罰一大杯。見×照例行。亦罰一大杯。言官回行○。

如內閣吏尙。可有議處。言官卓有所見。須飲二大杯。指名特糾。受糾者即飲一大杯。三擲內遇×。宮保世

職盡削。仍革職。罰一大杯。言官回行○。遇×。官保世職盡削。罰一大杯。免降。言官回行○。見◎△照例

行。言官罰一大杯。回照參。見×行。遇全色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革職。見○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不

降。

凡有堂上官。屬官到任。飲一小杯。外官同。

升降考 席內每位點一
色註定出身起

〔名〕 知縣。◎御史。○各主。△吏主。△中行。
同知。×按知。×參見。×同。

〔二〕 中行等。◎給事。△吏主，○△、俱各主。XX按知。參見X同。

同知。◎倉事。△知府。○△、俱員外。XX按知。參見X同。

按知。◎△知縣行。○。◎同知△知縣。XX停一擲。參見X同。

〔三〕 御史。◎△僕少。○內陞。△、掌道。掌過道者內陞。

編檢。◎侍讀。△侍講。○中允。△司業。XX行正。參見X同。參見XX行副。

中允。◎講士。△庶子。△侍講。XX等同編檢。行司業。

庶子侍讀。◎詹事。△少詹。○祭酒。△講士。XX光丞。參見X同。參見XX行正。

諭德侍講。

少詹講讀。◎禮右。△開學。○△詹事。XX光少。參見X同。參見XX鴻少。

學士祭酒。

詹事。◎內閣。△吏右。○禮右。△開學。XX等同少詹行。

開學兼侍郎。◎內閣。△吏右。○△俱禮右。XX等同各部侍郎行。

翰吏禮侍郎。◎內閣。△吏尙。○△轉左。○左侍見。○禮尙。△左都。

光丞。行人正。◎還原衙門。○△、遞陞一位。陞至光丞。見光少。司副等。△、鴻少。XX理知。參見X同。

理藩知事。助教等。副。鴻少。光丞。△、行

兵馬指揮。△、選原官行。○、△各主。參見×同。

〔五〕

給事。掌印。掌過印者內陞。△、

〔六〕

吏主。△、館少。○、△、一位至郎中內陞。○、方照例補。

以上三御史。五給事。六吏主。此三衙門。△、降行正。參見×同。參見△外轉參議。

各主事。△、改御史。○、△、揆陞一位至郎中。○、△、參見×同。參見△調吏部。△、兵馬。參見×同。

知府。△、副使。△、參政。△、參見×同。

僉事以上。△、照級內陞。○、△、揆陞一位。陞至布政。見○、△、加一級。准折參降一次。△、選降。降至僉事。降同知。參見×同。

內陞例。布政。常卿。按察。通政。參政。副使。僕少。參議。僉事。光少。給事。常少。御史。僕少。吏部。館少。

鴻少。△、參少。○、△、光少。參見×同。

光少通參等。△、參都。○、△、僕少。△、光丞。參見×同。參見△行正。

僕少。常少。館少。△、副都。理少。通政等。○、參都。△、轉正。△、鴻少。參見×同。參見△光丞。

僉都。△、副都。○、通使。△、僕卿。參降等。同僕少等行。

常卿等。△、利右。○、副都。△、理卿。△、光少。參見×同。參見△鴻少。

通使理卿等。○吏右。△工右。○△副都。XX僕少。參見X

副都。◎△左都。○吏右。△工右。

各部侍郎。◎△左都。○吏左。△轉左。左調吏左。

吏部侍郎。◎吏尙。△兵尙。○左都。△轉左。左陞左都。

左都。◎內閣。△吏尙。○利尙。△工尙。XX僕卿。參見X同。參見XX僕少。

各部尙書。◎內閣。△吏尙。○戶尙。△拔陞一位。XX等同左都行。

吏尙。◎△內閣。○加太子太保。以遞加。XX常卿。參見X同。參見XX常少。有宮保者。去宮保。免降。參見XX去宮保。仍降常卿。△掌察。席內戶尙以下。俱三擲。內遇◎△照例行。賞一小杯。X照

例行。罰一大杯。○△留任不陞。

內閣。◎△加世職一次。○加宮保一階。△掌左都。掌左都時。見○△同閣進一階。XX理卿。參見X同。參見XX僕卿。有宮保者全落。宮保有世職者。落世職一次。俱免降。參見XX。世職宮保盡削去。仍

降理卿。每巡任點一殼。紅掌吏部。六掌左都。

附原跋

遜更不做官而擲官。客以為疑。南澗生曰。客知之乎。東坡不飲酒而釀酒。香山不好色而詠色。又何疑乎。遜更因作回文重疊令四調以喻之。

酒杯爭似真衣繡。繡衣真似爭杯酒。官熱趁人間。閒人趁熱官。著緋貪陸博。博陸貪緋著。鐘盡漏匆匆。

匆匆漏盡鐘。

好官休說閒人老。老人閒說休官好。看鳥倦將還。還將倦鳥看。

晚春留酒伴。伴酒留春晚。醒解更飛觥。

觥飛更解醒。

局終官熱猶醞醞。醞醞猶熱官終局。濃興官途窮。窮途官興濃。

算長愁景短。短景愁長算。人笑莫人噴。

噴人莫笑人。

忌人無過排人醉。醉人排過無人忌。恩與怨無因。因無怨與恩。

位高嫌淡味。味淡嫌高位。吾故樂樵漁。

漁樵樂故吾。

冷敲緊拍。字字刺入心窩。渺渺予懷。非入醉鄉深處。亦復誰能解此。

遜叟評。

跋

俗謂司酒令者。爲令官。司酒政者。爲底官。然不過名之曰官耳。並無職銜品級可言。今癩園觴政。則官階勳爵。燦然於耳目之前。令官底官。可無媿乎其稱矣。心齋居士題。

歷代酒令大觀

金匱俞敦培芝帖輯

歷代酒令大觀序

夫千鍾百榼。聖賢標飲籍之先。六物五齊。官禮訂食經之要。酌西池之金液。歡用介眉。暨南嶽之瓊酥。清如灌頂。在天成象。星聯龍宿之纈。在地成形。郡列雁門之次。斯誠美祿。亦號上尊。於以扶老而養和。於以序賓而合好。釐三神而清醕薦。洽百禮而元醴忝。酒之爲用大矣哉。然而闢醉鄉之日月。不敢長昏。稽釀國之春秋。止宜卜晝。狂花病葉。曾貽四座之羞。旣獄醉坑。已後八行之謝。死葬陶家之側。枉侈達觀。生浮酒海之中。終歸累德。禍泉酌我。幾忘濡首之占。狂藥飲人。致蹈棄身之咎。爛防頰布。危近井瓶。衛詩見晒於號呶。周語有懲於暇逸。苟不守德將之訓。何由聯樂豈之歡。爾乃戒彼醜精。立之旣宰。命醕豈宜無節。呼嚕要使有終。初筵昭秩秩之儀。三爵表油油之度。立監佐史。密糾管於歡時。揚鱗飛觴。鬪森嚴於酒律。倩朱虛而執法。儼同三令之中。假白墮以繩管。且離十分之甲。酒令之作。有由來矣。俞君芝帖。吳下酒仙。河間醉聖。引壺商而其貴。也曾身現宰官。愛米汁而逃禪。直欲龜同彌勒。本居金匱。不少奇書。解讀離騷。允稱名士。才高戶大。能編甘露之經。清聖濁賢。備列流霞之品。於是遠證五經。旁搜雜俎。歌風歌雅。詳稽式燕之篇。或酢或酬。鼓紀其餘之爵。序射列鵠棲之九。投壺編馬立之三。庶韻本虞臣。亦俯手仇之飲。度辭傳秦客。偏通角勝之觴。凡夫方言稗人之遺。詩話筆談之紀。靡不洄唐溯漢。卷宋包元。是謂古令。厥類一也。又若鈎心鬪角。炫一字之奇。鏤腎雕肝。矜四聲之捷。天邊鴻鶴。忽對家雞。爾雅蟲魚。皆供蝕蠹。一花一葉。偶開世界於華胥。六甲六丁。每逞雲山之奇險。剝昌齡而吞正一。妙用擗擗。匡老子而反韓非。無嫌

矛盾。詔書廚之獮祭。極才語之蟬聯。自非學富娜嬛。難免罰嚴金谷。是謂雅令。厥類二也。下逮諛詞吉語。盡佐諧談。笑牒言鯖。都資嘔噓。二十一點分瓊界。流觴披慶歷之圖。三十二數合牙牌。洗琰接宜和之譜。以指喻指。猜詳駢拇之章。可言而言。捷對同聲之應。蓋與少與衆。當宏樂事以尙羊。而從俗從宜。庶去歡場之害馬。是謂通令。厥類三也。別有篆蔡白暗。握巧黃金。筒搖汗後之青。籤拔刃餘之碧。闕唐詩之舊韻。下酒物一斗不多。拍元曲之新詞。合歡盃十觴可累。曹分列炬。燕二等之金釭。輪轉如環。數三巡之玉罌。取懷而予。不設成心。信手拈來。都饒妙諦。不待花枝之折。爭看蕉葉之浮。是謂籌令。厥類四也。若夫食瓜數典。貢粟徵書。茗談則繙閱誇才。石鼎則聯吟賭韻。古人行廚選勝。綺席言歡。非徒觀我朵頤。將以昭其便腹。故陸子有茶經之訂。王生詳糖譜之編。韓彥直橋錄永嘉。蔡忠惠荔搜閩海。矧茲歡伯。以宴嘉賓。玉浮梁我輩能豪。金鑿落人生最樂。苟非丹心受範。思嚴越畔之防。恐教赤舌相燒。口啓興戎之釁。讀斯編者。尙其善體此意乎。釵醉慚白傅。醒愧孔公。揚草貢之清波。廉泉屢酌。履蘇陽之芳躅。文譙頻開。高陽敢號夫酒徒。羅浮更思夫鄉味。撫茲一集。良用三思。麴秀才風味可嘉。餽錄事糾繩宜凜。能冲愁陣。訂良辰於離菊開時。巧作詩鈞。添雅詠於海棠篇後。俞君工詞。有俞海棠之號。孟參軍知其趣耳。合封麴部尙書。李太史見而愛之。真謂酒家南董。

嶺南許應錄。序於虔南玉樹瓊花室。

藝雲軒歷代酒令大觀序

周禮酒正。酒人掌五齊。三酒四飲。梓人爲酒器。由一升至三升。曰勺。曰爵。曰觚。示限制也。而酒禁則掌自萍氏。說者謂官以萍名。取其上浮而不沈溺。蓋酒之有官有令。此其始矣。然禹疏儀狄絕旨酒。令因酒起者。莫先於此。故五子之歌。首戒甘酒。夏商之末。以酒爲池。而令遂廢。成周戒羣飲。作酒誥。衛武公立監佐史。皆循令也。春秋時名卿宴會。肄雅歌風。一洗號呶之習。遂爲卽席倡和之濫觴。漢以後權酷有令。而公私譏飲。仿監史之例。觴政以名。觥錄事以起。蓋自投壺習射。以至藏鈞闔覆猜枚博塞。種種義趣。千百年來。每變逾新。因難見巧。以視倡優雜選。管絃啁戛。且徒以謹呼拇戰爲誤者。雅鄭判焉。夫以上使下。謂之令。若舉觴促坐。迭爲盟長。聽其約束。有舉必行。有禁必止。無賓主百拜之繁。宰飲無算爵之罰。亦謂之令。然則令因酒起。酒亦以令行。且令者。善也。有擇善而從之義焉。金匱俞芝帖大令。挂冠侍養。僑寓雙江。關地數弓。蒔花種竹。四方同好之來者。倒屣聯袂。觴咏無虛日。君以多材多藝。每登飲席。輒舉新令。如匡鼎說詩。語妙解頤。余別君五年。今夏過贛。謁觀察星臺許公。翼日召飲。君預焉。酒半。獲視是編。蓋君所採輯。公爲之授梓。且命爲序。俾得附名卷末。爰手是編。一再繙閱。曰古令。志緣起也。曰雅令。別塵俗也。曰通令。利推行也。曰籌令。參伍錯綜。明乎純任自然也。嗚呼。君之才。豈僅此哉。夫以君之蘊蓄。不盡展於時。今乃隨舉一事。窮源竟委。類聚羣分。集衆人之心思。供一時之采擇。而又聯絡穿貫。妙趣環生。於以資考證。佐

佳話。一醅醉間。而古近人之靈機舊旨。因是以傳。覽是籍者。愛之將與茶經酒譜等。君才之可見者。此其一端已約舉是編。有四宜焉。和親康樂。少長咸集。標新領異。吉語繽紛。於歲時之讌宜。觥籌交錯。左右秩秩。歡伯聯情。口無擇言。於賓僚之會宜。高峯流泉。探幽選勝。嘯侶翕集。鉤心出奇。於山水之游宜。良宵雨霧。奇葩吐芬。同調寫宣。諧謔間作。於花月之賞宜。由是推之。酒官不必設。酒禁不必申。入酒國者。釀爲太合。和四海而同春焉。彼劉伯倫之荷鍤。畢吏部之盜甕。王無功之逃醉鄉。則瞋然而不知。闕然而寡趣也。六合周長。森蓮叔序。

歷代酒令大觀凡例

一。觴政之名。始見說苑。酒令乃觴政之一端。凡漢以前人宴樂。有類於令者。采而錄之。爲令之濫觴。沿至唐宋。以迄於明。今日以多。有不解其法。惟存其名者。亦錄之。編爲古令一卷。凡參以鄙見者。加愚按二字。願聞陋學。行笈無書。疎漏實多。惟希博雅君子。教而益之。

一。南史湘東王屬王規爲酒令。規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賓退錄言。後漢賈逵嘗作酒令。不知所據何書。亦不言其法。又云。歐公作九射格。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陳述古亦嘗作酒令。近李如圭作漢法酒令。館閣有小酒令一卷。今皆不傳。

一。唐人皇甫崧。醉鄉日月云。凡以言笑動衆。暴慢無節。或壘壘起坐。或附耳囁語。律錄事以本戶繩之。奸

不衰止者。觥錄事糾之。有犯者。輒投旗於前。曰。某犯觥令云。蓋卽詩人立監佐史之意。又云。不歡之侯。有九。數易令。五也。歡之徵有十三。不能令。有恥。五也。所記之令。今亦不知其法。

一。宋人竇革一作革。撰酒譜一卷。始列酒名。終以酒令。其言曰。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按其令寥寥無幾。已采擇矣。

一。明人袁石公宏道。有觴政一卷。紀觴政十六則。前有宏道引語。謂采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爲醇鄉甲令云。見於四庫書存目。他書間有引之者。覓其書未得。又明人沈沈。撰酒概四卷。內有言酒令者。國朝人有酒部彙考十八卷。不著名氏。總目稱其徵探頗富。不知有無酒令。未見其書也。

一。令須引經據典。分韻聯吟。當筵搆思者。編爲雅令一卷。每令記三條。蓋起令。還令。收令也。惟座客均屬解人。始可行之。否則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樂矣。

一。令太俗者。薦紳先生難言之。概不著錄。古之人有行之者。則編入古令。茲擇其俗不傷雅。不費思索。可以通行者。編爲通令一卷。

一。古令須注出處。至雅令。通令。多有采諸稗說。見諸酒座常行。不詳所自出者。概不贅注。

一。酒籌所以記飲數。白香山詩。醉折花枝作酒籌。是也。後人書令於籌。探得者照飲。不知始於何時。厥法良便。且免趨避。荀子所謂探籌探鈎者。

歷代酒令大觀目錄

卷一古令

禮酒即禮飲

牛飲

當筵歌詩

投壺賦詩

不醕浮白

卽席作歌

卽席賦詩

卽席倡和

卽席聯句

數典

當筵奏技

後至者飲

鼓盤起舞

了語危語

加倍令

回文反覆

疊韻雙聲

離合郡姓名

藥名

四色詩

習字度詞

數目詩

口字詩

藏鈞

藏圖

射覆

回波舞

倒飲

三字同音令

急口令

卷白波

指巡胡

捕醉仙

打還京

招手令

一字象形

屬對令

四字令

骰子令

鞍馬令

旗旛令

閃歷令

拋打令

書句俗語

小字

上水船

措大吃酒

樂器名

栗戲

飛蓋言狀

連臺拗倒

身上果名

手勢令

閒忙令

鬼飲

了飲

囚飲

鼈飲

鶴飲

巢飲

徒以上罪

卦名證故事

顛倒令

拆字令

偏旁令

體物令

九射格

羽觴

序飲

冷香令

姓名回環

反切令

名姓筭簡

人名疊韻

姓名相類

增損重疊令

粘頭續尾令

落地無聲令

詩裏藏闕令

成語回環

撰三字令

三雅仿製

人名令

儒道釋吏令

六鶴

猜枚

大人小人令

江花品藻

盜令

拆字貫成句

鳥名串四書曲文

有名無實

花名人事令

物名稱謂令

卷二雅令

四書數目令

讀大學

一品令

四聲令

四聲連理令

先生令

賢否回環令

並蒂連環令

同體令

並頭離合字令

集古人名令

四書貫人名

四書貫卦名

四書貫千字文

四書貫西廂

四書一字句加姓成古人

又貫水滸人名

又貫戲名

葩經離合字

月令貫西廂

葩經花名令

並頭花
交加花

並蒂花 連理花
參差花 葉底花

含蕊花

月令蟲兼曲牌名

月令貫西廂

國名疊塔

四書偶句

八卦令

詩貫四書

四喜詩貫四書

單傳名句

集美人名令

金門射策

有無問答

重疊飛聲

不犯五行詩

干支詩

數目詩

玉人詩

飲中八仙歌令

詩切官名

車馬詩

樂器詩

壽字詩

五色詩

詩句聚訟

詩于例禁

詩分真假

詩句減字意足

改字詩

有口詩

無口詩

兩歧令

加倍令

黃鸝白鷺詩

花名詩

藥名詩

詩貫曲牌名

大小對

織錦令

喜相逢

同色離合字	拆字對	續麻	雙聲疊韻
古文貫串	詞牌令	詞牌貫詞	詞牌合字
骨牌名貫串	骨牌離合	骨牌貫詩	別有天地
空中樓閣	作人令	解語花令	異言異服
奇貨可居	利器虛聲	草木春秋	花非花
花木脫胎	花間兩姓	簷花令	花鳥同名
花鳥多情	珍禽異獸	鳥獸無形	蟲魚偕隱
果名藥名	鬪草令	藥貫曲牌律例	雙般像形
彩色貫曲牌	鳥名貫串	蟲貫曲牌	圍中字接四書
推字換形	字體像形兼筋斗	字體四柱册	字體抽梁換柱
拆字貫成句	一字化三貫諺語	離合字俗語	離合同音
西廂貫衙門	曲貫曲牌	曲文貫戲	曲牌貫果
曲牌貫鳥名	曲牌串果名鳥名	人名皆姓	男子雙名
男子女名	女子男名	姓名執業字	姓名相戲

女兒令

卷三通令

福祿壽令

攪勝陶

探花令

五日延齡

猜點令

三色令

南村觴政

占風令

考試令

擺擺臺令

添減正拳

走馬拳

遇缺卽升令

狀元及第

三星拱照

七夕乞巧

賣酒令

連中三元

懶園觴政

公領孫令

烏龍令

五行生尅令

滿蒙漢拳

連環拳

狀元游街令

一品當朝 賞月 賞雲

三多五福

賞花燈

錦團鬪令

並頭蓮令

朱窩令

長命富貴令

子孝雙親令

五毒令

內拳

一字清不倒旗

一色令

六順令

七子八塔

點將令

趕羊令

日怡怡齋觴政

事事如意令

一路功名令

打播令

啞拳令

空拳

贏通關

輸通關

擡轎拳

鵝毛扇通關

猜子令

漁翁下網令

紅旗報捷令

回環令

數節氣令

打更放礮令

飛禽擇木令

數錢令

卷四籌令

餽籌交錯令

唐詩牙牌籌

無勝負通關

過橋拳

對坐拳

猜花令

神仙過海令

點戲令

說笑話

數干支令

過年

啞樂令即無聲樂

花名暗令

葩經花名令

名賢故事

搶三籌

七星趕月令

霸王拳

揭彩令即貼翠

摸海令

筷落飲酒令

度曲

拍七令

一去二三里令

五官撥家令又名錯奕錯

規矩令

六國代奏令

名士美人令

三拳兩勝

竹節通關

開常鋪拳

武揭彩令

羯鼓催花即擊鼓傳花令

獨行令

泥塑令

鐘聲令

雲淡風輕令

搖船令

唐詩籌

無雙酒譜

兗州八伯令

飲中八仙令

尋花令

金帶圍令

花風令

訪西施令

捉曹操令

尋唐僧令

水滸酒籌

西廂酒籌

訪鴛鴦令

紅樓人鏡

訪黛玉令

藝雲軒西廂新令

酒國長春令

卷一 古令

禮飲

樂記。夫象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禮者。所以綴輟淫也。

牛飲

漢劉向新序。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坵足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史記。殷本紀注。紂爲酒池。迴船糟坵。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

當筵歌詩

今有歌詩令。實始左氏。故應摘錄數條。

左傳。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十三年。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蠡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事。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夏。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埴饒和之。以娛嘉賓。

唐書。郭山惲傳。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逼爲技。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

投壺賦詩。

古人投壺。雖非酒令。而晉齊此宴。各有祝辭。實令之先聲也。

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飲不盡浮大白

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卽席作歌。

作歌賦詩。倡和聯句。今令皆有之。惟見於書者。不勝其引。茲於四目。獨引正史。不收子集。以免煩徵。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滑稽傳。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卽席賦詩

南史。宋孝武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沈慶之粗有口辨。手不知書。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衆坐並稱其辭義之美。

齊書。武帝紀。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梁書。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而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南史。王泰傳。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

南史。徐伯陽傳。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

北史。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崔瞻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邢子才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宏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曰。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

北史。彭城王勰傳。帝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命林下諸賢。足敷歌咏。遂令黃門侍郎崔先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爲

改一字。魏曰。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舊唐詩。李虞仲傳。父端工詩。與韓翃錢起盧綸等。馳名都下。號大歷十才子。時郭尙父少子曖。尙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籬中。詩之美者。賞以百縑。

舊唐書。孔紹安傳。歸朝授祕書監。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唐書。劉太貞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庶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貞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蒙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李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

唐書。突厥傳。伽可汗妻。骨咄祿婆旬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

宋史。禮志。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於水心殿。

宋史。禮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尙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暢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宋史。文彥博傳。彥博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

卽席倡和

南史。陳後主紀。後主常使張貴妃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命八婦。縵縵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

卽席聯句

漢書。元鼎三年春。起柏梁臺。恐按漢武集。誤作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是爲聯句之始。

南史。梁曹景宗破魏凱入。帝御華光殿宴飲聯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覆去病。上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南史。沈懷文傳。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何尙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詞高一座。

數典

南史。沈約傳。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

當筵奏技

齊書。王儉傳。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技藝。楮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能。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

魏書。南安王楨傳。楨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

北史。薛孝通傳。普泰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元勰獻酒肴。帝因與元翊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勰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翊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

後者飲

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啻棄酒乎。注。經程。酒器之大者。

鼓盤起舞

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卽鼓盤以爲樂。取大素圓盤。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左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愚按。或卽擊缶之遺法。

了語危語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燧。元曰。白布纒根樹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漸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愚按。此雖不言宴集。而各作一語。有類今之酒令。故錄之。

加倍令

啓顏北齊錄。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樸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筩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樸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筩曰。郭樸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愚按。今之加倍令。如十月江深草開寒之類。當始於此。

回文反覆

皮日休雜體詩序。晉傅咸有回文反覆詩云。反覆其文者。以示憂心輾轉也。悠悠遠邁獨煒煒是矣。愚按。齊梁以來回文詩。今之反覆令。皆本此。

疊韻雙聲

雜體詩序。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沈約云。偏眠船舷邊。由是疊韻興焉。詩云。蟪蝼在東。又曰。鴛鴦在梁。由是雙聲興焉。今之雙聲疊韻令。所自昉也。

堅瓠集。邊尚書貢繼妻胡氏。能通書義。廷實多侍姬。胡嘗反目。一日宴客。客舉令曰。討小老嫂惱。廷實不能對。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云。何不以此對之。坐客大笑。

離合郡姓名

後漢。孔融詩曰。漁父屈節水滸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施張離合成魯字。通篇成魯國孔融文學。詞甚古樸。厥後潘岳宋孝武等効之。爲離合字之祖。今有葩經離合字令。如雨我公田之爲雷字也。

藥名

梁簡文藥名詩。有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元帝有戍客恆山下。當思衣錦歸之類。至黃山谷之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著桂枝陰。則意詞顯淺。今之藥名詩令。如計程應說到常山云云。巧與之作。

四色詩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梁范雲亦有四色詩。今有五色

飛觴令較此尤難。

習字度詞

洛陽伽藍記。王肅與高祖殿會。高祖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沾酒老嫗。璽注頂。屠兒割肉與稱同。尙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愚按此爲瘦語。頗類今之射覆。先中者不得直宣也。

數目詩

宋鮑昭。齊虞羲。梁范雲。均有數名疑是「目」字。詩。自一至十爲十韻。今之數目令。亦其遺也。

口字詠

陳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曰。翼翼宮闈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今之有口詩。無口詩令。皆原於此。

藏鈎

藏闕

射覆

三秦記。漢武鈎弋夫人手拳。時人効之。目爲藏鈎也。

探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女子以是夜爲藏鈎諸戲。以待月明。

風土記藏鈞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爲飛鳥。愚按。今之猜花令。以十杯覆一花。分朋猜揭。亦藏鈞之遺法。

顧瑛詩。分曹賭酒詩爲令。狎坐猜花手作鬪。

遼史。游幸表。開泰八年。幸晉長公主第。作藏鬪宴。按禮志。藏鬪儀。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鬪。或五或七籌。賜膳入。食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鬪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鬪。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東臬雜錄。孔常甫言。唐人詩有云。城頭椎鼓傳花版。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鬪。其來也久。

李義山詩。隔座送鬪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愚按。東方朔傳。管輅傳。皆言射覆。乃占驗之學。今精六壬術者。猶或能之。唐書。明皇命相。御書其名。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此則非術數家言矣。然今酒座所謂射覆。又名射雕覆者。殊不類此。法以上一字爲雕。下一字爲覆。設注意酒字。則言春字。槩字使人射之。蓋春酒酒槩也。射者言某字。彼此會意。餘人更射。不中者飲。中則令官飲。

回波舞

舊唐書。李懷遠傳。子景伯。景龍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辭。次至景伯。景伯曰。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

唐書。崔日用傳。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卽詔兼修文館學士。

本事詩。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而未還朱衣。內宴羣臣。皆歌回波詞起舞。由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賜牙緋。中宗卽以牙緋賜之。

本事詩。韋庶人頗習武氏風範。中宗漸畏之。內宴唱回波詞。有優人詞曰。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后意氣自得。以束帛賜之。

倒飲

神仙傳。孔元方。許昌人。年百七十歲餘。道家或請會同飲酒。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

三字同音令

紀異錄。進士顧非熊。相國令狐楚問其辯捷。乃改一字令云。水裏取一盪。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駝者盪。是爲駝駝盪。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裏取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爲鴿合蛤。

急口令

唐鄭蕡才鬼錄。陪長孫鸞侍郎。年老口吃而禿。賀若弼造急口令美之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使

之回環急誦以爲笑。今之急口令本此。

卷白波

李太白詩。白波催卷醉詩盃。

白香山東南行。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冷齋夜話。卷白波。酒令名。起於東漢。擄白波賊。

資暇錄。飲酒之卷白飲。義當何如。案東漢旣擄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傲之。以快人情氣也。

指巡胡。

捕醉仙。

元微之詩。遣悶多憑酒。公心只仰胡。挺身惟直指。無意獨欺愚。注。指巡胡。一名酒胡子。

墨莊漫錄。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傲傲然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遠作詩云。簿領青州掾。風流麴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盃。屢舞回風急。傳籌白羽催。深慚偃師氏。端爲破愁來。

酒譜。捕醉仙者。爲偶人轉之以指席。

桐陰清話。番禺崔孝廉。有酒器歌。謂是明世廟。賜其伯祖誠齋侍御者。一足中通。藏小兒於內。詩有足藏仙人小於指。滿之以酒。仙特起之句。愚按。似亦酒胡子之類。今鮮見其器。

打還京

施肩吾詩。巡次合當誰改令。先須爲我打還京。

招手令。

類說。皇甫嵩爲招手令云。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鷓間虎膺之下。蹲鷓。大指也。以鈞戟差玉柱之旁。鈞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闔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闔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韞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

一字象形

丁用晦芝田錄。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尙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惟一條曲。又何足怪。

屬對令

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天所謂開徵雅令窮經史。今猶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曰。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鉏麀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云。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者。曰。火炎昆岡。乃以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愚按馬援一聯。以屍死姓生字。互相脫卸。昔人所謂藏頭格也。

四字令

酒譜。國史補。稱鄭宏度始創平素精看四字令。未詳其法。

骰子令

鞍馬令

旗旛令

閃爍令

拋打令

觴政。述皇甫崧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手出。而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度。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爍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戲焉。愚按手打令。疑卽今之拇戰。餘皆未詳。

書句俗語

撫言。唐沈亞之。嘗客游爲小輩所詆。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飲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

小字

唐書。李君羨傳。貞觀初。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
上水船

撫言。趙公令狐絢鎮維揚。張祐常預狎讌。公因熟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祐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措大吃酒點鹽

撫言。方干脣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之曰。措大吃酒點鹽。將軍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半臂著闌。未見口脣開袴。

栗戲

幻戲志。殷七七偶到官僚家。值宴會。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曰。曰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咸喜謂必有戲術。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至佐酒。笑七七者二人。粟化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石自鼻落。復爲粟。

飛蓋言狀

玉泉子。裴助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助曰。姪人饒舌。破車饒棧。裴助十分。助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

連臺拗倒

朝野僉載。龍朔年以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蓋也。

樂器名

據言。盧肇牧歙州。迓姚巖傑至郡齋。無何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名。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闌嘔噦。遠令曰。凭闌一吐。已覺空喉。

身上果名

盧氏雜說。鄭光孝。明皇太后弟。宣宗卽位。光與民伍除河中節度。奏對俚鄙。遇國忌行香。便爲判官及屈。請客就寺。醺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脆臍。佗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云。脚杏。滿坐大笑。

手勢令

五代史。史宏肇傳。會飲三司使王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

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

問忙令

湘山野錄。日本國求本國神光寺詩。舍人詞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潛飲市樓。舍人大寤。時仲放以司隸歸華山。楊大年爲問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閒。司隸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卻張君房。

鬼飲

了飲

囚飲

鼈飲

鶴飲

巢飲

畫樓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巢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輓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立。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遯齋閒覽。石曼卿喜豪飲。與劉潛爲友。劇飲中夜。酒渴。有醋斗餘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

徒以上罪

拊掌錄。歐陽公與人行酒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人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一人云。持刀逼寡婦。下海劫人船。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訝而問之。公曰。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卦名證故事

睡玉集。東坡嘗遇坐客行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汗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盡爲荆公發也。

顛倒令

秋山碎錦。東坡在翰林日。嘗宴同官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顛倒說。下以詩一句叶韻發其意。卽云。閒似忙。蝴蝶紛紛過短牆。忙似閒。白鷺飢時立小灘。一客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一客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閒。又一客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游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又一客云。貧似富。梢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穿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雲輕。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

拆字令

雲籠漫鈔。陶穀使越。越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唐。宣和閒。林據奉使契丹。其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卽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至辱命。

偏旁令

貢父詩話。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輕侮之。舉首出令。以字之偏旁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網。其黨曰。鬼魅魍魎。

體物令

續青瑣高議。楊大年於丁謂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丁云。有餅如月。因食則缺。蓋斟與鍼同音。食與蝕同音也。

九射格



此射鵠也。南中頗少。北方則多。旗人習者尤衆。凡五層。中央最小者。爲金羊眼。此九種原圖。皆繪其形。與今之鵠外同而中異。以爲飲酒之令。醉翁亭記。所謂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是也。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筭。射中其物。則視筭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

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謂。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能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亦然者。凡射者一周既飲。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羽觴

寶子野酒譜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疏泉之始也。

序飲

酒譜。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洄泝遲駛。爲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鈞之戲。或云。起於鈞弋夫人。有國色而手拳。武帝自披之。乃開。後人慕之。而爲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牙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今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爲偶人轉之。以指在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史肇之醜。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

既無絲竹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
冷香令

堅瓠集。蘇老泉家集。舉冷香二字一聯爲令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東坡云。拂石坐來衣帶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穎濱云。闕六冷。梅花彈徧指頭香。小妹云。叫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

古人姓名回環令

酒譜載。江革隔江。見魯船船檣。李元園裏。喚蔡釋釋菜。

反切令

酒譜。拆字爲反切者。矢引矧。欠金欽。名字相反切者。於謹字巨引。伊珍字道真。孫程字稚卿。

名姓繁簡令

酒譜。古人名姓點畫絕省者。字文士及。王子比干。王子中。江子一。千方。卜巳。方干。丁又。卜式。字畫之繁者。蘇繼顏。謝靈運。韓麒麟。李繼鸞。邊歸謫。龔鱗。蕭鸞。愚按古人名三字在十畫內者。尙有子人九。丁外人。孔子上。士子孔。兩字在五十畫外者。尙有豔躡。雖是神名。筆畫無有多於此者矣。

人名疊韻令

酒譜。引古人姓名疊韻者。有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愚按三字姓名。尙有陳君寶。見唐書循吏傳。張邦昌。錢延年若水之子。均見宋史。至張方平。張商英。張唐英。均見宋史。陽庚古通。旣引古人。似可假借也。姓名相類令

酒譜。引田中。李季。

增損重疊令

酒譜。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戶。皆叶韻者。火炎昆岡。山出器車。土圭封國。皆疊字也。

黏頭續尾令

卽今之
續麻令

酒譜。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之黏頭續尾。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窘於答者。不知矣。焉也者。決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大白。

落地無聲令

筆談。蘇東坡。晁補之。秦少游。同訪佛印師。留飲般若湯行令。上要落地無聲之物。中要八名。貫末要詩句。東坡云。雪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白起。白起問廉頗。如何愛養鵝。廉頗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注清波。補之云。筆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管仲。管仲問鮑叔。如何愛種竹。鮑叔曰。祇須兩三竿。清風自然足。少游云。蛙屑落地無聲。擡頭見孔子。孔子問顏回。如何愛種梅。顏回曰。前村風雪裏。昨夜一枝開。佛印云。天花

落地無聲。擡頭見寶光。寶光問維摩。僧行近如何。維摩曰。對客頭如鼈。逢齋項似鵝。

詩裏藏關令

腐簡。酒客爲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名類瘦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影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鶯逃。影山櫻桃也。又云。菱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影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

成語回環令

腐簡。羣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絕地天通。通天地人。或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攢三字令

腐簡。以文章書語爲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問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性樸厚。多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白玉珀石碧。或云。里子野土豎。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常奉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蓋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愚按整字。實从敕。黃故從俗體相諠也。錢氏私誌。載荆公舉一酒令。出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闔吏止之曰。任稔任人。金錦禁忌。此四聲令也。惜當時無續之者。

三雅仿製

太平清話。孫漢陽仿古制。以紫檀刻三雅盃。銀絲填漢篆字。客至擲骰行令。么二用季雅。三四仲雅。五

六伯雅。

人名令

謂言。在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強予爲令。以詩句行之。久之思竭。乃以古人一名一字者行之。子言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字原。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數人。又行二名一字者。子言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又行婦人名如男子者。子言蔡琰。薛濤。崔徽。又行美人連名者。子言鶯鶯。好好。簡簡。紅紅。養養。楚楚。翠翠。卿卿等。又行一令一字四呼。如差枚差釵差。差差。雌行。衡行。杭行。杏行。項數上數去聲。數朔數。促射去聲。射夜射實射。亦

儒道釋吏令

山堂肆考。有儒道釋吏同席飲行令。取句語首尾字相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吏曰。牒件口狀。如前謹牒。

六鶴

堅瓠集。古人飲酒擊博。其箭以牙爲之。長五寸。箭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牙籌亦其遺意。

猜枚

茶餘客話。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巧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大人小人令

畜德錄。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曰。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江花品藻

西蜀楊慎造
有單行本。

按楊升菴太史。爲前明一代才人。風流放誕。此其評花之案。原本每人繫一小令。結以七律一章。後書嘉靖丙辰冬十二月十三日用修題。每名注令一條。有天都潘之恆跋。蜀之江陽。邊隅重地。舟車雲集。商賈星繁。故狹邪之間。居多妖美。太史南征。逆旅於茲。宴酣興劇。人填一詞。以成烟花月旦云。跋中不言有令。或爲後人所加。其詩詞則無當於觴政。故刪節錄之。

第一名雷逢兒。字驚鴻。品云。月林清影。梅花。奉首席巨杯。

第二名陳滿堂。字養西。品云。洛浦神仙。水仙。奉素衣一杯。

第三名李愛兒。字玉池。品云。多情多愛。山茶。奉主人一杯。

- 第四名王暗香。字芳卿。品云。樂昌餘韻。枇杷花。奉右席一杯。
- 第五名吳春山。字麗春。品云。京兆畫眉。瑞香。奉多韻者一杯。
- 第六名李秋亭。品云。徐娘半韻。款冬花。奉左席一杯。
- 第七名梅藏春。品云。高燒銀燭。迎春。杯有餘瀝者一杯。
- 第八名吳鞋仙。品云。錦步成蓮。簪錦。隨意送一杯。
- 第九名梅粉西。品云。妙語如絃。蠶菜。言席外事者一杯。
- 第十名吳遠山。品云。鼓琴招鳳。止花。善琴者飲。
- 第十一名董蘭亭。品云。響遏行雲。杏花。善歌者飲。
- 第十二名董翠亭。品云。前度劉郎。桃花。奉色衣者一杯。
- 第十三名吳雲山。品云。宋玉牆東。李花。有外遇者巨杯。
- 第十四名王霞卿。品云。酒暈紅潮。梨花。醜顏者飲。
- 第十五名王豔香。品云。春月初圓。蘭花。奉對席各一杯。
- 第十六名李十兒。字小眠。品云。流鶯過牆。櫻桃花。離席者巨杯。
- 第十七名劉七兒。字采春。品云。玉局爭先。桐子花。善弈者飲。

第十八名陳洞清。字香雪。品云。南樹棲鴉。陽雀兒。奉遠客一杯。

第十九名董菊亭。品云。一笑生春。楊花。奉笑者一杯。

第二十名陳官兒。品云。芳林藏秀。海棠。後至者。巨杯。

第二十一名董銀哥。品云。小桃破萼。牡丹。奉年長者一杯。

第二十二名梅半分。字碧峯。品云。增之一分。芍藥。年最少者一杯。

第二十三名陳妹兒。字素娥。品云。有脚陽春。楸花。欲先行者巨杯。

第二十四名劉賽紅。品云。草薰風暖。棟花。誼譚者巨杯。

盜令

七修類稿。予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曰。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黑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曰。名雖不偷。而推原其情。亦盜也。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對者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剋減其物。諺謂之開天窗。非盜乎。衆笑而罷。

拆字貫成句

歸田瑣記。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蠶字三個直。黑

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烏名串四書曲文令

兩般秋雨庵隨筆。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烏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句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翁。吾老矣。不能用也。孤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與訂交焉。

有名無實

堅瓠集。明末南郡有妓曰陳二。四書最熟。人稱四書陳二。一日與諸名士同飲。共說口令。欲有此語無此事者。衆皆引俗諺。二云。緣木求魚。衆稱賞。一少年故折之曰。鄉人守齋者。皆橫木於河中。而棲身於上。而拽罾。豈非有是事乎。罰二。二飲訖復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衆競歎賞之。少年卒無以難。

花名人事令

堅瓠集。馮猶龍先生與諸少年會飲。少年作一令。欲以難之。令要花名人事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過盆曰。行不出。罰三大觥。次位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令至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爲法自斃。俱

三大餖。無以收令。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物名稱爲令

堅瓠集。萬歷中。袁中郎宏道令吳曰。有江右孝廉某來調。其弟爲部郎。與袁有年誼。置酒舟中。欸之。招長邑令江某羅益科同飲。將偕往游山。舟行之次。酒已半酣。客請主人發一口令。中郎見船頭置一水桶。因云。要說一物。却影合一親戚稱謂。并一官銜。指水桶云。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員外的箍箍。吳人讀哥音如箍。蓋云哥哥也。蓋謂孝廉爲部郎之兄也。孝廉見舟中茗帚。因云。此茗帚。非茗帚。乃是竹編修的掃帚。中郎之兄宗道弟開一中。皆爲編修也。某羅屬思間。見岸上有人捆束稻草。便云。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總的束束。叔蓋知孝廉原係軍籍。有族子爲武弁也。於是三人相顧大笑。

卷二 雅令

四書數目令

限四書四字句。以數目字冠首。挨次說之。不得有兩數字同在句內。如三十而自立之類。犯者罰酒。不成者倍罰。

一人定國

二女女焉

三子者出

讀大學

自大學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各誦一字。遇心指心。遇口指口。天覆地載。上一橫如而字之類爲天覆。不言而以手承腹上。正字則兼天覆地載。不言而以兩手相比也。勾股句讀。逢節勾。逢句。閣。逢讀點。之乎者也搖搖頭。然而所以揮一手。誤者觀。又法。逢落句飲一杯。逢讀飲半杯。雖無罰酒。而亦可消數十杯。此則不拘何書。皆可誦也。

一品令

四書三字。須有三口字。不成者罰。

何謂善。何謂信。善哉問。

四聲令

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

四書連理令

四書兩句。上句末字。與次句首字相同。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先生令

各舉四書先生句。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先生饒。

四書賢否回環令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並蒂連環令

四書兩句。尾字相同。另承一句。字同義異。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與之坐而問焉。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亦在其中矣。

同體令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並頭離合字令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字恕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字夫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字干

又上下離合格。人有言。字信 有德此有人。字信 人莫不飲食也。字他

附錄。月移花影上闌干。字肝 山色空濛雨亦奇。字崎 利欲驅人萬火牛。字犂

集古人名令

舉四書兩句。成一古人姓名。而此字只許書中一見者。

曹交問曰。植其杖而芸。曹植 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 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蠡。范蠡

四書貫人名令

今有受人之牛羊。牧之 可使治其賦也。許田 五穀不生。田光

四書貫卦名令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大過小過 犁牛之子。驂且角。大畜小畜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既濟未濟

四書貫千字文

如四時之錯行。寒來暑往 其事上也敬。禮別尊卑 其養民也惠。愛育黎首

四書貫西廂

行乎富貴。金蓮鐵損牡丹芽 無適也。無莫也。又不曾往甚 無忘賓旅。可憐我為人在客

舉四書一字句。加姓。成古人名。

溫。桓溫。良。王良。恭。王恭。

又貫水滸人名令

曾子曰。唯。魯達 日月逝矣。時遷 援之以手者。顧大嫂

四書貫戲令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歌

不學詩。無以言。子訓

昏暮叩人之門戶。驚

葩經離合字。已見四書條。

雨我公田。雷 四方是維。羅 乃生男子。字

葩經花名令。並頭花。並蒂花。連理花。含蕊花。交加花。差萎花。葉底花。

此令行某類。即舉詩經兩句。成一花名。依次行之。或成地名人名。或行詩句。或用他書。隨時酌議。不成者罰。

並頭花。雞既鳴矣。冠蕤雙止。雞冠。戴纓。帽者飲。

月離于畢。季女斯饑。月季。食菜。 錦衾爛兮。帶則有餘。錦帶。瘦者飲。

並蒂花。有扶之杜。其葉沃若。杜若。並坐者飲。 闕如虓虎。言提其耳。虓。虎。將飲。武 莫之敢指。能不我甲。指甲花。首坐飲。

行一令。

連理花。鸞飛戾天。竹閉緝膝。天竹。能射者飲。

罄無不宜。男子之祥。宜男。新生子飲。 既溥既長。春日載陽。長春。少年者飲。

含蕊花。玉鏘鏘。芄蘭之支。玉蘭。佩玉。蘭。蘭者飲。

白石鑿鑿。菘竹猗猗。石竹。六品頂飲。竹烟袋及竹扇飲。

夙夜必借。其香始升。夜香。佩香。露者飲。

交加花。百兩御之。天作之合。百合。新娶者飲。

楊園之道。有苑者柳。楊柳。姓名別。號有木者飲。

參差花。白露未晞。莫我敢葵。露葵。起早者飲。

芸其黃矣。有饒其香。芸香。藏書者飲。式相好矣。豈不爾思。相思。有外遇者大杯。

葉底花。日居月諸。有齋季女。月季。未摘者飲。

自求辛螫。亦不夷懌。辛夷。勤讀者飲。爰采唐矣。威儀棣棣。唐棣。魁梧者飲。

月令。兼曲牌名。

先說月令兩蟲。另說一蟲名。兼曲牌名貫串。

蟪蛄鳴時四月晴。晚來蚯蚓出新聲。添取一蟲何處是。江兒水畔撲蜻蜒。

腐草爲螢火不濃。蟋蟀居壁鬧匆匆。添取一蟲何處是。菊花新發打黃蜂。

蝸始鳴時聲最多。螳螂生在綠藤蘿。添取一蟲何處是。剔銀燈惹撲燈蛾。

月令貫西廂令

萍始生。嫩綠池塘。藏睡鴨。蟋蟀居壁。梁叨叨促織兒無休歇。

始電。二月春雷響殿角。

國名疊塔令。用國策語。

秦。韓秦。韓與秦。韓甚疏秦。韓謁急於秦。韓必入臣於秦。韓出銳師以佐秦。韓令冷向借救於秦。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

秦。魏秦。魏攻秦。魏不聽秦。魏插盟於秦。魏折而入於秦。魏王且入朝於秦。魏因富丁且合於秦。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秦。齊秦。齊遠秦。齊不欺秦。齊助楚攻秦。齊合宋郭之秦。齊王建入朝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齊忘魏則有功而善秦。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

附錄。集四書奚字疊塔。不拘句讀。而以字為斷。另一法也。

奚。子奚。此物奚。夫如是奚。是亦為政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以粟易之曰許子奚。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四書偶句令

從一字起。以次加增。或合席同說幾字。或不拘字數。臨時由令官酌定。

諾。然。琴朕。矢人。奏其樂。興於詩。

八卦令

以竹牌橫刻一卦。乾坤坎離。須刻兩張。不能顛倒爲用也。共十二張。隨手取兩張。卽須說是某卦。卽以卦名飛經書句流觴。說卦遲誤。飛書不成者皆罰。

詩句貫四書

英姿颯爽來酣戰。兵刃旣接。家家扶得醉人歸。鄉人飲酒。奔流到海不復回。逝者如斯夫。

四喜詩貫四書令

久旱逢甘雨。則苗淳然興之矣。他鄉遇故知。與之坐而問焉。洞房花燭夜。宜爾室家。

單傳名句令

諸名士小集。一人出令。要古人單傳名句。因舉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言池塘生春草。有言楓落吳江冷。有言空梁落燕泥。有言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皆令飲酒。衆問其故。令官曰。諸公所舉。皆有全篇。惟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後。曾未續成。方是單傳句也。衆乃心服。

抱鼓不鳴董少平。漢書似此者甚多。千乘萬騎上北邙。漢童青絲白馬壽陽來。梁董諱。

集美人名令

各書美人名爲鬪。依次拈之。得者集唐詩兩句。將美人名分嵌句內。詞氣連屬。佳者各賀一杯。不佳者罰一杯。不成者罰雙杯。

玉簫。丁當玉佩三更雨。羸女銀簫空自憐。

綠珠。爲我尊前橫綠綺。偶然樓上卷珠簾。

輕鳳。十幅輕綃圍夜玉。鳳凰雙宿碧芙蓉。

金門射策令

令官將三般擺一句詩意。用杯蓋好。念詩一句爲出題。將所餘三般。令射策者擺之。如果相同。爲中策。或不相同。請座客公評。孰優孰劣。劣者罰酒。

雙懸日月照乾坤。二么六。

月臨秋水雁橫空。么三三。

江城五月落梅花。五二三。

有無問答令

問有何物。無何物。要何物。不要何物。各答詩句。兼須叶韻。不成及不切者議罰。

問有何物。答云。有。坐對書芸襲暗香。問無何物。答云。無。馬蹄終日爲君忙。問要何物。答云。要。勸君更盡

一杯酒。問不要何物。答云。不要一卷新傳辟穀方。

有珍珠簾外淨無塵。無嫺雅風流一座傾。要繞郭荷花三十里。

不要隔花應有斷腸人。有一身無累似虛舟。無安得元龍百尺樓。

要欲折芙蓉贈君去。不要五更風雨四山秋。

重疊飛聲令

各誦古人句。須有聲字飛觴。句中兼有重疊字。誤者罰。不成者雙杯。

一一鶴聲飛上天。疎疎密密滴簷聲。臥聽村村打麥聲。

不犯五行詩

各誦古人詩句。須有花名飛觴。句中字而及偏旁。不得犯五行。誤者罰。不成者飲雙杯。

色似芙蓉聲似玉。腸斷丁香畫雀兒。僧房逢著款冬花。

干支詩

誦古詩一句。偏旁內要帶干支。誤者罰。不成者罰雙杯。

忽見陌頭楊柳卯色。玉盤傾丁瀉真珠未滑。

薛辛王沈醉酉壽王醒。

數目詩

各誦古詩。以數目字飛觴。多者爲佳。僅有一數目字者罰。
花面鴉頭十三四。南朝四百八十寺。一二三四五六七。

玉人詩

各誦古人詩。須有玉人兩字。依次輪說。
玉樓人醉杏花天。玉人何處教吹簫。小玉驚人踏破裙。

飲中八仙歌令

將歌順數。一人一字。遇口字一杯。遇酒字一大杯。遇水酉偏旁。杯觴飲斗等字半杯。遇鈞別所向。爲左右轉。遇轉不轉者罰一杯。

知口一。章騎口一杯。馬似乘船。別右轉。眼花落口一杯。井水鈞左轉。底別右轉。眠。汝水半。陽。鈞左。三斗。斗半。始。口一。朝天。道逢麴車口。一杯。流。水半。杯。涎。水半。杯。恨不移。鈞左。封向。口一。酒杯。一大。泉。水半。左。相日與。口一。費萬錢。別左。飲。半。杯。如。口一。長鯨。鈞左。轉。吸。口一。百川。銜。杯。半。杯。樂聖。口一。稱避。口一。賢。宗之瀟。水半。杯。灑。水半。杯。美少年。舉觴。半。杯。鈞。白眼。別右。轉。望青。鈞左。轉。天。皎。如。口一。玉樹。杯。一。臨。杯。一。風。別右。轉。鈞左。蘇晉長齋繡佛前。醉。西。半。杯。中。住。住。愛。逃。別右。轉。禪。二。口。二。李。鈞左。轉。白。斗。半。杯。酒。一。大。杯。詩。口。一。

百篇。長明右。安市上酒一大。家鈞左。眠。別右。天子鈞左。呼口一。來不上船。口一杯。別左轉。自稱鈞左。臣是酒大。
 杯。中仙。張別右。旭三杯。半杯。草聖。口一。傳。鈞左。脫口一杯。帽。鈞左。露二口二。頂王公前。揮毫。口一杯。別右轉。
 落口一杯。紙如口一。雲烟。焦遂。鈞左。五斗。半杯。方卓然。高談。三口三。雄辯。口一。驚口一。四筵。

詩切官名

百千萬里盡傳名。同知。紅袖添香夜讀書。侍郎。羣書已熟無人似。博士

車馬詩

誦古詩一句。內有車馬二字飛觴。

漫勞車馬駐江干。門前冷落車馬稀。雲爲車兮風爲馬。

樂器詩

誦古詩一句。內有樂器名飛觴。有明有暗。令官臨時酌定。

錦瑟無端五十絃。欲飲琵琶馬上催。可憐錦瑟箏琵琶。此皆明者。

二十五絃彈夜月。斜抱雲和深見月。爲我尊前橫綠綺。皆暗者。

壽字詩

誦古詩一句。以壽字飛觴。卻不得犯壽字本義。誤者罰。

薛王沈醉壽王醒。行人獨上壽陽樓。墮雲孫壽有餘香。

五色詩

誦古詩。依青黃赤白黑五色飛觴。假如令官飛青字。接者飛黃字。下接赤字。錯亂者罰。不成者倍罰。
兩山排闥送青來。幾時塗額藉蜂黃。濟東還馭赤蚪來。

詩句聚訟

黃梅時節家家雨。梅子黃時日日晴。只是熟梅天氣半晴陰。杜鵑枝上月三更。子規啼徹四更時。只是子規夜半猶啼血。故遣寒梅第一開。無數梅花落野橋。只是林寒疎蕊半開落。

詩句干例禁

春宵一刻值千金。高樓市價。夜半鐘聲到客船。私渡關津。紫薇花對紫薇郎。同姓爲婚。

詩分真假

門泊東吳萬里船。真船。花開十丈藕如船。假船。葡萄美酒夜光杯。真酒。寒夜客來茶當酒。假酒。經雨不隨山鳥散。真雨。休將雲雨下山來。假雨。

詩句減字意足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畫出耘田夜績麻。邨莊兒女。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舸共濟。

改字詩令

將古詩讀錯一字。另引一句詩解之。不工者罰一杯。不成者罰雙杯。

少小離家老二回。明是老大。何云老二。 只因老大嫁作商人婦。

菜花依舊笑春風。明是桃花。何云菜花。 只因桃花淨盡菜花開。

舊時王謝堂前花。明是燕。何云花。 只因紅燕自歸花自開。

有口詩令

各誦古詩一首。無論五七言。每句須有口字。誤則罰。

故國三千里。全首有口。 四月清和雨乍晴。全首有口。 稚子牽衣問。全首有口。

無口詩令

各誦古人五七言絕句。通首不得有口字偏旁。誤則一口罰一杯。

裊裊城邊柳。全首無口。 爆竹聲中一歲除。全首無口。 錦城絲管日紛紛。全首無口。同字从巳。非口也。

兩歧令

各誦古人兩歧句。無則罰。

孰梅天氣半晴陰。梅雪爭春未肯降。山色有無中。

加倍令

各誦古人句。將數目字改加一倍。須有理致。不合者罰。

江城十月落梅花。芳筵銀燭兩相見。花下偶然吹兩曲。

黃鸝白鷺詩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

花深遠岸黃鸝鬧。雨急春塘白鷺閒。

花名詩

各誦詩一句。要飛花名。不得犯花字。誤者罰。

紅珠斗帳櫻桃熟。秦女金鑪蘭麝香。芙蓉如面柳如眉。

藥名詩

各誦詩一句。要飛藥名。須不覺爲藥。亦不得犯藥字。誤者罰。

計程應說到常山。臥看牽牛織女星。盧家少婦鬱金堂。

詩句貫曲牌名

有約不來過夜半。誤佳期。多少工夫織得成。十段錦。夢魂搖曳櫓聲中。夜行船。

大小對 又名無情對令。

坐客各自議題作闕。分置兩器。隨手各拈二題。作詩一聯。公評第一者為試官。殿軍者為賸錄。隨後再作。付賸錄繕之。閉試官于別室閱卷。凡分題之人。限燒紙煤二寸交卷。

皇帝老 子。 南內月明誰侍寢。 船。 西湖波煖好浮家。

楊貴 妃。 鈿盒寄將猶有恨。 醉翁。 玉山傾倒不須扶。

戲 塞。 華屋誼闈將進酒。 叫化子的兒子。 窮途生小學吹簫。

織錦令

隨取四字作詩一聯。將四字依次分嵌入內。

蝦仁魚 翅。 蝦國長鬚仁亦至。 鯤魚著翅怒而飛。

元酒調 羹。 元石酪酌千日酒。 漢家調笑一杯羹。

關扇雪 梨。 天上團團歌扇月。 雪中隱隱舞梨花。

喜相逢令

各舉典故。撰七言韻語。叶某某喜相逢。不成者罰。

光庭一月坐春風。師弟喜相逢。

合德承恩入漢宮。姊妹喜相逢。

東里延陵綺紵通。朋友喜相逢。

同色離合字令

同色茶與酒。呂字兩個口。飲茶小口。飲酒大口。

同色梅與雪。朋字兩個月。賞梅邀月。賞雪邀月。

同色妻與妾。多字兩個夕。妻當一夕。妾當一夕。

拆字對令

令官取古人詩一句。不論次第。先出一字書之於紙。令合席對之。各書姓字於上。復出一字對之。迨七字對完。然後順寫原句。再寫各人所對有不連者。一字罰一杯。佳者合席賀。粗通免罰。

續麻令

即古之黏頭
續尾令。

此令行法甚多。寬嚴隨議。有限定一經者。有無拘經史子集者。有但須成語者。有兼俗語亦可者。假如令官限詩經云。福履綏之。順數第四座飲一杯。接云。之子于歸。又數四座飲一杯。云歸寧父母。餘類推。至收令仍須用福字。則循環無端。儻所言之句末一字無可接者。還請言者代接。不能者罰。可接而不

能接者。罰雙杯。

雙聲疊韻令

兩字同母爲雙聲。同韻爲疊韻。各人先認門類。如天文。地理。人倫。用物。花木。鳥獸。蟲魚等。假如令官認天文。次座認花木。又次座認地理。依次順轉。令官飲一杯。舉天文雙聲。次坐飲一杯。舉花木疊韻。又次坐飲一杯。舉地理雙聲。誤者罰酒。餘可照推。此一法也。或又舉經史子集成語。如令官雙聲句。飛落某坐。卽飲一杯。接飛疊韻。飛至某坐。飲一杯。再飛雙聲。誤者罰。此又一法也。若分門類言兩字。又飛書句。未免太難。非酒坐所能通行也。

天文雙聲。芳風。花木疊韻。林禽。地理雙聲。澗水。

此單言雙聲。疊韻而不飛字。

天文。婦。煉。在。東。詩經。婦。煉。雙聲。

花木。麵。有。梳。栳。蜀都賦。梳。栳。疊韻。

地理。公會。齊。侯。於。夾。谷。春秋。夾。谷。雙聲。

古文貫串令

古文一句。唐詩一句。接骨牌名。曲牌名。末以時憲書一句足之。一氣貫串。又酒底舉一花名。須或鳥或蟲。與花同名。再說古詩一句映合。

我張吾三軍。電閃旌旗日月高。好一個將軍掛印自去。朝天子。宜上表章。酒底。杜鵑花。聲聲啼血向花。

枝。

揚眉吐氣。華堂今日綺筵開。擺列了錦屏風。與那好姐姐。宜結婚姻。酒底蝴蝶花。等閒飛上別枝花。
夏之興也。五時花向帳前施。扮出個鍾馗抹額。划了混江龍船。宜用午時。酒底雙鸞菊。相思樹上合歡枝。

詞牌令

依次照說。以紙煤一寸爲度。遲者罰半杯。不成者罰一杯。

長相思。十二時。燭影搖紅玉漏遲。

擘人嬌。繫裙腰。鳳凰臺上憶吹簫。

看花回。鳳銜杯。綠意春從天上來。

詞牌貫詞

雙雙燕。差池欲往。試入舊巢相並。

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

鵲橋仙。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詞牌合字令

木蘭花。卜算子。早梅芳。梅 月下笛。西地錦。女冠子。霞 金縷曲。小秦王。月中行。銷

骨牌名貫串令

先將骨牌名寫成圍。拈得者即說骨牌名。接五言唐詩一句。又接西廂曲文。又接曲牌名。末以詩經一句足之。須一氣貫串。兼叶韻。不加襯字。遲者誤者皆罰。不就者倍罰。

羣鴉噪鳳。簫鳴鳳下空。分明伯勞飛燕各西東。五更轉。甘與子同夢。

將軍掛印。獨立三邊靜。總為君瑞胸中百萬兵。得勝令。公侯干城。

落花紅滿地。拭翠斂峨眉。只是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罵玉郎。不醉無歸。

骨牌離合令

令官說一牌名。次座接詩一句。令官又說一牌。三座接詩一句。以次遞說。皆須叶韻。兼與牌意關會為妙。列其式于左。令官宣云。左邊一張地。次坐接。到處聚觀香案吏。令官又宣。右邊兩個么。三坐接。二月春風似翦

刀。令官又宣。中間一個么和六。四坐接。何人吹斷參差竹。令官又宣。合成一副公領孫。五坐接。馨香惟解掩蘭蓀。

令官宣。左邊是梅長。次坐接。暖風吹過一團香。令官又宣。右邊是長五。三坐接。念奴絃索花奴鼓。令官又宣。中間二五

是七點。四坐接。扇裁月魄羞難掩。令官又宣。合成一副二郎游五岳。五坐接。始信孤雲天一握。

令官宣。左邊兩點么。次坐接。逢花逢月便相招。令官又宣。右邊是個人。三坐接。桃紅又見一年春。令官又宣。中間一個么

和四。四坐接。掌中蓮花眼中刺。令官又宣。合成一副落花紅滿地。五坐接。何人會得春風意。

骨牌名貫詩

臨老入花叢。將謂偷開學少年。
紫燕穿簾飛入尋常百姓家。
觀燈十五六。從海上駕山來。

別有天地令

秋波。喻目。 春山。喻眉。 雲宅。黃庭經注。面爲雲宅。

空中樓閣令

瓊樓玉宇。 玉樓。 蜃樓。

作人令

竹夫人。 湯婆子。 水中丞。

解語花令

花名須與美人名相同。誤者罰。

木蘭。 虞美人。 芍藥。

異言異服令

眉語。 菱荷香。 手談。 雲錦裳。 手語。 霓裳羽衣。

奇貨可居令

市義。賈笑。沽名。

利器虛聲令

吾劍脣槍。談鋒。笑裏刀。

草木春秋令

月桂。子午花。夜舒花。

花非花令

燈花。雪花。浪花。

花木脫胎令

說花名不得有草頭木旁。又須不可加以花字。誤者罰。

夜來香。映山紅。剪秋羅。

花間兩姓令

不得說花字。

郁李。金錢。山查。

發花令

粉團花。餛首菊。米囊花。

花鳥同名令 各說詩一句。

杜鵑。 望帝春心託杜鵑。

金雀。 翠翹金雀玉搔頭。

十姊妹。 姊妹雙飛入紫房。

花鳥多情令

護花鳥。 蘆花雞。 桐花鳳。

珍禽異獸令

金鴨。 銅駝。 鐵馬。

鳥獸無形令

說鳥名。不得有鳥佐等偏旁。說獸名。不得有馬鹿等偏旁。

布穀。 角端。 戴勝。 白澤。 信天翁。 常康。

蟲魚借隱令

說蟲魚名。不得有蟲魚偏旁。誤者罰。

頗當。 石首。 紡績娘。 姬隅。 伊威。 比目。

果名藥名

此本劉貢父與坡公戲語。衍之爲令。果名取同音字。

關草令

幸草哩。杏葉。李。且從容。菴容。柰者柿。柰蔗。柿。須當歸。偶留連。藕榴。在熟地。

合席各認門類。如天文時令顏色數目珍寶之類。以花草字爲經。出兩字對令合席對之。假如天文門出月桂。或對風蘭。或對天花之類。次至時令出麥秋。或對華夏之類。又次至顏色門。出青萍。或對絳樹之類。評定甲乙。總宜平仄調叶。裁對新穎。

又有以花草名爲對者。搜羅易盡。未若此之生動也。

更有各認門類。隔一座回環互對者。假如隔天一座爲地理。又隔一座爲珍寶。認天文者。出天山二字。使認地理者對。又出天球二字。使認珍寶者對。既對後。地理者出海月。使天文者還對。珍寶者。亦出珠露。使天文者還對。地理。又出冰玉。使珍寶者對。珍寶亦出金谷。使地理者對。似此分朋相角。各舉所知。亦一法也。屬對均以紙煤二寸爲限。遲者罰。對不就者倍罰。

藥名貫曲牌名律例

紅娘子。笑和尚。閨門不正。馬蘭子。晝夜樂。遊手好閒。劉寄奴。罵玉郎。惡奴欺主。

雙般像形令

此令用雙般遞搖。么爲月。二爲星。三爲雁。四爲人。五爲梅。六爲天。如搖得么二。卽是一月一星。無論詩

詞曲一句二句。總須貫串。佳者合席賀一杯。不佳罰一杯。不成者罰雙杯。假如么二。不可先言星。後言月。誤者罰一杯。

么四。今夜月明人盡望。三四。雁橫南浦。人倚西樓。四六。隔花人遠天涯近。

彩色貫曲牌名

紅氍毹子青皮瓜。一似滾繡毬。紫竹黃鞭生白筍。看他節節高。唇紅齒白青絲髮。好箇虞美人。

鳥名貫串

鷓鴣撚線。十姊妹買去繡鴛鴦。啄木爲舟。杜宇撐來裝布穀。畫眉年少。告天不嫁白頭翁。

蟲貫曲牌名

蜂兒真。針兒假。繡不得紅繡鞋。螢是真。火是假。當不得剔銀燈。蜘蛛真。蛛絲假。織不得十樣錦。

圍中字接四書

圍字中有或。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田字中有十。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固字中有古。古之人。古之人。

推字換形

木在口內爲困。推木在上成杏。十在口內爲田。推木往右成叶。禾在口內爲囧。推禾往左成和。

字體象形。兼勛斗令。

甘字像匏子。一勛斗成丹字。苗字像貓字。一勛斗成畀字。下字像李仙拐杖。一勛斗成上字。

字體四柱册令

舊管是射字。新收箇言字。謝 開除身字。實在是討字。

舊管是土字。新收箇一字。王 開除二字。實在是箇丁字。

舊管是付字。新收箇土字。侍 開除立人。實在是寺字。

字體抽梁換柱令

軍字取出中間豎柱。搓作一團。放在頂上。變成宣字。

大字取出中間橫梁。搓作一團。放在左邊。變成火字。

有字取出上面橫梁。摺疊短了。放在下面。變成自字。

拆字貫成句

戶方爲房。二人坐牀。一人吃酒。一人吃湯。薄薄酒勝茶湯。

尸至爲屋。二人借宿。一人有絲。一人有穀。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一卜爲下。二人說話。一人爭上。一人爭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一字化爲三貫諺語

同字添金卽是銅。將同易童便成鐘。俗語說。現鐘不打。倒去煉銅。
禾字添口卽成和。將口易斗便成科。俗語說。寧贈一斗。莫增一口。
余字添足卽成餘。將足易食便成餘。俗語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離合字俗語

門口問信。人言不久便來。八刀分肉。內人私談不均。

奴手拏花。草化爲螢飛起。堂上掛珠簾。不知是王家的朱家的。

起造喚杜匠。不知是土工是木工。半夜養孩兒。不知是子時是亥時。

離合同音

似前明人令。因忘出處。姑錄於此。

有卜姓者舉令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一人曰。兩日爲昌。此非娟女之娟。既非娟女之娟。如何開口便唱。一人還令曰。兩土爲圭。此非龜鼈之龜。既非龜鼈之龜。如何來卜成卦。

西廂曲貫衙門

放着個玉堂學士翰林院。怕你不雕蟲篆刻鑄印局。定然是神鍼法灸太醫院。

曲句貫曲牌名

我將者鈕扣兒鬆。脫布衫。原來姹紫嫣紅開遍。滿庭芳。莫去倚闌干。極目行雲上小樓。

曲文貫戲名

煙波畫船游湖。地起波瀾水漫。孤負了青春年少。海嫁。

曲牌貫果名

泥江龍。滾起浪淘沙。石榴留不動。

下山虎。吃了山坡羊。菱零角猶存。

一江風。吹倒夜行船。蓮蓬落水。

曲牌貫鳥名

七兄弟。沽美酒。鸚哥提壺。紅娘子。傍妝臺。畫眉情急了。

耍孩兒。孝順歌。子規姑惡。

曲牌名。果名。鳥名。

此本昔人巧對。衍爲令者。

耍孩兒。斷藕露絲。豈兒好姐姐。炒栗縫黃。鳳凰香柳娘。吃椒辣嘴。

人名皆姓令

要雙名古人拆開皆成姓。

王孫賈。董仲舒。王安石。

男子雙名令

赫連勃勃。殷七七。陶八八。

男子女名令

馮婦。女媧。五娘子。李君羨小名。見唐書本傳。

女子男名令

翁須。韓公。子夫。

姓名執業字令

牧童牛文。禁卒林二小。卓役白十。

姓名相戲令。似是明人之令。應歸古令。絲不詔出何書。姑錄於此。

有張更生者與李千里同飲相謔。李舉令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卵生。是濕生化生。張曰。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千五百里。

是三千里。

女兒令

此令有數種行法。如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之類。一法也。凡女兒之性情言動。舉止執事。皆可言之。下七字用成句更妙。又法。用經史子古文騷詩賦詞曲。挨坐順行之。亦一法也。又嘗與同人試行兩字。用美人名。挨坐順行一周。三字用曲牌名順行一周。四字用戲名。五字用五古。六字用詞牌。七字用唐詩。八字用詞。九字用曲。每加一字。通席徧行一周。則行之頗久。乃此令之變也。

女兒悲。橫臥烏龍作妬媒。 女兒歡。花須終發月須圓。

女兒離。化作鴛鴦一隻飛。此甚法。 女兒誇。顏如舜華。

女兒權。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女兒色。知其白。又一法。

女兒歌。韓娥。 女兒聽。鴛鴦。 女兒文。左芬。

女兒腰。步步嬌。 女兒悲。懶畫眉。 女兒歸。鮑老催。

女兒災。花報瑤臺。 女兒冤。賣子投淵。

女兒供。佳期拷紅。 女兒布。故人工織素。

女兒裳。文采雙鴛鴦。 女兒香。隨風遠飄揚。

女兒嘆。蕭湘逢。故人慢。女兒習。霓裳中。序第一。

女兒嬌。鬢雲鬆。繫裙腰。女兒妝。滿身蘭麝撲人香。

女兒家。綠楊深巷馬頭斜。女兒媚。桃葉桃根雙姊妹。

女兒樂。花匣么絃。象奩雙陸。女兒嬌。鬢絲濕霧。扇錦翻桃。

女兒香。羅綬分香。翠箱封淚。女兒怨。選名門。一例裏神仙眷。

女兒悶。登臨又不快。閒行又困。女兒詩。原來是。走霜臺不構思。

卷三 通令

福祿壽令

用一骰遞搖。得四者爲福。合席飲福酒。將骰取置公所。歸公換骰。次坐再搖。凡得四仍前取換。得五自飲。巨杯爲壽酒。凡得五皆然。得六爲祿。搖者收存。凡得六皆然。換骰下坐再搖。如得么二三不計。交下坐搖。以六骰次第成四爲畢令。設三骰成四。三骰成六。已無餘骰。剛輪會得六之人搖者。則自取收存之。骰搖之。倘輪未曾得六之人搖者。須向有六之人買骰。議酒若干。須聽有六之人居奇定價也。

遇缺卽升令

大小六套杯。空置盤中。以一骰遞搖。如得么。則斟么。又得三。則斟三。又得二。則斟二。飲三爲遇缺卽升。

又得五則斟五。又得三則斟三。飲五爲越級飛升。緣三四皆空杯也。又得六則斟六。飲么爲得一品。請封。下輪免搖。設么二皆有酒。搖得么二皆不飲。無缺故也。餘可類推。設么有酒。五六皆空。得五則斟五。飲么爲加級請封。下輪亦免搖。以坐中均得一品爲畢令。

狀元遊街令

五小杯。一大杯。空置盤中。以大杯爲四爲狀元杯。餘杯亦依次排定。取一骰遞搖。得么則斟么。下坐再得么則飲么。飲者又搖。如得四斟四。下坐再得四。飲者爲狀元。餘杯無酒者。不須更搖。狀元打通關爲遊街畢令。設飲狀元杯之後。或么二杯尙有酒。則狀元再搖。倘得么則又飲。再搖得二則又飲。餘杯無酒。然後遊街。或搖之點。本係空杯者。免斟。下坐接搖。務得么二飲盡後。仍請狀元遊街。

一色令

一骰遞搖。得么者上手飲。二下手飲。三與順數第三坐者猜三拳。四自飲。五順數至第五飲。六與順數第六位者猜六拳。行一巡或行二巡。收令。

攪勝圖

吳寶星原本。

凡例。用一骰子各擲定馬。么爲漁父。二羽士。三劍俠。四美人。五緇衣。六詞客。如漁父再擲么。羽士再擲二。爲得本采者。賞免酒籌一。餘仿此。賞籌凡四。後再擲本采者。無賞。起馬後。齊集勞勞山亭。統飲餞酒。

一杯。然後推次擲。數點前行。兩人同至一處爲會行。至觀止。飲洗塵酒一杯。先到者爲第。主收局之事。最後到者。另罰一巨觥。餘俱照闔中所載而行。勞勞亭。諸人齊與於此。各飲饅酒起程。洗紗溪。詞客美人會此。劍開。劍俠各飲饅酒起程。赤壁。詞客。緇衣。羽士。會此各一杯。釣臺。漁父至此。滕玉閣。遇六方行。不遇者一杯。廬山。至此各一杯。天竺。緇衣至此。井陘。會。犯則罰後來者一杯。同本位。響屨廊。會者飲會外。虎邱醉易水。劍俠至此。滹沱河。先有馬在此。後來者許徑過。不許。門難坡。會者飲會外。仍臨三勝。虎邱醉翁亭。至此一杯。鴻門。劍俠至此。藍關。越過免飲。天台。太湖。三笑堂。詞客。緇衣。羽士。雁塔。遇本宋會各一杯。雁宕。惟美人至此一杯。點到者。章臺。美人至此。洞庭湖。鸚鵡爲題名。不遇罰。西湖。至此各一杯。雁宕。惟美人至此一杯。點到者。章臺。美人至此。洞庭湖。鸚鵡。淵。劍俠至此。必俟美人相會。或美人已過。則不論。惟美徑行。曲江。詞客至此。醴泉。遇同志對飲一大杯。戲馬臺。羊腸道。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羊腸道中。必魚貫而行。不許並走。及越前馬。龍門。詞客須躍過。如化鶴。高陽里。凡至此會各一杯。惶恐灘。雨花臺。巫山上峽。中峽。下峽。三峽許一躍而過。點到。懸頭。摩天嶺。磻溪。惟漁父至者罰一杯。同本位。推劍俠許越。仍不許並。龍門。罰一杯。同本位。連雲棧。回馬嶺。到此後一擲。回題柱橋。詞客至此一杯。詞客。吳山。邯鄲。羽士至此一杯。峨眉。緇衣一馬逆行一度。黃山。至此各一杯。武夷。七星岩。九嶷山。一點到一杯。八九嶷山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桃源。漁父至此。黃鶴樓。至此一杯。太華。陳倉。此許暗渡。點到罰。煙雨樓。琵琶亭。詞客美人會。此各一杯。九折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坂中不許見名。見名。燕子磯。岳陽樓。至此一杯。金

山。詞客稱衣。鳳凰臺。龍虎山。羽士至此。蘭亭。詞客至此。黃金臺。詞客劍俠。長安市。至此一杯。觀止。到點。至此一杯。鳳凰臺。龍虎山。羽士至此。蘭亭。詞客至此。黃金臺。詞客劍俠。長安市。至此一杯。觀止。到點。至此一杯。同本位。

附圖式。圖式甚大。凡例書於中心款法。分注於旁。此圖縮小。所以分注如右。



一品當朝。

狀元及第。

賞月賞雪。

一般遞搖。么爲狀元。爲一品赴試用。狀元升遷。則用一品。搖得么者。奉當事酒。非么則自飲。送次座搖。又中秋賞月。亦一般搖。以么爲月。得月滿座飲。無月自飲。又賞雪以六爲雪。法與賞月同。

六順令

一般搖六次。挨座遞搖。始搖云。一搖自飲么。無么兩隣挑。左右坐。二搖自飲兩。無兩敬席長。首坐及年三。搖自飲川。無川對面端。對坐。四搖自飲紅。無紅奉主翁。主人。五搖自飲梅。無梅任我爲。隨意奉。六搖自飲全。非全飲少年。年最少者飲。六搖畢後。送次坐搖。

探花令

令官爲探花使。以骰搖點。揭示坐客。次坐接搖。點同。爲他人得花。罰探花使一杯。不同。則自飲一杯。送次坐搖。

三星拱照

一 般遞搖。得三自飲。如多幾點。送上首幾位俱飲。少幾點。下首幾位俱飲。

三多五福

兩般遞搖。得三五。合席皆飲。遇二六。或么二么四。免飲。如多幾點。上首幾位與搖者同飲。少幾點。下首幾位與搖者同飲。

七子八婿

兩般遞搖。得七點。新婚及生子並多子者各飲一杯。八點。則搖者與多女者同飲。如點多。上一位飲。點少。下一位飲。

五日延齡

兩般遞搖。得五點爲慶賀端陽。合席皆飲。點多上一位飲。點少下一位飲。

七夕乞巧

兩般遞搖。得七點爲得巧自飲。餘與五日令同。

賞花燈

五爲花。四爲燈。兩般遞搖。遇花燈合席飲。有一四或一五免飲。花燈俱無。則罰搖者飲。

點將令

兩骰遞搖。得四爲帥。下坐再搖。得帥。分朋對壘。於是甲乙二帥猜拳。甲勝。聽點坐中某人爲將。乙勝亦然。迨坐客點盡。甲帥點某將索戰。乙帥點某將應敵。互相猜拳。敗則易將。一朋之將咸敗。則帥自出應敵。敗者飲一大杯。另一巨杯。敗將分飲。

猜點令

令官搖兩骰。合席人猜點數。不中自飲。中則令官飲巨杯。

賣酒令

令官斟一巨杯。合席以兩骰遞搖。有么者買一杯。無則否。所餘令官自飲。

錦團樂令

三骰遞搖。有兩子相同。單數一子。不成色者另搖。錄歌訣於左。

月當頭。么。杯在手。自飲。檀板。二。輕敲歌勸酒。度一曲。敬普席酒。

左尋梅。五。左。坐飲。右問柳。三。右。坐飲。驀放桃花開笑口。四。說笑話免飲。

雪天。六。相對共傳觴。與對坐同飲。

巧相逢。么二三。么三四。么四五。二三五。么五六。二四六。尋快友。覓人猜拳。

普天同慶太平春。三子同色。合席皆飲。錦團樂。四五。飲巨斗。自飲大杯收令。

趕羊令

三骰遞搖。令官與合席比點數。點少者飲。

三色令

定做大骰三顆。一顆六面刻六人。一刻六地。一刻六事。合遞搖。能得本色者賀。不順者罰。太離奇者罰。雙杯。粗可解說者免飲。

名臣。大將。村夫。牙人。小妓。老僧。公堂。海上。田中。市井。平康。方丈。布化。平戎。作工。打架。夜合。坐禪。

又有兩骰。刻西廂人地。一骰刻酒數者。

夫人。張生。鶯鶯。紅娘。長老。琴童。偏房。書房。繡房。茶房。佛殿。門房。免飲。半杯。杯半。一杯。二杯。三杯。

又有一骰刻飲法者。亦可獨用。

不飲。緩飲。快飲。少飲。笑飲。代飲。

連中三元

以么爲元。用三骰連搖三次。俱有么者爲三元。應試者飲。如一搖兩搖已有三么者。不須再搖。倘三搖

無么。或僅一二么。則搖者自飲。送次坐接搖。

並頭蓮令

三骰遞搖。有對爲並頭。餘點爲蓮子。新婚者飲。無則自飲。

陳氏曰。怡怡齋觴政圖。

此仿南村觴政。而踵事增華者。南村謔附錄於後。以用四骰故也。

圖方廣尺餘。仿陞官圖例。集酒中故實爲之。見者色喜。及於酒座行之。始覺其未盡善也。蓋置圖於案。則無置着之地。其不便一。置於右。則行時起坐太煩。司圖者勞甚。其不便二。行之易了。不足盡興。其不便三。且製籌代骰以爲雅。不知以骰博者俗。以骰行酒。則亦無傷於雅也。茲仍定以三骰遞搖。歸於簡易。而免製籌之煩。全錄於左。以備一格。凡起例用籌三十枝。分一二三四五六。每數五枝。起時各掣一籌。以定出身所在。行時每掣三枝。四爲德。六爲才。五爲功。兩二兩三亦爲功。么爲咻。有四則咻免議。宜改

用骰

- 一。起手得全色者。爲忘憂君。行後得全色者。超升醴泉侯。得全一者。降烏有先生。
- 一。督酒令。職司驗看籌杯。無此職。則左隣驗之。狗庇者罰。
- 一。挈壺氏。司提壺注酒。同得此職。分先後接任。如無此職。以職卑者代之。
- 一。凡未大賀而離席者。爲曠職。罰一杯。

一。凡賣酒。將酒籌輪製三枝。有嘒者買一杯。帶四則矣。輪二周而不售者自飲。數點不計本身。凡遇封者不行。

起例

么。白衣。德狂客。二才魏秀。五數點。送酒。三功索耶。嘒烏有。

二。黃嬌。德小餐。才歌妓。功挈雲。嘒臨耶。

三。紅友。德醉吟。才狂客。功魏秀。嘒杏邨。

四。高陽酒徒。德驍騎。才步兵。功戰將。嘒醉尉。

五。挈壺氏。德女兒。才小豎。功歌妓。嘒杏邨。

六。督酒令。德五斗。才醉吟。功狂客。嘒索耶。

酒國。凡到此者飲一杯。男女相會。另各飲一杯。

醉鄉深處。到此大賀。合席。長安市。德學士。才功不行。嘒。皆飲。不再行。另挈一籌。照點飲。

金谷園。德大夫。才太守。醉翁亭。德才五斗。功辭。功京耶。嘒三杯。嘒彭令。

杏花村。功挈壺。嘒烏有。紅友到此。德才功俱回任。德才歌妓。

臨邛市。德才挈壺。工黃嬌。嘒烏有。酒魔。到此罰一。德才功俱回任。巨觥。

三日僕射，德宰相。才尙書。平原督郵。德洞天。才真將。功學士。咄長安。

濁陵醉尉。德步兵。才戰將。善飯將軍。德才復任。功封。功高陽。咄善飯。咄罰一杯降烏有。

烏有先生。德才復任。功封。咄各罰一杯出局。

酒史

醕醪宰相。德辭郡。才酉聖。麴部尙書。二德漢王。德宰相。才七賢。功醪泉。咄僕射。功數伯。咄僕射。

斗酒學士。德尙書。才八仙。天祿大夫。德歡伯。才忘憂。功忘憂。咄長安。咄金谷。

酒泉郡太守。德八仙。才米汁。京城郎官。德米汁。才大夫。功大夫。咄醉翁。咄太守。咄五斗。

明府。德大夫。才太守。涼州刺史。德郎官。才君子。功郎官。咄刺史。功明府。咄索耶。

彭澤令。德明府。才刺史。青州從事。德醉吟。才刺史。功醉翁。咄白衣。功彭澤。咄烏有。

酒軍。會此者同猜一拳。勝作一功。負飲一杯。

洞天勝酒將軍。德醪泉。才數伯。投醪良將。德歡伯。才忘憂。功忘憂。咄督郵。功洞天。咄督郵。

瑞露帥司。德忘憂。才洞天。方外司馬。德真將。才帥司。功真將。咄方外。功封。咄高陽。

宗團驃騎。德才方外。功封。咄醉尉。

步兵校尉。德才驃騎。功封。咄醉尉。七賢到此飲一杯。咄亦一杯。餘同。

一杯戰將。德才步兵。功酒爵。到此味

醜王。到此飲一杯。德才功逍遙公。德才醉鄉。

醜泉侯。德醉鄉。才醜歡伯。德逍遙。才醜

忘君憂。德醜泉。才歡清酒。德才功。俱

西聖。德才功。俱醉竹林七賢。相會各飲一杯。德才西

飲中八仙。相會各飲一杯。德七賢。才

米汁佛。德八仙。才歡伯

酒豪

太平君子。德大夫。才太守。功五斗先生。德太守。才君子。功

吟醉先生。德太守。才五斗。功四明狂客。德君子。才五斗。功

酒友

麴秀才。德五斗。才醉吟。功索郎。德彭澤。才醉吟。功

美酒

圓邱神女。德才大賀。合席百花仙姥。德才神女。功

麻姑。德才百花。功數點。進爵。嘍飲一杯。洪梁侍者。德才麻姑。功數點。進酒。嘍挈壺。

邯鄲女兒。德才侍者。功不。小鬢。德才女兒。功不。行。嘍杏村。行。嘍旗亭。

旗亭歌妓。德才小鬢。功持一傘。五。敬酒壺一杯。嘍臨邛。

南村觴政

一。擲用四子。對四配諸對及渾四爲全德。對六配諸對或渾六爲全才。對四爲德。對六爲才。對二三五爲功。對么爲父。三么爲双。渾二三五與二三五相對准行才。對么與諸對相對准折。惟過關不折。止行父。

一。下馬全么爲烏有先生。三么對么爲白衣。渾二三五對二三五俱青州。全德彭澤令。全才歡伯。對四六紅友。全四彭澤令。監酒稅。全色歡伯。監酒稅。

一。下馬後見全么釀王。以下俱發爲烏有。全四白衣。以上俱釀王。

一。官名止取酒中關攝。寧減毋繁。寧寬毋苛。有常現飲者。如升降到任納稅等項。俱照籌飲。紀錄則但領籌。俟有酒免飲可耳。蓋飲酒必貴酒德。徒飲何益。故才功皆其次也。

一。預先照量議定。一杯買幾籌。以便輸納紀錄籌。酒籌監稅納散。無則上家給。以免多支。

一。凡有酒滿乾。俱驗於監稅。不如式者聽罰。無監稅則驗於上家。

一。酒泉至青州到任。俱飲三籌。又罰。學士以上。又免罰。

一。釀王榮歸。合局賀後卽止。

一局中監酒稅。止許一人。新任至。舊者卽退本位酒人位。次白衣至釀王。爲一層升遷。便查也。烏有先

生。精粕之後。俟其進德。卽拔爲酒人。一體升遷。

白衣。全德全才。德俱紅友。才功青州。又罰三籌。双罰五籌。全色數伯。

青州從事。全德全才監稅。德數伯。才功紅友。全色彭令。双白衣。

紅友。全德全才監稅。才功數伯。全色酒泉。双青州。

歡伯。全德全才監稅。德才俱功彭令。全色酒泉。双紅友。

彭澤令。數伯以下輸一籌。全德全才酒泉監稅。才德酒泉。功監稅。双數伯。全色學士。

酒泉郡太守。彭澤下輸二籌。全德全才德俱斗酒學士。才紀二。功監稅。全色麴部尙書。双罰十彭令。

斗酒學士。兼御史執法。到任一斗。拈一散。遇四六糾釀王麴部。二三五糾酒泉以下。么自飲二杯。受糾者四散三擲。一點么一杯。田學士命酒底。或免酒底。全德全才。德俱麴部。才再糾。功

紀二。双罰十酒泉。全色釀王。

麴部尙書。到任一觥。斗酒以下輸三籌。升灌一次同。全德全才德俱釀王。才功紀三。双罰十酒泉。全色釀王紀四。

釀王。到任一爵。全色至德。俱替一爵。衆賀一爵。榮歸醉鄉。才功紀四。双飲十籌。

酒政

監酒稅。釀王以下俱須納稅過關。全色麴部。全德御史。全才德留差。才同行德。功紀二同。雜色同。又改同行。局中惟此一差。司之者公平嚴肅。仍須細縫方便。庶不失為雅量通方也。

納稅過關。全色全德俱上貢。全才德俱釀。才功照點納稅同行。才三點為一。雜色照點納過關。一點么為夾帶。又廣販。又違禁。四么糟粕。

上貢名酒。免稅過關。仍犯五籌同行。特賞示勸。監稅送賍四籌。

釀膠。免稅過關。仍賞一籌。夾帶。聽監稅薄罰過關。其么點。

廣販。倍徵。仍納監。違禁。違禁漏稅。一點。稅五籌過關。違禁。點徵一籌。

精粕。無論何人罰十籌。烏有先生。

烏有先生。全色至德白衣。才功。輸十籌。方為白衣。

嫺園觴政

其製全仿升官圖例。無甚新意。且參革字樣。條條有之。為宦途所諳。載在昭代叢書。茲不具錄。惟後有回文重疊金四調甚佳。附錄於此。亦可佐酒次清談也。

酒杯爭似真衣繡。繡衣真似爭酒杯。官熱趁人閒。閒人趁熟官。着緋貪陸博。博陸貪緋着。鐘盡漏匆匆。匆匆漏盡鐘。

好官休說閒人老。老人閒說休官好。看烏倦將還。還將倦烏看。晚春留酒伴。伴酒留春晚。醒解更飛觥。

觥飛更解醒。

局終官熱猶醺醺。醺醺猶熱官終局。濃與官途窮。窮途官興濃。算長愁景短。短景愁長算。人笑莫人噴。噴人莫笑人。

忌人無過排人醉。醉人排過無人忌。恩與怨無因。因無怨與恩。位高嫌淡味。味淡嫌高位。吾故樂樵漁。漁樵樂故吾。

朱窩令

法用四骰遞搖。除黑對外。須有一紅爲主。無則又搖。如有兩紅。除紅對四五六外。謂之強紅。亦須另搖。既有一紅。却又除紅數三骰之點。八點至五點。自飲一杯。四點與么二三謂之順水魚。自飲二杯。三點謂之朱窩。自飲三杯。此皆輸色也。十三點至十六點。敬普席一杯。十七點及紅對。暨四五六謂之錦屏風。敬普席二杯。三紅及十八點。敬普席三杯。全紅全色。敬普席四杯。此皆贏色也。九點至十二點爲賽色。普席遞搖。比點分勝負飲。倘客搖成彩色。除飲負酒外。仍照譜飲。或云爲元末楊廉夫作。名除紅譜。或謂宋天官冢宰朱河作。故誤爲朱窩云。

全紅。將軍掛印。普飲四杯。凡全色皆同。

三紅一么。月上上海。普飲三杯。下同三紅一二。蝶戀花。

三紅一三。號天一。五月榴花。又

三紅一六。花壓開。一紅三六。學士登

么四對。霜葉紅。一名杏臉櫻唇。下同 普飲二杯。下同 二四對。劉阮入天台。

三四對。張飲蓮。四五對。落花芳草。一名金菊對芙蓉。

四六對。十二金。雙紅五六。除四為四五六。非強紅

四五雙六。除四為十七點。一么一四兩六。鷓頂

四五六二。縮頭雞雞。此二色雞止十三點。却為勝色。亦普飲二杯。

么二對。兩儀四。普飲一杯。下同 么三對。雙燕銜泥。二成爭 么五對。二成爭

么六對。雙龍鏡。二三對。江燕引。二五對。浪卷浮

二六對。二喬觀。三五對。疎影橫。二六對。臨潼門

五六對。風雲際。一四一六雙五。十六天。一四三枚五。元夜觀

一三一四雙六。危橋跨。三四五六。花。一四一二雙六。鐵冠道

一四三枚三。香山九。與普席比色。下同 么二四六。女冠

么三四五。一剪。雙二二四一五。鎮南。么三四六。落霞孤

一三四五。揉碎梅花。雙二一四一六。四科十哲。

二三四六。畫眉不盡。一雙五鬼鬪判。名五鬼鬪判。雙五么么一四。梅梢月。

雙三一四一五。金門待漏。么四五六。倚損難關。雙五二二一四。十二時。

雙三一四一六。秦吞六國。么二四五。五馬破曹。自飲一杯。下同。

雙么一四一六。播鼓入漢。雙三一二一四。雙鞭兩鎗。

雙三一么一四。七國爭雄。雙么一四二五。散仙七子。

雙二二三一四。竹林七賢。三枚二一枚四。粉蝶兒。

雙二二么一四。五供養。雙么一三一四。洪範五行。一名胡盧兒。

么二三四。順水魚。自飲二杯。下同。

雙么二二一四。二郎降妖。三么一四。快活三朱高。自飲三杯。

事事如意令

四般遞搖。得四則數。一四至第四四。飲一杯。第八四第十二四皆飲。積至十六四。飲雙杯收令。不論有四無四。所搖合成十六點。謂之四四如意。滿座皆飲。倘所搖無四。又非十六點。則搖者罰一杯。送次座搖。

占風令

么爲東風。二爲南。三爲西。四爲北。令官用四骰搖定。以左右隣爲左右司風令史。各占風從某方起。假如左云東風。右云西風。揭看是么。則坐東者飲。右占西風者罰一杯。令官免飲。中者雖坐東。亦不飲也。倘左右所占皆不中。則令官與左右史皆飲。數法除四以五點爲么。以次遞加。九點十三。十七。二十一。皆么也。必用四子者。取四方風動之意也。

公領孫令

六骰同搖。初搖取出六點。次坐搖。得么亦取出。以後每搖皆取么。其成一六五么爲公領孫。凡抱孫者皆飲一杯。孫多飲雙杯收令。倘初搖不遇六。後搖不遇么。皆罰一杯。初搖不止一六者亦罰。帶有么者同取出。

長命富貴令

六爲長命。五爲富。四爲貴。六骰遞搖。四五六全者。合席皆飲。如止有四五而無六。謂須添壽。無四曰添貴。無五曰添富。卽將餘骰。么五二四兩三之類合成。送下首飲。如四五六有重者。送上首飲。餘骰合數不成。則搖者自飲。

一路功名到白頭

六骰遞搖。初搖取出么。無么罰一杯。么多亦罰。次取二。次取三。以迄於六。或無或多皆飲。成順不同完分。

考試令

亦名喜報
登科令。

令官爲主考。先取牙牌三張。成骨牌名。假如人對與么四。爲火煉金丹。覆於案上。隨即出題。宣言二十一點。坐客用六骰擺成二十一點之色。不與同考人見。蓋好送令官閱卷。閱後搖亂。交下坐擺送。普席擺畢。令官默識。與牙牌同者爲中式。宣言其中幾名。又取骰盤搖。有一紅則點第四座。兩紅則點第八座。爲報子。告以中式幾人。聽其投報。誤報則報子罰酒。不誤則新貴與報人對飲。報自己中式。亦飲喜酒。報畢。令官翻牌揭曉。凡中式者。斟一大杯。送座師爲贊敬。己亦照陪。量小者。送小杯可也。與卜榜令略同。

烏龍令

亦名疊百紅令。
又名十二紅。

六骰遞搖。共計紅數。第三紅與隔三座者猜三拳。六猜六拳。九猜九拳。數隔座如前。十三則仍猜三拳。共得百紅爲完令。搖得全黑者爲烏龍。不準再搖。凡輸拳者。皆與烏龍照杯。令其陪飲。如忘照杯者。罰俟有人又搖得烏龍。方與前烏龍作交代。對飲一杯。前者仍可遞搖。六子中有么者。不爲烏龍。其令頗久。亦有減爲十二紅者。逢雙猜拳。作烏龍者。亦較易也。

子孝雙親令

二十四點爲孝。兩點爲雙親。六骰遞搖。得二十六點。合席同賀。點多上首飲。點少下首飲。不滿二十四點者自飲。

打搨令

假如一席八人。令官握子在手。自一至八不拘。問主人共吃幾杯。主人或言八杯。準一杯化幾杯。猜著者依令行。令官挨次問。第一杯如何飲法。或答言。一杯化三杯猜拳。又問第二三杯如何飲。或答言。行某令。又問第四杯如何飲。或答言。某令一杯化幾杯。以次問畢後。又挨次請猜幾子。猜著者。照前所說各令行之。消酒甚多。

擺搨臺令

自飲巨杯高坐。有來拇戰者。照飲巨杯開拳。負則退。亦有負後。再飲重戰者。應聽其便。搨臺負者讓位。勝者坐。聽人攻擊。如果紛紛敗去。無敢索戰者。封搨完令。

五行生剋令

大指爲金。食指爲木。中指爲水。無名指爲火。小指爲土。分勝負。則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

五毒令

大指爲蝦蟆。食指爲蛇。中指爲蜈蚣。無名指爲蝎虎。小指爲蛛。分勝負。則蜘蛛吃蝎虎。蝎虎吃蜈蚣。蜈蚣吃蛇。蛇吃蝦蟆。蝦蟆吃蜘蛛。

啞拳令

一認五勝。一認對勝。兩家出手。不須口認。有言者罰。拳數多寡。或通關。聽人臨時酌定。

添減正拳

假如兩人各出一指。爲二。甲猜三爲添。乙猜一爲減。甲勝矣。蓋先儘添也。乙猜二而甲猜二。乙勝矣。蓋無添則儘減矣。甲猜二而乙猜四。甲勝矣。蓋添減俱無。則中正也。凡添減皆增損一指。四則加二指矣。故不論。餘可類推。

滿蒙漢拳

第一拳一字清爲滿。第二拳不準一字。須猜三元四喜之類爲蒙。第三拳止準踞五踞對爲漢。誤者均罰。有以三杯酒。分滿蒙漢者。有以三聲。次第爲滿蒙漢者。第四聲仍爲滿。如此則易誤而罰爵多。

內拳

此以不出之指作數。如甲乙各出一指。爲猜八者中。蓋各有四指未出爲八也。各出一拳爲十。各出四

指爲二餘可類推。

空拳

彼此出指互踞。各無勝負者。兩家之左右隣各飲。彼此之指皆同。彼此之踞又同。謂之手口相逢。通席皆飲。猜中反不算。兩家猜拳。皆不飲也。亦有猜中。則負家飲者。

走馬拳

挨坐猜一拳。無勝負。卽向次坐猜之。猜中則負者飲。飲訖。又向次坐。瞬息一巡。至簡易也。

連環拳

左手與右隣猜拳。左隣却以右手相應。兩臂相聯。故謂之連環。左手負。則左手舉杯飲。右負亦然。誤者謂。分勝負後。我之隣亦以左手。與其左隣之右手猜拳。俟輸至我之右隣。我則以右手應之。分勝負後。爲一巡。此一法也。亦有令官與左隣猜拳後。隨以右手與右隣猜之。此則較爲迅速。又一法也。再有不拘中否。一猜卽過。左右肆應。周而復始者。須先議定。若干杯酒爲率。此又一法也。

一字清不倒旗拳

自一至十。只踞單字。不得踞一品十全之類。是爲一字清。以肘置桌。直豎其臂。不得傾欹。是爲不倒旗。誤者均謂。

贏通關拳

贏拳方過。輸則仍留。

輸通關拳

輸拳過關。贏則仍留。

無勝負通關拳

猜中無拘勝負皆留關。無勝負則過。

搶三籌令

一巨觴。架三籌於上。甲勝一拳。即取一籌。如乙亦勝。即將甲取之籌奪回。以三籌全得爲勝。

三拳兩勝令

酒一巨觴。兩負者飲。

擡轎令

三家出指。而不作聲。兩手相同爲擡轎。其不同者飲酒。

過橋拳

須以套杯排列。大者爲橋頂。兩頭由漸而小。彼此猜拳。由小者拾級而上。至橋頂以次而下。皆斟滿酒。

負者取飲

七星趕月令

七小杯爲七星。一大杯爲月。先由小杯覓人猜拳。勝者尋人。負者飲。最後負者飲大杯。

竹節拳通關令

每關均須一拳卽勝。直至末關。勢如破竹。完令。有一關不勝。仍復倒轉。從第一關打起。再有敗北。仍轉第一關。非拳高量雅者。不克當此。亦有脫卸竹節關。三敗之後。由勝者接打下關。敗亦如前。

鵝毛扇拳通關令

每關亦須一拳卽勝。假如已勝三關。至四關而敗。則退打三關。勝則重打四關。若在三關又敗。則退打二關。如編鵝翎爲扇。互相壓也。

對坐猜拳

通席對坐。各猜三拳。一時並舉。滿座生春也。

霸王拳

甲負一拳起立。再負則向乙長揖。三負則打蹠。四負一膝跪。五負雙膝跪。六負叩頭飲酒。乙負亦然。竟有兩人對跪。均未飲酒。爭此一拳者。勝負分後。勝者尋人。負者飲。此令殊欠雅道。不可爲常也。又有歇

後拳。十馬拳之類。皆惡俗不足取。

開當舖令

取一酒海。注酒滿中。凡來當者。巨觴小琖。取挹於海。與鋪主猜拳。敗則自飲。勝則還酒於海。以空甌另斟。令鋪主飲之。亦有即當一海者。鋪主可與人合股。鋪主既醉。不能添本。謂之停當。無人再當。謂之收鋪。拇戰雷轟。酒陣雨驟。雖豪而麤。類於澆灌。非佳令也。

猜子令

手握一子。或有或無。令人猜之。即古之藏鈞也。今以瓜子三枚。花生二枚。爲三紅二白。分握兩手。隨意出一拳與人猜。先猜雙單。次猜幾枚。三猜紅白。謂之五子三猜。兩手不空。假如拳握瓜子三枚。猜者云是雙。則不中矣。飲一杯。單數非一即三。如猜三則中。出拳者飲一杯。又猜兩紅一白。不中再飲一杯。連作三次爲度。

各合席各人。隨意握幾子。猜定單雙。總算得若干。負者各飲。亦一法也。

猜花令

先將坐客勻配酒量。分作兩曹。用套杯十枚。覆於盤內。上曹暗藏一花於杯中。使下曹猜揭。所揭空杯。皆下曹分飲。揭得有花。並餘杯。皆上曹分飲。有一索即得者。有揭九杯而不得者。謂之全盤不出。盤仍

歸上曹藏花送猜。如非全盤。則歸下曹藏花送猜矣。

揭彩令

即點翠令。

從六數起。至三十六止。將空杯書數於內覆之。只許六數。隨意送人。接者任加若干數。轉送。倘仍送還令官。令官只能加一數送人。如所送之數。與杯內相符。謂之得彩。一云脆。又云翠。飲一大杯。所加之數。已過杯內之數。則送者與接者。照所過之數。猜若干拳。

武揭彩令

書數覆杯。六數送次坐。均與上同。惟接者須挨坐順數。只能加一數。或半數轉送。不得多加。還至令官。令官僅能加半數順送。此一不同也。得五數十數者。皆飲一杯。謂之上衙門。逢三六九。覓人猜拳。如所逢之數。謂之開操。此二不同。數符得彩。亦與上同。

漁翁下網令

一爲鱒。二爲鯖。三爲鯉。四爲鰻。自一至四止。座客隨意握幾子。爲漁翁者。先飲一杯撒網。聲言網某魚。如言鯖魚。凡握兩子者。皆飲一杯而退。餘客須挨次釣之。如向次坐釣鯉。客果三子。亦飲一杯而退。儻云非是。漁翁飲一杯。重釣鯖魚。客果一子。亦飲一杯而退。儻又非是。則漁翁連飲兩杯。收綸別釣。下至他客。亦復如是。釣畢收令。當撒網時。設竟一網全空。罰漁翁一杯。挨次徧釣。或竟一網全獲。各飲一杯。

漁翁亦賀一杯。重下一網。

神仙過海令

晉甄喲館訂。

用牙牌一副。如十四客。則每客分兩張。餘四張分投四巨觥。爲四海。令官挨次問牌。自手有者勿問。凡天地人和。出一小令。武牌照點猜拳。長牌三拳。短牌一拳。假如令官挨問天牌。有天牌者承應。將天牌仰面出。令行畢。由天牌人挨問下家。餘仿此。兩牌皆仰者爲過海。再向下家問一牌。便可超然事外矣。餘者再問。儻又問天牌。各家俱無。是在海中。倩已過海之人。查看在某海。則問者飲此一海。各牌已盡。挨對收牌。有對者猜一拳。天牌在海。收牌人對海飲一杯。凡在海中者仿此。客少每人三張。牌數不符。除去九點八點等可也。

摸海令

分牌挨問。一切同前。惟不出令猜拳。單看何人入海。收牌猜一拳。亦與前同。

羯鼓催花令

卽擊鼓傳花令。

令官折花在手。使人於屏後擊鼓。長短疾徐聽其便。令官左手執花。由腦後遞於右手。交與下家左手。如式傳遞。鼓聲忽止。花在手者飲。飲畢。傳呼起鼓如前。大約坐客幾人。以飲幾巡爲率。本應右旋。中間忽爾左旋亦可。更有客既飲酒。自起伐鼓。後有飲者更替。亦一法也。

紅旗報捷令

以香棍燃火。左右手傳與次坐。略如傳花令。惟應迅速。不由腦後。不許倒傳。爲小異耳。火息則飲至策勳。飲者更作。

點戲令

令官點某戲。暗書於甌中覆之。坐客各認脚色。到者架箸。不到則否。令官宣示。所點何戲。某脚應不到。某脚不應到。而到。皆飲。

篲落飲酒令

坐客一齊出指。或兩手。或一手。或五指。或一指。出定後。總數若干。令官數一起。架箸於杯。次坐照式接數。一席八人。重至令官數九。則將架箸落下。數至十七。令官又架箸如前。數畢後。凡篲落者皆飲。若云快樂飲酒也。

獨行令

令官作一絕技。如舌能自舐其鼻之類。不能者飲。雖能作而他客亦能作者。仍飲。

回環令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癸壬辛庚己戊丁丙乙甲。連說三次。誤者罰。寶塔七層。一三三四五六七。七

六五四三二一層七塔寶。寶塔九層。照倒數畢。寶塔十三層。照前倒數。誤者罰說笑話。

須對景便覺可笑。人或不笑。說者自飲。

度曲

實不能者自飲酒。請人代唱。亦變通法也。

泥塑令

令官宣明泥塑。合席不得言動。若土偶然。以紙煤二寸爲度。有笑者言動者皆罰。無則自飲。令官須監察合席。不能在泥塑列。

數節氣令

自立春雨水起。至大寒止。挨坐順數。亦許連說兩節氣。誤則罰酒。從頭再數。

數干支令

自甲子乙丑起。至癸亥止。挨坐順數。遇本年之干拍桌上。支拍桌下。遇本年太歲。上下齊拍。仍飲一杯。拍七令。

從一數起。至四十九止。挨次順數。明七拍桌上。暗七拍桌下。誤者罰。此舊法也。暗七如十四。二十一之

類。

近見行此令者。有明七拍桌暗七笑。逢五逢十打一噉之法。又有左手拍。則左隣接。右手拍。則右隣接。誤者罰。皆所謂變本加厲也。

鐘聲令

挨坐學鐘聲。至一百八聲止。明九拍桌上。暗拍桌下。誤者罰。

打更放噉令

令官先將雙箸發搯起更。忽將一箸隨意指人。被指者卽刻轟然作聲。爲定更噉。噉卽頭噉。放噉之左隣。急以左手掩右耳。其右隣急以右手掩左耳。噉不鳴。及左右隣掩耳錯誤者。皆罰。於是一更三點。令官曰冬。次坐曰當。亦可作兩聲。一更既畢。次坐轉更點兩噉如前。起三更轉四更。至五更三點。煞搯點明噉收令。更籌人或一聲。或兩聲。不可連三聲。錯誤者罰。

過年

議明大年小年。自初一日起。各說一日或兩日。大年以得三十日爲勝。小年則以二十九日勝。

一去二三里令

令官說一字。次坐說去字。又次說二字。又次再說二字。次三人俱說三字。次方說里字。挨說至十枝花

爲止。十字則須輪說十坐也。誤者罰酒重說。

雲淡風輕令

令官言雲字。次坐言淡風。又次言輕近午。以次遞加至七字。又接雲字。遲者誤者皆罰。

飛禽擇木令

各說樹名。桃李梅杏之類。令官宣言。一個鳥兒飛往李樹上去了。認李者忙應。飛往杏樹上去了。隨意可飛。應遲者飲酒。

啞樂令

又名無聲樂。

各認樂器。將兩手作奏樂之勢。令官打鼓。先將鼓繩自挂項上。兩手作擊鼓勢。忽將鼓繩除下。隨意學他人所奏之樂。其人趕挂鼓繩擊鼓。如或不覺。或忘除鼓繩。忘挂鼓繩者。皆罰一杯。

五官撥家令

又名錯裏錯。

假如令官問人眼睛在那裏。忙將手指而應曰。鼻子在這裏。其所指或口。或耳。或眉皆可。如指眼指鼻者罰。因令官所問眼。已有答鼻也。連問三次。答者還問三次。再問次坐。

搖船令

令官把酒一杯。宣言曰。一個船兒慢慢搖。一搖兩搖。把杯作搖勢。搖到三江四海五湖口。至口字。杯不到口者罰。一口

吸盡西江水。舉杯飲乾。作兩口乾者罰。杯懸無滴瀝。懸杯滴瀝者罰。花落不聞聲。覆杯在案。有聲者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謂余不信。請聽舫聲。以指擦杯作舫聲。不響者罰。宣畢。交次坐照作。

數錢令

取錢十餘枚。矗立盤中。隨手揭一枚。視寶字所向者飲。

花名暗令

令官宣令曰。二月桃花放。九月菊花開。一般根在土。各自等時來。坐客各報花名。須有時辰者。方免飲。如李花是子時。柳花是卯時之類。不合格者皆飲。此為暗令。行過一次。人即知之。近於欺人。凡此類者甚多。概不著錄。書此一條為式耳。

規矩令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一時並舉。左隣監視左手。右隣監視右手。誤即舉發飲酒。扶同者坐。

卷四 籌令

觥籌交錯令

製籌四十八枝。凸凹其首。凸者塗硃。凹者塗綠。各二十四枝。令官舉筒向客。先掣紅者。如云。首座飲。即請首座掣綠者。看籌刻作何飲法。四座分飛。誠佳令也。

紅籌。

酌首座一杯。

酌位尊一杯。

酌年長一杯。

酌年少一杯。

酌肥者一杯。

酌瘦者一杯。

酌身長一杯。

酌身短一杯。

酌先到一杯。

酌後到一杯。

酌後到二杯。

酌後到三杯。

酌左一杯。

酌左第二兩杯。

酌左第三三杯。

酌右一杯。

酌右第二兩杯。

酌右第三三杯。

酌對坐一杯。

酌量大三杯。

酌默坐者一杯。

酌主人一杯。

自酌一杯。

回酌一杯。上手自酌則另掣。

綠籌。

左代飲。

左分飲。

右代飲。

右分飲。

對坐代飲。

對坐分飲。

後到代飲。

後到分飲。

量大代飲。

量大分飲。

多子者代飲。

多妾者分飲。

兄弟代飲。年世姻盟鄉誼皆可。

兄弟分飲。年世姻盟鄉誼皆可。

飲半。

酌者代飲。自酌者另掣。

酌者分飲。自酌者另掣。飲全。

緩飲。

飲一杯。

飲杯半。

飲兩杯。

飲少許。

葩經花名令

並頭花之類。各製一籌。掣得照行。已詳雅令。

合縱伐秦令

齊。楚。韓。魏。燕。趙。六國爲縱。秦國爲衡。先掣七國籌。再掣各國之將。大約二三十客。皆可行之。如秦掣四將。六國各掣兩將。秦掣六將。六國各掣三將。無論秦勝秦敗。六國皆須出戰。起手六國擊鼓傳花。花至某國。則某國命將出師。如能全勝。則秦王領羣臣納降。拜獻三爵。爲某國君臣賀。某國全敗。亦卽赴秦。納降如前。或九陣敗至八陣。六陣敗至五陣者。亦須納貢請和。一國如有三將。以擲骰爲次。數點至某。則某先出應敵。三將出馬後。無論勝敗。卽退讓他國出戰。七國羣臣。各有故事可按。但隨手掣來。前後不同。如兩人對敵。勝負後。各運化本人故事。飲酒略注本人籌下。

秦將

白起。一敗自飲。再敗秦王飲。三敗商鞅。戰而敗。手持一物使勝者猜之。不中平過。中則鞅杜郵賜劍。不得再出應敵。以木物。飛詩一句。不能或不合本題者。罰一杯。

韓非子。作法自斃。一敗線面。將酒塗面。餘盪自飲。再敗則鼻。奇貨可居。將酒塗鼻。飲餘盪。三敗則耳。將酒塗兩耳。飲餘盪。

李斯。能文。敗則勝者問以有無要否。每問答詩。趙高。奸徒。指鹿爲馬。敗則與勝者五官搬家。一句。好則免飲。不能或不佳者罰酒。趙高。錯中錯令。勝者錯平過。趙高錯罰酒。

魏冉。穰侯尊貴。敗則范雎。應侯舌辯之士。敗則說笑。蒙恬。名將。敗則與勝者猜滿蒙漢。請秦王飲酒。不能或不笑者罰酒。蒙恬。拳。勝則免飲。敗則倍飲。

王翦。先向秦王索酒滿杯。飲訖。方出應敵。一敗爲誘敵。自飲一杯。二三敗。飛酒字與本國人飲。

齊將

孟嘗君。鄒烏令。六骰對擲。孫臏。五毒。馮諼。一字化爲田單。與秦將各舉古人單傳名。紅么俱無爲勝。孫臏。令。馮諼。三令。田單。與秦將各舉古人單傳名。句。諷則罰酒半飲。

雞鳴。接牌令。么接么。二接二。負則學雞聲。飲酒。仍向秦將猜拳。勝則開關。

楚將

春申君。與秦將各舉美人名。非花暗翻。項籍。與秦將猜霸王拳。宋玉。與秦國各將。行拆字對令。項燕。與秦將各說詩一句。要花鳥同名。

高唐神女。點戲令。神女爲旦。請兩國王點戲。

韓將

張子房。金門射。策令。博浪椎。打悶雷轟雷令。圯上老人。象棋譜。馮亭。猜過橋拳。陳策。與秦將對數干支令。

魏將

信陵君。酒錢。點將令。取唐詩酒錢。隨掣照飲。侯生。項鐵積麻令。朱亥。與秦將對數節氣令。唐雎。壽字飛鶴。不寧酒。擲色令。敗則向國王得說本壽字。求救。由國王出令。

趙將

廉頗。與秦將猜拳。一敗帶上白鬚。再敗罰一巨觥。三敗罰飯一碗。蔣相如。與秦將猜子。敗則請趙王代酒。勝則請秦王擊缶。

平原君。與秦將交線。所謂絲繡平原也。敗則盡量飲。必吐而後已。所謂有酒惟澆趙州土也。李牧。與秦將猜請。黎漢拳。毛遂。搶三錢令。

燕將

荊軻。投壺令。敗者飲。田光。五行生剋令。郭隗。擺播壺令。與秦將戰。樂毅。添減正三拳。駿馬。馬吊譜。

唐詩酒籌

玉顏不及寒鴉色。面黑者人面不知何處去。鬚多者

焉能辨我是雄雌。無鬚者獨看松上雪紛紛。鬚白者

壓扁佳人纖臂金。肥者相逢應覺聲音近。短視者

願爲明鏡分嬌面。帶眼鏡者此時相望不相聞。耳聾者

可能無礙是團圓。大腹者鴛鴦可羨頭俱白。年高者

仙人掌上雨初晴。淨手者馬思邊草拳毛動。拂鬚者

人面桃花相映紅。面赤者尙留一半與人看。戴眼鏡者

蘼沙大石相磨治。大麻者斯須改變成蒼狗。衣貂者

傾城最愛著戎衣。缺襟袍無因得見玉纖纖。袖不卷者

莫竊香來帶累人。佩香者。與左右座同飲。與君便是鴛鴦侶。並坐者

養在深閨人未識。初會者誰得其皮與其骨。吃菜者

巫雲楚雨遙相接。同居者當爐仍是卓文君。手奉合席者

彷彿還應露指尖。隨意猜拳。情多最恨花無語。不言者

掠面驚沙寒雲霧。噴嚏者不許流鶯聲亂啼。聞者即

無心之物尙如此。取耳別牙者飲。詞中有誓兩心知。耳語者各一杯。

千呼萬喚始出來。後至者三杯。年來老幹都生菌。有孫者飲。

世間怪事那如此。不懼內者飲。世而今半是君。懼內者飲。

莫道人間總不知。懼內不認者飲。若問傍人那得知。妻賢者飲。

天生舊物不如新。續絃者飲。未知肝膽向誰是。有妾者飲。

翻手爲雲覆手雨。纏居者飲。丈夫好新多異心。有美僕者飲。

雲雨巫山枉斷腸。愛且者飲。猶堪一戰立功勳。中年未生子者飲。

令人悔作衣冠客。端坐者飲。西樓望月幾時圓。將婚者飲。

坐間恐有斷腸人。貌美者飲。水光風力俱相怯。老年妾妾飲。

暗中惟覺繡鞋香。著鞋者飲。樹頭樹底覓殘紅。新婚者飲。

頗狂柳絮隨風舞。起坐不常者飲。詞源倒流三峽水。小遣者飲。

何人種向情田裏。生子者飲。二水中分白鷺洲。茶酒並列者飲。

何人倚劍白雲天。佩刀者飲。世事回環不可測。隨意飛送受者飲。

平頭奴子搖大扇。打扇者飲。沈醉何妨一榻眠。有酒容者飲。

隔牆聞打氣毬聲。洩氣者飲。中原得鹿不由人。勝李者飲。

亂殺平人不怕天。醫者飲。無人不道看花回。合席公舉妻美者飲。

由來此貨稱難得。狀元飲。眼中人是面前人。榜眼飲。

只應偏照兩人心。探花飲。鴻溝不知人意嬾。嬾飲。

時時聞喚狀元聲。會元飲。皇恩只許住三年。庶常飲。

脈脈無言幾度春。科道飲。佳節每從愁裏過。京官及外官試用者飲。

人事音書漫寂寥。外任飲。此中兼有上天梯。行走者飲。

爲郎憔悴却羞郎。新升部曹飲。珍重尙書遣妾來。部曹與主人飲。

半是半非君莫問。曾典試者飲。看人門下放門生。曾入外廡飲。

城中相識盡繁華。初謁選者飲。燈前合作一家春。接眷同寓者飲。

此夜曲中聞折柳。行客飲。簾外春寒賜錦袍。華服飲。

一片冰心在玉壺。喜涼酒者飲。吳姬緩舞留君醉。好治酒者飲。

附近人集句飲令

細草春香小洞幽。未破瓜之妓飲。也知柳欲開新眼。將破瓜之妓飲。

蓬門今始爲君開。初破瓜之春潮帶雨晚來急。入月之

人面不知何處去。劉海髮過長繡裙斜立更銷魂。穿裙之

數點梅花天地心。面燕之楚腰纖細掌中輕。體瘦之

若非羣玉山頭見。面黑之草色遙看近却無。髮稀之

夜深私語口脂香。口臭之鶉鴉數聲花漸落。不能吳語

桃花依舊笑春風。已嫁復出秋後霜林且強紅。豔妝之老

唐詩牙牌籌令

坐列金釵十二行。天牌多婢妾三杯。

十二街中春色徧。天牌普席各一杯。

雙懸日月照乾坤。地牌新衣一杯戴眼鏡一杯。

金杯有喜輕輕點。地牌新婚三杯。並蒂芙蓉本自雙。人牌有妾三杯。

東風小飲人皆醉。人牌各消門一面。

月臨秋水雁橫空。和牌懼內一杯不認三杯。

曾經庾亮三秋月。和牌後至三杯。三山半落青天外。三六出席三杯。

九重春色醉仙桃。四五 遇壽三杯。四五 五雲深處是三台。三五 好道一杯。

天上雙星夜夜懸。二六 同仕各一杯。

北斗七星三四點。三四 左三右四各一杯。

兩人對酌山花開。二五 大笑一杯。

一片朝霞迎曉日。么四 色衣一大杯。

南枝纔放兩三花。二三 年少一杯。

須向桃源問主人。二四 主人一大杯。

舉杯邀月爲三友。么二 同契各一杯。

江城五月落梅花。長五 久客一杯。長五 十月先開嶺上梅。長五 年長一杯。

三月正當三十日。長三 老健一杯。長三 雙雙瓦雀行書案。長三 善文一杯。

寒梅四月始知春。長二 默坐一杯。長二 二月二日江上行。長二 遠來一杯。

六街燈火伴梅花。五六 未婚一杯。五六 五色雲中駕六龍。五六 新貴三杯。

花園四座錦屏開。四六 執扇一杯。四六 天上人間一片雲。四六 吃烟一杯。

此日六軍同駐馬。么六 善武一杯。么六 錦江春色來天地。么六 最大三杯。

梅花枝上月初明。么五 乍會各一杯。
偏使有花兼有月。么五 自飲一杯。

名賢故事令

趙宣子假寐待旦。閉目一杯。

莊周生談諧誕妄。笑話一杯。

淳于髡赤首纓冠。髡髮一杯。

關尹喜望見紫雲。吃烟一杯。

廉將軍一飯三遺。告便一杯。

平原君珠履三千。穿履一杯。

張子房借箸籌國。舉箸飲。

朱翁子擔上書聲。講文者飲。

鄧仲華仗策從軍。出席者飲。

黃初平叱石成羊。屬羊者飲。

馬伏波披甲上馬。年高者飲。

孔北海尊酒不空。酒未乾者一杯。

呂奉先轅門射戟。爭論者各飲。

曹孟德割髮棄袍。無髮脫衣者俱飲。

曹子建七步成詩。工詩者飲。

孟參軍龍山落帽。升官者飲。

王羲之坦腹東牀。未婚者飲。

王司徒舉扇蔽塵。持扇者飲。

畢吏部醉倒甕邊。近壺者飲。

江文通夢筆生花。在座者飲。

潘安仁乘車擲果。食果者飲。

祖士雅聞雞起舞。手舞者飲。

陶淵明白衣送酒。白衣一杯。

薛仁貴箭定天山。習武者飲。

李青蓮脫靴殿上。穿靴者飲。

宋學士掃雪烹茶。吃茶者飲。

曹武惠周歲取印。生子者飲。

周茂叔愛月觀蓮。愛花者飲。

王欽若閉戶修齋。吃素者飲。

歐陽公坐見朱衣。穿顏色衣服者飲。

蘇長公正襟危坐。端坐者飲。

陳季常怕聞獅吼。怕內者飲。

名士美人令

三十六籌。晉
甄驗館訂。

西施。

神女。卓文君。

隨清娛。

洛神。

桃葉。

桃根。

綠珠。

絳桃。

柳枝。

寵姐。

薛濤。

紫雲。

樊素。

小蠻。

秦若蘭。

賈愛卿。

小蠻。

朝雲。

琴操。

范蠡。

與西施交杯
後猜拳。

宋玉。

與神女照杯
後猜拳。

司馬相如。

與卓文君交
杯後猜拳。

司馬遷。

與隨清娛交
杯後猜拳。

曹植。

與洛神照杯
後猜拳。

王獻之。

與桃葉桃根。
交杯後猜拳。

石崇。

與綠珠交杯
後猜拳。

韓文公。

與柳枝降桃。
交杯後猜拳。李白。與寵姐照杯
後猜拳。

元稹。

與薛濤照杯
後猜拳。

杜牧。

與紫雲照杯
後猜拳。

白居易。

與樊素小蠻交
杯後猜拳。

陶穀。

與秦若蘭照
杯後猜拳。

韓琦。

與賈愛卿照
杯後猜拳。

范文正公。

與小蠻照杯
後猜拳。

蘇文忠公。

與朝雲交杯。
照杯。後猜拳。琴操

無雙酒譜
藝雲軒
增訂。

張子房。

貌美飲。與左右隣猜擲
綉拳。以右鄰飲為度。

伏生。

年尊飲。飛書
經二字流觴。

西楚霸王。

江東人飲。與酒
量頗頗者奪標。

張博望侯。

出差者飲。
摸海令。

東方曼倩。

滑稽者飲。說笑話免
飲。說不笑仍飲。

司馬子長。

無鬚者飲。與未
得子者猜拳。

蘇子卿。

與李姓。或對坐同飲。起
羊令。與首坐或與主人。

嚴子陵。

去仕者飲。漁
翁釣魚令。

董聖卿。

送短袖人酒一
杯。猜花令。

班仲升。

寅生人飲。打通關
。共猜三十六拳。

曹孝女。

不飲。合席各立飲
一杯。猜謎令。

曹大家。

妻女通文墨者飲。
織麻令三杯為止。

諸葛武侯。

誠謹者飲。
捉曹操令。

趙娥。

有女者飲。打
搯三杯為止。

孫伯符。

年少者飲。
打贏通關。

焦孝。

默坐者飲。
啜樂令。

劉北地王。

貴胃令。打
輪通關。

羊叔子。

遣人送對席一杯。
遇缺即升令。

周孝侯。解衣者飲。與兩人猜拳。勝則止。

王景略。先到者飲。飛禽擇木令。

木蘭。後到者飲。猜十二拳。每拳半杯。

狄梁公。華服者飲。揚彩令。

李謫仙。工詩者飲。誦詩一首。自飲一杯。

長樂老。有外遇者五杯。候落飲酒令五次。

安民。能刻印章者飲。向工人求免行令。

文丞相。自飲三杯。坐客各立飲一杯。飛論語仁字。孟子義字。流觴。

兗州八伯令 晉凱監館訂。

宏伯。陳留阮放。字思度。能說老莊數語。免飲。無產業者飲。曾為部郎飲。

方伯。高平鄒嬰。字道徽。博雅者飲。曾從軍者飲。工吟咏者飲。能聽族人者飲。曾為南昌官屬者飲。有賢子孫者飲。

達伯。泰山胡母輔之。字彥國。善歌謔者飲。並說笑話。不說不笑謔。取火吸烟者飲。

裁伯。濟陰卞登。字望之。兄弟多者。貨者壘杯。不騎馬話飲。

朗伯。陳留蔡謏。字明道。能說漢書一事。免飲。父為吏部者飲。不信佛者飲。食蟹吐瀉者飲。為憤太過者飲。

綠珠。有妾者飲。飛珍珠一斛四字流觴。

謝安石。位尊者令。點戲令。

洗夫人。粵人飲。點將令。

安金藏。監酒飲。不公者糾之。猜子令。

李鄴侯。藏書多者飲。飲中八仙令。

陳陶南。善睡者飲。人一杯。五行生剋令。

陳東。諸生飲。金門獻策。不合題。罰三杯。

陶靖節。上手送飲一滿杯。猜拳以不出之指作數。

蘇若蘭。夫婦齊眉飲。織錦令。或流星趕月令。

武則天。首坐飲。擊鼓催花令。

郭汾陽。富貴神仙。合席各一杯。福祿壽令。

張承業。積財者飲。規矩令。

錢武肅。善射者飲。射覆令。

岳忠武。武將飲。紅旗報捷令。

延伯。陳留阮字遙集。例穿貂者飲。跟美僕者飲。髮蓬鬆及禿者飲。曾著屐及現穿履者飲。離席告便者飲。執壺者飲。

委伯。高平劉毅字萬安。貌美者飲。與羊延祖相戰。

顛伯。泰山羊曼字延祖。供精饌者飲。性真率者飲。

飲中八仙令。晉阮瞻館訂。

製籌八枝。照詩意飲酒。

賀知章。已醉不飲。

汝陽王。三巨觥。

李謫之。一口吸盡。

崔宗之。白眼望天飲。

蘇晉。逃禪避飲。

李太白。一巨觥。

張旭。三杯

焦遂。五巨觥。

尋花令。晉阮瞻館訂。

尋花。得此者尋花。

柴門。勝一拳方開門。

酒店。拉尋花人飲酒。

醉人。拉尋花人猜拳無算。飲爵無算。

仙躑。請其尋花。

石徑。無花飲一杯。

東閣。無因得入飲一杯。

深院。無花飲一杯。

小山。招隱飲一杯。

水亭。無花飲一杯。

江干。無花飲一杯。

花園。尋得者對酌完令。

金帶圍令。又名司花令。藥雲軒新訂。

魏公芍藥。金帶圍自飲一杯。酌三客三杯。

行福祿壽令。

尙書紅杏。春意鬧。合席連環各三拳。

行遇缺卽升令。

遠公白蓮。僧社戒飲。

行尋唐僧令。

舍人牡丹。朝酣酒一杯。李姓及曾官中書者飲。

行擊鼓傳花令。

崔護桃花。國人酒一杯。笑者崔姓及面紅者飲。

行猜花令。

靈均蘭草。獨醒不飲。衆人皆醉。合席飲。

行漁翁下網令。

何遜官梅。詩酒一杯。部曹及現任官皆飲。

行五子三猜。兩手不空令。

淵明叢菊。性嗜酒三杯。縣令及愛菊皆飲。

打通關。以不出之指作數。

張騫榴子。釀酒一杯。張姓及多子者皆飲。

行觥籌交錯令。

殷七杜鵑。逡巡酒一杯。有女者飲。

行拍七令。

卻說桂林。第一酒一杯。首坐及有科名。並應試者飲。

行狀元游街令。

田家荆樹。一大杯左右分飲。兄弟多者照數飲。

行搶三籌令。

花風令。邵虎伯原本。藝雲軒訂正。

梅花。笑者飲。首坐飲。江南人飲。覓人猜過橋拳。

蘭花。王性飲。訂蘭譜者飲。重慶者飲。鬪草令。

櫻桃。有妾者飲。喜優童者飲。點戲令。

杏花。有科名飲。赴試者飲。金門射策令。

常棣。有兄弟者點數飲。男子雙名令。

木蘭。曾從軍者飲。新乘船者飲。各舉美人名。非花者暗罰。

山茶。吃茶者飲。紅頂飲。一品令。

山礬。衣裳衣黃者飲。揭彩令。

望春。向東者飲。羯鼓催花令。羯

李花。無言者飲。李姓飲。歷季。一認五。一認對。三季通關。

薔薇。笑話諷刺者飲。西年生人飲。說笑話。

桐花。抱孫者飲。工琴者飲。猜十二季。遇閏十三季。

水仙。衣冠濟雅者飲。飲中八仙令。

迎春。先到者飲。各說詩一句。要有花名。不可犯花字。所說非春花暗罰。

菜花。吃齋者。鄉居者。閉門韜晦者。各飲。一去二三里令。

桃花。多子者飲。新娶者飲。漁翁下網令。

海棠。蜀客飲。昔醉者飲。摸海令。

麥花。吃點心者飲。身搖者飲。兩鼓令。舉古人詩語兩歧者。

瑞香。善睡者飲。佩香囊者飲。錦團圓令。

梨花。杭人飲。一字清不倒旗通關。

訪西施令

柳花。吳人勸客飲。雲淡風輕。首一字。次二字。以次行。

牡丹。位尊者飲。子年生者飲。福祿壽令。

醱醱。量大的飲。賣酒令。

棟花。後到者飲。尋花令。

製籌十二枝。備兩席合行。人少酌除數籌。每籌註明行法。

范蠡。偏訪西施。得此籌者示人。餘者收藏。不令人知。

越王。賜酒慰勞范大夫立飲。

文種。對飲以後代酒。

諸稽郢。對飲各一杯。

吳王。賜酒犒賞范大夫立飲。勸子胥酌定拳數。

伯嚭。范大夫說笑話奉酒。太宰飲。

東施。作媒吃謝媒酒。同敬范大夫。

王孫雄。毋戰。清五拳。字。

華登。一認五。一認對。壓戰三拳。

王子友。一拳。

伍子胥。毋戰無算。由子胥定數。

西施。歌一曲。勸大夫飲完令。

捉曹操令

製籌十二枝。客少酌減數籌。掣得諸葛公者。自出捉曹。一捉即得。阿瞞飲五杯。再索得者飲四杯。三索以後飲三杯。諸葛公亦飲一杯。賀功。如遇曹將。出一小令。謂之鬪陣。尋得五虎將者。下令使之捉曹。又尋得五虎將。可以代拳代酒。餘於各籌分注。

諸葛武侯。捉曹操。遇曹將出一小令。得五虎將。即令捉曹。

漢壽亭侯。遇張遼對飲。餘俱猜拳。

張桓侯。遇夏侯惇。加倍猜拳。

馬孟起。遇許褚。加倍猜拳。加。

趙子龍。猜過橋拳。

黃漢升。遇夏侯淵。加倍猜拳。

曹操。被獲飲酒三杯。一捉即獲飲五杯。

許褚。十二拳。

典韋。九拳。

張遼。七拳。

夏侯惇。五拳。

夏侯淵。五拳。

尋唐僧令

孫行者尋師。籌可多製。無籌或用牙牌代之。以么二爲行者。二四爲唐僧。二六爲八戒。二五爲沙僧。長二爲白馬。人牌爲觀音。天牌爲如來。么四爲紅孩兒。五六爲牛魔王。四六爲鐵扇公主。長五爲金錢豹。三六爲黑熊精。四五爲九尾狐。三四爲盤絲洞。二三爲無底洞。長三。么五。么六。均爲小妖。餘牌隨意分派。可供二十餘客也。略注十餘籌於左。

孫行者製得此籌者。滿席尋師。餘籌須藏。 豬八戒行者須誘一拳收伏。方聽使令。可以代拳代酒。 沙僧收伏後。代拳代酒。

唐三藏尋得者。師徒對飲一杯。完令。 觀音遇妖覺太強者。可以壓服。 紅孩兒猜拳無算。聽觀音分付。 牛魔王十一拳。 鐵扇公主十拳。

黑熊八拳。 盤絲洞八成說一笑話。 金錢豹五拳。 九尾狐五官撥家令。 無底洞快樂飲酒令。 小妖一拳。

西廂記酒籌

如今又也。方飲者復飲。 疑是銀河落九天。撒酒者飲。 翠袖殷勤捧玉鍾。手拿杯者飲。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新梳頭者飲。

將沒作有。空杯飲。 軟玉溫香抱滿懷。新娶者飲。 紅袖鸞捎玉筍長。指甲長者飲。 粉牆兒高似青天。身矮者飲。

著甚支吾此夜長。未婚者飲。 滋洛陽千種花。好花木者飲。 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穿色衣者飲。

玉簪兒抓住茶蘼架。身長者飲。 我從來心硬。離家久者飲。 我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私語者飲。

鳳簫象版錦瑟鸞笙。善樂器者飲。 銀樣蠟銷頭。輪拳者飲。 風魔了張解元。孝廉者飲。 怎當他兜的上心來。發烟引者飲。

二月春雷響殿角。打雷一次。戴眼鏡者飲。 疾忙快分說。急口令。 權將這秀才來儘。庠士者飲。

夫人只一家。同姓 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前酒 既然洩漏怎干休。洩氣吐痰 恐怕人知。懼內者

土氣息泥滋味。泥塑 春生敵齋。貌美者。與主人對飲。 太平車敢有十餘載。肥大者 仔細端詳。近視者

繡幃開遙見英雄俺。打通關 侵入鬢雲邊。連鬢鬚 怎相逢記不真嬌模樣。初會者 供食太急。催飯者

孔雀春風軟玉屏。好陳設 袒下了偏衫。脫衣者 小梅香伏侍得勤。有婢妾 尊前酒一杯。年最長

知音者芳心自同。送酒唱 語句又輕音律又清。合席各 只將花笑拈。飛花送 紙光明玉版。善書者

不是我他人耳聰。重聽者 盡在不言中。啞拳 老夫人拘攥得緊。有妾者 咳嗽一聲。咳者

我是特來參訪。你竟無須推讓。敬客一 指頭兒告了消乏。理髮撓痒 爲甚打扮著特來幌。新衣

好著我難猜。猜謎一 教小生半途喜變憂。大笑一大杯 我一定要發落這張紙。合席聽

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停驂。自開 哈怎不回過臉兒來。他顧者 要算主人情重。任主人

風過處衣香細生。佩香囊 我只見頭似雪鬢如霜。鬢髮白 好教我左右做難人。上下家各

香煙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吃烟者 帶圍寬過瘦腰肢。身瘦者 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肥者

顛來倒去不苦心煩。折過酒 還準備折桂枝。應試者 女孩兒家恁響喉嚨。高聲者

若通殷勤的著甚來由。傳遞者 定要手掌兒上奇擎。手擎杯 馬兒向西。善騎者

冷句兒將人廝侵。嘲笑人 游絲牽惹桃花片。鬚長者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遲到者

淡白梨花面。

白面者

走霜毫不構思。

能詩文者飲。

高坐上也凝眺。

坐首席者飲。

休言語靠後些。

說話者飲。

我願爲之並不推辭。

自飲者飲。

口沒遮闌。

無鬚者飲。

那人一事精百事精。

多藝者飲。

全不見半點輕狂。

端坐者飲。

氣的改變了朱顏。

吃酒面紅者飲。

枕頭兒孤零被窩兒寂靜。

作客者飲。

你嫌玻璃盞大。

量小者飲。

只少個圓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禿者飲。

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有親者對飲。

定然是神鍼法灸。

通曉黃者飲。

我把五千人作一頓饅頭餛。

量次者飲。

爾是年紀小。

年少者飲。

雁字排連。

有兄弟者如數飲。

春至人間花弄色。

擲色一次得紅者飲。

尋思就裏。

藏色一次。

停妻再娶妻。

前酒未飲再飲一杯。

玉石俱焚。

合席者飲。

請先生切勿推稱。

合席者飲。

準備著擡。

乘輿者飲。

誰做鍼兒將線引。

冰人一杯。

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

醫士者飲。

欽敬哈當合。

西席親家老者各一杯。

先生休作謙。

幕客者飲。

請貴人。

仕者飲。

不會請親。

主人親戚免飲餘各一杯。

好事兒收拾得早。

畢令合席者飲。

訪鴛鴦令

張生。

偏訪鴛鴦者飲。

白馬將軍。

對飲者飲。

惠明。

奉觴勞酒一杯。

法本。

房租酒一杯合十回敬。

法聰。

說笑話奉親生酒無則自飲。

翠童。

代酒者飲。

紅娘。

張生長揖奉謝煤酒。紅娘萬福。

孫飛虎。

江湖亂道五拳。

夫人。

飭很跪飲雙杯。

鄭恆。

一字清。

鴛鴦。

訪得者飲。交杯完令。

歡郎。

一認對。壓戰三拳。

紅樓人鏡

舊見刊本紅樓人鏡酒令。註稱譚鐵簫原本。周文泉參訂。男女百人。各注西廂一句。下注飲法。乃從西廂生出者。頗見匠心。又一本並有地名。如瀟湘館之類。不注飲酒。殆非令也。此本凡籌六十四枝。飲法頗與紅樓中人關會。較譚本尤佳。照錄一通。仍錄譚本於後。間有增訂處。期於不悖而已。

史太君。有福之人。合席飲。多子孫者飲一杯。

賈寶玉。我多情早被無情惱。凡黛玉寶釵酒。准代飲。新科得捷者。新得子者。善書者。各飲一杯。

林黛玉。多半是相思淚。寶玉代飲一杯。善琴者。惜花者。燒香燭者。二月生日者。各飲一杯。

薛寶釵。大人家舉止端詳。與寶玉飲合登酒一杯。談家務者。熟曲文者。體豐者。各飲一杯。

邢夫人。夫人他心數多情性儻。清閒無職事者飲一杯。

王夫人。有心待舉案齊眉。正印正席齊眉者。持齋者。抱孫者。各一杯。

賈元妃。我只道玉天仙離碧霄。具慶者。品位最尊者。正月。生者。後至者。各飲一杯。

迎春。時乖不遂男兒願。談因果者飲一杯。

探春。這人一事精百事精。得此籌者監令。飲令酒一杯。將遠行者。三月生日者。飲一杯。

惜春。有心聽講。善畫者。信佛者。年少者。各飲一杯。

李紈。一個士女班頭。課子者飲一杯。

王熙鳳。你忒慮過空算長。說笑話免飲。說不笑仍飲。九月生日者。當家者。放債者。各飲一杯。

尤氏。擔著個部署不周。罰鳳姐一杯。與鴛鴦拇戰三拳。

秦可卿。難道是昨夜夢中來。說夢說病者。飲一杯。

巧姐。為甚媒人心無驚怕。七月生日者。甄慶者。各飲一杯。

史湘雲。綠莎便是寬繡榻。合席打通關。

薛寶琴。猜詩謎的杜家。做謎令寶玉猜。不中者罰。新衣者。未娶者。各飲一杯。

邢岫烟。猶是怯衣單。服查者。有賢內助者。各飲一杯。

李紋。將我雁字排連。兄弟同席者。通關者。各飲一杯。

尤二姐。儘人調戲。罰鳳姐一杯。戴眼鏡佩玉器荷包者。帶檳榔砂仁者。各飲一杯。

尤三姐。斬釘截鐵常居一。郎舅同席者。敬姊夫一杯。佩小刀飲一杯。

妙玉。真假。新雞頭者。最善圍棋者。各飲一杯。

胡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撒絃者。初會者飲。

趙姨娘。他打草驚蛇。立飲一大杯。與芳官拇戰三拳。

薛姨媽。為人在客。親戚各一杯。兒女親雙杯。

夏金桂。春心蕩。席面前有鴛鴦者飲。襟內者飲。不認而有揀者。罰三杯。

劉姥姥。真是積世老婆婆。飲一大杯。說故事或新聞免飲。以後有飲大杯者。準分飲。

鴛鴦。幾乎險被先生饌。自飲一杯。準行新令一巡。首領宜飲一杯。髮多者飲。

琥珀。酸溜溜整得人牙痛。席間有戲謔者飲一杯。

金釧。一納頭便去憔悴死。喜食生冷者飲一杯。

玉釧。我又禁不起你甜話兒熱禮。滿斟一杯。飲一口。餘令寶玉飲。

彩雲。我者通殷勤的著甚來由。有交頭接耳密語者。飲一杯。

彩霞。婚姻又反吟伏吟。新婚者一杯。

晴雯。嗤扯做了紙條兒。執扇者。貼頭風膏藥者。長指甲者。聞鼻烟者。各飲一杯。

麝月。下工夫把頭顱掙。新梳頭者。帶香串者。飲一杯。

碧痕。好煞人無乾淨。新浴者飲一杯。

秋紋。要算主人情重。有新得彩者飲一杯。

柳五兒。乖性兒何必有情不遂皆似此。體弱者。遲到者。各飲一杯。

襲人。破題兒第一夜。自飲一大杯。能度一曲免飲。愛優伶飲一杯。

春燕。管甚麼拘束親娘。
先到者。不約而至者。
愛花者。各飲一杯。

紫鵲。不由人不口兒作念心兒印。
說謊話者。議論時
事者。飲一杯。

雪雁。猜我紅娘做的牽頭。
借補借器者
飲一杯。

鴛兒。你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鴛鴦。
自飲一杯。能奉絕技一事免飲。
升遷調補新移居者。各飲一杯。

司棋。怎生的擲果潘安。
帶香袋者。姓潘
者。各飲一杯。

侍書。啓朱唇語言的當。
科甲出身。京官外翰
西席。各飲一杯。

入畫。既然洩漏怎干休。
身邊帶銀錢者。洩
氣者。各飲一杯。

平兒。我做夫人便做得過。
與寶玉。寶琴。岫烟。吃同庚酒各一杯。帶金鐲者。
帶鎖匙者。佐貳升箸正印者。席中同庚者。各一杯。

小紅。眼底空留意。
自飲一杯。能說急口令一句免飲。
攜僮僕帶顏色手帕者。飲一杯。

秋桐。越教人不快活。
斟兩杯與平兒奪標。貞
者飲。有妾者飲一杯。

豐兒。我獨在廳兒外幾會敢輕咳嗽。
款坐不語
者飲。

翠縷。和小姐閒窮究。
善醫卜星相命理
地理者飲一杯。

香菱。世間草木是無情。猶有相兼並。
副金桂一杯。與寶釵平兒襲人飲同庚酒
各一杯。師生同席者。能詩者。皆飲。

寶蟾。將者紙牕兒濕破悄聲兒窺視。
善烹調者。著顏
色新鞋者飲。

寶珠。者是肚腸開落淚珠多。有認乾兒女者飲一杯。敬可卿一杯。

茜雪。却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鐘。席間吃茶者飲一杯。

蕙香。小梅香服侍得勤。同生日者。出席者。飲一杯。

繡橘。何須你一一摻緣由。席間高談者飲。

小鵲。你無人處且會閒嗑牙。聽僕從回事者飲。

墜兒。我一地胡掣。帶手鐲者飲一杯。

傻大姐。小孩兒口沒遮攔。有打聽新聞說新聞者。飲一杯。

芳官。年紀小。性氣剛。同姓者。裝醉者。各飲一杯。

藕官。感懷者斷腸悲痛。有心事者。情癡者飲。

蕊官。知音者芳心自同。同年同寅同門同鄉飲。

齡官。多管是冤家不自在。善者律者養鳥者飲。

譚鐵簫原本。藝雲軒酌加增訂。

警幻仙姑。人間天上。學仙者飲。空空道人。天際秋雲卷。脫帽者飲。

茫茫大士。渾俗和光。髮脫者飲。

渺渺真人。神仙歸洞天。欲先行飲巨杯。

史太君。已大福。具慶者飲。重慶者雙杯。

賈寶玉。穎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主人徧酌坐客。仍自飲。一杯。

林黛玉。淚珠兒似露。滴花梢。汗多者飲。

薛寶釵。嫁相貌惡。才性。有貌飲。有才飲。全者雙杯。

元春。好事從天降。有喜慶事者飲。

迎春。沒來由。把我摧殘。嚼檳榔者飲。

探春。者人一事精。百事精。多才多藝者飲。

惜春。拂花箋打稿兒。善畫者飲。史湘雲。口沒遮欄。齒落者飲。

韓寶琴。嬌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愛花者。佩玉者飲。

邢岫烟。羅袂生寒。袖大者飲。

李紋。有心爭似無心好。有心事者飲。

李綺。他做會影裏情郎。工寫照者飲。

妙玉。是兜率宮是離恨天。寓寺廟者飲。

李 純。箭掛涼。冰霜。孤客飲。王熙鳳。天生是。敢。打通關。

秦可卿。夢兒相。逢。久別重會者飲。

巧 姐。車兒快。快隨。先到者飲。

尤 氏。我做個縫了口。的撮合山。默坐者左右飲。

尤二姐。軟兀刺雞。蹲坐。渴睡者飲。

尤三姐。你休只因親。事胡揆掩。謀娶妾者飲。

邢夫人。臉兒上撲堆。著可惜。多鬚者飲。

王夫人。妻榮夫。費。外家貴者飲。

薛姨媽。結婚姻為。秦晉。姻親對飲兒女親雙杯。

周姨娘。並無繁冗真幽靜。寡言者飲。趙姨娘。只待覓別。人破綻。工棋者飲。

傅秋芳。空把佳。期盼。已結姻未娶者飲。

夏金桂。夜夜教他。孤零。分牀眠者飲。

劉姥姥。真是積世。老婆婆。年長無鬚者飲。

鴛 鴦。我從來。心硬。久客者飲。喜鸞。不識耍不。識愁。好嬉游者飲。

佩鳳。打扮著特來晃。不速之客飲。僧鸞。齊整。新衣飲。

琥珀。小梅香。侍得勤。多婢者飲。珍珠。有影。形。無。說謊者飲。

抱琴。宮櫺眉兒。新月。新。眉長者飲。司棋。人約黃昏後。遲得者飲。

侍書。冷句兒。特人耐。徒。善謔者飲。

入畫。誰許你胡行亂走。出席者飲。

彩雲。非敢做。盜。非。分酒入他人杯者飲。

彩霞。你不言。我已省。我。默不語者飲。

平兒。全不見半點。輕狂。體肥者飲。

小紅。也有高唐來夢中。老年納妾者飲。

晴雯。又不曾。有甚。無鬚者飲。麝月。分明。打個照面。乍會者飲。

碧痕。他醜。可。溫。濕。衫。羅。吃茶者飲。

秋紋。桂花。搖。影。身長者飲。綺霞。懶去。拈。鍼。繡。袖手者飲。

柳五兒。疑是玉人來。貌美者飲。

襲人。怕他去。夫人。把。人。葬。送。敬內戚一杯。

- 金釧。滿地春光。與乃堂。交頭接耳者飲。
- 玉釧。不信俺女兒家。懼內者飲。折了氣分。
- 紫鵲。真假者其間性。善怒者飲。兒難按納。
- 雪雁。不知他那答。隨意行令。雁兒發付我。
- 鶯兒。我和你多情小。內兄弟同飲。姐同鶯兒。
- 香菱。他若見甚詩看甚詞。從師勤學者飲。也敢顛倒費神思。
- 翠縷。和小姐開會入贅者飲。窮究。
- 寶珠。哭聲兒似鶯。咳嗽者飲。啼荷林。
- 瑞珠兒。我雖是女孩。不遵令者飲。兒有志氣。
- 春燕。管甚麼拘。有俊僕者飲。東親娘。
- 蕙香。酸趁放戴眼鏡者飲。毫光。
- 彩明。向東帖兒聽僕從回事者飲。上計涼。
- 若玉。撲騰騰點著吃水烟者飲。袄廟火。
- 四兒。今夜淒涼。行四者飲。有四星。

墜兒。小則小心腸兒轉關。身瘦小者飲。

傻大姐。參不透風流調法。無妾者飲。

勞官。比小姐定如何。納婢者飲。

藕官。知音者芳心自同。隨意度曲。不能者飲。

葵官。女孩兒家恁響喉嚨。喧譁大笑者飲。

椿齡。口兒作念心兒印。初學曲者飲。

菘官。詩對會家吟。會唱和者飲。

萬兒。滿頭花拖地錦。服飾華麗者飲。

嬌杏。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過別席重回者飲。

寶蟾。紙聽兒濕破。怕聲窺視。談密事者飲。

文官。啓朱唇語言的當。善談者飲。

青兒。惺惺惜惺惺。代人飲酒者飲。
金哥。白練套頭。有制者飲。

智能。密愛幽歡。恰動頭。新留鬚者飲。

雲兒。路柳牆花。姓字帶木草者飲。

秋桐。恁的般惡。說笑話免飲。不笑者仍飲。

淨虛。對豔妝將言。作媒者飲。

馬道婆。我圖謀你東西來到比。向左右座猜拳。

周瑞家的。到底干連著。搔痒者飲。

王善家的。我一地胡拿。尋人猜拳。鮑二家的。儘人調戲。愛戲旦者飲。

吳貴媳婦。腿兒相壓。兩腿架開者飲。

賈代儒。向詩書經傳。似不出賣鑽研。談道學者飲。

賈敬。有心聽講。靜坐者飲。賈政。平生正直無偏尚。公正者飲。

賈赦。粗獷纒恣。帶繡貨者飲。

賈璉。惹草黏花。強人代酒者飲。

賈珍。做多少好人。好說因果者飲。

賈環。你元來苗而不秀。粗眉者飲。賈蘭。後代兒孫。抱孫者飲。

柳湘蓮。退干戈。善武者飲。

甄寶玉。虛名兒。賺了我。名下士飲。

訪黛玉令 晉甄
館訂。

警幻仙姑 警尋黛
玉。

妙玉 斟茶透興
寶玉。

賈母 命襲人等代
寶玉酒。

紫鵲 代罰寶玉真心酒無算
爵。並使令寶玉。

王夫人 禁寶玉酒
並賜食。

玉釧 同飲不看寶玉。用左
手遞酒一杯與寶玉。

寶玉 訪黛
玉。俯首不見寶玉
酒。遞酒一杯。

黛玉 罰寶玉真心
酒無算爵。

香菱 猜霸王拳
三次。

寶釵 合席飲喜酒。行揭彩令
與寶玉飲合盞交杯。

平兒 寶玉揶揄具候平兒用
畢。敬寶玉酒一杯。

王熙鳳 說笑話拾寶
玉酒三杯。

金釧 與寶玉交杯飲。
行錯裏錯令。

寶琴 行飛花
令。

鶯兒 與寶玉猜
瓜子。

秦可卿 與寶玉飲交杯
行藏花令。

雪雁 敬寶玉寶釵
酒各一杯。

史湘雲 三拳兩勝
通關。

晴雯 行擊鼓傳
花令。

麝月 行七星伴
月令。

柳五兒 與寶玉共飲
茶一杯。

襲人 進飲食與
寶玉。

芳官 歌一曲奉寶玉酒。
不能唱者自飲。

水滸酒籌

李逵大鬧潯陽江 首二坐為宋江戴宗。末坐為張順。得籌為李逵。飲一大杯。宋
戴陪小杯。即與張順猜十拳。張順輸則飲酒。李逵輸飲開水。

武松醉奪快活林 無三不過望。先飲三杯。對面為蔣門神
要連勝三拳方過。再打通關一轉。

魯智深醉打山門 先飲一大杯。首二坐為
金剛。每人猜三拳。

金翠蓮酒樓賣唱 首二三坐。為魯達李忠史進。
得籌者或彈或歌。敬三人酒。

一丈青擒王矮虎 與並坐者猜拳。勝後牽巾飲
三交杯。合席共賀一杯。

景陽岡武松打虎 三碗不過岡。先飲三大杯。與寅年生人。
或與姓名字帶虎頭者猜拳。以勝為度。

請諸隣武松殺嫂。以左右四坐爲四隣。各照三杯。年
少無髮者爲嫂。猜拳以勝爲度。
梁山泊羣雄聚義。合席各飲
三杯。

藝雲軒西廂新令

人間壽高。年長者飲。壽星令壽字飛觴。
不得說本壽字。誤者罰。

建立功勳。得保舉者。一次一杯。有大功
者飲大爵。說詩一句切一首。

孔雀春風軟玉屏。戴花翎者飲。詩一句有花名。不可
犯花字。誤者罰。非春花暗罰。

顛倒寫鴛鴦兩字。夫婦齊眉者飲。行
一字化爲三令。

珠圍翠繞。有妾者飲。生女者飲。女兒令。如紅樓翠
悲愁喜樂之類。行動情性。皆可言之。

你與崔相國做女婿。妻家貴者飲。懷內
者飲。並蒂花令。

雁字排連。兄弟同席。及訂盟者
同飲。雁字飛觴。

回文織錦。眷屬在家者飲。隨舉四字作詩
一聯。將四字依次分嵌入內。

甚姻親。有成誼者。同諱者
罰。連理花令。

花箋上刪抹斷腸詩。工詩者飲。改古人詩一
字。另引一句詩解之。

詩對會家吟。曾共唱和者飲
即席作句。

走霜毫。善書者飲。字體
像形翻觴斗令。

絃上的心事。善琴者飲。凡絃索皆同。說古人詩
一句。舉一樂器名。非絃者暗罰。

好教我左右做人難。左右坐者飲。
參差花令。

日近長安遠。陝人飲。從本到京
者飲。一品令。

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乍離家。乍斷絃。乍別美
人者飲。各誦成
句。內有玉人兩字。須分嵌不得相連。

口沒遮欄。語言直爽者飲。未嘗
繫者飲。欲詩詞令。

酸醋當歸浸。作歸計者飲。多妾者飲。藥名令。
各說古詩一句。要有藥名飛觴。

把並頭花蕊撻。交頭語者飲。
並頭花令。

第四來。行四者飲。年逾四句者飲
四書貫千字文一句。月底西廂。坐西者飲。月令貫
西廂曲文一句。

青山隔送行。行客飲。喜相逢令。舉故事撰
七言韻語。叶某某喜相逢。

空餘楊柳烟。楊姓飲。姓字帶木火者飲。說詩一
句。要有花名。句中不犯五行。

下工夫把頭顱擗。新燻頭者飲。首尾令。說書或詩二句。
上句首字次句末字。合成花名或人名。

彩雲何在。不吃烟者飲。五色令。各說一
句。輪青黃赤白黑字飛觴。

好著我難猜。有心事者飲。射覆令。 誰做鏡兒將線引。佩鏡者飲。絳麻令。 參辰卯酉。辰卯酉建生日者飲。干支令。說詩一句。偏旁內要帶干支。

見安排蓋車兒馬兒。乘與馬來者飲。飲者說。詩一句。要有車馬字。 露滴牡丹開。口不合者飲。各說詩。丹亭曲。實一鼓名。

早醫可九分不快。善醫者飲。數目令。各說詩。句。要有兩個數目字。 似為轉喬林。別號帶花木禽鳥字者飲。選房者。各說詩一句。要花鳥同名。

只近西廂。坐西首者飲。西廂曲。二句。貫一街門。 爾自年紀小。年輕者飲。小字飛騰。 他曲未終。學曲者飲。各說曲一句。實一曲牌名。

啾啾連聲。謙恭太甚者飲。飛聲令。聲字飛騰。句內要有疊字。 夫人命。不留鬚者飲。鬪草令。以花草為主。各認門色。成兩字對令。

一字字訴衷情。交頭接耳者。談家常者皆飲。拆字對令。齊齊整整。衣服華麗者飲。男子雙名。不通者。一字劃一杯。通則令官飲。

渴司馬。飲茶者飲酒。飲中八仙歌令。以大順誦一字。遇水酉口飲等偏旁半杯。酒字一杯。半响擡身。肥者飲。加倍令。取古詩有數目字者。改增一倍。

委實口淡。忌口及吃齋者飲。各誦古詩一首。不得有口字偏旁。犯者一口一杯。夫人專意等。飲先行者飲巨杯。各舉美人名。非花罰。

夜夜教他孤零。未婚者飲。各舉古人單傳名句。我只見頭似雪。有白髮者飲。福祿壽令。 錦片前程。前程大者飲。古人單傳名句。

宦游在四方。現任官飲。出差者。狀元及第。有科名者飲。赴試者。飲。狀元游街令。

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有文名者。曾掌軍中文。案者。皆飲。考試令。下邊是合歡令。新娶者飲。賦。辭交錯令。

料應他小脚兒難行。遇到者罰雙杯。似得了將軍令。先到者飲一杯。行點將令。用。散兩枚。搖得四者為元帥。

正是此地偏。居不近市者飲。尋唐僧令。疾忙快分說。口吃者飲。權將者秀才來儘。曾入學者飲。中式或加捐或。尋唐僧令。

第三來。行三者飲。姓名帶三及三點。水香飲。三色人地奉令。我一地胡拿。跌落扇等手巾等物。風流客。曾游妓館者飲。尋點令。

知他命福如何。堂上具饗者飲。快樂飲酒令。善文能武人千里。文武官皆飲。紅旗報捷令。騎着匹白馬來也。武將飲。武揚彩令。

一更之後。說夜深考飲。打更放礮令。君瑞胸中百萬兵。善棋者飲。曾從軍者飲。打搦臺令。放著個玉堂學士。曾與館選者飲。會試者飲。金帶圍令。

入東洋。曾坐輪船者飲。神仙過海令。柳遮花映。有外遇者飲。揚花令。是花宮夜撞鐘。喜鐘表者飲。一百八下鐘聲令。

畫堂簫鼓鳴春晝。主人飲。點戲令。眉兒淺淺描。善畫者飲。姓張者飲。規矩令。你低首無言。危坐不言者飲。泥塑令。

一個啞聲兒廝辯。接耳低言者飲。啞戲令。歸舟緊不緊。三月內曾坐船者飲。搖船令。無有些兒空。忙者飲。五子三槍者飲。兩手不空。

撲刺刺宿鳥飛騰。象鳥者飲。飛禽擇木令。只將花笑拈。笑者飲。飲者說一笑話。我眼花撩亂。戴眼鏡者飲。五官擲家令。

我將你鈕扣兒鬆。脫衣者飲。閉當鋪令。司天臺。習天文星命者飲。數節氣令。斗柄雲橫。吃烟者飲。七星伴月令。

音律又清。解音律者飲。隨意唱一曲。實不能者飲。大杯。請人唱。水上蒼龍偃。江湖河海各省人飲。辰年生飲。漁翁下網令。

天生是敢。有膽者飲。霸王拳令。勝者尋人。負者飲。向詩書經傳。喜談文者飲。讀聖經令。助神威擂三通鼓。好武論兵者飲。談軍務者飲。擊鼓傳花令。

七青八黃。衣色青者黃者。拍七令。手掌兒上奇聲。舉杯筋扇拍者飲。五行生剋令。淡淡春山。遺眉者飲。貼翠令。

脚跟無線如縫轉。步行來者飲。遊客飲。搦戰用走馬法一巡。分明打個照面。乍會面者飲。對坐各搦戰三拳。

止許心兒空想。本人不飲。隨意招人搦戰三拳。無勝負者。左右各飲。手口相逢。同席各飲。疎竹蕭蕭曲檻中。危坐身搖者飲。縱坐側坐皆飲。脫卸竹節拳。

說得我倒躲倒躲。後到者飲。飲者招人搦戰三拳。以不出之指作數。吶一聲喊。繡旛開。遙見英雄俺。呼家丁來者飲。搦戰。一字清不倒旗通關。

啼謎兒。作隱語者飲。碎拳。一認五一認對通關。一雙心意兩相投。交最厚者同飲。連環拳。一服兩服令人恁。能醫者飲。三拳兩勝令。

銀樣蠟鎗頭。體弱者飲。輪通關。 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傷駝。衰爽者飲。稷通關。

顛來倒去。不害心煩。折酒者飲。添減。正三拳通關。 惹草拈花沒拈三。喜狹邪游者飲。拾三擲令。

酒國長春令。藝雲軒製。

皇都春。武林市肆記。京師人飲。面北者飲。么。蘆溝曉月。曾到京者飲。二。雙環歌詩。勸客飲。三。旗亭畫壁。工詩者飲。仍擲三擲不倒旗。四。朱紫官高。位尊飲。遇缺卽升令。五。郎官清。曾作郎官飲。天。曾引見者飲。

六。寶酒。六。待漏朝。

甕中百斛金陵春。太白句。兩浙所轄者。皆飲。藏酒多者飲。么。落星換酒。自飲。二。海棠雙樓。夫婦齊眉飲。遊蒂花令。三。元武湖。烏龍令。四。朱雀航。通關輪拳過。五。醉翁亭。年高飲

六。太守飲。最小飲。六。孫楚樓。寶酒。

劍南燒春。國史補。蜀人飲。么。臨邛。寶酒。二。文君。送酒勸人飲。三。樓道。曾入蜀者飲。四。相如。蜀合席輪敬。凡出差者飲。五。花蕊夫人。妻妾能詩者飲。快樂飲酒令。六。六出祁山。六。三季過

秦淮春。武林市肆記。江寧人飲。么。胭脂井。自飲。二。青溪小姑。有女者飲。鬪草。三。長干。三。季通關。四。彥倫赤米。招人擲戰。以不出之指作數。五。玉樹後庭花。歌詩勸飲。六。六朝烟水。吃水烟

者飲。

武林梨花春。長慶集注。杭人飲。么。梨花一枝。積花令。二。餘杭仙姥。寶酒。三。青旗沽酒。自飲。仍招人一字清不倒旗。三。季。四。銷金鍋。好鬪者飲。五。襟上酒痕。曾游杭者飲。六。六橋花柳。年

少飲。華服飲。

宜春。唐地理志。江右人飲。新娶飲。新年合席飲。么。一口吸西江。自飲。二。麻姑進酒。勸大量飲。續麻令。三。宜春帖。工書者飲。規矩令。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五。春燕。羯鼓催花令。六。

沈醉春風。五。官懶家令。

富平石凍春。國史補。山陝人飲。畏冷酒飲。么。長安市。食酒。曾官學士者飲。二。藍橋乞漿。自飲。連理。兄弟多者飲。六。渭城客。勸人飲。行客飲。

開道雲安麴米春。少陵句。蜀人飲。么。理姥泉。自飲。吃茶者飲。二。養真玉。帶兵勇及從軍者飲。打通。開蕪拳過。三。巴鄉春釀。言酒美者飲。寶酒。四。杜鵑亭。飛禽擇木令。五。細腰宮。

瘦者飲。六。巫山。神女廟。鐘聲令。

冰堂春。一統志。豫人飲。喜涼酒者飲。么。安樂高。自飲。二。黃池。主人與首座對飲。三。朝歌。歌一曲。勸人飲。四。牧野。招人四季。無勝負左右各飲。手口相逢。同席各飲。五。酒池。合席牛飲。六。

糟坑塞。打。搖漆令。

鸚鵡杯中箸下春。劉夢得句。浙人飲。么。茗溪酒筋。行搖船令。二。管夫人。女兒令。三。鷓波亭。工。書者飲。四。四明狂客。賀姓飲。紹郡人飲。五。顧渚。嗜茶者飲。六。簞村。寶酒。

羅浮春。坡公詩注。粵人飲。蘇姓趙姓飲。么。月明。自飲。二。林下美人。勸大量飲。三。酒家。寶酒。四。飲流霞。面紅飲。五。賞梅。合席飲。六。翠羽清歌。衣翠者飲。戴翎者飲。行貼琴令。

烏程竹葉春。吳郡志。浙人飲。么。明月汀。自飲。二。吳郡說餅。吃點心者飲。三。白蘋洲。太守飲。柳姓。飲。四。桃花流水。張姓飲。漁翁下網令。五。梅溪。五子三猜令。六。綠葉成陰。後到者飲。

蓬萊春。武林市肆記。濱海各省人飲。坐東者飲。么。曾坐輪船者飲。二。飛瓊步虛聲。姓許飲。三。海屋添。年高者飲。福祿壽令。四。海色生春。面紅者飲。五。雲。吃烟者飲。六。神仙。過海令。

鎮江浮玉春。武林市肆記。鎮江人飲。么。京口。自飲。二。醞醋。有妾飲。三。丁卯橋。許姓飲。工詩飲。卯生人飲。行三色令。四。鶴林杜鵑。拍七令。五。蒜山奇捷。武財琴令。六。綠水。

榜。酒樓。寶酒。

西域葡萄酒。元氏掖廷記。甘涼人飲。坐西者飲。么。夜光杯。自飲。二。娘子泉。勸人飲。三。子園河。帶。玉者飲。四。星宿海行。七星伴月令。五。法蘭西。打更噉令。六。陰山。默坐者飲。行壓樂令。

勸教沈醉洛陽春。李紳句。豫人飲。么。獨樂園。自飲。二。洛陽女兒。對門各一拳。三。三月花如錦。華服。飲。行錦圍圍令。四。牡丹富貴。首坐飲。行金帶圍令。五。平泉花木。脫卸竹節拳。六。

濁池。乍會者飲。

洞庭春色。

坡公賦序。楚人飲。王姓柳姓飲。么。水戰搗么。紅旗報捷令。二。龍女牧羊。勳末年生人飲。無則自飲。三。呂仙劍影。武將飲。行點將令。四。散花釀酒。觥籌交錯令。五。望夫石。未攜管者

飲。六。鶴樓。飲中八仙令。

洗觴猶及艾陵春。

范曄句。齊魯人飲。么。一。自飲。二。文姜燕。妻家貴者飲。拆字對令。三。金絲堂。行點戲令。四。杏壇。秀才飲。金門射策令。五。魯酒。獨行令。六。青州從事。勳人飲。

吳釀木蘭春。

司馬溫公句。吳人飲。么。短簿祠。自飲。身短者飲。二。吳姬壓酒。勳客飲。三。垂虹亭。游客飲。男子雙名令。四。獅子林。五行生剋令。五。生公聚石。尋唐僧令。六。覆巖山。訪西施

令。

秀才瀉榼中山春。

放翁句。趙人飲。坐北者飲。么。千日酒。自飲。二。河間姙女。行數錢令。三。高陽酒徒。連環拳。四。黃金盞。一認五一認對壓拳。五。南皮。觥籌交錯令。六。鄆郢女。勳

人飲。

歷代酒令大觀後序

酒軍決勝。指揮策航使之勳。觴政巡行。號召乘釀王之制。是以坐明燈而射覆。奇耦分曹。刻寸燭以聯吟。尖叉鬪韻。松子送鬪於隔座。柘枝表技於當筵。三雅橫飛。白波高卷。雙瓊對擲。黑塞連呼。無立監佐史之嚴。極醉主酬賓之樂。厥美有四。可得言焉。夫調絲擗管之場。饌玉炊金之會。除憂乘喜。破寂爲喧。使徒守捫舌之箴。又何當合歡之義。至若眼花落井。口辯懸河。蓋次公醒亦能狂。徐景山醉而獲謔。飲茲狂藥。蹈彼危機。即能詩獻十離。經名百悔。囚酒星而焚醉月。碎玉碗而椎金鼎。錯已鑄成。過將奚補。何如間徵栗

事儼數家珍。笑折花枝。藉資談柄。但共浮乎大白。不暇肆其雌黃。既免向隅。無虞罵座。厥美一也。當其尊卑雜坐。少長偕來。分既隔夫雲泥。情亦類乎冰炭。露頂則狂同張旭。空澆塊磊之胸。避面則拙等王琨。暗笑迂拘之態。茲則投壺算爵。觥錄事自有平章。擊鼓傳花。麴秀才別饒風味。是謂無遮之會。不殊真率之筵。厥美二也。昔者魏苑祖行。下筆與彎弓競巧。齊臺曲宴。拍張借起舞呈能。擇備三材。技稱雙絕。是編諧莊並雜。雅俗咸宜。或逞心兵。析木鬼山灰之字。或矜拇戰。別潛虬玉柱之名。語固忘疲。見堪絕倒。宜乎呼杜康爲歡伯。指糟邱爲樂郊矣。厥美三也。何況祭獮才工。具徵腹笥。雕蟲技小。悉運胸機。豹可觀其一斑。狐有取乎千腋。句成疊韻。旁徵於接葉卑枝。字叶雙聲。比類夫黃槐綠櫨。連屬記小名之錄。翠翠紅紅。縱橫辨習字之形。三三兩兩。既陶情於樽俎。更怡志於典墳。詎僅掃愁。尤堪益智。厥美四也。老友 俞芝帖司馬。吳西官隱。嶺北寄公。兼書神畫聖之能。擅詩虎酒龍之譽。四時吟嘯。陳孟公座上無虛。一石清明。周護軍江東莫對。佳名仿古。壽刻青筠。雅製翻新。殷嵌紅豆。時值 許星臺觀察。持節虔南。接人若公瑾。酌醪爲政。比建康清美。陳家特榻。爲徐穉而始懸。謝氏賓筵。無車君而不樂。偶於談次。屬輯是編。於是涵今茹古。斧藻羣言。別類分門。標題四帙。鯖合五侯之饌。劑和百氏之漿。爰付手民。同公日賞。爲酒徒約法。定失蕭曹。判醜史支流。何慚南董。汝陽倘見。當編麴部科條。皇甫重來。應廢醉鄉日月矣。昆明錢瑜拜序。

第二輯 藝文

辭賦

周書酒誥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士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士鬪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

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孑。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憫。乃事。時同於殺。王曰。封。汝典聽朕誥。勿辯。乃司。民。湎於酒。

酒賦

揚雄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繼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藉。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酒箴

豐侯酒。荷畧負。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崔 闕

與曹操論酒禁書二首

孔 融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皇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輿。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爲決其故。鄼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醴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上九醞酒法奏

魏武帝

奏云。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

九醞苦難飲。增爲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與羣臣詔

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殺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魏文帝

酒賦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曹植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曠。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諠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嘯嗽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饗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酒賦

王粲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醒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

義於三軍。致子弟之存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遣大恥於載籍。滿節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罹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腐。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觴。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況爾而醒。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鄙酒賦

張載

惟賢聖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於元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芬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既丕顯於皇都。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滋和。體色

淳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旨美。味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遊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饈之珍羞。禮義攸序。是獻是酬。頽顏既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成德至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權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馮軾以迴軌。聘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酒誥

江統

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

斷酒戒

庾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蠱。碎玉椀。破兕觥。損瓊瓊。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槥。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壘。屏神州之竹葉。絕縹膠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爽。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

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跡止步。滅影卽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惟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酒賦

袁山松

素醪玉酒。清醕淵澄。纖羅輕布。浮蟻競升。泛芳樽以琥珀。馨桂發而蘭興。一歡宣百體之關。一飲蕩六府之務。

酒箴

劉愜

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於社。獻之朋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歆騰靈祇。辨定賓主。醉酒成禮。則彝倫攸敘。此酒之用也。

酒讚

戴逵

余與王元琳。集於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爲讚曰。

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目絕羣動。耳隔迅雷。萬異旣冥。惟無有懷。

謝東宮賫酒啓

劉涪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元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

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差得連類。

謝晉安王賜宣城酒啓

劉潛

孝儀啓奉教。垂賜宣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遠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闕囁恥。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眊。豈觀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勿賤。卽事不欺。酌之中。猶知銘荷。

與兄子秀書

陳宣

具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文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豈然。翻成可怪。吾旣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伯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猶水也。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

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鐘。吾口不離觚杓。汝寧與吾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郡。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翼臻其鄉。失路而天。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淑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事勸藥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醉賦并序

皇甫湜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爲沈涵所困。因作醉賦。寄啁任山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沈涵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烟。六府漫漫。四支綿綿。遂隨津津。陶和渾鮮。遺天地之闊大。失膏火之消煎。寂寂寥寥。根歸復朴。居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墮兮無傷。首鎮滯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合。眼文字之醇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尙何懼於雷霆。構四體以合莫。歸一元而億寧。麴蘗氣散。竹桂滋已。百慮森復。七情紛始。風飄火爇。矜誇踴跂。嗟害馬之驟還。顧息肩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

曰。子之於道。其醜鷄歟。彼至人者。天地根。性情虛。披拂衆萬。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冥太初。故大患乃失。而至道可居也。乃今假荒惑之具。沈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滋。中心不可損。外患生之。爲疹爲毒。爲狂爲醜。負責之道。陰陽戾違。東平巫醫。毆乎有司。辱身滅名。痿肺淫支。狼狙猖獗。爲大人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如視無醉時。使人困苦如斯。

酒功讚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醜醜沉澆。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齊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

丘賢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以宴遊召者。亦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壺。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調。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罨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山間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子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買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杯觴諷咏之間。放卽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呼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釀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旣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

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酒箴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舡艚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害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也。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醜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諧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醜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殺。屢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有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驪氏之甲。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於籍圃。卒爲大夫所害。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鄆舒之僂。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不爲醜禍之波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爲屢封乎。鄭伯有乎。樂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中酒賦

陸龜蒙

書縞百氏。病載千名。將有濱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醒。窗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心悄悄。目瞳瞳。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暗沒而鷄已鳴。才道欄轡。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不可同行。氣縷支綿。神雜色沮。前歡已誓於拋擲。往事空經乎思慮。有馘卓犖之伍。我願先登。有頌狄放杜之君。臣能執節。事當拔酒樹。平剗封。培仲棹。碎堯鍾。先刊美椽。次削真龍。縞虎鬚者。寧教畔去。持蟹螯者。不要相逢。欲倚還眠。將詞又默。深窮寂寞之境。別有淒涼之域。黃昏細雨。迷途而不到長亭。白晝繁花。失意而初歸故國。背枕求穩。牽韓就黑。愁應平子分與。渴是相如傳得。感物逾嗟。懷人有惻。謝月鏡共王清。去去不乏風流。杜蘭香別張碩。永永更無消息。冠纓不遇。杯案空陳。徒殲鷺鷥之婢。浸費猩猩之唇。牛心表異。熊掌稱珍。剪雲夢葦。採泮宮芹。周子之菽向晚。庾郎之薤初春。加以歐川桂蠹。潁谷榆人。雖馳心於萬品。且忘味於茲辰。莫話三年。誰云五斗。從齊奴車騎如水。任阿寧風姿似柳。仙莫得而媒。豈何能而有。麟毫儼近遮雲母。不足驚心。琥珀將還玉兒。未能迴首。或乃強迎賓友。力答賤書。落魄不啻。壓伊有餘。舊榆猶爛整。解散固慵梳。卜士蔚專諷蝦蟇。誠堪竊笑。莊周子化爲蝴蝶。實是憑虛。客曰。雖鯖鮮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榴花竹葉之味。鄴水之清。中山之碧。必能醺骨酡顏。潑銷暗釋。况前覆乃後車之警。獨行爲衆人之僻。不然。吾將受教於聖賢。敢忘歡伯。

酒賦

吳淑

魚麗於罟。鰓鯉。君子有酒。旨且有。若夫儼狄初制。少康造始。九投百品之精。一宿三重之美。既陰陽之相感。亦吉凶之所起。挹此思柔。誦茲反恥。則有優章曜而賜舜。爲穆生而置醴。定國數石而精明。鄭玄一斛而溫偉。三日僕射。百錢阮子。陳諫每唱於迴波。養性亦澆於疊碗。爾其樂茲在鎬。挹此如灑。法鄧君之能釀。憶劉伶之解醒。山濤既聞於八斗。陸納才堪於二升。陶侃則過限便止。孔穎則彌月不醒。文舉嘲曹公之禁。簡雍譏先主之刑。伐木許。釀酒有莢。傾荒外之樽。採海中之樹。三雅既聞於劉表。百榼仍傳於子路。賞鍾會之不拜。美孟嘉之得趣。酌此中聖。賜之上尊。梁武之稱臧質。謝奕之逼桓溫。行朱虛之軍法。醉丞相之後園。或投醪而感義。或舉盃而殺人。謝朓曾聞於指口。管仲嘗憂其棄身。飲之孔偕。樂此今夕。營彼糟丘。溺滋窟室。子良持鎗以乍進。延之據鞍而自適。既營度於五齊。亦均調乎六物。遺羊祜而弗疑。折張昭而屢屈。嘉皇甫之質厚。鄙王琨之儉嗇。則有眠畢卓之甕。入步兵之廚。飲灑洲之玉管。挹南岳之瓊酥。亦聞醉裏遺冠。鬢頭加帽。銀鍔之寵思。纒醪之賜崔浩。裴粲則勤以獻誠。陰鏗則仁而獲報。逢括顛於消難。見傾家之次道。復聞孔羣喻之糟肉。孫朝積年麴封。顯父之餽百壺。唐堯之舉千鍾。豈顧季鷹之身後。且醉高歡之手中。應彼東風。醞茲狂藥。冬釀兮夏成。汾清兮隣酌。亦云玉瞻三術。鄠舒五罪。漢有長樂之儀。吳有釣臺之會。一斗河東之賜。千日中山之醉。蘇微爲之而成疾。虞封爲之而易內。至若老羌之渴。次公之狂。倒山公之接羅。脫相如之鸚鵡。故其成禮而弗繼以淫。無量而不及於亂。唯公榮而不與。獨

崔暹而可勸。禮成宴醕。名稱聖賢。湛酒泉而在地。瞻酒旗之麗天。味兼百末。價重千錢。嘗美味於鄴湖。酌不極於青田。復聞敗見宋樽。怪消秦獄。或以青州作號。或以建康爲目。名傳上頓。味稱美祿。阮孚以金貂相換。淵明以葛巾見漉。亦云曲阿既醺。邯鄲被圍。步白揚之野。坐黃菊之籬。高允敗德以爲訓。元忠坐酌而自怡。或取陶陶之樂。或矜抑抑之儀。及夫行車酌醕。鳴鐘舉燧。餽糟兮歡醕。舉白兮揚觴。高昌滂林之貢。西域蒲桃之味。或以蟹螯俱執。或以麕肩並賜。禮有生禍之語。書著崇飲之旨。邠原有廢業之憂。范泰述傷生之理。苟忘滯首之戒。將貽腐脇之斃。故三爵以退。而百拜成禮。所以喻之於兵。而警之於水也。

濁醪有妙理賦

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愛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送。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洪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駭。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媿。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

之賦。又何必一石亦醉。罔聞州閭。五斛解醒。不問妻妾。結機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誇謫仙之敏捷。陽醉邊地。常陋王式之褊。歌鳴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將濟而射木人。又何狹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澆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澗。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酒子賦 有序

蘇軾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滴。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爲父。蒸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稷酒之初。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醜雞鵝之毯毳。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杯。噉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願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衝漳。車徒涉而夜號。燈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泉。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罄節解而流膏。嘻作廈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蒸羔。酌以瘳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拄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嵒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槥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歡其醞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洞庭春色賦 有序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臧千里於一斑。舉叢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娟媚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苔。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漣。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鷗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

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筥。散腰疾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嶺。鼓巴山之桂楫。叩林屋之瓊闌。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進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惛騃。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幃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書東臯子傳後

蘇軾

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子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子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子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尤善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子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子。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既醉備五福論

蘇 轍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有暴戾不和之節。行不相與。作爲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於是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畢。而又與其諸兄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上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皆醉。爲作既醉之詩。以美之。而後之博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福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併。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山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壅閉無戰鬥危亡之患。而率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不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具。則夫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樂於下。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繆戾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

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身且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三 濁醪有妙理賦 次東坡韻

李 綱

盡棄糟粕。獨留精醇。導性理以通妙。知麴蘖之有神。融方寸於混茫。處心合道。齊天地於毫末。遇境皆真。厥初生民。時維司命。天有星以垂象。周建官而設正。泉香器潔。既曲盡於人爲。氣冽味甘。乃資陶於天性。蓋百禮之所須。寧五漿之可並。荒耽失職。當戒羲和之酒淫。溫克自將。宜法文武之齊聖。良辰美景。明月清風。沸新篘之蟻白。滴小槽之珠紅。味流霞而細酌。掃浮雲之一空。醇德可嘉。頌觚瓢於劉子。醉鄉不遠。記風土於無功。恍爾神遊。竊然心縱。天光泰定而遺萬物。根塵解脫而忘六用。藉之飲藥。能資疾疹之痊。或使墜車。豈覺死生之重。嗟夫。此異隨珠。寒可當襦。此異和璧。飢可當餈。療飢寒以飽煖。化憂忿爲歡娛。信麴生之風味。豈侍坐之可無。霞散冰肌。謝仙人之石髓。紅潮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又曷貴盜醉壘下。見鄆州閩。得飲播間。歸駑妻妾。三升起待詔之戀。千首矜翰林之捷。分田種秫。未訝淵明之迂。看劍引杯。更覺少陵之狹。治則醒而亂則醉。其智足稱。飲愈多而貌愈恭。其賢可接。察行觀德。莫酒之如。自昔達者。必取之於飲而粹者。元魯山之德也。飲而拙者。陽道州之政歟。袒褐相從。笑竹林之七逸。供帳出餞。實都門

之二疏。故我取足於心。得全於酒。內以此而怡弟昆。外以此而燕賓友。雖一杯於一石。同酣適之功。又何必吸百川以長鯨之口。

椰子酒賦

李綱

伊南方之碩果。稟炎輝之正氣。寶石繖而睟文。膚脂凝而膩理。厥中枵然。自合天體。釀陰陽之細糲。蓄雨露之清泚。不假麴蘖。作成芳美。流精粕之精英。雜羔豚之乳髓。何煩九醞。宛同五齊。資達人之嗽吮。有君子之多旨。穆生對而欣然。杜康嘗而愕爾。謝涼州之葡萄。笑淵明之秫米。氣盎盎而春和。色溫溫而玉粹。當炎荒之九秋。寄美人於千里。不費餅壘。以介壽祉。破紫殼之堅圓。剖冰肌之柔脆。酌彼窪樽。薦茲妙味。吸沆瀣而咀瓊瑤。可忘懷而一醉。

石門酒器五銘

黃榦

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父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粗紛紜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小無大亦一理。

醉牀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祇以覆其餽。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蓄。其予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曉示科賣民戶勸引及抑勒打酒

朱 熹

勸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今訪聞諸縣。並佐官廳。每遇人戶。輒以承買勸引爲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遠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悉。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買勸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大酺賦 井序

劉 筠

臣謹按前志。醑之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焉。肇自炎漢初興。日不暇給。罰其合醑之會。著於三尺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禮義。賜醑之惠。繇是流行。况我朝盛德形容。汪洋圖牒。固不可以寸毫尺素孟浪而稱也。臣今所賦者。但述海內豐盛。兆庶歡康。爲負暄獻芹之比爾。其辭曰。

聖聖紹休兮三葉重光。祥符薦祉兮萬壽無疆。昭景貺於紀元之號。還淳風於建德之鄉。慶無邈而不被。俗無細而不康。乃下明詔。申舊章。賜大醑之五日。洽歡心於庶邦。爾乃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通衢十二兮砥平。廣路三條兮繩直。固不以列肆千里。集民萬億。羣有司而先置。戒掌次而具飭。幕九章兮燦若舒霞。廊千步兮軒如布翼。外饗之百品有敘。酒正之六物不忒。分命司市。遷闔閭於東西。鳩集梓人。校輪輿於南北。將以極瑰奇詭異之歡。示深慈至惠之澤也。於是二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閣。歷未央。御南端之曉闕。臨迴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轆。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蜚丹頰。象其武也。則青翰餘腥。聲碎磻兮非雷而震。勢憑凌兮弗葦而航。且觀夫魚龍曼衍。鹿馬騰驤。長蛇白象。麒麟鳳凰。吞刀璀璨。吐火燄煌。或叱石而成羊。文豹左擎兮右攫。元珠條耀兮忽藏。畫地而川流。滸滸。移山而列岫。蔚蔚。神木垂實。靈草擢芒。鬚鬚豆獸。綽約天倡。曳綉紉而絳縹。振環佩兮鏗鏘。亦刀受黃公之祝。大而體蘭陵之王。木女發機於曲逆。鳥言流俗於冶長。千變萬化。紛紜頽頽。前者拗怒而欲息。後者技癢而激昂。舞以七盤之妍袖。間以九部之清商。彈箏擲箏。吹竽鼓簧。南音變楚。隴篴明羌。琵琶

琶出於胡部。搥鼓發於稱狂。方響遺銅磬之韻。羯鼓鬪山花之芳。篳篥之妙引初畢。箏管之新聲更揚。洞簫參差兮上虞。燕筑慷慨兮在旁。琴瑟合奏而奚辨。埤篳相須而靡遑。信滿阮而滿谷。豈止乎洋洋盈耳而已哉。又若樞末之枝。趨捷之徒。籍其名於樂府。世其業於都盧。竿險百尺。力雄大夫。望仙盤於雲際。視高絙於坦途。俊軼鷹隼。巧過猿狙。術多能於懸絕。校微命於錙銖。左迴右轉。既亟且且。嘈嘈沸瀆。鼓譟獻。突倒投而將墜。旋斂態而自如。亦有僂僂赤子。提攜叫呼。脫去襁褓。負集危軀。效山夔之躑躅。恃一足而有餘。歟對舞於索山。跳丸劍而爭趨。偃仰拜起。如禮之拘。雜以拔距投石。衝狹戲車。蛇矛交擊。猿騎分驅。韓嫣之金丸壘中。孟光之石臼凌虛。習五案者。於斯盡矣。透三峽者。何以加諸。復有俳優旃孟。滑稽淳于。談諧方朔。調笑酒胡。縱橫諠浪。突梯啾嚙。混妍醜於成施。變舒慘於籛際。乃至角抵蹴鞠。分朋列族。其勝也氣若雄虹。其敗也形如椅木。誰謂乎狼子野心。而熊羆可擾。誰謂乎以強陵弱。而貓鼠同育。斯固藝之下者。亦可以娛情而悅目。是時也。都人士女。農商工賈。鱗萃乎九達之衢。星拱乎兩觀之下。舉袂兮連帷。揮汗兮歸雨。鈿車金勒。雜選而品彙。袂服靚裝。藻繡而容與。網利者罷登。壘斷力田者競辭。賦畝。屠羊說或慕功名。斲輪扁亦忘規矩。寂寂兮巷無居人。憧憧兮觀者如堵。以遊。爰笑爰語。始乃拊舞於康莊。終乃含歌於樽俎。旁有相如滌器。濁氏賣脯。乘時射利。嚮良雜苦。勺藥之味。蚺鱓盡取。既費用以兼贏。咸滿志而自許。又乃百工居肆。衆貨叢聚。錦繡之設。焰朗臺廡。競相高以奢麗。羌難得而觀縷。於以見國

家蕃富。上下充足。女有餘絲。男有餘粟。顧金土兮同價。興禮讓兮郁郁。若夫七相茂族。四姓良家。蟬聯鼎盛。照耀繁華。皆結駟而連騎。雖兩漢其寧加。則又有菟裘老臣。逍遙高尚。乘下澤之車。曳靈壽之杖。爰稽首於堯雲。挹衢樽而無量。鄉里俊造。草澤英才。覽德輝而狎至。觀國光而聿來。顧鼎食之可取。豈直野苹之謂哉。羽林戴鶴之夫。期門依飛之子。罷羽獵於長楊。投賓壺於棘矢。襲楚楚之衣裳。喜交臂於塵里。大矣哉。惟堯舜之作主兮。盛德日新。矧臯夔之爲佐兮。嘉猷矢陳。奏君臣相悅之樂。會比屋可封之民。流露未晞。在漢之權允洽。太牢如享。登臺之衆咸臻。老吾老以幼吾幼。不獨子其子而親其親。縲寡孤惻兮各有所養。蠻夷戎狄兮孰非我臣。粟帛之賜已厚。牛酒之給仍均。春醴惟醇。炮炙薌芬。鬢髮者駕肩而洩洩。支離者攘臂而欣欣。莫不含和而吐氣。蹈德而詠仁。一之二之日。樂且有儀。三之四之日。不醉無歸。五日兮。慶飲斯極。但見夫含哺而嬉。介爾眉壽。和爾天倪。非夫上聖之乾乾致治。其孰能逸豫而融怡者哉。敢爲系曰。於鑠我宋。魏乎帝先。創業垂統。靜直動專。威烈既茂。文德是宣。讓而不宰。讓之於天。上帝允答。靈貺昭然。厥慶惟大。庶民賴焉。爰錫醕飲。流惠周旋。有殺如阜。有酒如川。既醉既飽。無黨無偏。體安舒兮被堯日。氣和樂兮暢薰絃。祝聖祚兮揚純懿。永延長兮彌億年。

蒲桃酒賦 有序

元好問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

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祕。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子曰：世無此酒久矣，子亦嘗見邈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之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元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悵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醕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秣稻取精良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諧，艱難而出美好，徒祝毒之貽哀。緊工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旣以天而合，天故無枉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哀而鼓鐘，味薄而醜梅。惟揮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葡萄酒賦 有序

王翰

洪武辛酉，謁禹廟，有以葡萄酒見餉者，其甘寒清冽，雖金杵之露，玉杵之霜，不能過也。飲訖，頽然而醉，覺而西山雨霽，新涼晚生，鬪茶煙於鬢影，漱松風於牙齒。於是命童子執筆，書是賦以酬之。

賦曰。有西域先生。蓋碩生者。謁安邑主人。主人曰。何先生質性朴木。言諛而體豐。不動而能與人同。不言而能爲人容。慕先生之風。能遺千乘之貴。味先生之道者。可忘萬鍾之隆。且支派之繁衍。流澤之不窮者。其有自乎。西域客起而揖曰。昔卯金氏之五葉。好遣兵而四征。廣利之師。律未輯。博望之使。節已行。吾皇考時。方埋名遁形。發光匿聲。何聘帛之三往。竟上賈乎西京。雖一拔而遽起。冀中葉之是榮。尙未忘乎故土。嘗含酸而寄情。於是覲武皇於未央之殿。因上表而致名也。武皇見皇考中碩而外茂。氣芳而德醇。曰。此真席上之珍也。或待詔於上林。或備問於几筵。或與金母之桃同薦。或與玉屑之露同酌。東方之謔。因吾而逞其技。相如之渴。賴吾以獲其痊。向使武皇。能盡用吾皇考之道。必不祀竈而求仙也。爾後太原之蔓延。安邑之蟬聯。吾能一說。使百疋之帛可得。三品之職。遽遷。叔達之行。以吾而表其孝。宋公之賦。因我而著其賢。予小子誠中原之一枝。其大宛之一天者也。主人曰。出處地望。吾旣聞之矣。請問先生之爲道也。客曰。吾始也。好甘言以媚人。畜陰冷以發疾。愧學道之不醇。方發憤以改習。遵麴生之遺法。亦禁水而絕粒。訝刀圭之入口。疑骨蛻而生翼。其心也。湛然若止水。其氣也。盎然若春色。挹之而不污濁。引之而不反惡。先生向言。質性朴木。言諛而體豐者。實由乎此矣。吾能使稜嶒者。渾淪。彊暴者。藏神。戕賊而機變者。皆抱璞而含真。欲使區宇之人。皆從吾於無何有之鄉。而爲葛天氏之民也。主人曰。善乎先生之爲道也。於是命僕執席具几。百拜定交於先生。先生於是啞然而笑。欣然而談。泛然而挹。春江之波。湛然若臨秋。

月之潭。嘆九天之珠玉。蜚萬壑之烟嵐。主人不覺氣和而意適。體薰而心酣。頽然而就枕。不知明月之在西南。覺而使童子之執筆。記先生之良醪。

酒德頌和劉伶韻

周履靖

有放浪狂生。日灑落於昏朝。萬古如須臾。心不營利祿。足不躡雲衢。衣無羅綺。寢無室廬。席草枕石。四體如如。與至輒操盃觚。傾倒不計罇壺。惟以沈酣安閒其餘。哂達人才子。王孫名士。無此逍遙。不知所以大笑而與言。脣不闔齒。兩眼模糊。呼之不起。狂生猶是。持盃接其槽。痛飲醇醪。開襟而踞。不瀟其糟。並無他慮。思暢情陶。怡然成醉。喚之弗醒。聆之何能聞其音聲。惟視其黑甜而裸形。弗顧風露之拂身。但適其性情。醉晚榮華易更兮。似波浪而逐青萍。微軀易殞兮。若蜉蝣而同螟蛉。

詩

小雅賓之初筵五章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醴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滿。其滿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嘏。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豎。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小雅瓠葉四章

此亦燕飲之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大雅蕩之五章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魯頌有駝三章

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於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騊。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騊。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兮。于胥樂兮。

贈石季倫

嵇紹

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至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連雨獨飲

陶潛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閒。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願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飲酒二十首 并序

陶潛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權相持。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常
 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
 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
 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
 不相違。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
 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
 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
 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清晨
 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襁褓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
 世皆尚同。願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在
 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
 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非何必惡。人當解意表。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有客常同止。趨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常炳。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髮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社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語無不寒。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疇昔苦長饑。投未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因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沫泗較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一快飲。空負頭上巾。但

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淡。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陶潛

述酒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師旅。辛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收。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雜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陶潛

酒德歌

地烈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先危後則。

趙整

將進酒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綬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濠。士失志。溫

何承天

情勞思旨酒，寄遊遊。敗德人，甘醇醪。晷長夜，惑淫妖。興屢舞，厲哇謠。形傴僂，聲號呶。首旣濡，志亦荒。性命天。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爲殃。

當對酒

范雲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袷解。誰念髮成絲。徇性良爲達。求名幸自欺。迨君當歌日。及我傾樽時。

贈學仙者

范雲

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對酒

范雲

對酒誠可樂。此酒復芳醇。如華良可貴。似乳更非珍。何當留上客。爲寄掌中人。金樽清復滿。玉碗盃來親。誰能共遲暮。對酒惜芳辰。君歌尙未能。却坐避梁塵。

九月酌菊酒

劉孝威

露花疑始摘。羅衣似適薰。餘杯度不取。欲持嬌使君。

田飲引

朱昇

卜田宇兮京之陽。而清洛兮背修邛。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

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閒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翮之章。

高陽樂人歌 二首

闕名

可憐白鼻騶。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盡地作交賒。
何處蝶筋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

獨酌謠四首

陳後主

齊人淳于髡善爲十酒。偶效之作獨酌謠。

獨酌謠。獨酌且獨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飄。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聊。五酌孟易覆。六酌催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起。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異羽翼。任致得飄飄。寧學世人醉。揚波去我遙。爾非浮丘伯。安見王子喬。獨酌謠。獨酌起中宵。中宵照春月。初花發春朝。春花春月正徘徊。一尊一絃當夜開。聊奏孫登曲。仍斟畢卓杯。羅綺徒紛亂。金翠轉遲回。中心幸如水。凝志更同灰。逍遙自可樂。世語世情哉。獨酌謠。獨酌酒難消。獨酌三兩盃。弄曲兩三調。調絃忽未畢。忽值出房朝。更似遊春苑。還如逢麗譙。衣香逐嬌去。眼語送杯嬌。餘樽盡復益。自得是逍遙。獨酌謠。獨酌一尊酒。尊酒傾未酌。明月正當牖。是牖非回悲。吾樂非擊缶。自任物外權。更齊椿菌久。卷舒乃一卷。忘情且十斗。寧復語綺羅。因情卽山藪。

獨酌謠

沈炯

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幸漫漫。神理暫超超。再酌矜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條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跣可同朝。龍螭非不屈。鸚鵡但逍遙。寄語號啜侶。無乃太塵囂。

獨酌謠

陸 瑜

獨酌謠。芳氣饒。一傾薄神慮。再酌動神飈。忽逢鳳樓下。非待鸞絃招。聰明影乘入。人來香逆飄。杯隨轉態盡。釧逐畫杯遙。桂宮非蜀郡。當壚也至宵。

對酒

張正見

當歌對玉酒。匡坐酌金罍。竹葉三清泛。葡萄百味開。風移蘭氣入。日逐桂香來。獨有劉將阮。忘情寄羽杯。

對酒

岑之敬

色映臨池竹。香浮滿砌蘭。舒文泛玉椀。漾蟻溢金盤。簫曲隨鸞易。笳聲出塞難。唯有將軍酒。川上可除寒。

對酒歌

庾 信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脯。山簡接灘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

蒙賜酒

庾 信

金膏下帝臺。玉漉在蓬萊。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從今覓仙樂。不假向瑤臺。

報趙王惠酒

庚 信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墟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時能報恩。

有喜致醉

庚 信

忽見庭生玉。聊欣蚌出珠。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廚。雜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杏唯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奉答賜酒

庚 信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野人相就飲。山鳥一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更榮。

奉答賜酒鵝

庚 信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沈。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林。

正旦蒙趙王賚酒

庚 信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頰來。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庾信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跂窗催酒熟。停杯待菊花。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應有接羅斜。

就蒲州使君乞酒

庾信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答王司空餉酒

庾信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庾信

劉伶正捉酒。中散欲彈琴。但使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對酒

庾信

數杯還已醉。風雲不復知。唯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

春日極飲

庾信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過酒家三首

王績

北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竹葉連精翠。葡萄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爲誰
空。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祇爲酒家貧。

飲新酒

元稹

聞君新酒熟。况值菊花秋。莫怪平生志。圖銷盡日愁。

酒

李嶠

孔坐洽良儔。陳筵幾獻酬。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
每接高陽宴。長陪河朔遊。會從元石飲。雲雨出圓丘。

奉蕭令嵩宇文黃門融裴中書光庭酒三首

張說

樂奏天恩滿。杯來秋興高。更蒙蕭相國。對席飲醇醪。
聖德重甘露。天章下大風。又乘黃閣賞。願作黑頭
公。西掖恩華降。南宮命席闌。詎知鷄樹後。更接鳳池歡。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丁仙芝

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頂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
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當夜遼亂
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
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對酒吟

崔國輔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叢荆棘一鳥呼。屢唱提壺沾酒吃。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
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醪。

新豐主人

儲光羲

新豐主人新酒熟。舊客還歸舊堂宿。滿酌香含北砌花。盈樽色泛南軒竹。雲散天高秋月明。東家少女解秦箏。醉來忘却巴陵道。夢中疑是洛陽城。

月下獨酌 四首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時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開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三月咸陽城。千花畫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風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獨酌

李白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長松爾何如。蕭瑟爲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

春日獨酌

李白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歌醉芳菲。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日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閒。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日。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金陵鳳凰臺置酒

李白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李白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譎諠。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盞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旁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澆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

市上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誰能憂彼身後事。金甌銀鴨葬寒灰。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鑊。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待酒不至

李白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窗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李白

昨日東城飲。還應倒接躡。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自遣

李白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九日龍山飲

李白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作

李白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

哭宣城善釀紀叟

李白

絕更黃泉裏，遠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客中行

李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酒肆行

韋應物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綵幟邀上客。迴瞻丹鳳闕，直視紫雲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合，他墟鄰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一釀斯須美。初釀後薄爲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潛醞客來稀，終歲醇醲味不移。長安酒徒空擾擾，路傍過者那得知。

湖中對酒作

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芙蓉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醉後贈張九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尤顛。白髮老閒事，青雲在目前。牀頭一壺酒，能得幾回眠。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杜甫

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說。亂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諸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喚問升斗。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撥悶

杜甫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振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顛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杜甫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筵對馬軍。

對酒曲

賈至

春來酒味濃。舉酒對春叢。一酌千憂散。三杯萬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春風。寄語尊前客。生涯任轉蓬。

勸陸三飲酒

戴叔倫

寒郊好天氣。勸酒莫辭頻。擾擾鍾陵市。無窮不醉人。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楊當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輕莎欹坐隱。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俗。數杯君不見。都已遣沈冥。

醉後寄山中友人

于鵠

昨日山家春酒濃。野人相勸久從容。獨憶卸冠眠細草。不知誰送出深松。都忘醉後逢廉度。不省歸時見魯恭。知己尙嫌身醅酌。路人應恐笑龍鍾。

把酒

韓愈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青山。

答陸澄

朱放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尊。舉觴醉先酒。遣我驅憂煩。須良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綠水涵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亦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柳宗元

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峨峨。

孟郊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今太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樽琵琶夜。根根。洞庭雨脚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響。海綉紅文香淺清。黃蛾跌舞千年觥。仙人燭樹蠟烟輕。青春醉眼淚泓泓。

李賀

長安道

花枝缺處春樓開。豔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客。長安道。一回來。一回老。

白居易

勸酒

白居易

勸君一盞君莫辭。勸君兩盞君莫疑。勸君三盞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日長久。白兔赤烏相趨走。身後堆金到北斗。不如生前一尊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誼誼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纛紫軍爭路行。歸去來兮頭已白。典錢將用沽酒吃。

賦得何處難忘酒

白居易

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豔陽天。

醉後

劉商

春月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醒後

劉駕

醉臥芳草間。酒醒日落後。壺觴半傾覆。客去應已久。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

對酒

于武陵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是別離。

醉歌

許宣平

紀事云。好事者嘗題此詩於壁。李白自翰林出。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也。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在。穿雲入翠微。

勸酒

李敬中

不向花中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

和龔美醉中以一壺見寄

陸龜蒙

酒痕衣上雜莓苔。猶憶紅螺一兩杯。正被邊籬荒菊笑。日斜還有白衣來。

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皮日休

野老蕭然訪我家。霜殘白菊兩三花。子山病起無餘事。只望蒲臺酒一車。

夜醉臥街

裴脩然

開元中。夜醉臥街犯禁。乃爲此詩。

遮莫琴琴動。須傾滿滿杯。金吾如借問。但道玉山頹。

別酒主人

山中客

酒盡君莫沽。壺乾我常發。城市多鷺塵。還山弄明月。

夜聞榨酒有聲因而成詠

蘇舜欽

精牀新壓響泠泠。欹枕初聞睡自輕。幾段愁衷俱滴破。一番歡意已竊成。空階夜雨徒傳句。三峽流泉無此聲。只待松軒看飛雪。呼賓同飲壺頭清。

謝堯夫寄新酒

故人一別兩重陽。每欲從之道路長。有客忽傳龍坂至。開尊如對馬軍嘗。定將瓊液都爲色。疑有金英密借香。却笑當年彭澤令。離邊終日歎空觴。

韓維

新釀桂酒

擣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壑。招呼明月到芳尊。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樹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蘇軾

和陶淵明飲酒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入。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蘇軾

家釀

方暑儲麴甕。及秋舂秫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鄰媪。唧唧鳴甕盎。噉噉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搗嫌不早。病色變澗丹。鼠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尙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汗滓空。入腹誰復告。

蘇轍

釀重陽酒

蘇轍

風前隔年麴。甕裏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晷日已迫。收拾頰主婦。仰空露成霜。寒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啣候鳴聲。涓涓夜初溜。輕巾澆精脚。寒泉養器缶。誰來共佳節。但約鄰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他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以蜜酒送柳真公

蘇轍

牀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墟。送與幽人試嘗看。不應只是白花鬚。

題杜子美浣花醉歸圖

黃庭堅

拾遺流落錦宮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鷄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學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宇縣。杜陵章曲無鷄犬。老妻穉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駛醉起。願聞解兵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牘粉墨落。平生忠義命寂寥。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絃千古無。

與舍弟飲

唐庚

溫酒澆枯腸。戢戢生小詩。詩中何等語。酒後那得知。黃菊遂行邁。徑去不復辭。拒霜猶屈強。其勢何能爲。

但問酒有無。勿計官高卑。江邊捕魚郎。教我常啜醑。

還朝飲酒

韓駒

往時看曝石渠書。內酒均頒白玉腴。落魄十年無復醉。因公今日識官壺。

茅柴酒

韓駒

三年逐客臥江皋。自與田工壓小槽。飲慣茅柴諸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謝江仲舉惠酒

程俱

山城無物可忘憂。但有平原病督郵。知我囊中無白水。煩君若下出青州。芳甘未謝三年醑。傲兀能消萬古愁。會待東郊春意動。鳴鞭乘興草堂遊。

和汪伯虞求酒

羅願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穀紋奇更絕。投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要築糟臺須大匠。詩人便欲醉千日。歡伯僅堪陪一餉。曰予此樂未之知。獨愛爲餅居井湄。因君飲與亦浩蕩。夢隨騶駕觴瑤池。昔賢酒盡孤長吸。大似竹枯還欲漉。明朝秀句傳滿城。笑指空尊臥牆壁。

寓直玉堂拜賜御酒

范成大

歸鶉陸續墮宮槐。簾幕參差晚不開。小雨遂將秋色至。長風時送市聲來。近瞻北斗璿玑次。猶夢西山翠

碧堆。漸愧君恩來甲夜。殿頭宣勸紫金杯。

對酒

陸游

閒愁如飛雪。入酒卽消融。花好如故人。一笑杯自空。流鶯有情亦念我。柳邊盡日啼春風。長安不到十四載。酒徒往往成衰翁。九環寶帶光照地。不如留君雙頰紅。

大醉梅花下走筆賦此

陸游

閉門坐嘆息。不飲輒十日。忽然酒興生。一醉須一石。檐頭花易老。旗亭酒常窄。出郊索一笑。放浪謝形役。把酒梅花下。不覺日旣夕。花香襲襟袂。歌聲上空碧。我亦落烏巾。倚樹吹玉笛。人間奇事少。頗謂三勍敵。酒闌江月上。珠樹挂寒壁。便疑從此仙。朝市長掃迹。醉歸亂一水。頓與異境隔。終當騎梅龍。海上看春色。

社酒

陸游

農家耕作苦。雨暘每關念。種黍踟躕。終歲勤收斂。社甕雖草草。酒味亦醇醲。長歌南陌頭。百年應不厭。

飲石洞酒戲作

陸游

酣酣霞暈力通神。淡淡鵝雛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滿懷搖蕩隔年春。梅花的的吹初破。楊柳纖纖染未勻。醉倒橋邊人不怪。西曹免譴相君茵。

對酒

陸游

溫如春色爽如秋。一棹燈前自獻酬。百萬愁魔降未得。故應用爾作戈矛。

酒歌

楊萬里

生酒清於雪。煮酒赤如血。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麴米釀出春風香。坐上豬紅間熊白。甕頭鴨綠變鵝黃。先生一醉萬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酒市二首

朱熹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詎有當墟子。應無折券人。勸君彈莫問。一酌便還醇。
麗藻摘雲錦。新章寫陟釐。詩傳國風體。興發酒家旗。見說難中聖。遙知但啜醅。盤餐雜鮭菜。那有蟹螯持。

林知常惠白酒六尊仍示酒法作十韻謝之

王十朋

老去生涯付杯酒。種秫辛勤三百畝。東臯遺法嗟失傳。蜜汁蠶漿不通口。邇來輒飽經月無。豈有清歡對朋友。百錢強就村媪醉。終夜蔬腸作雷吼。先生祇把文字耕。妙意能施杜康手。憐我新愁餘萬斛。那更澆腸無五斗。分惠青州六從事。祕法兼蒙傳肘後。便同北海歌不空。免似東坡歎烏有。嗟予偃蹇老更鑿。感激故人情意厚。會須續遺白衣來。籬畔黃花欲重九。

九日飲酒會趣堂者十九人老者與焉既醒念不可以無詩因用贈林知常韻示諸友

王十朋

我似揚雄貧嗜酒。筆作耕犁紙爲畝。辛勤耕植三十年。往往精醲罕濡口。今年九日甕盡空。誰饌先生荷諸友。衰顏迎醉生嫩紅。餓腹隨餐失飢吼。菊花不上老人頭。酒盞聊傳此時手。文字飲韓嘉數子。禮法拘髡惟一斗。衰翁與盡輒先歸。不待杯盤狼藉後。坐客高歌驚四鄰。吾鄉已在無何有。明朝黃花亦不惡。俗眼無端自疎厚。酒醒聊記坐中人。有似平原凡十九。

九日會飲予爲倡首自和凡數篇皆因事敘情爾未作重九詩也今再和一篇每句用事而不見姓

名末聯外餘皆略存對偶必有能和之者

王十朋

獨坐東籬歎無酒。種秫西疇謾盈畝。菊花叢畔來白衣。桑落杯中付饑口。汝南風俗有故事。龍山宴集多佳友。靜聞彭澤三徑香。遙想藍田雙澗吼。順時習射馬嘶風。隨俗登山囊繫手。慈恩塔冷舊衣冠。戲馬臺空古刁斗。三嗅馨香感慨中。細看茱萸醑酌後。應制賦詩人孰在。坐湖聯句今還有。明朝見花心已別。此日登高意宜厚。日月並應節物嘉。獨恨今年無閏九。

夜飲

姜特立

風高霜挾月。酒暖夜生春。一曲清歌罷。華胥有醉人。

社酒

方岳

春風潑醅甕。夜雨鳴精牀。相呼薦餽潔。洗盞方敢嘗。不辭醑酌紅。所願糴種黃。家家飯牛肥。歲歲浮蛆香。

淵明攜酒圖

梁 棟

淵明無心雲。纔出便歸岫。東臯半頃秫。所種不常有。苦恨無酒錢。閒却持杯手。今朝有一壺。攜之訪親友。惜無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閒吟籬下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否。

詠酒

徐 璣

才傾一盞碧澄澄。自是山妻手法成。不遣水多防味薄。要令麴少得香清。涼從荷葉風邊起。暖向梅花月裏生。世味總無如此味。深知此味卽淵明。

李白醉歸圖

呂子羽

春風醉袖玉山頽。落魄長安酒肆迴。忙煞中官尋不得。沈香亭北牡丹開。

漉酒圖

龐 鑄

我愛陶淵明。愛酒不愛官。彈琴但寓意。把酒聊開顏。自得酒中趣。豈問頭上冠。誰作漉酒圖。清風起毫端。露電出形似。神情想高閒。大似揮絃時。目送飛鴻難。袖中有東籬。開卷見南山。嗟予困塵土。青鬢時一斑。折腰尙未免。敢謂善閉關。望望孤雲翔。羨羨飛鳥還。歸田未有日。掩卷空長歎。

卯酒

宋九嘉

臘蟻初浮社燕。宿醒正渴卯時投。醉鄉兀兀陶陶裏。底事形骸底事愁。

醉中

侯册

爛醉歸來驢失脚。破靴指天冠倒卓。足來白眼望青天。狂氣崢嶸無處著。陶潛止酒意有在。餽糟醲醑良未害。君看謝奕對桓溫。得失老兵何足怪。螟蛉蜾蠃待二豪。飲中寧有山家濤。平明徑訪陳驚坐。相對春風把蟹螯。

老杜醉歸圖

李俊明

尋常行處酒債。每日江頭醉歸。薄暮斜風細雨。長安一片花飛。

飲酒五首之二

元好問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盃謝明月。蓬華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後飲酒五首之三

元好問

金丹換凡骨。誕幻若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滉漾莫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

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真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爲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此翁賢。

黑馬酒

劉 因

仙酪誰誇有太元。漢家桐馬亦空傳。香來乳面人如醉。力盡皮囊味始全。千尺銀蹄開曉宴。一杯驕露灑秋天。山中喚起陶弘景。轟飲高歌敕勒川。

醉時歌

黃 庚

茫茫古堪輿。何日分九州。九州封域如許大。僅能著我胸中愁。澆愁須是如澆酒。麴波釀盡銀河流。貯以倒海千頃黃金罍。酌以傾江萬斛玻璃舟。天爲青羅幕。月爲白玉鈎。月邊天孫織雲錦。製成五色蒙茸裘。披裘把酒踏月窟。長揖北斗相勸酬。一飲一千石。一醉三千秋。高臥五城十二樓。剛風冽冽吹酒醒。起來披髮騎赤虬。大呼洪崖拉浮丘。飛上崑崙山頂頭。下視塵寰一培塿。揮斥八極逍遙遊。

馬酒

許有壬

味似融甘露。香疑釀醴泉。新醅撞重白。絕品挹清元。驥子飢無乳。將軍醉臥甔。捐官聞漢史。鯨吸有今年。秋露白酒熟。臥聞糟聲喜而得句

許有壬

治麴辛勸夏竟秋。奇功今日遂全收。日華煎露成眞液。泉脈穿巖咽細流。不忍撥醅澀甕面。且教留響在
牀頭。老懷碌碌行澆盡。三徑黃花兩玉舟。

醉樵歌

張翥

東吳市中逢醉樵。鐵冠欹側髮飄蕭。兩肩矻矻何所負。青松一枝懸酒瓢。自言華蓋峯頭住。足跡踏過人
間路。學書學劍總不成。惟有飲酒得真趣。管樂幸是王霸才。松喬自有烟霞具。手持昆岡白玉斧。曾向月
裏砍桂樹。月裏仙人不我噴。特令下飲洞庭春。興來一吸海水盡。却把珊瑚樵作薪。醒時邂逅逢王質。石
上看棋黃鶴立。斧柯爛盡不成仙。不如一醉三千日。於今老去名空在。處處題詩償酒債。淋漓醉墨落人
間。夜夜風雷起光怪。

紅酒歌

楊維禎

楊子渴如馬文園。宰官特賜桃花源。桃花源頭釀春酒。滴滴眞珠紅欲然。左官忽落東海邊。渴心鹽井生
炎烟。相呼西子湖上船。蓮花博士飲中仙。如銀酒色未爲貴。令人長憶桃花泉。膠州判官玉牒賢。憶昔同
醉瑤林筵。別來南北不通問。夜夢玉樹春風前。朝來五馬過陋廛。贈以同袍五色彩。副以五鳳樓頭牋。何
以澆我磊落抑塞之感慨。桃花美酒斗十千。垂虹橋下水拍天。虹光散作眞珠涎。吳娃鬪色櫻在口。不放
白雪盈人顛。我有文園渴。苦無曲奏鴛鴦弦。預恐沙頭雙玉盡。力醉未與長瓶眠。徑當垂虹去。鯨量吸百

川。我歌君扣舷。一斗不惜詩百篇。

碧筍飲次胡丞韻

張 昱

小刺攢攢綠滿莖。看揜羅袖護輕盈。分司御史心先醉。多病相如渴又生。銀浦流雲雖有態。銅盤清露寂無聲。當年願博千金笑。故作風荷帶雨傾。

葡萄酒

周 權

翠虬天矯飛不去。領下明珠脫寒露。纍纍千斛晝夜春。列甕滿浸秋泉紅。數宵隕月清光轉。穠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瀉宮壺香。春風吹凍玻璃光。甘逾瑞露濃欺乳。麴生風味離通譜。縱教典却鸕鶿裘。不將一斗博涼州。

和白香山何處難忘酒

周憲王

何處難忘酒。年光似擲梭。清明憐已過。春色苦無多。席上紅牙板。花前皓齒歌。此時無一盞。爭奈牡丹何。何處難忘酒。初秋暑尚存。雙星渡銀漢。微月照黃昏。瓜果排中閣。笙歌沸小軒。此時無一盞。何以待天孫。何處難忘酒。遙登庾亮樓。歌聲通上界。笑語在瀛洲。玉宇晴無際。冰輪夜不收。此時無一盞。何以玩中秋。何處難忘酒。重陽戲馬臺。菰蒲隨水落。橘柚待霜催。蟋蟀吟將老。茱萸插幾回。此時無一盞。黃菊向誰開。何處難忘酒。寒窗一局棋。新筍開竹葉。老樹發梅枝。撥火煨霜芋。圍爐咏雪詩。此時無一盞。虛

度小春時。何處難忘酒。深冬掩風幃。管絃清曉發。獵騎夜深歸。羊角旋風起。鵝毛大雪飛。此時無一盞。辜負黑貂衣。

擬不如來飲酒八首

周憲王

莫向忙中去。閑時自養神。功名一場夢。世界半分塵。日月朝還暮。時光秋復春。不如來飲酒。醉裏樂天真。
寄語紅塵客。其如歲月何。新詩隨意寫。時曲放懷歌。老去朱顏改。年高白髮多。不如來飲酒。看我舞婆娑。
擺攘何因爾。終朝傀儡牽。望塵忙趁市。滿貫苦多錢。造物商巖板。羲和穆駿鞭。不如來飲酒。一醉大家眠。
世態看來熟。浮生何苦忙。好花供長眼。佳茗刷枯腸。池上紅鴛並。簾前紫燕翔。不如來飲酒。高臥北窗涼。
故友成衰謝。新交未是儔。心勞悲暮燕。計拙笑巢鳩。莫作少年事。休將老態愁。不如來飲酒。賞玩菊花秋。
莫入三街市。宜乘九夏涼。隨緣得妙術。守分是仙鄉。寫字騰龍虎。吹簫引鳳凰。不如來飲酒。爛醉錦筵旁。
羨我霜髯老。逢時正太平。園畦頻點檢。書畫悅心情。綠竹栽千个。紅棋著一枰。不如來飲酒。且莫問輸贏。
幸喜身康健。休論愚共賢。詩聯有神助。老嫗得天全。十日一風雨。三家百頃田。不如來飲酒。同樂好豐年。

將進酒

高 啓

君不見陳孟公。一生愛酒稱豪雄。君不見揚子雲。三世執戟徒工文。得失如今兩何有。勸君相逢且相壽。

試看六印盡垂腰。何似一卮長在手。莫惜黃金醉青春。幾人不飲身亦貧。酒中有趣世不識。但好富貴亡其真。便須吐車茵。莫畏丞相噴。桃花滿溪口。笑殺醒遊人。絲繩玉缸釀初熟。搖蕩春光若波綠。前無御史可盡歡。倒著錦袍舞鸚鵡。愛妾已去曲池平。此時欲飲焉能傾。地下應無酒壚處。何苦寂寞孤平生。一杯一曲。我歌君續。明月自來。不須秉燭。五岳既遠。三山亦空。欲求神仙。在杯酒中。

丁一鶴以疾止酒詩以謂之

貝瓊

一鶴先生老耽酒。夜飲一石朝五斗。春來連月醉如泥。窺戶欣無太常婦。杜康昨者忽爲厲。鸚鵡不薦談天口。結交昔在王侯間。折節應羞兒女後。地經橋李却垂淚。日落君山獨回首。浪說北游年少時。結束正似幽并兒。朔風破肉雪埋脛。桃花駿馬如星馳。天街下馬意氣盛。胡女起問郎君誰。涼州葡萄不論價。龜茲罽粟當筵吹。安知反覆一秋夢。白髮漸滿紅顏衰。吳王宮中走麋鹿。真娘墓下號狐狸。出門兩足苦無力。強與老儒時賦詩。君不見人間萬事隨流水。別有乾坤醉鄉裏。不如與君更挾兩鷗夷。李白陶潛共生死。

和高季迪將進酒

王 穉

君不見雲中月。清光乍圓還又缺。君不見枝上花。容華不久落塵沙。一生一死人皆有。綠髮朱顏豈能久。樽前但使酒如澗。肘後何須印懸斗。咸陽黃犬悔已遲。至今千載令人嗤。試看古來功業士。何如陌上冶

遊兒百年飄忽寄宇內。日日歡娛能幾歲。勸君莫惜囊中金。便趁生前常買醉。臨印墟頭綠蟻香。柳花捲雪春茫茫。吳姬越女嬌相向。痛飲須盡三千觴。興來狂笑縱所適。慎勿畏他權貴客。東風吹落頭上巾。此日獨醒端可惜。一朝綺羅生網塵。妝樓空鎖青娥人。酒星不照九泉下。孤鳥自唳山花春。解我金貂。脫君素裘。白日既沒。秉燭遨遊。君爲我舞。我爲君歌。歌舞相合。其如樂何。

夏正夫邀飲蛇酒

杜 庠

藤峽香醪遠寄來。一樽公館晚涼開。功同薏苡能消瘴。色勝葡萄乍潑醅。錢在杖頭宜贖買。壁懸弓影莫深猜。主人情重憐衰病。入夜張燈再舉杯。

予素不善飲。文明詩來有西涯爛醉欲人扶之句。且以二樽見惠。步韻答之。

李東陽

夢斷高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驍。縱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珍重得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麤豪比灌夫。

酒熟志喜

王 鏊

常年送酒媿諸鄰。陡覺今年富十分。水法特教擔柳毅。麴材先已謝桐君。牀頭夜滴晴階雨。甕面香浮暖閣雲。莫笑陶公巾自漉。年來正策醉鄉勳。

雪酒詩爲孫司徒賦

邵 寶

元酒曾聞伯大烹。釀來寒雪品尤清。也知承露能高致。須信藏冰爲曲成。光重夜杯如有物。暖銷春蕚本無聲。相看莫謂人間味。一滴先天萬古情。

弟洛以襄陵酒方見示如法釀造良佳賦此答意

李濂

襄陵自昔稱名酒。猗氏於今得祕方。傳示故園知汝意。釀成新味與誰嘗。金盤滴露泠泠白。玉椀浮春冉冉香。倚瓿題詩寄吾弟。西齋風雨憶聯牀。

漫歌

顧大武

酒旂招搖西北指。北斗頻傾渴不止。天上有酒飲不足。翻身直下解作人間顧仲子。酒中生。酒中死。糟丘酒池何醜醜。千鍾百觚亦徒爾。堪笑劉伶六尺身。死便埋我須他人。此身血肉豈是我。烏鳶螻蟻誰疎親。四鰓鱸魚千里尊。有此下酒物。劉季張良焉知論。左攜孔北海。右攬李太白。餘杭老姥寄信來。道我新封合歡伯。

友人送酒

吳騏

僻性恆耽酒。居貧踏自傷。數旬無一醉。兩鬢竟繁霜。得此真知己。陶然卽上皇。乾坤如許大。短袖且低昂。

醉中題醉人圖

徐學謨

我從燕山望京闕。五陵豪客傷離別。相逢不飲君奈何。瓠瀝葡萄色如血。須臾吸盡身百壺。西陵之日驅

金烏。眼中誰是高陽徒。醉來忽見醉人圖。圖中之人誰最醉。美而鬢者皆如淚。翻身跳浪招且號。夜半山
精引羣魅。東隅之叟頽不禁。擁墟鼻作蒼蠅吟。夢中舒拳賭六博。猶呼一擲千黃金。踴者陰崖伏餒虎。走
者風飈蕩小槽。何人仰面獅作吼。何人歌咽水升屏。何人露頂髮不梳。咄誰持酒澆其顛。何人掉臂揮大
斗。一灑沾唇苦于茶。謾道真珠兼琥珀。翠屏錦繡聲略略。流涎殘沫迸地走。珊瑚鋪滿金吾宅。衆中飲者
誰最多。衰衣之客傾江河。恰如廉頗老善飯。眼看醉者皆么麼。么麼纍纍何足較。或鼓或泣或大嘯。玉山
自在誰能推。欲上青天挽雙曜。劉伶畢卓俱塵埃。幕天席地安在哉。今宵不聞婦人語。明日看花我復來。

將進酒

方孟式

將進酒。鼓琴瑟。調鳳凰。如膠漆。斗酒飲醇。松竹猶存。東風不駐。桃李無言。青天有月圓又缺。愁見楊花亂
如雪。

酒井

徐 銳

千年春醴傳仙姥。三月晴雲護酒廬。色映巖花開寶曆。青歸亭柳拂羅襦。漫思竹葉傾鸚鵡。好學柴桑醉
玉蛆。病渴多情辭賦嬾。琴堂何意獨當墟。

飲酒

袁宏道

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淺謫仙家。未飲陶陶先醉心。

詞

望江南

御製湖
上酒

隋煬帝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沫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曉。仙艷奉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王正清安。

定風流

歐陽修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慘醉顏酡。春到幾人能爛噴。何況無情風雨等閒多。豔樹香叢都幾許。朝暮惜紅愁粉奈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聲歌。

又

歐陽修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豔不能旬日看。宜算須知開謝只相隨。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又

歐陽修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鐘。爲甚去年春甚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卽隨風。

又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尊。

又

歐陽修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粉面麗妹歌窈窕。清妙。尊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浣沙溪

歐陽修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尊前莫惜醉如泥。

減字木蘭花 勸飲詞

韋 驥

金貂貫酒。樂事可爲須趁手。且醉青春。白髮何曾饒貴人。鳳笙鼙鼓。况是桃花落紅雨。莫訴觥籌。炊熟黃粱一夢休。

虞美人

蘇 軾

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杯更復勸花枝。且願花枝長在莫離披。持杯月下花前醉。休問榮枯

事。此歡能有幾人知。對酒逢花不飲待何時。

西江月 勸酒

黃庭堅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微影蘸橫波。不飲旁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醉落魄

黃庭堅

舊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皆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席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舛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凝襟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四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

陶陶兀兀。尊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生得。邯鄲一枕誰髮樂。新詩新事因

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石曼卿云。村裏黃幡綽。家中白侍郎。

又

黃庭堅

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杯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自我解落魄。扶頭不起還頽玉。日高春睡平

生足。誰門可款新筍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絲。

又

黃庭堅

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爲癘癘所侵。故晨舉一杯。不相察者。乃強見酌。遂能作病。因復止酒。用前韻作二篇。呈吳元祥。

陶陶兀兀。人生夢裏槐安國。教公休醉公但莫。我倒垂蓮。一笑是贏得。街頭酒賤民聲樂。尋常別處尋歡適。醉看檐雨森銀竹。我欲愛民。渠有二千石。

又

黃庭堅

陶陶兀兀。醉鄉路遠歸不得。心情那似當年日。割愛金荷。一盃淡莫托。異鄉新桂炊蒼玉。摩挲經笥須知足。明年細麥能黃熟。不管經霜。點盡鬢邊綠。

菩薩蠻

舒亶

尊前休話人生事。人生只合尊前醉。金盞大爲船。江城風雪天。綺窗燈自語。一夜芭蕉雨。玉漏爲誰長。

枕衾殘酒香。

鳳皇枝令

万俟詠

景龍門古殿蓋門也。自左掖門之東爲夾城南北道。北抵景龍門。自臘月十五日放燈。縱都人夜遊。婦人遊者珠簾下遊住。飲以金甌酒。有婦人飲酒畢。輒懷金甌。左右呼之。婦人曰妾之天性顯。今帶酒容何以自明。懷此金甌爲證耳。隔簾聞笑聲曰與之。其詞曰。

人間天上。端樓龍鳳燈先賞。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蕩。醉金甌仙釀。一從鸞輅北向。舊時寶座應珠網。遊人此際客江鄉。空悵望。夢連昌清唱。

減字木蘭花 贈廣陵馬推官

陳瓘

一尊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
人生如詩話總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盡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

虞美人 自蘭陵歸各夜飲嚴州酒作

葛勝仲

嚴陵灘畔香醪好。遮莫東方曉。春風盎盎入寒肌。人道霜濃臘月我還疑。
紅爐火熟香圍坐。梅蕊迎春破。一聲清唱解人頤。人道牢愁千斛我誰知。

索酒 四時景物
須酒之意

曹 勛

乍喜惠風初到。上林翠紅。競開時候。四吹花香撲鼻。露裁煙染。天地如繡。漸覺南薰。總冰綃紗扇避煩晝。
共游涼亭消暑。細酌輕謳須酒。江楓裝錦鴈橫秋。正皓月瑩空。翠闌侵斗。況素商霜曉。對徑菊。金玉芙蓉爭秀。萬里彤雲散飛鬢。罇中餞紅獸。便須點水傍邊。最宜著酉。

鷓鴣天

朱敦儒

天上人間酒最會。非甘非苦味通神。一杯能變愁山色。三盞全迴冷谷春。
歡後笑。怒時瞋。醒來不記有何因。古時有個陶元亮。解道君當恕醉人。

又

朱敦儒

有個仙人捧玉卮。滿斟堅勸不須辭。瑞龍透頂香難比。甘露澆心味更奇。
開道域。洗塵機。融融天樂醉

瑤池。霓裳拽住君休去。待我醒時更一顧。

江城子新酒初熟

李綱

老饕嗜酒若鷗夷。揀珠璣。自蒸炊。翦盡雲腴。浮蟻在瑤卮。有客相過同一醉。無客至。獨中之。麴生風味有誰知。豁心脾。展愁眉。玉頰紅潮。還似少年時。醉倒不知天地大。渾忘卻。是和非。

望江南

李綱

新酒熟。雲液滿香甌。溜溜清聲歸小甌。溫溫玉色照巵甌。飲興浩難收。嘉客至。一酌散千憂。願我老方齊物論。與君同作醉鄉遊。萬事總休休。

鶴沖天

李彌遜

張仲宗以秋香酒見寄并詞次其韻

竊玉液。釀花光。來趁北窗涼。爲君小摘蜀葵黃。一似嗅枝香。飲中僊。山中相。也道十分宮樣。一般時候最宜嘗。竹院月侵牀。

撲胡蝶 勸酒

史浩

光陰轉指。百歲知能幾。兒時童稚。老來將耄矣。就中些子強壯。又被浮名牽繫。良辰盡成輕棄。此何理。若有惺惺活底。必解自爲計。清樽在手。且須拚爛醉。醉鄉不涉風波地。睡到花陰正午。笙歌又還催起。

蝶戀花

史浩

玉麝新醅翻綠蟻。滴滴真珠。便有香浮鼻。欲把盈樽成雅會。更須尋箇無愁地。況是賞心多樂事。美景良辰。又復來相值。料得天家深有意。教人長壽花前醉。

臨江仙 勸酒

史浩

自古聖賢皆寂寞。祇教飲者留名。萬花叢裏酒如澆。池臺仍舊貫。歌管有新聲。欲識醉鄉真樂地。全勝方丈蓬瀛。是非榮辱不關情。百杯須痛飲。一枕拚春醒。

又

史浩

一棧陽和。分明至珍無價。解教人囉哩哩囉。把胸中些磊塊。一時鎔化。悟從前。恁區區。總成虛假。何妨竟夕。交酬玉觴金罍。更休辭醉眠花下。待明朝。紅日上三竿。方罷。引笙歌。擁珠璣。笑扶歸馬。

瑞鶴仙 勸酒

史浩

瑞煙籠繡幕。正玳席言歡。觥籌交錯。高情動寥廓。恁清談雄辯。珠璣頻落。鏘鏘妙樂。且贏取昇平快樂。又何辭醉玉頰山。是處有人扶著。追念搏風徵利。畫餅浮名。久成離索。輸忠素約。沒材具。漫擔閣。悵良辰美景。花前月下。空把春游蹉卻。到如今對酒當歌。怎休領略。

青玉案 勸酒

史浩

閒忙兩字無多子。歎舉世。皆由此。逐利爭名忙者事。塵中得喪。仕中寵辱。無限非和是。誰人解識閒中趣。雪月煙雲自能致。世態只如風過耳。三杯兩琖。眼矐矐地。長向花前醉。

醉蓬萊 勸酒

史浩

喜泉通碧甃。秣刈黃雲。釀成芳酎。瑞靄凝香。更陽和種秀。曉甕寒光。夜槽清響。聽領珠頻溜。畫錦堂深。聚星筵啓。一觥爲壽。況此神仙。藥宮儔侶。玉殿英游。盡皆親舊。贏得開懷。對良辰握手。醉席淋漓。殷勤笑語。任滴殘。更漏。繡幕春風。輕絲美韻。明朝還又。

菩薩蠻 詠酒十首

張榘

人間何處難忘酒。遲遲暖日羣花秀。紅紫鬪芳菲。滿園張錦機。春光能幾許。多少聞風雨。一琖此時疏。非癡卽是愚。

又

張榘

人間何處難忘酒。小舟□□□楊柳。柳影蘸湖光。薰風拂□□。□□□□□。□□□□□。一琖此時傾。□□□□□。

又

人間何處難忘酒。中秋皓月明如畫。銀漢洗晴空。清輝萬古同。涼風生玉宇。只怕雲來去。一琖此時遲。

陰晴未可知。

又

張 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素秋令節逢重九。步履繞東籬。金英爛漫時。
折來簪歲晚。心與南山遠。一棧此時休。
高懷何以酬。

又

張 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六花投隙瓊瑤透。火滿地爐紅。蕭蕭屋角風。
飄飄飛絮亂。浩蕩銀濤卷。一棧此時乾。
清吟可那寒。

又

張 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閉門永日無交友。何以樂天真。雲山發興新。
聽風松下坐。趁蝶花邊過。一棧此時空。
幽懷誰與同。

又

張 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不是慕榮華。惟愁月□□。
□□□□□□□□□□□□□□□□。一棧此時慳。

又

張 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山村野店清明後。滿路野花紅。一窻楊柳風。田家春最好。簫鼓村村鬧。一瓊此時辭。將何樂聖時。

又

張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興來獨步登巖岫。倚杖看雲生。時聞流水聲。山花明照眼。更有提壺勸。一瓊此時斟。都忘名利心。

又

張掄

人間何處難忘酒。水邊石上逢山友。相約老山林。幽居不怕深。浮名心已盡。傾倒都無隱。一瓊此時無。交情何以舒。

鵲橋仙 同舍郎載酒
見過醉後作

曾覲

菊花小摘。西風斜照。簾影輕籠暝色。玉尊側倒莫辭空。滿座賓朋口弁側。鄉邦萬里。北來年少。幾箇如今在得。扶頭一任且留連。歎人世光陰半百。

西江月

王炎

用茶麩釀酒飲盡因成此謾呈繼璋

藪藪落紅都盡。依然見此清姝。水沈爲骨玉爲膚。留得春光少住。鴛帳巧藏翠幔。燕釵斜亸纖枝。休將

往事更尋思。且爲濃香一醉。

念奴嬌 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辛棄疾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名。酒鑪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傑。休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裏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殘月。

水調歌頭 九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尙書韻。

辛棄疾

今日復何日。黃菊爲誰開。淵明漫愛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關人何事。政自不能不爾。誰遣白衣來。醉把西風扇。隨處障塵埃。爲公飲。須一日。三百杯。此心高處東望。雲氣見蓬萊。翳鳳驂鸞公去。落魄倒冠吾事。抱病且登臺。歸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

又 再用韻。呈南澗。

辛棄疾

千古老癯口。雲洞插天開。漲痕當日何事。淘湧到崑崙。攬土搏沙兒戲。翠谷蒼崖幾變。風雨化人來。萬里須臾耳。野馬驟空埃。笑年來。蕉鹿夢。畫蛇杯。黃花憔悴風露。野碧漲荒萊。此會明年誰健。後日猶今視昔。歌舞只空臺。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

又 再用韻。口李于永提幹。

辛棄疾

君莫賦幽憤。一語試相開。長安車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滌洗。素壁寫歸來。斜日透虛隙。一線萬飛埃。斷吾生。左持蟹。右持杯。買山自種雲樹。山下斲煙棗。百鍊都成繞指。萬事直須稱好。人世幾輿臺。劉郎更堪笑。剛賦看花回。

又 卽席和金華杜仲高韻。并壽諸友。惟爾乃佳耳。

辛棄疾

萬事一杯酒。長歎復長歌。杜陵有客剛賦。雲外築娑婆。須信功名兒輩。誰識年來心事。古井不生波。種種看余髮。積雪就中多。二三子。問丹桂。倩素娥。平生蝨雪男兒。無奈五車何。看取長安得意。莫恨春風看盡。花柳自蹉跎。今夕且歡笑。明月鏡新磨。

又 醉吟

辛棄疾

四坐且勿語。聽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鴻雁初飛江上。蟋蟀還來牀下。時序百年心。誰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歡多少。歌長短。酒淺深。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燭。高會惜分陰。白髮短如許。黃菊倩誰簪。

玉蝴蝶 杜仲高書來戒酒。用韻。

辛棄疾

貴賤偶然渾似。隨風簸飛花。空使兒曹馬上。羞面頻遮。向空江誰捐玉珮。寄離恨。應折疏麻。暮雲多。佳人何處。數盡歸鴉。儂家。生涯蠟屐。功名破甌。交友搏沙。往日曾論。淵明似勝臥龍些。算從來。人生

則樂。休便說日飲亡何。快斟呵。裁詩未穩，得酒良佳。

定風波

大醉歸自葛園。家人有痛飲之戒。故書於壁。

辛棄疾

昨夜山翁倒載歸。兒童應笑醉如泥。試與扶頭渾未醒。休問。夢魂猶在葛家溪。欲覓醉鄉今古路。知處，溫柔東畔白雲西。起向綠窗高處看。題徧。劉伶元自有賢妻。

玉樓春

客有遊山者。忘攜具。而以詞來。病不往。索酒。用韻以答。余時以病不往。

辛棄疾

山行日日妨風雨。風雨晴時君不去。牆頭塵滿短轎車。門外人行芳草路。城南東野應聯句。好記琅玕題字處。也應竹裏著行廚。已向甍邊防吏部。

又再和

辛棄疾

人間反覆成雲雨。鳧雁江湖來又去。十千一斗飲中仙。一百八盤天上路。舊時楓落吳江句。今日錦囊無著處。看封關外水雲侯。剩接山中詩酒部。

卜算子 飲酒

辛棄疾

盜跖儻名丘。孔子如名跖。跖聖丘愚直到今。美口口口口。簡策寫虛名。螻蟻侵枯骨。千古光陰一霎時。且進杯中物。

又 飲酒 成病

辛棄疾

一箇去學仙。一箇去學佛。仙飲千杯醉似泥。皮骨如金石。不飲便康彊。佛壽須千百。八十餘年入涅槃。且進杯中物。

又飲酒不
寫書

辛棄疾

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廢盡寒溫不寫書。富貴何由得。請看塚中人。塚似當時筆。萬札千言只恁休。且進杯中物。

菩薩蠻

沈端節

愁人道酒能消解。元來酒是愁人害。對酒越思量。醉來還斷腸。酒醒初夢破。夢破愁無那。乾淨不如休。休時只恁愁。

醉江月

括杜工部
醉時歌

林正大

諸公台省問先生何事。冷官如許。甲第紛紛梁肉厭。慙怪先生無此。道出羲皇。才過屈宋。空有名垂古。得錢沽酒。忘形欲到爾汝。好是清夜沈沈。共開春酌。細聽檐花雨。茅屋石田荒已久。總待先生歸去。司馬子雲。孔丘盜跖。到了俱塵土。不須聞此。生前杯酒相遇。

水調歌

括杜工部醉時歌。送
敬則赴袁州教育。

林正大

人笑杜陵客。熱褐鬢如絲。得錢沽酒。時赴鄭老同襟期。清夜沈沈春酌。歌語鏡前細雨。相覓不相疑。忘形

到爾汝，痛飲真吾師。問先生，今去也。早歸來，先生去後，石田茅屋恐蒼苔。休怪相如滌器。莫學子雲投閣。儒術亦佳哉。誰道官獨冷。袞袞上蘭臺。

滿江紅

括杜工部
醉時歌

林正大

袞袞諸公。嗟獨冷先生宦薄。夸甲第紛紛梁肉。漫甘寥寞。道出羲皇知有用。才過屈宋人誰若。曠得錢沽酒。兩忘形。更酬酢。清夜永。開春酌。聽細雨。檐花落。但高歌不管。餓填溝壑。司馬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且生前相遇共相懽。銜杯樂。

沁園春

括劉伯倫
酒德頌

林正大

大人先生。高懷逸興。酒因寓名。縱幕天席地。居無廬室。以八荒爲域。日月爲扁。貴介時豪。搢紳處士。未解先生酒適情。徒勞爾。謾是非鋒起。有耳誰聽。先生挈榼提壘。更箕踞銜杯枕麴生。但無思無慮。陶陶自得。任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無聞。熟視無睹。以醉爲鄉。樂性真。誰知我。彼二豪猶是。裸羸螟蛉。

一叢花

括杜工部飲
中八仙歌

林正大

知章騎馬似乘船。落井眼花圓。汝陽三斗朝天去。左承相鯨吸長川。瀟灑宗之。皎如玉樹。舉杯望青天。長齋蘇晉愛逃禪。李白富詩篇。三杯草聖傳張旭。更焦遂五斗驚筵。一笑相逢。銜杯樂聖。同是飲中仙。

摸魚兒

括王紱
醉鄉記

林正大

醉之鄉。其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其土平曠無涯際。其氣和平一揆。無寒暑。無聚落居城。無怒而無喜。昔黃帝氏。僅獲造其郡。歸而遂悟。結繩已非矣。及堯舜。蓋亦至其邊鄙。終身太平而治。武王得志於周世。命立酒人之氏。從此後。獨阮籍淵明。往往逃而至。何其淳寂。豈古國華胥。將游是境。余故爲之記。

賀新涼

括歐陽公醉翁亭記

林正大

環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者。琅琊也。泉水洶湧。峯路轉。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試問醉翁何所樂。樂在乎山水之間也。得之心。寓酒也。四時之景無窮也。看林霏日出雲歸。自朝暮也。交錯觥籌。酣宴處。看藪籬然陳也。知太守游而樂也。太守醉歸。賓客從。擁蒼顏白髮頽然也。太守誰。醉翁也。

木蘭花慢

括李太白將酒進

林正大

黃河天上派。到東海。出難收。況鏡裏堪悲。星星白髮。早上去上人頭。人生盡歡得意。把金尊對月莫空休。天賦君材有用。千金散聚何憂。請君聽我一清謳。鐘鼎復奚求。但爛醉春風。古來惟有飲者名留。陳王昔時宴樂。拚千斗酒。恣歡游。莫惜貂裘將換。與消千古閒愁。

醉江月

括東坡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林正大

杏花春晚。散餘芳。著處繁籬穿箔。喚起幽人。明月夜。步月褰衣行樂。置酒花前。清香爭發。雪挽長條落。山城薄酒。共君一笑同酌。且須眼底柔英。尊中清影。放待杯行數。莫遣洞簫聲斷處。月落杯空寂寞。只恐

明朝。殘紅棲綠。卷地東風惡。更須來歲。花時攜酒尋約。

江神子

括山谷題杜子美浣花醉圖

林正大

拾遺流落錦宮城。故人情。眼爲春。時向百花潭水濯冠纓。韋曲杜陵行樂地。塵土暗。歎漂零。園翁溪友總比鄰。酒盈尊。肯相親。落日蹇驢。扶醉兩眉顰。磊落平生忠義膽。請與酒。醉還醒。

南鄉子

杜陵醉歸手卷

張炎

晴野事春游。老去尋詩苦未休。一似浣花溪上路。清幽。煙草纖纖水自流。何處偶遲留。猶未忘情是酒籌。童子策驢人已醉。知不。醉裏眉攢萬國愁。

齊天樂

吳文英

白酒自酌有感

芙蓉心上三更露。茸香漱泉玉井。自洗銀舟。徐開素酌。月落空杯無影。庭陰未暝。度一曲新蟬。韻秋堪聽。瘦骨侵冰。怕驚紋簟夜深冷。當時湖上載酒。翠雲開處。共雪面波鏡。萬感瓊漿。千莖鬢雪。煙鎖藍橋花徑。留連暮景。但偷覓孤歡。強寬秋興。醉倚修篁。晚風吹半醒。

飲山亭留宿

清平樂

劉因

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羣花未謝。脫巾就臥松龕。覺來詩思方酣。欲借白雲爲

墨。漓淋灑逼晴嵐。

山亭留飲西江月

劉 因

看竹何須問主。羣村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雲山屬我。張叟臙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贈趙提學酒西江月

劉 因

買得雞泉新釀。病中無客同斟。遣人持送旅窩深。呼取毛翁共飲。少箇散花天女。維摩憔悴難禁。安排走馬杏花陰。咫尺春風似錦。

飲山亭感舊菩薩蠻

劉 因

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爲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急欲臥莓苔。前村酒未來。

漁家傲

楊澤民

未把金杯心已側。少年病酒還成積。一昨宦遊來水國。心知得。陶陶大醉何人識。日近偶然頻燕客。尊前巾帽時欹仄。致得沈疴盟枕席。吾方適。從今更不嘗涓滴。

減字木蘭花

陸文圭

庚申六月三日同耶律君璋趙子淵兄弟避暑飲於玄妙觀之荷池君璋不飲命歌者歌以勸之
 雙鬢聳翠。低護金蓮裙罩地。鐵石心腸。無奈梅花一點香。歌聲梁繞。流水泠泠雲杳杳。白髮劉郎。對景
 須拚醉一場。

沁園春

止酒效稼軒體

張 埜

半世游從到處逢迎。唯爾麴生。喜一尊乘興。時居樂土。三杯有力。能破愁城。豈料前歡。俱成後患。深悔從
 來見不明。筠軒下。抱厭厭病枕。恨與誰評。請生亟退休停。更說是濁賢與聖清。論伐人心性。蛾眉非慘。
 燦人骨髓。鴆毒猶輕。裂爵焚觴。棄壺毀榼。交絕何須出惡聲。生再拜。道苦無大故。遽忍忘情。

前調

夜飲滋玉堂

沈天羽

佳句如何譜。半響間捲地滯聲。斜陽猶故。滋玉堂中尋石友。一似巴山風雨。更一似蘭亭清照。長笛數聲
 吹欲裂。見破雲冰月飛晶宇。客偶聚。星逢五。荷香習習生芳浦。共凭闌人面留傳。詩腸抵杜。管花管魚
 并管鳥。宜酒宜歌宜賦。纔合了名人題語。不是臘殘鶯爆竹。翠紅中禁斷青蛙鼓。相笑問。夜未午。

青蓮觴咏 卷之上

唐李白著
明周履靖和

古樂府七首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謹謹。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和

周履靖

君不見少時不樂老大來。芳春一去竟弗迴。君不見紅顏雙鬢堆綠髮。倏爾婆娑更白雪。偷得浮生且爲歡。擎杯慷慨歌明月。人世功名亦何用。且做淵明歸去來。撫景看花成獨樂。興至狂歌飲百杯。月與日。沒復生。晝夜何肯停。人生駒過隙。耳畔趨趨總弗聽。衣錦佩玉豈云貴。終日醺然勝常醒。富貴榮華誠蝶夢。勤苦一生博虛名。嗟彼塵世不知樂。徒自勞形弗戲謔。悟其得失了餘生。不羨豪雄惟愛酌。青驄馬。紫貂

裘。我性弗嗜但嗜酒。沉醉能消萬斛愁。

行路難二首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和

周履靖

金過北斗銀萬千。不肯探春費杖錢。桃花樹樹間楊柳。嬌紅嫩綠也徒然。將對孤舟風滿川。欲涉終南霧漫山。且登漁艇漾漾水。一夜隨流到月邊。行路難。行路難。崎嶇道。仍還在。波濤洶湧靜何時。直欲乘槎汎東海。

其二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士。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和

一葉扁舟薄碧水。朝釣鱸魚晚採蕨。閒身終日混鷗鳧。夜來枕簟看明月。靜想當世英豪人。營營至老喪比身。何如子房歸山去。不及太公釣渭濱。二疏見機名節保。陶潛高志棄官早。范增忠言若罔聞。韓信功勞何足道。君不見越中范蠡欲全生。載却西施湖上行。歡然且醉尊前酒。飲酒賦詩遺清名。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歛起佐太子。漢皇乃復憚。願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醉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和

澗松青青。峯月皓皓。溪深谷窄。絕軒車。門徑悠悠。闕瑤草。桃花千樹。梅萬株。陽和一動。花開好。興來把酒對花神。吸酒狂歌已忘老。山間恆自足。嬾與世人爭。但知魚鳥樂。而無龍犀驚。雙髻易染雪。金丹何日成。歲月弗我待。春光不世情。銜杯得真樂。顏酩心自清。長嘯徹雲漢。百杯還可傾。

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悽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

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滿金樽裏。

和

清宵氣爽把杯時。山月皎皎欲翫之。爲問丹桂可能折。但喜銀色恆追隨。誰碾冰輪昭玉闕。碧落輝光相
 曠發。舉頭仰看海嶠昇。天曙仍從星一沒。婆娑靈樹幾千春。廣寒崔嵬誰與鄰。今年原是舊年月。翫月寧
 知是舊人。人生變幻如逝水。貴賤賢愚皆同此。一樽常喜共良朋。高歌酩酊清光裏。

楊拔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
 氣凌紫霞。

和

我歌淵明詩。婦樹桑落酒。花向座中開。鳥棲綠楊柳。棲柳復棲花。聲色遍山家。醉把沉檀爇寶鴨。繚繞紫
 氣如雲霞。

對酒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奈君
 何。

和
 嗜旨酒。輕綺羅。尋芳日落塞驢馱。不冠不帶不著靴。銜杯興至還高歌。吳姬勸酒弗覺醉。花間行樂能幾何。

五言古詩二十四首

擬古四首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和

百年容易盡。何事苦與辛。華屋盈珠玉。難駐花柳春。浮萍無定止。堪比塵中人。不似磐石固。猶同夢裏身。詩酒從吾好。合擬相爲鄰。金丹不足信。此物未還真。

其二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饋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溷轍舻。

和

風光在春日。冬夏焉能如。人生易聚散。何必愁苦居。長嘯一鼓掌。沽酒烹江魚。醉來與無已。擊壤樂有餘。於越稱范蠡。漢代羨二疏。三杯情少暢。百盞意自舒。白眼看塵世。徒爲溝洫餘。

其三

僊人騎綵鳳。昨下閭風岑。海水三清淺。桃花一見尋。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杪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和

謫仙恣豪吟。騎鯨上碧岑。高風不可挹。仙人何處尋。弗如飲旨酒。興到鼓瑟琴。酒能陶真性。琴可涵道心。浪傳有千歲。徒言石變金。把盞翫庭花。狂吟對山月。花月足供歡。美景毋輕忽。

其四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蟬姑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味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和

愁來賴酒掃。此意誰能道。歡娛吸百杯。抵醉眠芳草。三春萬木華。秋至成枯槁。花無兩月榮。人無百歲老。何必學修真。愚夫徒探討。智者悟其機。行樂恨不早。牀頭儲瓊漿。猶勝積金寶。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和

迂拙無他好。惟與杯酒親。月下臨花坐。借花爲主人。香氣襲我衣。清影覆我身。行樂弗及時。辜負此芳春。獨酌讀盤桓。毋令至生亂。任教玉漏催。興高未云散。山月解人歡。清光滿霄漢。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和

開樽花下坐。獨酌明月天。綠蟻浮杯中。甘冽如醴泉。興狂至壺罄。酩酊不知天。竹林嵇阮輩。至今頌其賢。暢飲李太白。由來呼謫仙。景仰高風致。意氣斯同然。日夕成清賞。無心翼後傳。

其三

三月咸陽城。千花豈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

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

和

隋堤柳如金。洛陽花似錦。看花坐柳邊。興至猖狂飲。貴賤與否泰。由來自天稟。不若醉芳春。生死誰能審。陶然明月下。卷石堪爲枕。任人呼我顛。誰知我樂甚。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和

黃金雖百鎰。何如酒盈杯。撫景當劇飲。清風林間來。明月豈常好。奇花幾度開。年華嗟易邁。逝水不復回。及時弗行樂。富貴皆徒哉。精靈至物化。枯骨伴蒿萊。且傾一樽酒。優游歌月臺。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鴈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閉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爲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爲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他筵不下筯。此席忘朝飢。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

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

和

秋雲片片飛。北塞鴈歸時。晝長無一事。此身何爲之。江水澄似練。清光照芳姿。散步曲徑間。扶杖自遲遲。丹楓飄野岸。鳧鷖集塘陂。蒼耳沿道路。故將羅袂欺。幽棲范居士。啓戶却問誰。愛爾園中蔬。復喜樹頭梨。蔬能供綠酒。梨消渴與飢。灼灼芙蓉媚。叢叢菊滿籬。開樽罄幽抱。與歌竹枝詞。偶成此歡對。後會安可期。高懷與明月。二者皆得宜。飲罷出門去。風光勝習池。

金陵鳳凰臺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壘。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和

昔聞金陵勝。鳳凰集高臺。乘興一追翫。芳樽臺上開。朋儕賞幽致。策馬歡笑來。鳳凰解人意。此日當旋迴。興俠空世界。歌狂動上台。大呼壺中酒。連吸三四罍。二美知不易。須當醉百杯。荒丘俱六朝。宮殿長莓苔。達者宜行樂。莫待白髮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紛吾下茲嶺。地闊喧亦泯。門橫羣岫開。水鑿衆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

和

不隨年少遊。買山成清隱。數畝種秫田。依稀愚谷近。悠悠隔俗塵。人稀車轍泯。蒼筠屋外圍。碧澗牕前引。白雲停茅簷。深徑路無準。嵐氣日氤氳。猿聲哀且緊。靜參造化機。石室究玄牝。松下聽濤聲。瀟然鼓玉軫。開樽獨自酌。涼風吹不盡。君蹤遍滄海。不返令吾哂。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閑歌而芳林。長松爾何知。蕭瑟爲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

和

春光過郊陌。攜壺坐花陰。晴日空中度。花影衣上侵。悠然成獨酌。長嘯傲高林。醉來情更逸。把盞對花吟。酌卽眠芳草。醜顏枕瑤琴。渾忘在宇宙。復完太古心。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披君貂襜褕。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頓覺夜寒無。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臆竹。越鳥起相呼。持此足爲樂。何煩笙與竽。

和

身披毛褐榆。醇醪喜盈壺。對雪澍不止。寒威頃爾無。桂陽來俠客。生平善鷓鴣。一曲賓主洽。促席歡相呼。把酒賞麗曲。何必聞笙竽。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

和

春風吹麗景。花草暎晴暉。幽禽鳴碧樹。浪蝶繞枝飛。達哉陶五柳。三月棄官歸。吾亦無外慕。詩酒日相依。興來持壺觴。獨酌對芬菲。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和

欲遺塵世想。開樽坐花間。三杯愁可却。一醉情始閑。高歌爲和調。醉眼看青山。興至臨泉石。薄暮不知還。憑誰云至樂。豈若醜其顏。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

和

白日如車輪。欲繫無長繩。故人貽我酒。味醇勝蘭陵。新蟾照碧漢。寒影漾江澄。枝頭紅葉墜。草上玉露凝。橋浦夜獨酌。謝君何能徵。且醉今宵酒。高風入我膺。

遊謝氏山亭

淪老臥江海。再歎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歟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

和

孤懷伴野鶴。心共白雲清。幽棲丘壑裏。那慕華與榮。詩酒陶真性。泉石涵素情。昔聞謝亭麗。扶杖曲徑行。芳草澗邊綠。山花亭畔生。遊魚泳芳沼。好鳥枝頭鳴。主人解我意。留我綠酒傾。醉歸明月下。山妻歡笑迎。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和

終南還已暮。林鳥天外歸。漫涉崎嶇徑。雲間吐月微。故人邀我宿。竹下啓柴扉。松陰覆古道。花氣襲人衣。欣然憩石榻。斂言杯酒揮。但恨多離別。良會世所稀。嶺猿發長嘯。江鷗任忘機。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鷓鴣。曲盡酒亦傾。北牕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

和

蘭舟泛碧水。來去任天倪。波光涵月色。自東復徂西。追尋裴侍御。不憚動航梯。主人解我意。漉酒烹隻雞。傾倒盡五斗。醅酎渾似泥。逢歡且盡興。豈羨冠簪珪。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和

浮生渾似夢。塵世胡勞生。日酣數斗酒。潦倒花前楹。醒來猶喚酒。幽禽枝上鳴。兒童問誰鳥。晴春啼新鶯。嬌聲如奏管。美酒復滿傾。鳥聲與花色。相對多留情。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和

達人契酒杯。惜歲弗復來。名花如綺繡。爲問幾度開。花開宜翫賞。酒熟應滿罍。及時貴行樂。莫待霜雪催。蒿萊迷漢苑。鹿豕遊楚臺。秦宮與魏闕。荒蕪混塵埃。興廢總如此。不飲徒嗟哉。

待酒不至

玉壺繁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軒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和

綠鬢易成絲。縱飲猶云遲。待酒不見至。悟我當良時。酒至對花酌。好鳥鳴在茲。鳥音與高懷。二者欣得宜。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北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和

家無儋石儲。酒杯常在手。還笑王歷陽。胡爲不飲酒。室中空壺觴。苑內閒花柳。一朝朱顏頹。黃金徒自有。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秋浦

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求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

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和

脩然超俗慮。偶踞磯上石。閒觀釣魚叟。得魚幾滿尺。買魚歸家笑。頰蒼下斜照。烹魚酌芳醪。醉後羨魚釣。

詠寄溪上人甘與漁同調。

七言古詩一首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和

甕頭酒熟發馨香。客子登程取次嘗。三疊陽關歌未徹。勸君更進幾壺觴。俄驚殘照下林麓。應惜浮生不久長。

青蓮觴咏 卷之下

歌十一首

襄陽歌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

水東流猿夜聲。

和

偶尋酒侶步村西。酌我五斗路欲迷。醉中漫歌紫芝曲。聲清恰似白銅鞮。兒童路上撫掌笑。笑我酩酊渾如泥。銀鑿落。琥珀杯。罄盡牀頭興未止。欲醉狂夫須百杯。斗大黃金盈尺璧。弗換甕中新綠醅。眼前一片荒草墟。或是當年歌舞臺。不學少年乘駿騎。還同逸客探芳梅。今宵且盡尊前酒。應惜年華旦暮催。壯士腰間佩寶劍。何似我輩酒滿壺。君不見阿房宮闕高百尺。咸陽一炬生蒼苔。言之不覺與感慨。思之不覺令人哀。酒星醴泉咸歸我肺腑。千鍾百罍何須推。燃楚竹。烹茶鑪。七碗玉液清風生。幾同張子乘槎去。致使後人流芳聲。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越舞香風吹。原管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和

春日陰龜迷黃沙。觀之令人興嘆嗟。壘壘城南幾墳墓。番耕畎畝栽桑麻。一樽綠醕日傾倒。川原悠悠一望賒。綠樹陰陰集暮鴉。芳菲幾樹碧桃花。柳綠桃紅成別墅。弗羨當年豪士家。山居幽曠何用奇。生平嗜酒志不移。一飲幾斗過阮籍。賦詩百篇勝佞期。狂來謾傲孫登嘯。紫簫欲學子晉吹。熙熙鼓腹樂清時。海鷗林鹿爲相知。俄然時勢不相似。黃土掩覆知是誰。歌白苧。低翠眉。爲歡終日塵脫離。岸白帽。撫掌笑。傾綠蟻。發長吟。樹頭黃鳥伴幽獨。泉石優游太古心。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朝漁石中髓。小山連縣向江開。碧峯巖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厓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和

醉里芋村梅顛子。誅茅結屋長林裏。朝採南山芝。暮煮白石髓。柴門傍窺對竹開。清流曲曲繞戶迴。放浪山水內。猖狂銜酒杯。醅醕不管階上苔。臥倒枕石未醒來。鶯聲睨睨時喚起。飛瀑潺潺聒兩耳。鹿相伴。鳥相親。鶴書下辟何肯去。甘爲丘壑一散人。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鬪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尙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脫鸚鵡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和

遙天昨夜白雪飛。清光掩映狂夫鬚。四野漫漫銀作屋。呼童貰酒滿一壺。朔風蕭瑟戛脩竹。瓊瑤片片堆蒼綠。太白醉後贈歷陽。歌之令人豁雙目。清樽泛蟻能銷愁。何必追隨王子遊。醉來拂袖招鶴舞。臥倒不脫黑狐裘。頽然睡覺醉初醒。雪消天霽月滿樓。

謝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途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颺。塞子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階墀。喜茲一會面。若視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願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和

瑤華來鴈足。言言剖衷曲。對使拆其封。情與意相續。弗惜路迢遙。貽書一見招。丹丘忽邂逅。開宴歌雲霄。歡然得其酌。林杪來涼颺。意洽情可知。憶我言念垂。開絨一披覽。脫粟療腹飢。皎皎天上月。清光滿庭墀。良晤喜茲夕。如花滿芳枝。感君多好懷。賞我佳興至。潦倒同浮白。暢飲成大醉。君意何更厚。愧我敬未深。道誼擬古昔。交情契蘭金。不獨此夕嘉。歲晚方見心。

既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送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

崔四侍郎

昨飢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諠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君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颺。繫之衣裳上。相憶每長謠。

和

金陵好佳境。湘簾控金鉤。城西沽美酒。開樽白玉樓。捲簾呈夜色。海月懸樹頭。葛巾岸綠髻。牙牀堆黑裘。高懷讓李白。幽興勝王猷。飲酒如鯨吸。狂歌似水流。呼盧忘晝夜。慷慨輕公侯。芳筵遇秦女。握手成揶揄。溫顏低聲語。羅袖掩嬌羞。崔君不易面。駐楫停蘭橈。浩然發長嘯。獵舟東畫橋。徜徉罄幾斗。綠水相共謳。

參橫與復招。俠氣凌九霄。天曙各分散。石頭起涼飈。貽我千餘字。撫爲長歌詠。

謝中都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鯉呀呷鱗鬣張。躡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拭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爲君下筯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

和

青鱸浮綠蟻。赤鯉呈錦鱗。感謝騷客貽雅意。白衣持贈逆旅人。爲問此日可相過。剖魚傾酒話平素。此宵頗暇敘幽情。倘爾更遯各分去。官衙間寂杯可揮。况值遙天雨霏霏。拚取歡呼罄碧甕。藜牀一枕不須歸。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歛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和

樗材難用世。長夏北窗眠。閒觀漢文選。余詩不及前。卑棲休過望。幽懷猶似壯。五十一無聞。此心誠悵悵。不願爲王臣。甘作巖壑人。半世罹艱厄。一生多苦辛。自問如斯者。三嘆茅簷下。榮達知何時。衷腸不必寫。

思之淚沾襟。賦託李白吟。憂懷賴此罄。悽悽訴茲音。

搗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和

白李與紅桃。相持競芳春。謾搗窈窕秦樓女。猶勝東山勸酒人。對花常劇飲。老至少不來。神衰髮易白。樹古枝欲摧。君不見世人弗解悟。且暮滾滾風塵中。自古英雄有誰在。不如把酒坐暄風。且盡尊前幾斗酒。莫管身後西與東。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掛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錯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和

金鞍駿騎玉爲鞭。楚楚英才動客憐。綺席謾張山驛館。情深何惜酒家錢。江花岸柳撩行人。陌上猶逢爛漫春。囊中黃金不足惜。丈夫落落豈畏貧。狂來且罄酒幾斗。潦倒卸却烏角巾。君應努力方始進。博取烏紗稱綠鬢。世人誰不羨鄒枚。宇內俱聞廉與蘭。解下鸚鵡且換魚。滿斟高唱欲醉渠。轟轟盡爾生平志。還期氣量傲專諸。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鴈門。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愁奈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和

欲入散人班。遨遊豈憚遠。倘入方壺中。此身卽弗返。蓬池喜遇君。留餉胡麻飯。玄談暢幽情。不覺天已晚。猿聲嘯長林。皎月將吐山。繾綣何忍別。據梧松牖間。意洽難分手。徘徊相晤久。將我鼎內丹。換取一斗酒。傾樽發狂歌。高懷此時多。蕩滌塵間垢。胸中將如何。曉來長揖去。風帆颺澄波。

行八首

樂歌行和太白笑歌行韻

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給與鉤。扁舟把釣傲公侯。君不見琴無絃。適意撫弄松窗邊。茅屋三間。悠然臨碧澗。且學子真谷口耕秫田。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慷慨謾歌淥水曲。徜徉物外心自足。巖壑清幽可寄身。遺世高蹈作閒人。樂矣乎。樂矣乎。漢時徐穉嚴君平。隱居抱道不求名。古來高尚賢達士。情閒灑灑名猶成。我儕弗沾名。性魯酷嗜酒。一壺寄所樂。榮辱我何有。當歌把酒須及時。嵇康阮籍爲相知。不願鼎烹太牢肉。亦非囊中脫穎錐。樂矣乎。樂矣乎。穿古洞。涉湖濱。曳屣持柯去探薪。行歌鳥道得真樂。却笑塵中碌碌人。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追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常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哭。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讓白首爲儒生。

和

悲來乎。悲來乎。我生不悲喜酒斟。飲酒不吟悲來吟。悲來仰天發長笑。霽月光風賞我心。牀頭一甕酒。榻上一張琴。撫琴酌酒總爲樂。一刻清閒抵萬金。悲來乎。悲來乎。六尺軀。終難久。千頃良田誰世守。忽朝更易將奈何。得失榮枯世所有。哀烏啼徹荒墮月。不如生前一杯酒。悲來乎。悲來乎。功名有定何妄圖。此生碌碌爲拙奴。知白守黑安我命。落落翹然一丈夫。悲來乎。悲來乎。烏江項籍方始悔。漁父不肯渡江外。子房高志入深山。追從赤松身已退。我拙世無用。何必遺虛名。愧無奇策安邦國。亦不苦志耽六經。落魄乾坤成耨朽。自是世人呼狂生。

前有樽酒行二首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迴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和

春花秋月夢裏過。黃河之流無迴波。歡娛日少憂愁多。且傾綠醕將顏酡。韶光有限能幾何。急須行樂莫蹉跎。日昇東。忽已夕。請君思之氣自平。碌碌塵中竟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釀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和

一輪皓月掛梧桐。甌賞不放酒杯空。一杯兩杯愁盡掃。三筍四筍顏已紅。狂來桐下嘯。林杪飄涼風。飄涼風。拂我衣。我今不醉不言歸。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籠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和

夜長苦晝短。斟酒必須滿。世事任茫茫。何計短與長。玄髮結高髻。倏爾變雪霜。適遇好懷抱。亦入少年場。哀哉古賢墓。今已栽柔桑。勿爲永久計。逢酒吸千觴。爲問有何術。可能駐韶光。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和

碧甍新翳竹葉香。謾傾磁盞泛清光。旅中倘得傾三斗。何必歸家訪醉鄉。

對酒行

松子樓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和

陳摶隱華山。張喬棲泛海。二子皆悟道。形質今安在。杲日昇復沉。晴霞散五彩。變幻亦無常。人事豈不改。遇飲弗追歡。韶光不相待。

吟三首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汁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池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和

雙躅懶登黃金闕。徙家棲隱九華山。峯高澗曲人跡少。翛然結屋蒼松間。蒼松藹藹清風多。把酒松下歌長歌。因思世態多更變。人生自是江上波。不須名姓達上國。飲酒哦詩真落得。我生放達不解愁。興來秉筆賦登樓。但知荷鐘劉伶趣。不學宋玉賦悲秋。山妻烹葵爲我設。再飲幾觴歌白雪。惟願一日醉十時。不喜巢由矯其潔。慷慨好客孟嘗君。哀哉麋鹿走荒墳。寒烏啼徹三更月。宿草淒淒凝白雪。當年富貴今何在。古塚蕭疎誰相待。世人不識造化機。萬頃良田變爲海。傷今弔古淚沾衣。却喜五柳掛冠歸。漉酒賦詩

全逸志。東籬種菊挹清輝。無絃琴。音韻遠。白衣九日送酒來。優游栗里樂歲晚。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嘯。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和

心澄似冰壺。興俠勝少年。醉狂拔劍自起舞。羅袖翩翩映碧漣。謾傾五斗桑落酒。高歌涼倒樂芳筵。衣冠濟濟豪貴客。輸却林泉隱者賢。逍遙不受樊籠縛。落魄何愁利祿鞭。狂來吸酒似劉阮。興至題詩擬浪仙。生平懶把雙眉嘯。優游丘壑樂閒身。不如我輩縱旨酒。酩酊白眼看世人。

江上吟

木蘭之棹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和

澄江悠悠蕩蘭舟。拂拂涼風起渡頭。美人二三酒數斗。楊柳磯邊少淹留。吾志幽曠友麋鹿。開心一片狎沙鷗。厭聞俗事聒兩耳。愁看白骨埋荒丘。數斗罄來窄宇宙。一聲長嘯遍芳洲。人生渾似黃河水。滔滔東逝無迴流。

五言律詩十首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和

豪吟李太白。性與句皆真。知章逢邂逅。傾蓋爲故人。一樽言闊別。五斗掃俗塵。不必金龜換。何須漉葛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和

賀監家四明。長安歡相迎。此時對樽酒。因思昔日榮。惟餘故人迹。物化豈復生。淒然賦新詩。不覺慟衷情。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

和

愛菊陶元亮。掛冠賦歸來。爲問屈明府。何時軒蓋迴。雪映松窗白。寒光動玉杯。芳梅先報臘。綠萼向人開。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髮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和

田家春社散。扶杖出林中。陌上生奇卉。人謂白頭翁。採之置山筐。鷓鴣鶴髮同。勿嫌頭盡白。猶自醉春風。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使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和

秋半蟾光滿。名公讖武昌。金樽浮綠蟻。玉露浥銀牀。漏永參橫漢。窗虛袂染霜。膽臨千倚跡。倚馬更飛觴。
在水軍宴章司馬樓船觀妓

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爲歡歌雄。對舞青樓妓。雙盤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

和

帆影蔽長空。蘭橈趁晚風。笙歌和調雅。樽酒助詩雄。鬢綠如仙子。顏紅勝女童。今宵何必返。扶醉入深宮。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

和

琳宮江畔峙。清影倒波中。鐘磬聞紺宇。幢幡颺碧空。佳賓翫明月。芳席對涼風。酩酊欲歸去。禪房別遠公。

送別

斗酒涓城邊。墟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烟。惜別傾壺醕。臨分贈馬鞭。看君穎上去。新月到應圓。

和

樽酒驛亭邊。今宵拚不眠。舟停猶痛飲。江樹已含烟。傾筇還牽袂。行驂未着鞭。此時重分手。何日復團圓。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鴈迴峯。

和

列席洞庭中。使君邂逅逢。清樽舒旅況。明月照離容。氣俠藏神劍。情豪若海龍。今宵送君去。幽夢遶千峯。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古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和

樽盈舊醕醲。宴客廣陵邊。一騎崎嶇外。三杯繾綣間。凝眸望烟水。回首憶家山。此夕一爲別。風霜滿客顏。

五言絕句九首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

和

洞庭期共泛。此夕醉周郎。恍入冰壺裏。高歌思欲狂。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閒不去。爭拂酒筵飛。

和

月白明如晝。人酣未肯歸。夜深天籟寂。獨鶴傍船飛。

其三

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後洞庭秋。

和

鷗鳥沙頭集。澄波載月流。此宵無盡興。猶勝習池秋。

銅官山醉後絕句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和

銅官風物好。不醉莫言還。舞袖歌新調。明蟾出遠山。

九日龍山飲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和

東籬有黃菊。何肯爲侍臣。對花傾數斗。秋色伴閒人。

九月十日卽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和

登高情未已。此日復持觴。誰人知此意。無日不重陽。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益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和

山川適我興。海月照我衣。看月浮大白。此味知者稀。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飲。還應倒接羅。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和

西樓同客飲。與至岸接羅。醉來忘去住。不記別君時。

送殷淑

痛飲龍筇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和

送客江邊酌。風生襟袂寒。醉來歌一曲。明月映前灘。

七言絕句二首

答湖州迦叶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和

白苧村南落魄人，耽詩縱酒度芳春。世間若問名和姓，五柳先生卽此身。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和

山中野席爲君開，相對慇懃飲數杯。酒罷送君歸去路，知君何日得重來。

唐宋元明酒詞

嘉禾周履靖逸之甫和韻

雲間陳繼儒仲醇甫校正

金陵荆山書堂梓行

唐宋元明酒詞目錄

上卷

飲興 調酒
泉子

美人夜醉 調善
薛盞

春宴 調生
查子

夜宴 調生
查子

春宴 調生
查子

勸酒 調善
薛盞

春日睡起 調酒
泉子

漁家樂四闋 調漁
歌子

詠醉 調醉
落魄

舞酒妓 調風
棲梧

飲興 調青
杏兒

飲興 調感
嘉恩

將進酒 調小
梅花

歌妓 調意
難忘

司空圖

歐陽炯

孫光憲

歐陽彬

孫光憲

韋莊

張泌

李珣

蘇軾

劉雲間

趙間閒

毛澤民

高仲常

周美成

南樓漫酌 調玉
樓春

贈酒妓 調應
天長

扁舟泛湖 調定
風波

幽居 調定
風波

蘭舟載酒二闋 調南
鄉子

醉歸 調天
仙子

荷亭漫酌 調漁
歌子

詠漁四闋 調南
鄉子

元夕夜宴 調一
剪梅

夜宴 調金
蕉葉

春飲 調漁
家傲

飲興 調一
年春

飲興 調拂
霓裳

歐陽炯

孫光憲

李珣

李珣

李珣

韋莊

顧瓊

口口

程篁墩

柳耆卿

周美成

党世傑

晏同叔

下卷

初夏飲興

調滿
虞芳

詠酒

調浣
沈溪

感悟

調西
江月

詠酒

調鶴
越天

歡飲

調濕
淘沙

歌飲二闕

調法駕
導引

遊西湖

調醉
江月

戒酒辭杯

調沁
園春

夜酌荷亭

調蝶
戀花

九日舉觴

調沁
園春

題美人捧觴

調解
語花

謝汝欽姪惠酒

調賀
新耶

元旦醉題

調臨
江仙

周美成

歐陽永叔

朱希真

晏叔原

歐陽永叔

韓夫人

辛棄疾

辛棄疾

周權

周權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禁釀

調木蘭
花慢

勸酒

調西
江月

警世

調西
江月

冬飲

調桃源
憶故人

歌妓

調南
鄉子

席中贈妓

調沁
園春

遊西湖

調賀
新耶

勸飲

調沁
園春

百字謠

調春
雲怨

飲酒

調春
雲怨

謝袁履善惠酒

調賀
新耶

病起飲酒

調朝
中措

問先生酒後如何二闕

調桂
令

羅壺秋

黃庭堅

朱希真

張于湖

趙孟頫

瞿士衡

辛棄疾

辛棄疾

周權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江南春詞二闕和倪雲林韻 周履靖

雨夜 調臨江仙

周履靖

壽利川曹封君六泰六闕 周履靖

調望仙門

調千秋歲

調連理枝

調萬年歡

調鼓笛慢

調殢人嬌

唐宋元明酒詞卷之上

飲興酒泉子

司空圖

買得杏花十載歸來方始折。假山西畔藥欄東。滿枝紅。旋開旋落旋成空。白髮多情人更惜。黃昏把酒

祝東風。且從容。

和

周履靖

上苑好花不許庸人將手折。把杯斜倚瑣窗東。映杯紅。遊蜂狂蝶鬧晴空。美景芳辰應可惜。騷人得興

醉春風。任從容。

南樓漫酌 玉樓春

歐陽炯

月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

方再品春蛾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

和

日映碧桃如片錦。花色滿樓人欲寢。隔牆時遞巧禽聲。驚醒逸人清夢枕。花萼柳絲嬌媚甚。古調新詩宜細品。樓前飛燕淺簾迎。笑坐玉樓窗畔飲。

美人夜醉 菩薩蠻

歐陽炯

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鬢墜。斜臥臉波春。玉郎休惱人。日高猶未起。爲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和

月中歡飲人忘睡。曉來行履身將墜。無限好芳春。鳥啼醒醉人。象牀眠懶起。且伴蛟綃被。朱戶碧烟籠。逸情方已慵。

贈酒妓 應天長

孫光憲

翠凝仙豔非凡有。窈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筵歌綠酒。醉瑤臺。攜玉手。共燕此宵相偶。魂斷晚窗分首。淚沾金縷袖。

和

與高鯨飲吾還有十日之中酣八九。對山花。臨岸柳。賴有蛾眉堪侑酒。步雲臺。攀桂手。大分此生難偶。歡飲口期交首。慢相攜舞袖。

春宴 生查子

孫光憲

春病與春愁。何事年年有。半爲枕前人。半爲花間酒。醉金尊。搗玉手。共作鴛鴦偶。倒載臥雲屏。雪面腰如柳。

和

無慮亦無愁。清醞牀頭有。醉後晒醒人。醉後頻呼酒。欲開尊。揮素手。此樂應難偶。半倚翠雲屏。笑折風中柳。

扁舟泛湖 定風波

志在烟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花鳥爲隣鷗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蕙帶絕纖塵。

和

不慕功名跡且淪。扁舟時泛曲江春。興至開尊成一醉。烟水。謾隨鷗鳥樂閒身。萍藻相親漁似侶。潛處。綠釣靜釣遠時人。自悟鷗夷玄奧旨。心喜。青篔簹笠却風塵。

夜宴 生查子

歐陽彬

竟日畫堂歡。入夜重開宴。剪燭蠟烟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騑。直待更深散。

和

俠客此宵歡。珍味開華宴。盞內鬱金香。未醉身先顫。月上桂梢來。畫棟渾如練。浮白共歡呼。還至參橫散。

幽居 定風波

李珣

十載逍遙物外居。白雲流水似相於。乘興有時攜短棹。江島。誰知求識不求魚。到處等閒邀鶴伴。春岸。野花香氣撲琴書。更飲一杯紅霞酒。回首。半鈎新月貼清虛。

和

草色幽然溪上居。白蘋紅蓼日相於。明月吐山移桂棹。依島。閒拋香餌釣江魚。日逐閒鷗為侶伴。桃岸。捲綸歸去枕殘書。老妻慢開宜城酒。聚首。滿斟低唱樂空虛。

春宴 生查子

孫光憲

為惜美人嬌。長有如花笑。半醉倚紅妝。輕語傳青鳥。眷方深。憐恰好。唯恐相逢少。似這一般情。肯信春

光老。

和

喜柳綠花嬌。如共人嬉笑。愛殺海棠粧。忽聽啼山鳥。酒杯深。懷更好。毋慮尊中少。且樂此高情。莫待人
生老。

蘭舟載酒二闋 南鄉子

李珣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風景有池塘。木蘭舟上珠簾捲。歌聲遠。椰子酒傾鸚鵡盞。

和

新酒熟。麥荷香。扁舟移過碧方塘。野風吹面浮雲捲。漁歌遠。醞醖漫斟犀角盞。

其二

新月上。遠烟開。慣隨潮水探珠來。棹穿花過歸溪口。沾春酒。小艇纜牽垂岸柳。

和

芳沼上。綠荷開。漫攜嘉客若耶來。繫蘭舟在清江口。罄村酒。漢外月輪懸綠柳。

勸酒 菩薩蠻

韋莊

勸君今夜須沉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訕金杯滿。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

和

且傾清醞圖一醉。無求世上榮華事。焦却利名心。不如杯酒深。應知來日短。飲醉須斟滿。醉去不須呵。問君情若何。

醉歸天仙子

韋莊

深夜歸來長酩酊。扶入流蘇猶未醒。醺醺酒氣與蘭和。驚睡覺。笑呵呵。長道人生能幾何。

和

休笑吾儕時酩酊。三日之中難一醒。陶然歲月保天和。心更覺。不須呵。有限年光怎奈何。

春日睡起酒泉子

張泌

春雨打窗。鶯夢覺來天氣曉。畫堂深。紅焰小。背蘭缸。酒香噴鼻懶開缸。惆悵更無人共醉。舊巢中。新燕子。語雙雙。

和

明月照窗。雞唱一聲天未曉。露華深。星漸小。剔銀缸。起來倒却綠醅缸。幽興且求成大醉。掃心中。無些子。世無雙。

荷亭漫酌漁歌子

曉風清。幽沼綠。倚欄凝望珍禽浴。畫簾垂。翠屏曲。滿袖荷香馥郁。好摠懷。堪寓目。身閑心靜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無心較逐。

顏瓊

和

碧荷擎。池水綠。幾雙鸚鵡波心浴。柳垂絲。鳥歌曲。幾樹奇葩郁郁。暢幽情。舒兩目。傾尊倒屣心方足。俗塵多。年命促。堪笑時人急逐。

漁家樂四闋漁歌子

李珣

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澹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信浮沉。無管束。釣迴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和

柳條青。溪藻綠。扁舟一葉生涯足。水悠悠。波浪簇。欸乃歌聲斷續。身無拘。心不束。興將羌笛調新曲。不須田。何用屋。醉舞風前忘辱。

其二

荻花秋。瀟湘夜。橘州佳景如屏畫。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爲鄉。蓬作舍。魚羹稻飯常淪也。酒

盈杯。書滿架。名利不將心挂。

和

有春秋。無朝夜。碧山流水堪圖畫。古磯邊。垂柳下。釣滿船頭方罷。鷺爲朋。舟是舍。蓴絲鯉膾時烹也。醞傾瓢。竿且架。酣後俗情難挂。

其三

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天暮。掉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醕。孤村遙指雲遮處。下長汀。臨淺渡。鷺起一行沙鷺。

和

捲輕絲。雜古樹。歸鴉幾陣天將暮。月昇山。日沉浦。水鳥沙鷗來去。羨紅蝦。掛綠醕。誰知漁父情高處。任飄蓬。流遠渡。醉眼漫看飛鷺。

其四

九嶷山。三湘水。蘆花時節秋風起。水雲間。山月裏。棹月穿雲遊戲。鼓清琴。傾綠蟻。扁舟自得逍遙志。任東西。無定止。不議人間醒醉。

和

駕孤舟。浮鷺水。悠悠漁笛篷窗起。月光中。波心裏。觸藻驚鷗嬉戲。釜烹魚。杯泛蟻。瀟然且樂漁家志。與無涯。歌不止。且博生平幾醉。

詠漁四闕 南鄉子

蘭棹舉。水紋開。競攜藤籠採蓮來。迴塘深處遙相見。邀同宴。綠酒一卮紅上面。

和

孤艇放。荇萍開。數聲欸乃出溪來。蘆風水月時相見。堪開宴。且縱酒杯酹我面。

其二

歸路近。扣舷歌。採真珠處水風多。曲岸小橋山月過。烟深鎖。葦蕩花垂千金朵。

和

慢飲酒。且高歌。古來風月讓漁多。綠笠碧簑隨分過。名難鎖。笑看荷花開數朵。

其三

傾綠蟻。泛紅螺。閒邀女伴簇笙歌。避暑畫船輕浪裏。閒遊戲。夾岸荔枝紅蘸水。

和

沾白酒。煮黃螺。維舟把盞恣狂歌。綠柳岸邊清蔭裏。看魚戲。醉把釣竿投碧水。

其四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迴棹碧灣中。春酒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纜却扁舟篷底睡。

和

楊柳月。菱荷風。漁人收釣坐舟中。村醞沽取香且美。拚沉醉。和衣就寢舫舫睡。

詠醉醉落魄

醉醒醉。憑君會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到愁腸。別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

蘇軾

從他落魄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

和

旦日一醉。何人曉真味。新篘滿泛杯生蟻。一罄三杯。頓覺寬愁意。渾忘來去眠花地。舫舫一枕風中睡。

夢回渾似高陽裏。終日陶陶。免却身成悴。

元夕夜宴一剪梅

程篁墩

傳柑節候雨初晴。燈滿山城。月滿山城。畫堂圍坐夜三更。牆外歌聲。席上歌聲。可人添送紫金罍。未解

春醒。又犯春醒。不辭扶醉臥前楹。客也多情。主也多情。

和

雪消郊甸四山晴。樓迴江城。綵結江城。笙歌簇擁鬧深更。市上人聲。笛裏新聲。小童時進白磁罍。病昨身醒。復助身醒。玉山頽倚在西檉。對景忘情。疎散忘情。

舞酒妓 鳳樓梧

劉雲間

一剪情波嬌欲滴。綠怨紅愁。長爲春風瘦。舞罷金杯眉黛皺。背人倦倚晴窗繡。臉暈朝生微帶酒。催唱新詩。不應頻搖手。閒把琵琶調未就。羞郎還又垂紅袖。

和

雨過林花嬌滴滴。惹起新愁。思憶令人瘦。不覺蛾眉愁鎖皺。慵將錦字房櫺繡。且把金尊傾綠酒。絃撥相思。往來不停手。幽韻宮商曲始就。更闌人散分羅袖。

夜宴 金蕉葉

柳耆卿

厭厭夜飲平陽第。添銀燭旋呼佳麗。巧笑難禁。豔歌無間聲相繼。準擬幕天席地。金蕉葉泛金波露。未更闌已盡狂醉。就中有個風流。暗向燈光底。惱徧兩行珠翠。

和

今宵宴設華堂第。喜才子佳人風麗。四美鋪陳。狂歌暢飲應難繼。酩酊和衣倒地。空庭內皓月光霽。鼓樓中漏促人醉。座間可意人兒。慢道衷腸語。不覺黛眉鎖翠。

飲興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南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趙開開

和

何用把心愁。塵世事繁擾無休。見機莫把時光負。呼朋邀友。偷閒尋友。及蚤回頭。浮白罄金甌。不須春日曲江遊。若今日無些事。滿斟亦可。淺斟亦可。何必傷秋。

春飲漁家傲

周美成

幾日輕陰寒惻惻。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歸未得。黃鸝久住如相識。賴有蛾眉能暖客。長歌屢勸金杯側。歌罷月痕來照席。貪閒適。簾前重露成涓滴。

和

雨過芳園花落側。紛紜滿地殘紅積。座上吳姬色傾國。佳興得。清歌一曲無人識。慢把金樽耐俠客。情濃潦倒行歌側。山月流光滿綺席。高懷適。樓頭玉漏頻頻滴。

飲興感皇恩

毛澤民

多病酒樽疎。飲少輒醉。年少銜杯可追記。無多酌我。醉倒阿誰扶起。滿懷明月冷。爐烟細。雲漢雖高。風

波無際。何似歸來醉鄉裏。玻璃江山。滿載春光花氣。蒲萄仙浪。軟迷紅翠。

和二闕

追興俗情疎。且尋一醉。心上閒愁不須記。高歌痛飲。任酩酊扶不起。一腔春思。柳枝腰細。黃鳥綿蠻。春光相際。芳草如茵臥花裏。羅襪輕盈。惹却羣芬香氣。秦娥歌出。曲中嬌翠。

其二

年邁與時疎。終朝博醉。昔年勝事俱忘記。人毋笑我。醉花前呼不起。滿懷幽思。涼颺細細。塵事紛紜。悠悠無際。休把閒身混忙裏。徐步東郊。翫賞晴和天氣。徜徉林藪。尋芳拾翠。

飲興一年春

党世傑

紅紗翠綺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却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陽境。

和

今宵共客嘗奇餅。看冰鑑。在東嶺。陣陣涼颺侵袂冷。消愁排恨。溶溶清徹。射却花枝影。客歡主樂酣難醒。一曲陽春狂興。更愛歡娛。連漏永。雅懷未罄。再期來日。挈榼尋佳境。

將進酒小梅花

高仲常

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藥馬無草。開函閉。閉函關。千古如今不見一人閑。六國擾。三秦掃。初謂商山遺四老。馳單車。致絨書。裂荷焚。芟接武。曳長裾。高陽真得杯中趣。身外醉鄉安穩處。生忘死。形忘名。二豪侍側劉伶初未醒。

和

郊外路。飄玉露。高低壘壘幾墳墓。遍黃沙。滿蒹葭。觀之未知何代王侯家。紛紛碌碌奔歧道。涉澗崎嶇。葦芳草。朝秦關。暮燕關。來往驅馳怎得此身閒。俗事擾。何能掃。堪嘆人生容易老。驅輕車。敕詔書。貴榮門第冠蓋衣羅裾。何如杯酒花間趣。人世利名天定處。生勞形。博虛名。且將濁酒酣醉還能醒。

飲興拂空箋

晏同叔

樂秋天。晚荷花上露珠圓。風日好。數行新鴈貼寒烟。銀箏調翠箏。瓊柱撥清絃。捧觥船。一聲聲齊唱太平年。人生百歲。離別易。會逢難。無事日。賸呼賓友啓芳筵。星霜催綠鬢。風露損朱顏。惜清歡。又何妨沉醉

玉尊前。

和

視遙天。一輪明月皓團圓。蟬韻促。草間螢燄破蒼烟。山童歌白苧。猶勝撫冰絃。舉銀觥。興悠悠。同賞樂堯年。良朋讌集。拚沉醉。又何難。燒銀燭。滿堂燦爛曠華筵。金尊頻勸飲。俄頃已醺顏。此宵歡。忽瞻星斗朗。

照窗前。

歌妓 意難忘

周美成

夜染鴛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嬌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翠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

和

簪翠衣黃。謾將秦瑟鼓。敬客擎觴。花鈿堆綠髻。舞袖散奇香。陳綺席。納新涼。杯酒泛滄浪。意甚勤。低低細語。淡冶同相。嬌容世上無雙。臉紅雲髻黑。引動才郎。嬌聲遊白雪。淡掃過梅粧。思愛繫。幾迴腸。明日會無妨。莫把良辰耽誤。辜負時光。

唐宋元明酒詞卷之下

初夏飲興 滿庭芳

周美成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烟。人靜鳥鴛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闌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緣。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

和

楊柳垂陰。古槐濃蔭。沼中荷葉初圓。畫長庭靜。窗外裊茶烟。開宴漫成一樂。碧波清色微濺。凝眸處。悠悠野調。欸乃起漁船。蕭蕭新翠竹。芭蕉展綠。深契良緣。漫把金尊倒。拚醉花前。沉涵風流俠客。醉來時。懶聽鳴絃。花屏畔。神勞思倦。潦倒且安眠。

禁釀 木蘭花慢

羅壺秋

漢家糜粟詔。將不醉飽生靈。便收拾銀瓶。當壚人去。春歇旗亭。淵明戒酒東林。逼人問。暫學屈原醒。天子宜呼李白。婦人却笑劉伶。提葫蘆更有誰聽。愛酒已無星。想變春江。蒲萄釀綠。空想芳馨。溫存鷓鴣鷄。鵝把茶甌談對晚山青。但結秋風魚夢。賜醕依舊沉冥。

和

親周成酒誥。規戒但保心靈。擊將破金瓶。毋容人醉。收拾花亭。魯康停杯罷飲。靜中觀。彼醉我偏醒。鴻漸堪爲益友。此身不近劉伶。提壺鳥結舌難聽。飲與沒些星。墜內蛆生。杯盤蛙積。無恁香馨。停留壺觴尊罍。且汲泉淪茗對山青。屈子醒孤潔。一身空泊江冥。

詠酒 浣沙溪

歐陽永叔

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豔頻傳。人生何處

似樽前。

和

對對鴛鴦近酒船。飛飛柳絮颺晴天。遙看牆內戲鞦韆。呼盧撫掌風前笑。殷勤對客玉杯傳。問誰何勝醉花前。

勸酒 西江月

黃庭堅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閑瘦弱。春愁沒處遮欄。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和

醉倒花前誰有。須知春事易過。人情片紙世瀛波。何似酒杯樂我。花貌妖嬈怯弱。騷人把盞凭欄。不辭五斗到更殘。月落粉牆方散。

感悟 西江月

朱希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和

塵世幻然一夢。功名富貴浮雲。堪嗟癡味枉勞心。靜裏三思皆命。花下擎杯興美。半輪山月方新。高情日與酒相親。大數乘除已定。

警世 西江月

朱希真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和

百歲光陰誰滿。名花幾落幾開。乘時覓興遣高懷。世路多乖多礙。試閱莊生蝶夢。休誇倚馬高才。機關何用巧鋪排。疇昔英雄誰在。

詠酒 鷓鴣天

晏叔原

綵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舞罷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到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和

吳姬嫋娜把金鍾。醺醺光浮琥珀紅。玉貌清輝如寶月。石榴裙底動輕風。春歸後。恨難逢。相思應許爾相同。朝來試拂菱花照。不比當年花柳中。

冬飲 稿源憶故人

張于湖

朔風弄月吹銀霰。簾幙依垂三面。酒入玉肌香軟。壓得寒威斂。檀槽乍撚么絲慢。彈得相思一半。不道有人腸斷。猶作聲聲顫。

和

半空凜凜飄冰霰。窗外寒風侵面。美醞冽清柔軟。滿眼寒光斂。金尊倒盡清歌慢。直待更闌夜半。興至好懷不斷。情暖身無顫。

歡飲 溟淘沙

歐陽永叔

今日北地遊。漾漾輕舟。波光潏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甌。縱無花前常病酒。也是風流。

和

春興漫遨遊。泛個扁舟。花枝冉冉鳥聲柔。波上鷗鷺來復去。聚散磯頭。美酒滌清喉。曲妙無休。此宵定擬罄銀甌。歎徹人生能有幾。水向東流。

歌妓 南鄉子

趙孟頫

雲擁鬢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溫柔。多少閑情不自由。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

流。曲裏吳音嬌未改。障羞。一朵芙蓉兩扇秋。

和

檀板却人愁。此日攜尊宴小樓。風引花香羅袂透。輕柔。斟酒清歌興有由。新月上樓頭。音調悠揚碧水流。一曲衷腸開笑口。害羞。客散更闌隔九秋。

歌飲二闕法駕導引

韓夫人

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着輕綃。歸路碧迢迢。

和

韶華起。韶華起。岸畔柳條搖。白李紅桃枝上動。風吹花氣襲蛟綃。酣酒興迢迢。

其二

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甌斟白酒。月華微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

和

雲漠漠。雲漠漠。遙望白雲秋。漫把金尊傾綠酒。醉看人世等虛舟。如水向東流。

席中贈妓 沁園春

瞿士衡

一掬嬌聲。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

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踏。月地偷期。風流到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和

一片芳春。羅袖雲鬢。輕把步移。出郊翫賞。莫教與少。筵前鳥語。白晝遲遲。謾捧金尊。溫存細語。最羨幽情分外奇。真難遇。約來宵歡樂。會合佳期。嫦娥桂客堪宜。擬浮白高歌豈肯辭。似恣妃臨浦。誰知嬌媚。合歡綺席。共倒清卮。檀板輕敲。新聲低唱。却是洞房恩愛時。情難散。繾綣醒還醉。莫與人知。

遊西湖醉江月

辛棄疾

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僊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

和

湖波搖漾。動新荷。清影如珪如璧。凝望遙天開玉鏡。鷗鳥閒眠沙碧。綠葉擎空。紅葩明浪。異馥飄瑤席。鈸延嘉友。必須罄盡三石。深企往昔名流。但存遺趾。想逐蓬萊客。玄鶴白梅留下否。亭榭恨難同昔。視孤山梅。樹叢中徑。到而今皆窄。請君休論。往年今日消息。

遊西湖賀新郎

辛棄疾

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兩峯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歸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懶。鬢先老。

和

一望湖光曉。觀春山絳桃綠柳。岸邊齊帽。問酒肆開懷斟罈。歡飲左傾右倒。惹得那時人嘲笑。酩酊模糊歸去好。慢歌新調。角商清悄。凝望處。遠山小。依稀海上仙人島。六橋亭榭垂楊。樹樹蒼烟遶。汀鷺沙鷗浮綠水。小艇採蓮真好。看玉手鼓楫應少。我輩與歌遊賞句。詢蘇公秋夜何年召。情更愜。應難老。

戒酒辭杯沁園春

辛棄疾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昔眩。氣似轟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露合作平居。鳩毒猜。况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畜。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卽去。招則須來。

和

杯。至吾前。野叟朝來。委頓詩骸。爲宵歎與劇。香醪頻吸。模糊淹倒。耳不聞雷。總謂山濤阮咸知慧。不肯將

懷抱暗埋，深知感負，却尊鼻。誠懼雅情哉。汲泉烹茗爲媒，謝醜醜何須別意猜。偶爾成此害，心中不愛。患無大小，慮恐生蕃，感爾休言。請收捨了。情怯何當舉爾杯。杯頓首。苦推辭領命。倘呼還來。

勸飲沁園春

辛棄疾

杯。汝知乎。酒泉罷侯。鷓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齋曰。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將麴蘖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君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菑。欲聽公言。慚非勇者。司馬家兒解覆杯。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

和

杯。勸梅顛。古來酒仙。忘情散骸。那愁康阮籍。朝昏沉湎。日醜醜得。避却風雷。達者還當。傲前歡賞。不必將名利苦埋。須行樂。趁良辰及時。傾倒高哉。倩花柳解爲媒。野鳥去來休教浪猜。想霸王功業。英雄蓋世。運乖數盡。自刎羅菑。聽勸良言。俗情暫屏。寬着塵懷。進幾杯。休辭醉。必須成酩酊。老去將來。

夜酌荷亭

蝶戀花

周權

數畝寬閒吾老圃。着個茅亭。斗大無多子。水檻水花明楚楚。灑然不受人間暑。夜悄虛階初過雨。酒淺香深。風露清如許。沁薄吟襟時挹埒。多情涼月還窺戶。

和

萬个簪盤圍梅圃。築就清虛。一座幽亭子。透水綠荷花楚楚。玉繩低度無些暑。倏忽遙天飄細雨。碧玉盤盛。珠露圓如許。纖手擎杯幽然踣。銀蟾皎潔來朱戶。

東坡昔守彭城。既治決河。乃修築其城。作黃樓城上以臨河。以土實制水。因以黃名樓。樓成。子由作

賦。坡翁爲書之。刻於石。余回自京師。登樓懷古。並感項籍遺事。未章及之。

字百

周 權

登臨把酒。問黃樓人去。幾番風雨。妙絕穎濱樓上賦。坡老龍蛇飛舞。千載風流。兩翁笑傲。淮泗歸譚塵。衣冠如在。我來空自延佇。下視闌閣喧塵。慘眠烟落日。西風鼙鼓。昔日爭雄懷漢楚。百萬屯雲貔虎。世事茫茫。山川歷歷。不盡憑闌思。城頭今古。黃河日夜東去。

和

當年浮白。最高樓追想。却如驟雨。更笑那英豪作賦。飛絮空中飄舞。留取芳名。二君以作。陳跡談揮塵。觀今誰在。靜思令我閑佇。厭觀紛擾風塵。甚淒其慘感。軍中鼙鼓。却笑當年秦與楚。枉鬪蒼龍猛虎。俗慮茫茫。人情幾歷。却恨增愁思。傾杯時飲。靜觀日月來去。

九日舉觴沁園春

周 權

說與黃花。九日今朝。同誰舉觴。笑指點行囊。雖然羞澀。搗來鬧市。怎忍荒涼。螿壓橙香。酒浮莢紫。醉脫烏紗。鬢欲霜。孤雲外。是吾廬三逕。歸興偏長。催人苒苒年光。問役役浮生。着甚忙。自東籬人去。總成陳迹。

龍山飲散。幾度斜陽。人物凋零。乾坤空闊。世事浮沉。醉夢場。登高處。倚西風長嘯。任我疎狂。

和

不待重陽節日。隨時皆當倒觴。莫惜鈔空囊。高懷休澀。博歡劇飲。趁此餘涼。傾鬱金香。且吞幾盞。莫待青絲變雪霜。蒼筠裏。結一個茅廬。村靜溪長。休教錯過韶光。笑擾擾浮塵爲甚忙。想淵明幽致。令吾空憶。無人落帽。虛度重陽。浮世如雲。人生過隙。傀儡紛紛。做一場。堪嗟嘆。謾登高舒嘯。興飲清狂。

飲酒 春雲怨

王世貞

風傷雨倦。漸柳眠無力。花如中酒。睡怯象牙寒。悄。幽夢幾回。渾不就。燕搗華絃。爲調清管。細譜新詞。杜鵑。喝。行路方難。歸期無據。愁與悶相守。芳醪點出天公手。解醺寒作煖。攬辰戌酉。枕畔華胥暫拖逗。青眼朦朧。一任長門。送來銀漏。未舉杯前。乍停杯後。半刻也堪白首。

和

無係不倦。日日尋芳去。看花醉酒。遇卽美人兒。悄。心想着姻緣未就。綠柳含烟。鶯聲如管。漫賦芳詞。可傾酒。行樂良辰。休教錯過。富貴無長守。樽傾綠醕時擎手。不知天與地。那分卯酉。日向芳林中迤逗。追賞清宵。不管誰樓。急催更漏。且樂生前。莫思身後。頃刻雪霜滿首。

題美人捧觴解語花

王世貞

檀槽細壓。紫溜冷泠。滴碎珠千斛。鷓鴣初贖。誰借醒。卓女遠山黛綠。朱櫻小盛。風裊處。山香幾曲。捧屈卮。徐露春芽。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圍翠簇。只枝頭一點。買斷金谷。靈犀輕嚼。微酣後。記取夜來題目。雙鬢趁逐。扶掩向碧紗廚宿。誇醉鄉。還傍溫柔。此際平生足。

和

新筍滿盤。琥珀光浮。嫩盞盈三斛。金龜不贖。樂陶陶。時泛着杯中綠。丹脣半盛。興劇處。清歌一曲。兩手尖尖似筍芽。漫露琅琅玉。池畔柳垂杏簇。聽花間野鳥。巧語幽谷。殷勤低囑。花屏後。不覺酣迷雙目。睡魔馳逐。擲手上象牙床宿。語甚溫存。更和諧。此夜心兒足。

謝袁履善惠酒 賀新郎

王世貞

春意歸風雨。到如今。緩紅舒翠。一番重起。况更索居無一事。鎮日琴書而已。待醉也。如何得醉。多謝白衣能遠致。把葛巾忙却。科頭倚。胸磊塊。故應洗。瓊膏慢入清尊細。似當年。掌分莖露。雪消春水。欲折個荷充泛駕。憑借麴生爲馭。直引到華胥路裏。遮莫歸來問名姓。道清真。袁粲類爲主。天下事。任公耳。

和

猶喜殘更雨。曉來時。濕芳潤翠。對花情起。獨坐山齋。欣寡事。遣興哦詩而已。斷酒也。焉能取醉。心感故人貽雅致。步入空庭。開襟斜倚。愁滿臆。頃刻洗。芳樽瀉出金光細。若遙天。夜垂清露。惠山泉水。興吸三杯。

情更暢。欲把海鯨來駕。不肯赴風塵堆裏。休閒狂夫諱和姓。是青山深處林泉主。名與利。不須耳。

謝汝欽姪惠酒賀新耶

王世貞

酒債尋常有。閉開門落花長晝。獨吟搔首。可怪袁君相贈後。鎮日惟尋綠友。到驕惹傳杯之手。從事督郵何足輕。但醉鄉別業吾能受。君不見。掃愁帚。清狂阮籍天應厚。醉醒時漫開青眼。阮成爲壽。猶可焦生風格舊。試問無功知否。待徒倚臨風頻嗅。曲沼游魚堪投餽。况隔簾歌鳥來行酒。洗盞罷。醉楊柳。

和

雅興吾能有。把芳尊滿斟清畫。曲歌一首。莫是劉伶化身後。野鳥山花作友。喜杯罍何曾停手。塵世事心無計較。羨北海傾樽誰消受。追勝賞。逐塵帚。嵇康與酒情甚厚。鎮日間倒壺傾罍。介此眉壽。時與黃鸞爲故舊。巧語綿蠻佳否。幾樹老梅吾當嗅。紫萸青葵烹成餽。擺列風前。慢斟清酒。酌酌後。月上柳。

病起飲酒

朝中措

王世貞

是誰嫌我酒閒過。咬得病來磨。無耐業緣尙在。清尊又倚清歌。高陽舊侶。頻頻相勸。不飲如何。屢指乾坤佳事。壺頭領取偏多。

和

漫扶藤杖友家過。尊酒病消磨。傾倒此壺興至。且調一曲高歌。東君雅意。殷勤而勸。醉了如何。共對名

花追賞。人生快活應多。

元旦醉題 臨江仙

撥乳醱酥新綠泛。金花巧勝初裁。東風帶雨印泥苔。臘隨殘漏盡。春逐燒痕來。 昨歲貪杯今歲病。病時依舊貪杯。欲填新令雪兒排。小園梅未吐。先報一枝開。

王世貞

和

桂醕盈杯欣蟻泛。詩題令節應裁。梅花幾榦映蒼苔。屠蘇纔掬處。春色入門來。 樹上黃鸝聲已滑。對花堪飲千杯。漫追佳節漫安排。興高杯不歇。尊罄又常開。

問先生酒後如何二闋 折桂令

王世貞

問先生酒後如何。潦倒模糊。假塞婆娑。枕底烟霞。杖頭日月。門外風波。儘皇都眼睜看破。望青天信却胡過。好也由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麼麼。

和

問先生不飲何如。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悶他五柳。淡殺三閩。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顛。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醅醕。怎便糊塗。

其二

問狂夫意與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涼風，半牕好月，何肯奔波。世情多一時看破，謝蒼天落魄而過。譽也憑他，毀也憑他，貴客王公，我視么麼。

其二

問狂夫近日何如，滿盞香醪，半榻詩書。興泛蘭舟，探花問柳，蕩過村閭。曲塘路幽情滿腹，樂優游酒醉吾顛。醒也無虞，醉也無虞，甚我徜徉，臥倒當塗。

江南春詞二闕和倪雲林韻

周履靖

春林夜雨朝送筇，桃李芳菲門徑靜。主人寂寞對疎櫺，簾外交飛雙燕影。峭寒風雨羅衣冷，幾樹梨花開近井。社酒歸來倒角巾，欹斜醉步動輕塵。蝶飛忙，花信急，杜鵑聲裏春衫濕。韶光拚指嗟何及，倚樓芳草連天碧。幾處笙歌滿城邑，垂楊繫馬風前立。請看綠水汎青萍，堪笑隨波空自營。

其二

村前萬樹桃花盛，綠柳垂絲間紅杏。呼朋拉友翫芳春，歷遍韶華三月景。雕鞍金勒相馳騁，青樓柳巷追佳興。吳姬媚娜笑歡迎，握手殷勤話更親。入蘭房，檀麝集，銀燈翠管延嘉客。冰盤玉饌陳芳席，金尊激盪浮琥珀。玉指纖纖調錦瑟，牙牀繡帳娛此夕。金雞三唱促登程，惆悵相看不盡情。

雨夜 調臨江仙

周履靖

疎雨滴蕉聲。獨對銀燈。俗慮淒清。春愁莫遣思縱橫。尋巧句。詩成且未評。當年豪俠成春夢。霜華上鬢心驚。琴調流水散孤情。人生渾逆旅。君醉我還醒。

壽利川曹封君六袞六闕 望仙門

周履靖

玉堂開宴祝賢臣。列奇珍。蓬萊此日聚羣真。捧金尊。漫酌松花酒。齊聲拜賀千春。鳳孫麟子荷君恩。荷君恩。芳譽播乾坤。

千秋歲

周履靖

玉芝瑤草。桂子蘭蓀好。華屋畔。祥雲繞。筵開龍鳳脯。老子同歡笑。如海水汪洋。浩浩應難較。莫惜芳尊倒。紫誥天邊到。躋玉闕。遊蓬島。遐齡祈八百。駐世人常老。還應是善緣佳報。

連理枝

周履靖

八洞羣仙到。來祝曹君耄。玉盤珍饌。金杯佳醕。齊稱不老。喜今宵。歡慶壽筵前。視童顏鶴貌。華屋奇香繞。王母同歡樂。錦瑟瑤笙。朱絃翠管。劉晨阮肇。共登仙。齊上那蓬萊。任逍遙海島。

萬年歡

周履靖

海屋添籌。祝曹侯上壽。黃鶴玄鹿。瑤草仙葩。松柏亭嘉木。堂下兒孫似玉。戲萊子。娛親綵服。銀盤內鳳髓龍肝。勸雙親。唱新曲。歡情得悅慈顏。漫將金罍內。頻倒醪醕。共羨君家。順子孝孫盈目。海上蟠桃已

熟。願歲歲開筵相祝。應知是積德弘深。受人間的全福。

鼓笛慢

周履靖

昨聞四皓羣真。共持火棗交梨饌。來同國舅。如歡佳宴。麻姑頻勸。玉燭搖紅。仙童奏樂。九天音遍。看遙空
好月。當窗皎皎。欣弄盞。時相薦。百川爲壽。羨恩波萬重齊捲。烏紗象簡。紫袍犀帶。公侯佳眷。萬里芳聲。
愛民如子。浙西留戀。願千秋百歲。金尊玉液。幾番持獻。

帶人嬌

周履靖

瀛海蟠桃。此日花開庭院。華席列排壽宴。嘉賓逸客。共捧金杯獻。惟願祝千萬歲。如山遠。貴子登朝。龍
孫世鮮。虎榜上。定應高薦。仙詞一閱。謾鼓雲陽板。如閨苑。曹國舅。年無限。

第三輯 故事

方法

抱甕釀酒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斐啓語林）

酒丸

鄭君酒釀成，因以附子甘草屑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抱朴子）

酒泉法

黃帝酒泉法，以麴米和藥成丹，一斗酒內一升水，藏之千歲，味常好。（抱朴子）

清歡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澄懷錄）

醒酒鯖鮓

虞棕爲輔國將軍，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永明八年，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鮮一方而已。（南齊書虞棕傳）

杜康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爲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爲譜。（會客論略）

二色酒

西門季元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掛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灌漑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常新錄）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清異錄）

丑未觴

余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雞酥棧，羊筒子髓，置醇酒中暖消，然後飲。（清異錄）

內中酒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曲洧舊聞）

蜜酒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煉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麪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搗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墨莊漫錄）

讀書避暑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醴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鄒滿有言，「如滿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避暑錄話）

梨酒

仲賓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

用以飼豬，其賤可知。有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泔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癸辛雜識）

白酒

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國。（世語）

東萊人

東萊人性靈，常作酒，多醇醪，而忽更清。（幽明錄）

勿吉國

勿吉國嚼米醞酒，飲能至醉。（魏書勿吉國傳）

赤土國

赤土國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隋書赤土國傳）

党項

党項取麥他國以釀酒。（唐書西域傳）

馬留人

馬留人取檳榔滓爲酒。(唐書南蠻傳)

大麥酒

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唐書党項羌傳)

夏鷄鳴酒

夏鷄鳴酒法，秣米二升作糜，麴三升，以水五升攪之，封頭。今日作，明日鷄鳴時熟。(食經)

醞淥翠濤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醞淥翠濤。常以大金罍中盛貯，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醞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楊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飲法

古之飲酒有盃盤狼藉，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璧州刺史鄧弘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

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鳥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敗獵之樂，皆溺人者也。（唐國史補）

滴淋

南方飲酒，卽實酒滿瓮，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卽揭瓶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所知其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筯插穴中，沽者就吮筯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還。（投荒雜錄）

米及草子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卽變成酒，飲之可醉。（酉陽雜俎）

醉之所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肖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醉仙圖記）

葛元

葛元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

水上來。既至，尙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強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骨，暴露水次。」
 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盃器盛之，汁流出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章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神仙傳）

閩婆國

閩婆國飲食豐潔，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丹樹。蝦蟇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宋史外國傳）

占城國

占城國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宋史外國傳）

案酒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璣草木疏。荇，接余也，白莖，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之深淺。莖大如斂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續筆記）

蜜酒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

二子遜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檳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士俗所尙。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避暑錄話）

夏釀

舊有釀法，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飲三杯，亦復盎然。（避暑錄話）

菊花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子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齊東野語）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癸辛雜識）

雪醅

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醞厚清勁，復繁人之嗜。泰州雪醞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蟹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蟹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醞，亦未見超勝，豈秣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醞也。（清波雜誌）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瓶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惟銀榼存。（瑯嬛記）

丁綆

有奉議郎丁綆者，某同年進士也。常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瓶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瓶中，以紙蓋瓶口。頃之，聞木人觸瓶紙有聲，亟亟開視之，芳酌溢瓶矣。不知後如何。（續明道雜誌）

作蜜酒格

予作蜜酒格，與真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麪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醱液，再入蒸餅麪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麪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東坡志林）

危巽齋究心法

初用麪一斗，糟醋三升，水二擔，煎漿及沸，以麻油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浸以川椒及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飯，及麪末十斤，酵半升。暨晚，以元飯貯別缸，却以元酵飯同下，入水一擔，麪二升，熟踏覆之。既晚，以木擺，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則取酵相接續，不必灰其麪，只磨麥和皮，用清水漉作餅，令堅如石，初無他藥。僕嘗從危巽齋子際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君此時，嘗禁竊酵以所釀，以今所釀，且給新以潔所酵，誘客舟以通所釀。故日而利不虧。是以知一酒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入丹陽道中詩云，「乍入新豐市，猶聞舊香酒。抱琴沽一醉，盡日臥斜陽。」正其地也。沛中自有舊豐，馬周獨酌之地，乃長安郊新豐也。（新豐酒法）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

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快雪堂漫錄）

醞酒法

茗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茗溪漁隱叢話）

獨酌謠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茗溪漁隱叢話）

花漬酒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醱釀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椶櫚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咸里，外人蓋未知也。（茗溪漁隱叢話）

酒藥

甌物國中無禁，自真浦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於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

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生，則用羹，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豈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酒藥之狀。（真蠟風土記）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雲仙散錄引淵明別傳）

新豐酒法

初用麴一斗，糖醋三升，水二擔，煎漿。及沸，投以麻油、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沫，投以川椒及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飯，及麴末十升，酵半升。既搗，以元飯，貯別缸。以元酵飯同下，入水二擔，麴二十斤，熟踏覆之。既攪以水，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三二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麴，只磨木香皮，用清水漉作餅，令堅如石，初無他藥。僕嘗與危巽齋子騫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君此時嘗禁藕酵以專所釀，戒懷生以全所釀。且終所釀以潔所釀，透風以通其釀，故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人丹陽道中詩云：昨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湯。正其地。沛中自有舊豐，爲酒之地。乃長安郊新豐也。（山

家清供）

胡麻酒

舊聞有胡麻飯，未聞有胡麻酒。盛夏，張整齋招飲竹閣，正午飲一巨觥，清風颯然，絕無暑氣。其法漬麻子二升，煎熟略炒，加生薑二兩，生龍腦葉一撮，同入炒細研，投以麩醞五升，漉渣去，水浸之，大有所益。因賦之曰：「何須便覓胡麻飯，六月清涼卻是仙。」本草名巨勝云，桃源所有胡麻，卽此物也。恐虛誕者自異其說云。（山家清供）

醒酒菜

米泔浸瓊芝菜，暴以日，頻攪，候白淨洗，搗爛熟煮，取出投梅花十數瓣，候凍，芫橙爲芝醬供。（山家清供）

南中酒

南中醞酒，卽先用諸藥，別濁澆粳米澆乾，旋入和米搗熟，卽綠粉矣。熱水漉而圍之，形如餠，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放簞席上，以枸杞構葉覆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旣而以藤篾貫之，懸於烟火之上。每醞一斗，用幾個餠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旣熟，貯以瓦瓮，用糞掃火燒之。

（嶺表錄異記）

新州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不用麴蘖，杵米爲粉，以莽草兼胡蔓草汁漉，大如卵，置蓬蒿中，陰蔽經月而成。用此合濡爲酒，故劇飲之後，旣醒，猶頭熱溲溲，有毒草故也。（投荒雜錄）

米奇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偃曝餘談）

按花浸酒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藥，黏綴於婦人衣上，微用蜜蠟，兼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雲仙雜記引玉堂往事）

奚奴溫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輟耕錄）

瓊州酒

瓊州人釀酒不用麴蘖。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棗林雜俎）

啜酒

陔南人燕聚，著飲以啜酒，蓋親而近之意。此猶蠻俗也。啜酒者，以蜀秫蒸熟，和麴釀之，臨飲則分受於尺許高之小罈內，築令滿，設於廬舍之中，預截細竹一枝，約三尺許，通其節，插罈上，旁列一盃，用盃新汲之水。客畢至，主人以器挹水注罈，乃讓齒德尊者，先就罈次，於竹上啜之。水盡則益，以酒盞爲度。杜詩多豔醉注云。糜殺。釀成不醉也。以蘆筒筒吸而飲之。亦名鉤藤酒。是卽啜酒也。水多則酒薄。故詩云。多豔醉也。惟工部所賦隴城以西之俗。第不知其主客酬酢之儀亦同否。（閒處光陰）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甗，以石子二三升蔽甗底，夜炊粟米飯，卽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甗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甗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甗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卽今所謂啜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甗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噲之，故名。今云爐，當是筆誤。甗，公縣切，以孔下酒也。（眞珠船）

文學

鄒陽酒賦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醜。皆麴泔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嘆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滋泥泥。醴釀旣成，綠瓷旣啓。且篋且澆，載簞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鄴，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繁停。凝醴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幡幡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璠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西京雜記）

趙整

整爲符堅黃門侍郎。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之以爲酒戒。（十六國春秋趙整傳）

王恭

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尙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晉書王恭傳）

高允

允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北史高允傳）

今日明日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貰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鄰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於今青衿之子，多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射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酉陽雜俎）

黃花

穆氏立爲皇后。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北齊書後主皇后穆氏傳）

酒譜

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爲酒譜一卷，李淳風見而悅之。（醉仙圖記）

王勣

陳臯子王勣，字元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北夢瑣言）

傅奕

奕爲太史令，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舊唐書傅奕傳）

元萬頃

元萬頃爲著作郎時，右史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鬪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唐書文藝傳）

李白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滉、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恣

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僊。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唐書文藝傳）

十離詩

阮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辟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魚離池，鷹離講，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內擎。」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污穢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摭言）

囚酒星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摭言）

皇甫湜

湜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唐書皇甫湜傳）

崔櫓

崔櫓酒後忤陸贄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摭言）

治聾酒

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曰：「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逼，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賈氏談錄）

呷大夫

家述常事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事修伺述酒甕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羈恥，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清異錄）

百悔經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因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清異錄）

中酒

宋太素尙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積，心和夢尙狂。」

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老學庵筆記）

買酒簡

嘗見呂相簡，與一鄰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願一人擔來。」（畫邊錄）

唐酒價

真宗間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中山詩話）

杜彬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避暑錄話）

李觀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

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道山清話）

僧舍題詩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闕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子，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杯，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杯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道山清話）

顏幾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圖

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杯。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罍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春渚紀聞）

范蜀公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於集。（避暑錄話）

六從事

東坡居惠州，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後山詩話）

索酒詩

子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脣。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
子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蠅細侵脣。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春。」（孫公談圃）

劉原甫詩

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醑釀新酒相餉者，乃蹙起連取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黠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醉，其如歌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避暑錄話）

楊士奇詩

「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於道，分贍黃封一壺，而侑此詩。一時傳者，謂頷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諒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客座新聞）

繁舉

繁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舉之爲人，作詩挽之云：「形如稿

本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珍珠船）

輓飽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輓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輓飽後，一枕黑甜餘。」（墨客揮犀）

卷白波

景文公詩云：「鑊管臺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沖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太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釀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白波對鑊管者，誠有謂焉。按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衆十餘萬。（湘素雜記）

藍尾酒

白樂天詩云：「歲盡能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三盞藍尾酒，一撲膠牙餠。」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院花前。」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泥。

於是二人所嘆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蓋屠蘇酒，是飲至老大最後所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餽膠牙，俗亦於歲旦琥珀餽，以驗齒之堅脫然，或用餃子。然二者見之唐之寒食，與今世異乎。（雞肋編）

藍尾酒二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椀膠牙餽。」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淋，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未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淋爲貪婪之意，或謂淋爲燥，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其意未必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疎遠世故。陳平曹參以來，俱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項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亦是一術。（石林詩話）

李適之

杜子美欲沖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

不見他書。適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於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避暑錄話）

唐人所喜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老學庵筆記）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奸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鬪，好漢總無張。曹植扶開寶，王徐賣踏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卽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他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

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豨，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暗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程史）

灰酒

陸放翁筆記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令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晒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遠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蓋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學齋咕哩）

四卦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二。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飲酒。（吹劍錄）

勸醉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

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茗溪漁隱叢話）

田峻醉歸圖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卽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攣，惟恐有言語之失，拱揖之誤，此則所謂囚飲。張亨父泰題田峻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子旁扶阿父歸。髻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堅瓠集）

得詩止酒

宋蔡文忠公齊，性嗜麴蘖，飲量過人，沉醉晝夜，諫者弗聽。時太夫人年高，甚以爲憂。一日，山東賈存道過之，適文忠宿醒未起，存道乃大書於壁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一作爲患悔何追！」文忠起見之，大悟，卽日痛懲，終身不復至醉。（堅瓠集）

題詩勸酒

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七邑宰，出一絕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真山西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

作十分春。」諸宰皆感動。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爲民牧者，宜書於座右，期無負九重愛民之意。（堅瓠集）

歌詞侑酒

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行，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歌以侑酒：「抱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荼蘼斷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恐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葉船兒，休要更沉醉。後來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聲裏。」守與婦俱墮淚。其夫不悟。（堅瓠集）

淡酒

雲間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觔。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觔酒，二觔水，一觔瓶。」又醒睡編有詩云：「數升糯米淺慳量，飯熟全家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漿。冷吞却似金生麗，熱飲渾如周發商。昨夜強斟三五盞，幾乎瀉破肚中腸。」（堅瓠集）

一錢兌酒

金陵陳子文藻，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療饑腸療渴腸。」（堅瓠集）

奇對

陸淩明^案，幼善屬對。一日，同陸象孫會客，兩客對弈飲酒。客曰：「圍碁賭酒，一著一酌。」客無以應，淩即曰：「坐漏觀書，五更五經。」又一客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堅瓠集）

張公吃酒李公醉

郭景初夜出，爲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諺云，『張公吃酒李公醉。』」官卽命作賦，景初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公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酌之愆。」官笑而釋之。（堅瓠集）

狂客索酒

玄亭閒話：狂客過豪家索酒，適見有饋魚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吏部盤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曰：「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堅瓠集）

醉客賦詩

康熙中，德興與張德象字德章，省場失利，就太學補試。與二友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酒，對月清飲。俄有客落拓造前曰：「能與一杯否？」張見其已醉，取杯滿斟，置几上，戲之曰：「觀吾丈姿貌不凡，能賦一詩，然後盡此乎？」客諾之，且請韻。張欲困以險韻，笑曰：「只用吞字。」客卽高吟一絕云：「行盡蓬萊弱水源，

今朝忍渴過崑崙。與來莫問酒中聖，且把金盃和月吞。」舉杯一吸而盡。衆方驚歎，迹之已無見矣。（堅瓠集）

夢擲酒樓

陳彥修有姬，一夕夢少年攜上酒樓酣飲。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隄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堅瓠集）

楊一清對

楊遂庵十二歲中舉，至京，國公尙書，同設席邀飲。尙書國公齊遞酒兩盃，因曰：「手執兩盃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楊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堅瓠集）

屠酥酒

四民月令：元日飲屠酥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起。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元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海西令董勛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少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酒。」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釀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有歲假內命酒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旻云：「自知年幾

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倘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東坡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七修作屠蘇，四時纂要屠蘇，孫思邈庵名。天中記：屠，割也；蘇，腐也。（堅瓠集）

酒三平

吳興沈太學某，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即將平字脚加一踢，曰：「三平也罷。」（堅瓠集）

中酒詩

老學庵筆記載宋太素尙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懶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明浙中舉子張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讎。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比太素所作，更詳切有味。（堅瓠集）

醉經齋

明昌中，虞鄉麻氏構小齋，題曰醉經。周德卿昂題絕句云：「詩書讀破自融神，不羨雲安麴米春。黃卷至

今真味在，莫將精粕待前人。」（堅瓠集）

酒歌

明初，徐州李冠，做盧仝茶歌，作酒歌云：「蓬壺影裏啼青鳥，夢覺華胥春已曉。吳姬攜酒叩我門，連聲大叫驚鄰媪。口傳達官不敢名，開封嫩碧光銀罍。呼兒不用借盤盞，巨碗亦足張吾兵。一碗入靈府，渾如枯槁獲甘雨。二碗和風生，轍餅得水鱗鬚輕。三碗肝腸熱，掃却陰山萬斛雪。四碗新新成，揮毫落紙天機鳴。五碗叱窮鬼，成我佳名令人毀。六碗頭顱偏，轟雷不覺聲連天。七碗玉山倒，枕臥晴霞藉烟草。醒來好惡不自知，寧能更爲蒼生惱。蒼生四海非不多，聖明治化極中和。矧令鼎鼐付房魏，變理陰陽無偏頗。吾當銜盃偃仰臥蓬草，解衣鼓腹堯民歌。」（堅瓠集）

酒檄

李俊民字用章，金承安五年狀元，尋棄職還山，作酒檄云：「人生貴在意適，我輩况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兼，須同欲之相濟。山堂主人作真率會，鬪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稽山，齋具邀淵明於栗里。盜甕而飲者醉，指瓶而索者營。恰婦無言，宋犬不吠。乃有忘形爾汝，痛讀離騷。了一生於蟹螯，視二豪如螺贏。以其無公田而種秫，故不待酉歲而乞漿。莫謂寧逢惡賓，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李將軍爲地，方且共汪謔議論兵。徒使汝陽涎流，想見子幼耳熱。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夫齊，請鑿青州之事；或薄如魯，未免鄙鄆之。」

團。惠而不傷，吝則有悔。」（堅瓠集）

王秋澗酒榜

王秋澗《酒榜》云：「伏聞三尺紫簫，吹破金臺之月；一竿青旆，飄搖淇水之春。孝先張君，系出豪華，長居絳綺。壯狃五陵之裘馬，老尋中聖之家風。左顧東城，名標新館。雖借作養廉之地，已大蒐破敵之兵。瀧春溜於連床，貯秋香於百甕。與同至樂，任價寬沽。罄翠器銀勺之歡，是非何有；聽白雪陽春之曲，風月無邊。信不比於尋常，莫等閒而空過。任使高陽公子，從他宮錦仙人。爭費金貂，紛糜劍佩。繫馬鳳凰樓柱，掛纓日月窗扉。白骨蒼苔，古人安在。流水逝水，浮世堪驚。况百年渾是者能幾迴，一月開口者不數日。忍辜妙理，竟作獨醒。莫思身後無窮，且鬪尊前現在。那愁紅雨，春圍繡幕之風。來對黃花，共落龍山之帽。快傾銀而注瓦，任枕麴以藉糟。頓空工部之囊，扶上山翁之馬。前歸後擁，盡日而然。」（堅瓠集）

調笑令

《良齋雜說》：「明末一妓，善監酒，席間作調笑令，以催乾爲韻：『問道才郎高量，休讓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釵敲玉臺。催麼催，催麼催。已是三催將絕，該罰不搗作監官，要取杯心顛倒看。乾麼乾，乾麼乾。』一座笑賞。」（堅瓠集）

飲酒賦詩

晏元獻與客宴飲，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移去。先輩風流，卽一盃酌間，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游戲相徵逐者矣。（堅瓠集）

醉翁圖贊

黃真父汝亨，醉翁圖贊曰：「酒，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攜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總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爲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爲獨醒之友。」（堅瓠集）

咏酒

林粹夫廷玉，咏酒塞鴻秋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麴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隱坐雲安鏡，紫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疊書令。那愁城攻破莫逃命。」（堅瓠集）

止酒

辛幼安居山日，嘗欲止酒，賦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苦眩，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歎汝於知己，其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頭去，吾力猶能肆汝盃。」

再拜，道廢之卽去，招則須來。」一日，友人載酒入山，幼安不得，以止酒爲解，遂破戒一醉，再韻前調云：「盃汝知乎？酒泉罷侯，鷓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蠶曰，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將麴蘖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君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災。欲聽公言，慙非勇者，司馬家兒解覆盃。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堅瓠集）

反止酒

尤悔庵先生有反止酒云：「辛稼軒有止酒詞。然吾輩酒狂也，又當此時，此中雅宜此君，豈忍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哉！詞曰：『陸醕前來，枚卜功臣，衆口交推。彼從事齊州，清爲聖德，督郵高縣，濁亦賢才。堯舜千鍾，仲尼百斛，子路寧辭十榼陪。髡一石，更先生五斗，學士三杯。嘗聞上頓長齋，卽乘馬騎驢事盡佳。况卓家少婦，爲君滌器，楊家妃子，爲我持罇。山帶蘭陵，水連桑落，麴部分茅議允諧。咨汝醕，伊俾侯禮泉郡，曰往欽哉。』（堅瓠集）

罪酒

悔庵先生云：「余旣反止酒，數與醕往來，稱肚膈友。已而病憊，嘔出心血。醫者曰：『是酒之罪也；天有酒星，故傾於西北。地有酒泉，故缺於東南。人有酒腸，故傷於中心。若婉彼藥狂，亦如劉將軍負鍤從之耳。』予惕然。吾待醕不薄，奈何負我，請絕交。於是復召陸生而告之曰：『醕若毋聲，以酒爲名，乃罪之魁。算持

蟹螯者，甕中就縛，吹龍笛者，水底長埋。金盞纒擊，玉山便倒，玩我真如兒戲哉。腐腸藥，甚良膠可戀，心腹當災。今朝焚了糟臺，又何間蓮花白玉盃。倘君將伐狄，臣當執御，人能擊杜，我願持鉞。草奪黃封，驅除綠蟻，主爵壺商賜自裁。醋不道，削汝懿侯職，以警將來。」（堅瓠集）

劉祭酒

諸語載明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劉祭酒某，誤以瑠弓爲弓瑠，太學生貼詩於監門云：「獵羽揚長共友僚，瑠弓詩倒作弓瑠。祭酒如今爲酒祭，銜官何以達廷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於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維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瑠何愧古人詩。」以爲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後王佐刻桐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堅瓠集）

撒酒風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俗作殺。朱望子先
生云。合作撒。言母舅撒酒風事，可佐一噱。詩云：「娘舅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介恁兇。踢翻兩個糖攪盆，踏扁一雙銀酒鍾。面孔紅來乾急迷，俗音博
亮切。髭鬚白得蔬（致）致。鬢鬆傍人問道像何物，好似跳（條）神馬阿公。」（堅瓠集）

官酒歌

涑南渡，錢塘有官酒庫。清明前開煮，中秋前發賣，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街，觀者如市。揚炎正有錢唐

官酒歌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意何爲，八月皇都新酒熟。瑪瑙甌列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管，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真珠紅。畫樓兀突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墮下漫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枉醉金釵十二行。」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友，惟與族兄暕素，及從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天錄識餘）

傾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費，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借以作竇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費。」此得晉人本意。至朱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囊金。」用家釀對囊金，非也。（天錄識餘）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詹勳）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願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與濟、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云：「盤挂西山笏，閑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生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縣筭瑣探）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闡揚，自畫白楮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趣，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柏葉，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七修類稿）

鳳州酒

文光祿、太清（翔鳳）戲作口吃詩云：「點子向客共哆口，漆粟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

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纖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人陳子文（奕禧）過鳳縣金懸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池北偶談）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兩般秋雨菴隨筆）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常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會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荊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爲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常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兩般秋雨菴隨筆）

食酒

有閩閩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爲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兩般秋雨菴隨筆）

讀酒經

數朵薔薇，嬝嬝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梅花草堂筆談）

聯語

慶仙居大酒缸聯云：「慶喜昇平開酒國，仙居日月駐壺天。」「大酒肥魚豪士興，缸花杯影美人風。」上六字一一扣定，又係本地風光，相傳爲胡侍御作，洵聰明吐屬矣。（中略）題酒家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壺天錄）。

糟督

嘗與同人夜話，儉吟潘述某尚書一詩，風流蘊藉，可發大噱。尚書故善談諧，判牘中均雜嘲笑。官漕督時，

道出長沙，有善化令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書官銜，誤以漕作精，尙書寄一詩調之云：「半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晉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釘州？」後見陳子莊廉訪庸閒齋筆記，亦載此則。尙書卽雲夢許秋巖也。（三借廬筆記）

皇甫韻亭詩

同里皇甫韻亭茂才坤，情懷倜儻，豪於酒。詩筆亦俊，所作隨手散棄。偶檢篋中，得其遺稿三首，急錄之。詠菊云：「幾番疏雨潤，老圃菊初黃。月色一籬淡，露華三徑涼。秋深人比瘦，夜靜影俱香。誰送白衣酒，花前暢引觴。」題沈鏡湖垂釣圖云：「江北江南汗漫遊，歸來逸興寄扁舟。白蘋風急秋將晚，一尺鱸魚欲上鉤。」「得魚換酒且高歌，鷺友鷗賓日日過。愛向水雲深處泊，滿船明月臥煙蓑。」（冷廬雜識）

程筠軒詩

同邑程筠軒茂才拱寬，工詩。晚歲精研醫理，求治者踵至，壽臻大耋。詩集散佚，偶於友人案頭，見其殘稿二首，急錄之。將進酒云：「君飲酒，我歌詩，勸君頻舉金屈卮。醉鄉別有一天地，樂處不許凡人知。左手攜劉伶，右手招阮籍。空囊無一錢，杯中物不可缺。吏部醉臥酒甕邊，翰林自稱酒中仙。古人曠達乃如此，肯與禮法之士相周旋。繁花滿林，倏焉委路。紅顏少年，傷心遲暮。人生有酒且須飲，美景良辰莫虛度。明

星煌煌照西廂，錦筵銀燭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累十觴。樽空舉瓢酌天漿。遷居感賦云：「男兒的是可憐蟲，三十頭顱未送窮。虛向懷中藏故刺，誰從罌下賜焦桐。酒樽大戶千鍾少，詩號長城五字工。惆悵立錫無地可，滿天風雪響哀鴻。」（冷廬雜識）

孫春沂

杭州孫春沂貳尹曰黠，十圍伯父之壻也。工書善弈，豪於飲，兼好吟咏。試北闈，屢薦不售，乃策仕江蘇，非其志也。詩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餘知己淚，湖山易動故園心」，「詩句欲成燈有味，春寒猶在酒無權」，皆清逸可誦。（冷廬雜識）

詩酒券

太倉王遂心太守辰，以畫作支酒票。嘉善黃霽青觀察安瀾，因求題圖詩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詩，須以酒將意，名「詩酒券」。作歌紀之，有「彼以酒來我詩去，一紙公然作憑據」之句。（冷廬雜識）

泉甘而酒冽

泊宅編謂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王漁洋以爲實勝原句。今按集中作「泉香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爲佳。（冷廬雜識）

陪人飲酒

人間妓女，始於何時。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禮教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而縛之，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飲酒乎？若管仲之女聞三百，越王使罷女爲士縫紉，固其後焉者矣。戴敬威進士過邯鄲見店壁題云：「妖姬從古說叢臺，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隨園詩話）

穿雲沾酒圖

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沾酒圖。余題云：「玉貌仙人衣帶斜，腰間瓶插綠梅花；穿雲何事頻來往，天上嫌無賣酒家。」後讀王荊公集，有句云：「花前若遇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與余意似不謀而合。（隨園詩話）

酒德

人無酒德而貪杯勺，最爲可惜。有某太守在隨園賞海棠，醉後竟弛下衣，溲於庭中。余次日寄詩戲之云：「香是當年夷射姑，不教虎子挈花奴。但驚羸者此陽也，誰令軍中有布乎？頭禿公然幘似屋，心長空有腹如瓠。平生雅抱時苗癖，日縛衣冠射酒徒。」（隨園詩話）

盧夢薇

余歲以家釀饋盧夢薇學師，師率賦一詩爲謝，因次其韻答之云：「壯懷消盡便成衰，新釀三年卽舊醅。

學佛未成姑飲酒，也將一滴供如來。

丙中。師前詩有白水長發是世摩句。故作一轉語解之。

長生不可學，何處覓爐丹。有酒學今夕，

是年冬暖。霜不見白。歲除。梅花盡放。

老矣無他望，相期保歲寒。丁酉未能廣反

歡寒士，聊且窮年對麴生。歲盡不知人事改，半酣猶聽客談兵。

戊戌。歲事惶惚。而師論文不倦。故戲及之。

（重論文齋筆

錄）

黃九烟之飲

上元黃九烟，名周星，其先以育於湘潭周氏，爲湘潭人。明進士，入國朝，隱居不出，嗜飲。感憤怨懟，一寓之於詩，嘗作楚州酒人歌，蓋自道也。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閭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斲天漿，天廚駱驛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盤。吸盡銀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非無賴，乘風且訪崑崙邱。綠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華覆深甍。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跽進三觴，大嚼絳雪香元霜。桃華如雨八駿叫，春風浩浩心飛揚。瑤池雖遠矚蛟促，阿母綺窗不堪宿。願假青鳥探瀛洲，列眞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瑤羞瓊糜賤如蠶，蒼龍可饜麟可脯。興酣瞑目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于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莖玉液沆瀣竭，披髮大笑遠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

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嶽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冠劍廷議集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可殺之反成酒人名。急敕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罪死無醒生。帝顧巫陽使扶酒人去，風馳雨驟蒼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頗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晝聚聚三十時，戲撥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遼痛哭。胸中五嶽自峨峨，眼底九州何盪盪。頭顛頓改甕生塵，酒非酒兮人非人。摧壇破觥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獨醒空憔悴。從來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鼈飲兼囚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搆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精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暮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彌生搗鼓。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奉鼻蠟。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號爾酒盃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嗚嗚感慨多。卽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清稗類鈔）

鬼子酒

嘉慶某歲之冬至前二日，仁和胡書農學士敬設席宴客，錢塘汪小米中翰遠孫亦與焉，飲鬼子酒。翌日，嚴澗盟以二瓶餉小米，小米賦詩四十韻爲謝。鬼子酒爲舶來品，當爲白蘭地惠司格口裏酥之類。當時識西文者少，呼西人爲鬼子，因強名之曰鬼子酒也。是日，黃籬泉亦在座，乃次杭董浦道古堂集中鬼子糕韻爲七律。原詩六十一韻。內註字考廣韻集韻皆未收入家韻中。故缺焉。恰成六十韻。

詩云：北風第一買酒塵，爛醉不計酒價高。巷醪村釀徒喧囂，安得花探滄州桃。玉堂學士燦宮袍，光祿法酒膏橘棧。還鄉不忘短褐縞，詩壇猥許隨擔當。開尊昨日折簡勞，物聚天美養老饕。酒瓶遠寄驛不驕，徵典早窶劉郎糕。製自鬼子方法韜，兀然座想難禪逃。佛郎機壞鄰紅毛，權歸提舶同泉牢。方物畢獻如旅葵，龍涎之嗅籬木壕。加蒙樹心汁取淘，無事麴蘖與浙溘。梅花腦子香不臊，波羅有蜜相和撓。檳榔椰子輒中熬，柔旨特異刺腸刀。吹琉璃瓶貯可操，燕嘉賓歌食野蒿。碧眸高準首屢搔，拳捷匹似獻果獠。五桅帆風來連舳，森衛不使弓受囊。銅盤照海敢弁髦，送以魚鳥聲取聒。黏天無壁心弗怗，更更鐵路報匪警。神禱天主高厥尻，佛山旌次羣來敷。酒官罷權無私糟，歡醕被及島載鼈。朝市共趁雞三號，氤氳別調瀛洲膏。買樸法比行隔槽，忙到飲事供吾曹。我生弱冠弄柔毫，依人一昔風轉翻。身行萬里詎足豪，機心不解施枯樁。文章枉說五采纒，燕秦楚蜀窮所遭。歸來魚生范釜輟，井上活計於陵糟。未經滄海漫謹嗽，不分一旦嘉會叨。遠越瑤琨卑葡萄，積憂解去茶蓼薺。一杯吞盡重洋濤，頌之語碎暫啾嘈。才薄何能配襄

泉，連斤所喜人逢獲。鬼奴常使雙瓶挑。止酒肯賦柴桑陶。（清稗類鈔）

黃仲則欣然命酌

乾隆某歲之中秋，無月而雨，黃仲則方坐吟愁歎。至初更後，忽有攜酒食至者，欣然命酌，即用中秋夜雨韻賦一詩云：狂喜下階趨欲蹶，豈意今宵百無闕。滿堂酒氣飄氛氲，一縷心烟起蒼勃。渴羌奮吸老饕嚼，雜沓雨聲同不歇。壺觴匪惠惠及時，快意真無憾毫髮。癡童睡醒驚抹眊，似有神廚運條忽。主人定夢羊觸蔬，坐客休驚犬爭骨。杖如可化愁高寒，繩便堪梯怖飄兀。何如痛飲隨自然，不共浮雲香出沒。五更街鼓慘忽沈，簾隙看天暗光發。一度愁鄉與睡鄉，傾盡千觴已飛越。願借君觴更屬君，人生幾度陰晴月。

（清稗類鈔）

舒鐵雲飲女兒酒

舒鐵雲嘗於河東都轉劉松嵐席上飲女兒酒。時松嵐將出京，鐵雲爲詩紀之，並以送行。詩曰：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兒家住東湖東，春槽夜滴真珠紅。舊說越女天下白，玉缸忽作桃花色。不須漢水醱葡萄，略似蘭陵盛琥珀。不知何處女兒家，三十天散酒花。題詩幸免入醋甕，娶婦有時逢麴車。勸君更盡一杯酒，此夜曲中開折柳。先生飲水我飲醇，老女不嫁空生口。（清稗類鈔）

黎媿曾詠閩酒

長汀黎士宏，字魏曾，以周樸園侍郎嘗作閩茶曲，乃作閩酒曲以儷之。詩云：板口官柳拂波流，也句春朝

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賣錢齊上謝公樓。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樓在城南爲士女觀臨之所。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

先教辦歷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珍重喚人嘗。汀俗於冬至日。戶皆造酒。而鄉中有聚房一種。社前宿雨晴。尤爲珍重。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社前宿雨晴

荆門，接手東鄰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扈陽鳥各寒溫。長汀呼冷風爲韓婆風。鄉人謂炭者。戶祀韓婆。蓋誤以寒爲韓也。值歲暖則併置韓婆水中。謂能

變寒風。使其炭速售。陽鳥酒名。新泉短水柏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冒蘇州。

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猶縮水也。設貨郡中冒名三白。然香氣甘冽。竟能亂真矣。開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卻登壇銀海子，久安中

戶注風消。汀人以薄酒爲見風消。會酌當壚細埔中，高帘短柳逆糟風。近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碑挂半紅。上酒爲雙頭

牛紅。延郡江三郡皆同稱。誰爲狡獪試丹砂，却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

稱紅娘過紅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家以吉祥之兆。競插花賞之。（清稗類鈔）

啞嘛酒

海寧楊次也太守守知，嘗飲啞嘛酒而甘之，作歌云：楊花吹雪滿地鋪，杏花一片紅模糊。榆錢簸風風力

軟，芳林處處聞啼鴉。青旗斜漾茅屋底，天然好景難臨摹。我留此地一事無，太平之世爲罨口。東鄰西舍

相招呼，跛兄張丈相與俱，醪錢買醉黃公壘。麥缸鵝黃新釀熟，味醇氣郁過醜醜。彭亨翠蠟如鶉觚，細管

尺五裁箱蘆。低頭吸同渴羌飲，一口欲盡鴛鴦湖。白波倒卷東海沸，渴虹下注西江枯。碧筍不用彎象鼻，

龍頭屢瀉鮫盤珠。須臾餅盤疊亦恥，春意盎盎浮肌膚。劉伶大笑阮籍哭，直欲躍入壺公壺。吾皇聖德獨
 逋租，吏胥不擾民歡娛。今年更覺酒味好，百錢一斗應須酤。盲娼醜似東家媼，琵琶箏阮聲調粗。有時呼
 來彈一曲，和汝拊缶歌烏烏。青天作幕地作席，醉倒不用旁人扶。樂哉邊氓生計足，白羊羣乳驢將駒。買
 刀買犢勸耕鋤，女無遠嫁男不奴。含哺鼓腹忘帝力，歲歲里社如賜酺。安得龍眠白描手，畫作擊壤堯民
 圖。次也，康熙時人。（清稗類鈔）

金啓託於酒

會稽金啓，字奕山，依其姑夫謝某於平涼縣任，延師教之。師強令習帖括，不竟學而好爲詩。於是私購少
 陵昌黎東坡集竊誦之，王一元見而善之。一元字晚仙，江南人，以進士爲靈臺令。著書等身，所爲歲寒詠
 物詞，爲時傳誦。啓少於一元，而一元樂與之游，爲忘年交。啓詩亦自是日進。居無何，謝以虧帑黜，姑亦死，
 啓從其家屬僑居三原城西，鬱思感憤，無所放其意，而託於酒，往往舉觴自勸，亦或與耕夫野老，傾壺盡
 歡，舉人情所極不能忘者，皆一醉忘之。醉而醒，則作詩。詩成復飲，至極醉。客或有事欲與言，輒飲以酒，旋
 出詩。人亦相忘，竟與抵掌歌呼，酣嬉顛倒而去，終莫得言。（清稗類鈔）

姚絳齋松下獨酌

姚絳齋，號絳齋，乾隆初之仁和諸生也。好飲，嘗於松下獨酌而爲詩，題曰問松歌。詩云：南山之麓有古松，

修柯老幹摩蒼穹。夜靜響風雨，月出蟠虬龍。蒼髯鬱鬱連書屋，莖頭松花酒初熟。新醅凸盞眼般清，新菲堆盤眉樣綠。酒肴羅列青松前，且歌且飲人中仙。酒醒却在松下坐，酒醉還於松下眠。明朝欲起還復倒，頭著松根身藉草。仰舒白眼問高松，昨宵醉後歌誰好。松不能言空訊汝，松鼠啾啾代松語。須臾鼠亦驚避人，但見松鍼落如雨。日高歸去不用扶，手中提得空酒壺。風來松杪作鼓吹，送我高陽一酒徒。（清稗類鈔）

楊吟雲勸酒

海寧楊吟雲大令詠好飲，嘗作勸酒歌以寄友人。歌云：我笑棄繻生，偃偃何處走。我哀長沙客，悒悒惟速朽。縱博成都負弩歸，蕭閒何似臨邛缶。身後名，卽時酒，此中得失君知否。世事紛紛等弈棋，獨對一卮開笑口。春過三月定須殘，人到六十已云壽。屏除一切障，仗此掃愁帚。隨意答韶華，勿放持杯手。天子三呼且不聞，丞相一怒夫何有。孰云傷我生，糟肉乃更久。孰云廢我時，壺中具卯酉。莫謂囊無錢，金貂暫向黃公叩。莫謂座無賓，舊侶寧落高陽後。好花寂寂笑醒人，大地茫茫臥醉叟。處禪蟻蝨任佗馳，帶角蝸牛徒自吼。泛水取碧筒，登山攜紅友。但得樽中長不空，那期肘上大加斗。歸來記取擊君背，俗物忍斷真可醜。

（清稗類鈔）

黃仲則對酒而歌

對酒歌，黃仲則所作也。其一云：倉倉皇皇，壯士泣路旁。欲上太行兮冰折，欲乃浮滄溟兮水浩浩。其無梁，
 解一 有何神之君，艷彼飛練。縹旌流雲兮閃騎電。明明在前，條乃無見。
 解二 朝吁暮哈，邪氣內陷。肝腸四摧。匪

有此七尺而誰之哀。
 解三 青天爲車，日月爲輪。載我百年，輾轉苦辛。我欲摧之，爲朝餐之薪。
 解四 其二云：糾兮

結兮，有氣如霓。知不可久留兮，吐吐苦饑。
 解一 誰謂殤子天，彭咸爲壽。驅車出郭門，狐九尾，蛇兩首。啖人骨

如飴。古人云，死欲速朽。
 解二 渺慮八埏，靈光四來。我乃逐於物而顏灰。
 解三 饒舜在上，許由洗耳。鳳凰不祥，羽

毛禍體。
 解四 乃云少原之野，閭風之邱。有晦兼爲圃兮，壘玉爲樓。不見夫西王母之載勝穴處兮，夫何有異

樂之可求。
 解五（清稗類鈔）

江桐做好獨酌

乾隆時，仁和江桐敏通守隋好飲，且好獨酌。一日，酒後爲詩四章。其一云：頃來愛獨酌，頗得酒中趣。既無
 酬酢勞，亦無諧諠迂。形骸且自外，肴核豈必具。得酒欣滿斟，小醉宜淺注。近時飲酒人，飲亦循世故。天趣
 苟不存，焉得安余素。因茲謝朋好，沈冥未爲誤。其二云：油然方酣適，偶念古人書。全章或遺忘，數語記有
 餘。在口自咀嚼，愜理心獨娛。庭前海石榴，舒丹耀吾廬。其下有萱草，抽花媚階除。一觴且獨進，慨此芳歲
 徂。四十而無聞，不飲將焉如。其三云：毀譽本無端，閉門省愆尤。窮達自我命，通塞皆有由。但見得者樂，不
 見失者憂。得失兩不化，身滅願未酬。有願必酬之，造物窮其謀。解此頗自得，泛泛此閒鷗。無酒苦寂寞，有

酒不暇愁。將來百無慮，吾當營糟邱。其四云：何以觀造化，我身來去是。既來就不去，萬物同茲理。榮枯隨所值，妄念生憂喜。結則爲屯雲，散則爲覆水。千秋萬代人，殊塗而同軌。吾將埋吾輪，沈醉臥不起。其五云：人生如一舟，大小各殊量。置舟風水中，夷險各殊向。順風與下水，快處乃多妨。得勢矜喧闐，失勢任飄蕩。一生負重載，終老成空舫。未知收帆時，前途保無恙。其六云：家貧苦無書，有書苦不熟。中年多遺忘，掩卷如未讀。一心營百慮，螟蟻食嘉穀。亦知求放心，中斷煩屢續。獨於飲酒時，恬然見來復。（清稗類鈔）

舒鐵雲勸酒

勸酒歌，舒鐵雲贈吾漁璜農部祖望，和宋左蘇助教大樽而作也。詩云：飢寒在身前，功名在身後。悠悠行路難，不如飲醇酒。磊落執戟郎，支離灌園叟。空餘書一瓶，未乞湖三畝。欲證須菩提，嚼蠟關其口。將封狼居胥，投筆掣其肘。夜月啼青鵲，浮雲幻蒼狗。飄然擲一官，拔劍出門走。峨峨黃金臺，酒債尋常有。道逢宋如意，舊是荆卿友。脫裘黃公墟，荷鍤青山藪。醒笑東阿王，醉叱北平守。羽聲寒蕭蕭，東瑟問西缶。風塵起十丈，雲夢吞八九。美人顏如花，羅裳響瓊玖。的的開朱唇，纖纖出素手。蒲桃夜光杯，殷勤爲君壽。上言神仙難，下言富貴朽。不飲君何爲，君意豈否否。我本燕趙士，爛醉狂歌久。題詩入醋甕，著書覆醬瓿。何常封酒泉，作杯大於臼。細積買春錢，高擁掃愁帚。不嫌丞相曠，時向車茵嘔。願爲先生歡，請取唾壺叩。劉伶據其左，李白坐以右。三客將奈何，二豪竟誰某。憶昔春明門，識君意良厚。君雁正南飛，余馬亦東首。江南寄

梅花，江北折楊柳。萍合本無根，瓜分寧有偶。錄別感窮通，擊節忘好醜。相從和而歌，一字沾一斗。（清稗類鈔）

百益酒

嘉慶朝，李許齋太守飲百益酒而甘之，乃作詩。題有仙醴回春四字，倪又鋤太守和詩，乃以四字冠首。詩云：仙草攜來碧玉峯，製成佳釀配重重。壺中一點人間酌，延得九天春意濃。醴泉何事競誇奇，特有瓊觴飲便宜。漫說延年無妙術，到微釀處益方知。回轉生機一稔陳，沈疴頓減速如神。壺頭多少停車問，妙處醫人不醉人。春和迅疾轉蓬壺，太守題來大筆濡。我亦垂涎思解渴，杖頭却笑乏青蚨。於是方升卿大令亦繼之以作，詩云：曾聞美酒製奇珍，況復經營配藥勻。漉到甘時綿歲月，酌來醴處倍精神。一壺春醴長生草，百載年延不老身。椽筆題成賢太守，仙漿玉醴總難倫。（清稗類鈔）

倪潛齋買醉鱸頭

嘉慶時，海寧有倪潛齋者，名心田，性放曠，好韻語，日與陳霞莊買醉鱸頭，白眼玩世。有時晨炊烟斷，飢腸轆轤，手一編，自若也。嘗爲飲酒詩四律，詩云：漫將荷鋤笑劉伶，天上誰知有酒星。似我可同彭澤醉，勸渠莫學左徒醒。平生真覺糟邱樂，此話休教惡客聽。好語門前乞文者，肯攜琴酒眼常青。胸襟畢竟酒徒真，潦倒粗疏任客瞋。未療飢腸先療渴，祇愁瓶罄不愁貧。飲中豈有成仙者，藉此原多失意人。時復中之聊

爾爾，亡憂君術固通神。擊筑吹篴雜狗屠，婦人醇酒笑豪粗。物能作病將安用，事到難平不可無。君亦未知其趣耳，我惟行樂在茲乎。祇因塊壘胸中滿，拍案狂歌倒一壺。達士奚須身後名，拍浮自足了平生。壯懷勃塞消無術，愁陣堅牢賴有兵。止酒王琨真鄙吝，傾家次道最多情。醉鄉亦是人間世，正好陶陶樂太平。（清稗類鈔）

蔣芸軒嗜酒

道咸間，富陽蔣芸軒茂才，琴山性豪邁，嗜酒。一日，大醉而爲歌曰：彭澤我爲師，供奉我爲友。得魚且忘筌，一杯時在手。天空地闊何悠悠，人生百年三萬六千餘。春秋華屋今山邱，妻孥兮馬牛。馬牛奔走朝復暮，秋月春花等閒度。身家念重性命輕，草亡木卒驚朝露。朝露晞，試回首，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行樂須及時，何如尊前一杯酒。君不見屈靈均，世濁懷獨清。世醉懷獨醒，屈願獨醒，我願長醉。醉來管擁花月睡，醉時歡樂醒時愁。何必矯矯與世相怨懟。世事顛倒如轉蓬。庸耳俗目豈有真，是非在其中。天無私覆，地無私載，達人知命，何論窮通。窮今通今樂陶然，開尊把酒問青天。不知莽莽天地始於何代，終於何年。我欲乘槎日月邊，日月遠望遮雲烟。我欲垂釣廣漠淵，淵深魚伏難鈎連。今朝有人射獵北山前，驅鷹逐犬招我隨執鞭。爲我謝曰：我今倦矣醉欲眠。（清稗類鈔）

功效

酒薄

魯酒薄而邯鄲圍。注音義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恭公曰：「我周公之後，動在王室，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毋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因也。（莊子）

魯酒薄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

食善馬肉飲酒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史記秦本紀）

扁鵲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疾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史記扁鵲傳）

曹參

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史記曹相國世家）

千日酒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翌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盡，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作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搜神記）

君山不死酒

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卽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饜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

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庾穆之湘州記）

冒重霧行

王爾畏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博物志）

阮籍酣飲

籍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籍傳）

冷酒

秀拜尚書令，加左光祿大夫。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晉書裴秀傳）

顧榮

榮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齊

王罔召爲大司馬主簿。罔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罔長史葛頌曰：「以頌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頌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頌然之，白罔，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晉書顧榮傳）

阮裕

籍族弟裕，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常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遠敦難，論者以此貴之。（晉書阮籍傳）

溫嶠

嶠爲王敦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諫嶠不納，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會丹陽尹缺，嶠說敦自選其才。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頓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如是再三，然

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啟曰：「驕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啟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晉書溫嶠傳）

蔡順

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恐母中毒，嘗吐驗之。（晉書孝子傳）

劉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語。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尙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尙，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勵，乃復須嚴相制裁，坐諸紘紃，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耐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耐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引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並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管。見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憂恒，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

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宋書武三王傳）

謝超宗

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報爲驛騎諮議。（南齊書謝超宗傳）

蕭穎達

穎達爲通直散騎常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梁書蕭穎達傳）

毛喜

喜爲信威將軍。初，高宗委政於臺，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臺嘗爲言。又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臺升階，佯爲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陳書毛喜傳）

風病

天賜第五子修義，頗有文才。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魏書汝陰王天賜傳）

字文亮

顯子導，導子亮，爲秦州總管，進位柱國。晉公譏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救讓之。（周書邵惠公顯傳）

黃膠

賀知章忽鼻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從容錄）

烏蛇酒

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藥，夏夏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唐國史補）

劉禹錫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蠶、蘆、菹、鮓，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澄懷錄）

陸龜蒙

陸龜蒙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唐書隱逸傳）

常夢錫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南唐近事）

夏侯嶠

嶠判吏部選事，景德元年，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宋史夏侯嶠傳）

劉完素

劉完素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金史方技傳）

管輅

管輅頓傾三斗而清辨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抱朴子）

狐

嘉靖間，有隸事於州庭者，州守使沽隸沽酒一甕，置內衙外，因他去，及還，甕無滴酒，甚駭。其傍見有若白貓者，方斡臥，酒氣襲人。隸曰：「若殆盜吾酒矣。」縛置甕中，封之，攜歸家，瘞之。忽甕中作人語曰：「我狐也，學道萬年，我非易，幸無我害。」隸恚曰：「酒爲官沽，汝今飲，我貧，何以償？」狐曰：「幸出我，償以物，可乎？」隸曰：「可。」乃出之。既出，請隸所願。隸曰：「願日得百錢耳。」狐約而去，後率如約給錢。（昌平州志）

佛圖澄

佛圖澄，少學道，妙通玄術。常與石季隴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嚙之。久而笑曰：

「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晉書藝術傳）

瓶蓋病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閒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貸除荷，一不卸。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不悔。俗號瓶蓋病，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清異錄）

黃覺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十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牀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括異志）

醒酒草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豔。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開元天寶遺事）

嘿酒救火

後漢樂巴，嘿酒救成都火，郭憲嘿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嘿酒救幽州火。（續雞肋）

登高飲菊花酒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懸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皆暴死。（續事始）

社酒治賢

世言社日飲酒治賢，不知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濤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賢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時昉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堅瓠集）

引人箸勝地

王衛軍（階）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五茄皮酒

李中丞郊園菊花盛開，五茄皮酒甚清冽，恨未能飲也。中丞云：「瘡有魔，一醉卽去。」予曰：「魔若好酒，當必復來。」（遊居柿錄）

酒滅火

雷斅曰：海中有獸，名曰猪。其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於屋下收。故

曰，水中生火，非猶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卽此物。駁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其禦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爲，豈卽是物所造耶？（菴菴閒話）

行遊

黃聖人

欽弟瑛，瑛子志，成都王穎，表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尙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時有道士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晉書盧欽傳）

高靈

謝公（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溫）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世說新語）

宋武帝

宋武帝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媪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盃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媪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媪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媪遽入，見帝已覺矣。媪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宋書符瑞志）

雙柑斗酒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袁粲

袁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願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耍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南齊書高帝紀）

王晏

晏爲尚書令，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上聞之，疑晏欲反，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養，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南齊書王晏傳）

章 粲

粲爲散騎常侍，聞侯景作逆，便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梁書章粲傳）

蔡 凝

蔡凝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醪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陳書文學傳）

李 元 忠

靈曾孫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壁肺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儻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北史李靈傳）

韓 世 謬

擒子世謬，楊元感之作亂也。引世謬爲將。及元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謬日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謬因得逃，奔

山賊。(隋書韓擒傳)

孟浩然

孟浩然隱鹿門山，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唐書文藝傳)

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春花臥酒，不可過時。(曲江春宴錄)

立功治酒

惠元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唐書陽惠元傳)

張濬

昭宗詔濬爲河東行營兵招討制置使。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陽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唐書張濬傳)

耶律迭剌

耶律乙辛父迭剌，家貧，服用不給。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慶，開酒香於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遼史姦臣傳）

石曼卿

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鑿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中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繕日數十千。常謂演曰：「某雖薄有涯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游，盡館閣名士，或遊奉有闕，無怪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醪十擔爲贄，列醴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亦翔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閑，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閑，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裁，在閑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閑，器皿精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褰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無其策以拒之，遂自演醉舞伴聲諷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件某捧」

硯。」故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洵山野錄）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宋史隱逸傳）

筆人

許昌筆人郭純，隸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雖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並酌，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爲安乎？」郭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過庭錄）

慎東美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澱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老學庵筆記）

楊妃

東坡海棠詩云，祇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金世祖

世祖每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馱入室中，明日見馱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金史世紀）

許古

古爲補闕，俄遷左司諫，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汜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金史許古傳）

唐子畏

桐下聽然，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蕭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常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備書「獲配秋香之誣」。袁中郎爲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又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見河中亭有貴人分韻賦詩，乃衣襜褕如乞兒，倚柱而聽。數刻未落一韻，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視而哂。貴人怒曰：「乞何爲者？豈能詩耶？」對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須臾數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曉騎，幾番春雨濕征衫」。

之句。擲筆索酒，酣飲而去。貴人驚異，以爲遇仙，對人醜稱之。後知之，慚悲，卒有棘園之語。（堅瓠集）

燕京酒肆

金人從徽宗至燕京，行至平順州，止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率歸胡婦。稍不及，輒以杖擊之。少頃，官遣吏賈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對帝嗚咽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也？」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陷，被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遭主母詬撻，轉鬻於此，俾在此日夕求酒食錢物。若不及，即以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被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後此女流落至粘罕處，傳純孝在雲中府，於粘罕席上見之，不勝悲悼，作詞云：「疎眉秀盼，向春風，猶是宣和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飲酒，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綠。興亡休問，爲伊且盡船玉。」（堅瓠集）

挽衣共飲

何氏語林：張丞相商英，字天覺，召自荊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時賈其

俊爽。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至洛陽范家園看花，爲人嘯談有味。大范與二十金，曰：「跛子吃半角。」
 小范與十金，曰：「吃碗羹。」劉詩謝曰：「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堅瓠集）

醉翁亭

慶曆間，歐陽公謫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令幕官謝希深鑄雜植花草。謝以狀問名品，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滁詩云：「花光濃郁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宜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堅瓠集）

春酒亭

次襄陽，弔同年王繡嶺尊人，爲留一日，憩於春酒亭。初予過此，繡嶺同步，至漢上一別墅，語予曰：「老父宦漢，早晚歸來，當爲游息之所，幸爲我取一亭名。」予曰：「春酒。」一用「春酒介眉壽」之意，一以此地近漢水，用李白「此江若變作春酒」句也。繡嶺然之。及繡嶺與予同成進士，其尊人卒於漢，繡嶺以親先歸。至是再過春酒亭，已爲安厝黃腸之所矣。（遊居柿錄）

飲於生藏

林視公自爲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豔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聞者謂有劉參軍陶彭澤之風。（今世說）

吳蘭次

吳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山巖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談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遊者，至忘寢食。（今世說）

翁逢春

翁逢春遊臨安，輦囊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隸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徧召故人遊士及妖童醜媚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棹舫西冷橋，令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擲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今世說）

陶然亭雅會

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官京朝，文酒過從，極一時朋簪之盛。預訂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南下窪之陶然亭，後至者任酒資。（清稗類鈔）

洪稚存遇宴闌座

洪稚存負才傲物，清狂自喜。在京時，嘗游陶然亭，遇素不識者宴客，洪卽闌座，卽浮一大白，曰：「如此東君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一笑逕去，蓋襲改楊廉夫句也。

老如此風塵如此酒。（清稗類鈔）

廉夫爲張士誠強止於宏文館。以指寫陸泉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柳酒來。

俞佩兮頹然大醉

俞佩兮既窮困，縱酒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徑頹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清稗類鈔）

許竹溪浮數大白

錢塘許竹溪廣文聿，與魏柳洲夏身山吳太初余秋室金竹坡范鑑湖交契，聯社分題，殆無虛日。一日，鑿湖叢碧軒藤花盛開，招同人飲花下，宵分月上，衆皆泥醉。竹溪與柳洲身山竹坡各浮數大白，醜醜出門，月下行吟互答。柳洲失足墮地，竹溪掖之。未起，亦墮地。身山輩拊掌大笑，笑聲中復有墮地者，則身山也。衆復大笑。（清稗類鈔）

薛慰農與酒人搏戰

同治丙寅，譚復堂以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將去杭州，與同人觴之於湖舫，風日清佳，吟嘯甚適。至孤山放鶴亭，有酒人張坐，辭不通名氏，徑與搏戰，同人繼之。脫略形骸，想見晉宋間人風致，亦僅爾爾。（清稗類鈔）

洪文卿醉而蹣跚行

光緒中，蘇州洪文卿學士鈞，既以狀元通籍，乞假歸，微服作狹邪遊。夜闌飲醉，返家踽踽行，路遇巡邏者，詰其何故中宵踽躅。洪怒，掌其頰，巡邏者出繩縛之去。洪倒地甲家，黎明始醒，大駭而呼。地甲識爲洪，叩頭請罪，洪無言出。（清稗類鈔）

伯麟留許亭史小酌

仁和許亭史廣文心坦，有伯倫之好，花酣月大，輒攜杖頭錢，就酒家，拉故人泥飲，或醉臥坊巷，至風露砭骨，乃醒。兒童拍手攔街，陽陽然，若不知其謂己也。嘉慶時，以計偕客居京師，有友死於酒者，爲文弔之，辭極詭麗，爲時所傳誦。一日，徘徊僧廬中，而伯相國麟適至，僧麾之，使避去。相國問爲誰，僧以姓名對。相國驚曰：『許先生耶？吾願見久矣。』亟遣僕馬邀至邸中，張燈命酌，相得甚歡。蓋相國愛才，且亦嗜洪飲也。

（清稗類鈔）

趙壺石嗜酒

趙清，字澗公，別號壺石，世居諸暨之沃水上。負至性，嗜酒，有神解。好從同里劉翼明徐田張侗張素李澄中游。所至，則友人儲樽酒，壺壁待之。入門，輒脫帽狂呼，浮大白，同聲歌酒城，東坡所謂三疊之音，東武獨宛轉淒斷。酒酣苦吟，東西走，數十人默無聲。移時，詩乃成，墨淋漓滿壁上。則又乘醉和歌，走入龍湫臥象間。臥象者，九仙之奧窔諸山，名流開創地也。康熙丁巳春，東萊趙濤往游，酒人王威熙陳獻莫徐田張侗

昆季皆從之。由中人預釀酒十餘石，向夕月出，角飲爭圭峯下。壺石飄揚，以次接飲，至夜分，衆皆大醉，伏不起。乃袒臂露脅下瘤，張髯高歌，震林谷，獨盡十餘瓢，斝斝睡矣。醒則念母王夫人，急策驢徑歸。
 （清稗類鈔）

官政

趙充國

充國爲後將軍衛尉。上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漢書趙充國傳）

馭吏

吉居相位，上寬大。吉馭吏者酒，數連蕩。嘗從吉出，醉馭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

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開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漢書丙吉傳）

王生

隄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遣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漢書循吏傳）

吳良

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譙罷，轉良爲功曹。（後漢書吳良傳）

嚼復嚼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尙可後年饒。」案，易曰：「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嘯而已也。」（後漢書五行志）

費禕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三國蜀志費禕傳注）

酒者難改

彬遷代陽太守，以母喪去官。益州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晉書唐彬傳）

顧遂

遂爲預州刺史，愛人下士。嘗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晉書顧遂傳）

阮孚

籍兄子咸，咸子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哀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

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僂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煽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晉書阮籍傳）

禁釀

勸僞稱趙王，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晉書石勒載記）

王蘊

王蘊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晉書外戚傳）

王道子

會稽王道子，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元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

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由是元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晉書簡文三子傳）

戴洋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室太室，恆廬等諸山，旣而遣歸。（晉書藝術傳）

羅君章

羅君章爲桓宣武（溫）從事，謝鎮西（尚）作江夏，羅旣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世說新語）

孔覲

覲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覲爲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裴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宋書孔覲傳）

張融

融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攜所奏，免官，尋復。（南齊書張融傳）

張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抱老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魏書列女傳）

源懷

賀子懷，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時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魏書源賀傳）

任城王

懷子澄，澄子暉，爲齊州刺史，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魏書任城王雲傳）

薛孤延

延爲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譏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北齊書薛孤延傳）

崔日用

日用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卽詔兼修文館學士。（唐書崔日用傳）

裴諝

灌從祖弟寬，寬子諝，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唐書裴灌傳）

王涯

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權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

郎，罷度支。（唐書王涯傳）

柳渾

渾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黷免意。（唐書柳渾傳）

薛戎

戎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戎弛其禁。（唐書薛戎傳）

王仲舒

仲舒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唐書王仲舒傳）

王著

著周世宗朝充翰林學士，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宋史王著傳）

耶律制心

隆運姪制心，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遼史耶

律隆運傳)

耶律義先

義先爲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譏，言於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他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常與革對，愾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耶律義先傳)

王班

田景威，宋初爲左驍衛上將軍。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威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威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宋史李萬全傳附錄)

李鉉

德裕爲西川都巡檢使，歸朝，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驛召鉉，下御史案之。鉉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太祖悟，止坐鉉酒失責，授左贊善大夫。(宋史丁德裕傳)

王嗣宗

嗣宗以祕書丞通判澶州，上言：「本州權酷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如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宋史王嗣宗傳）

李惟清

惟清爲主客員外郎，上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荊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備。（宋史李惟清傳）

孔承恭

承恭爲大理寺丞，免官歸田里。太宗卽位，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宋史孔承恭傳）

呂文仲

文仲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掎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宋史呂文仲傳）

黃觀

淳化中，儼爲計使，黃觀爲判官。儼知觀不飲酒，一日，聚食，親酌以勸觀，觀爲強飲之。有頃，都監趙贊召觀議事，觀卽往。贊曰：「飲酒耶？」觀以實對。翌日，儼與贊密奏觀嗜酒廢職。（宋史董儼傳）

何蒙

蒙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榷務俱盡。蒙假民器，貸鄰郡麴米爲酒。旣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賚緡錢獎之。（宋史何蒙傳）

索湘

湘充河北轉運使，屬郡民有幹釀，歲輸課甚微，而不逞輩因之爲姦盜，湘奏廢之。（宋史索湘傳）

段少連

少連太常博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宋史段少連傳）

秦羲

羲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權醕，歲十八萬緡。所增旣多，尤爲刻下。會歲旱，詔罷之。（宋史秦羲傳）

孫繼鄴

孫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潞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宋史曹利用傳附錄）

宋庠

庠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結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獨澥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宋史宋庠傳）

司馬池

池爲祕書省著作郎，監安豐酒稅。（宋史司馬池傳）

刁約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咸都，而不敢以約薦焉。（東軒筆錄）

李絢

絢知潤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 邵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

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洗酒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通判吏部流內銓。（宋史李絢傳）

趙師民

師民，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欲論權酷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宋史趙師民傳）

楊光輔

安國父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宋史楊安國傳）

呂溱

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等事，下大理議。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宋史呂溱傳）

錢公輔

公輔歷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動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宋史錢公輔傳)

呂嘉問

嘉問權戶部判官，管諸司庫務，行連鑿法於酒坊，歲省新錢十六萬緡。(宋史呂嘉問傳)

呂中復

中復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宋史呂中復傳)

劉几

溫叟孫几，以祕書監致仕。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宋史劉溫叟傳)

張商英

熙寧中，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爲館職，屬舉子判監於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亶爲縣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爲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東軒筆錄)

花子奇

雍子宗傑，宗傑子子奇，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奇禁。（宋史范雍傳）

何常

常知秦州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厝。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宋史何常傳）

蒲亶

亶提舉瀘州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亶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亶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弛榷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宋史蒲亶傳）

鄭剛中

剛中爲四川宣撫副使，弛夔路酒禁。（宋史鄭剛中傳）

張巖

巖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先是，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巖因對言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詔罷之。（宋史張巖傳）

留正

正知成都府，歲減酒課二十八萬。（宋史留正傳）

李椿

椿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彫瘵，復酒稅法，人以爲便。（宋史李椿傳）

李燾

燾進敷文閣學士，老病乞骸骨。時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割贊廟堂行之。病革致仕。（宋史李燾傳）

趙方

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宋史趙方傳）

項安世

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宋史項安世傳）

趙希樸

希樸知太平州，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權酤額，以蘇民力。（宋史宗室傳）

李誠之

誠之至蘄州，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宋史李誠之傳）

袁彥純

袁彥純尹京，專一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貴耳集）

高定子

定子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於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酤，民以為便。四川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姦，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宋史高定子傳）

楊瑾

理宗紹定中，楊瑾攝華亭，弛酒稅。（續文獻通考）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人無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詣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信，真不易之良法也。（癸辛雜識）

毛頌

頌爲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備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金史毛頌傳）

梁肅

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金史梁肅傳）

武都

武都知大興府，醉酒，以褻衣見詔使，坐是解職。（金史循吏傳）

古里甲石倫

石倫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酷酒不償直，皆除名。（金史古里甲石倫傳）

禁酒

太祖高皇帝，元至正十八年十一月，發倉賑寧越貧民，令禁酒。（大政紀）

濠溪源

桂陽東界俠公山下有濠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荊州記）

醞酒

藩郡帶鈴司醞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西溪叢語）

官權酒酷

官權酒酷，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權，先遣使者監管，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爲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贏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旣行，悉歸於公。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願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爲惡，陷民於罪，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燕

翼貽謀錄)

公使酒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燕翼貽謀錄）

權醕

權醕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禮宴饗饋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材麴蘖，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興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清波雜志）

權酒

漢始，文帝初權酒醕。（續事始）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正言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蠶絲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蠶船旗號。』見宋稗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於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兩般秋雨菴隨筆）

蜀秫

余居三河鄉間時，有前在家教讀師某君來作宰。一日，相過小飲，詢余：「今歲果歉乎？」余曰：「歉甚。」曰：「糧價日見增昂，子謂將以何法平之？」余指杯中酒曰：「戒酒。」某君曰：「請聞其說。」余曰：「此方民食，不問貧富，率以蜀秫爲常餐。今蜀秫一斗直至三千，東錢也。於制錢爲五百。斗則官斗。其故在燒鍋買，恐春來價更高，不遺餘力而糴。境內有燒鍋十二家，燒酒之器曰甑，日各例燒一甑，用蜀秫十二石，麥麵二百四五十斤，合十二家之糜費，麴姑不計，蜀秫日需百四十四石。且其中尚有雙甕雙甑者。俗謂之兩個桶。公如暫禁燒酒，或裁汰私燒，何患糧價不平耶？」某君曰：「容徐思之。」（閒處光陰）

酒禁

酒誦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於周，予其殺。周官深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爲權酷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淫鬪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真珠船）

店肆

司馬相如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史記司馬相如傳）

酒酸

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韓詩外傳）

狗猛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韓子）

王道子

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驪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晉書簡文三子傳）

劉昉

昉進位柱國，封舒國公。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壇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旣位列羣公，秩高庶尹，廢樽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蘗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通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隋書劉昉傳）

傳)

當墟爲業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乎？陳會郎中家，以當墟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餽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螻蛄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塔，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北夢瑣言）

徐雞爪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會布，其母朱氏，卽徐氏外甥，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孫公談圃）

酒坊火

建隆二年三月丙申，內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餘人，乘火爲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八人，餘以宰臣諫，獲免。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以酒工爲盜，坐棄市。閏月己巳，幸玉津園，謂侍臣曰：「沈酒非令儀，朕宴

偶醉，恆悔之。」（宋史太祖紀）

許洞

洞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輒用公錢，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酣數倍，乃盡捐洞所負。（宋史許洞傳）

魯宗道

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常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宋史魯宗道傳）

胥持國

胥持國爲樞密副使卒，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醴，乃爲好利也。」（金史佞幸傳）

酒樓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惟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開子。向晚，燈燭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樓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貨行通雞兒巷妓館，大貨行通慶紙店。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宵。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宣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徧數，其餘皆謂之脚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則第一白蔚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東雞兒巷郭廚鄭皇后宅後宋廚曹門博筒李家寺東殿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夢梁錄）

袁樵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古杭雜記）

酒店

酒店，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拘戶。有茶飯店，包子店。所曰庵店者，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隱藏臥床也。門前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著盞蓋之，以爲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客而已，欲買歡，則多往其居。（古杭夢游錄）

酒館扁對

暖姝由筆：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高酒。」猶南人言蓮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館。」一云：「四時應飢食店。」（堅瓠集）

崔氏酒壇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壇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酷者愈衆。（堅瓠集）

烏衣女子

宋紹興中，杭都酒肆，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歲載紅花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鬢雲欲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甌樹白酒，月華微映

是空舟，歌罷海西流。」或疑歌詞非人世語，記之，以問一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堅瓠集）

土麴

江西餘干縣有一酒家，常施一道人酒，不索酒錢。道士曰：「吾有以報之。」引至一處，指其土曰：「此可代麴爲酒，歲省造麴若干緡也。」至今其土取之不竭。（堅瓠集）

酒保

鬪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爲庖宰也。（堅瓠集）

酒狂

唐許碁登樓飲酒，題詩於壁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題畢，乘雲而去。（堅瓠集）

題壁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兩海屈五，曾留此住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謂是舉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着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真，千古豈

容第二人，裝點此番舉動。（郎潛紀聞）

五柳居

余幼時遊西湖，見酒樓號五柳居者，壁上題詩甚多，不久即圯去。惟西穆先生一首，墨瀋淋漓，字寫爭坐位帖，歷七八年如新。酒樓主人及來遊者，皆護存之，敬其爲名士故也。題是「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念藥城赤堊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也。分韻同作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色，半入春痕是柳條。閒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招。孤烟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後四十年余再至湖上，則壁詩無存。西穆樊榭久歸道山，而酒樓主人，亦不知名士爲何物矣。惟陳莊壁上有蔣用菴侍御珊王夢樓招遊一首云：「六朝風物正研和，珍重烏篷載酒過。一串歌珠人似玉，四圍巒翠水微波。狂夫興不隨年減，舊雨情干失路多。爭奈巖城宵漏急，未知今夜月如何。」（隨園詩話）

劉文恪公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尙書致嚴核公飲數於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饋遺，不計也。（燕下鄉脞錄）

常盧

文君常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墟，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如

煨燻故名，非溫酒壺也。（羣碎錄）

飲也

南海黎二樵以詩書畫得名。以赴京兆試，過南雄嶺，酒肆主人聞其名，乘其醉後，以絹素乞書室額。時適聞鄰廳有大飲聲，即命取來，大書飲也二字，蓋取諧聲之義。由是飲也二字，風行粵東，凡墟場慶會筵寮酒肆之座中，必有飲也二字。（清稗類鈔）

品名

洪梁之酒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淨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罷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悲，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拾遺記）

瑤琨碧酒

武帝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爲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瑤琨碧酒。
 （洞冥記）

皆明之國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皆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闇，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其國獻之。
 （漢書拾遺記）

酎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西京雜記）

醉龍

蔡邕因醉路臥，人名曰「醉龍」。（龍城錄）

酒徒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獨異誌）

酒重水輕

隄從子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餽吾兩罍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罍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晉書孔愉傳）

青州從事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華。（典論）

顧建康

顧憲之，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醇清且美焉。（梁書止足傳）

縹膠酒

太宗與浩語，至中夜，賜浩御縹膠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魏書崔浩傳）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幾繁壅，所以輔朕和氣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清異錄）

葡萄酒

唐平高昌，得馬乳葡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演繁露）

蘆酒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驪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褥。有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飲不羶，蘆酒還多醉。」蓋謂此也。（雞肋編）

宜春酒

泌以學士知院事，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民間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唐書李泌傳）

換骨膠

憲宗采鳳李花，釀換骨膠。晉國公平淮西回，黃靶金餅，恩賜二斗。（絃閣錄）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清異錄）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敍閑錄）

碧芳酒

房壽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叩頭錄）

玉浮梁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尙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清異錄）

百氏漿

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乃飲家所深忌。宛葉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爲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懼君爲「百氏漿」。」（清異錄）

盜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醜。光祿大夫致仕韋炳，取三家酒摺合，澄窖飲之，遂爲雍都第一，名盜宮集大成。盜宮謂耀州倩榼。（清異錄）

蘇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瓶，令空腹飲之，可以氣血辟外邪。又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楹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效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較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墨客揮犀）

紅友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游宦紀聞）

養生主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墨莊漫錄）

白墮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夏，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蘇州，

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儒於許昌，德儒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曰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避暑錄話）

薔薇露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老學庵筆記）

冰堂酒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老學庵筆記）

索郎

試鴛家多美釀。試鴛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鴛恆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瑯嬛記）

栗弋國

栗弋國出衆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後漢書西域傳）

瑤琨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洞冥記）

桂醪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纔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龜。陸通嘗飲黃桂之酒。（洞冥記）

西域

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人中酒不醒，治之以湯，自潰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博物志）

金漿醪

梁人名酒曰金漿醪。（西京雜記）

若下酒

長興若下酒。有若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並有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勝雲陽。又宜春泉水地道記曰，宜春縣出美酒，隨歲貢上。（吳錄）

巴鄉清

永安宮西有巴鄉村，善釀酒，謂之巴鄉清。（荊州記）

巴鄉清

巴鄉村人善釀酒，故俗稱巴鄉清。（水經注）

桑落酒

平陽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醇之色，清白若滌滌焉。別調氤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願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水經注）

葡萄酒

高昌國多葡萄酒。（隋書西域高昌國傳）

林邑國

俗以檳榔汁爲酒。（唐書林邑國傳）

椰樹花酒

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收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唐書訶陵國傳）

高昌葡萄酒

其國穀麥歲再熟，有葡萄酒。（唐書高昌傳）

白薄

關中有酒名白薄。（初學記）

坐客酒

坐客酒者，平旦釀，食時熟。坐客待酒熟，故以爲名。（食經）

郎官清

李肇命酒爲「郎官清」。劉敞命酒爲「玉友」。唐子西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龍城錄）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長慶集）

上樽

糯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樽。（白孔六帖）

鄭人

鄭人以穀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唐國史補）

富水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酒，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唐國史補）

梨花春

祿州俗，釀宜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醉仙圖記）

張果

張果晦鄉里世繁，以自神，隱中條山。玄宗召果密坐，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齦，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唐書方技傳）

鐵甸人

鐵甸人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五代史四夷附錄）

紫酒青酒

于闐國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五代史四夷附錄）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其地頗類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醞，飲之亦醉。（宋史外國傳）

五木

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樂天爲杭州太守日，有詩序云：「錢湖州以若下酒，李蘇州以五醖酒，相次寄到，詩云：『勞將若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鐘脚三州何處會，甕頭一蓋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慙懃最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云：「醖字與澁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羔爲之，以是酒名故從酉云。樂天詩云：『竹葉盈樽綠，』謂若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桃花上面紅，』謂五醖酒取桃花五葉也。後人不知，轉其名爲五木，蓋失之矣。」僕檢韻中醖字，乃寘同音，注云重釀酒也。恐醖難轉而爲木。（懶真子）

般若湯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東坡志林）

拋青春

退之傳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勸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鄧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梁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劍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是酒名也。（東坡志林）

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簞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簞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囊金。」用家釀對囊金，非也。（老學庵筆記）

酒性

或問酒因毒藥烏頭之類以釀造，故能醉人。客駁之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蓋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造，緣何醋不醉乎？况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糲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而然耶？」或人與客咸自愧，因謂之曰：「酒味辛甘，醱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純陽，故能走經絡而

入腠理。酒飲入口，未嘗停胃，循循百脈，是以醉後氣息必粗，癍痕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而不醉。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能醉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蓄，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麥，然悉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梨棗蜜，不醱釀成酒，則不能醉。馬孀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漿及樹汁，獨不須醱釀，是自然之性也。」（蠡海集）

龍膏酒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纈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纜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陵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莖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莖席色紫而類莖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杜陽雜編）

般若湯

僧謂酒爲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要，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眉一寺，呼淨人酌酒。寺僧見之，怒其麤暴，奪瓶擊柏樹，其瓶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盃。』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奄然流噉，斯須器瓢酣暢矣。」

酒之度辭，其起此乎。（墨莊漫錄）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元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佻聲談論，援引古今。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豐足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魍魎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墜於塔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攝，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醑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傳信記）

游仙酒

女仙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爲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燦，多至言妙道。初覺不轉身，尙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咒曰：「果齊寢悉八垓台戾如律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如是。（瑯嬛記）

醉龍珠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醇若下。玉甫視

珠，而女忽不見矣。（瑯嬛記）

張開光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游，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游歸，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甕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集仙傳）

桂海酒志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於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北，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頽顏也。

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井，酒仍佳。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酢，使可爲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酢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爲厚禮。（桂海虞衡志）

胡麻酒

舊聞有胡麻飯，未聞有胡麻酒。盛夏張整齋招飲竹閣，正午飲一巨觥，清風颯然，絕無暑氣。其法，漬麻子二升，煎熟略炒，加生薑二兩，生龍腦葉一撮，同入炒，細研，投以煮醞五升，濾去水浸之，大有所益。因賦之曰：「何須便覓胡麻飯，六月清涼却是仙。」本草名巨勝云：「桃源所有胡麻，卽此物也。恐虛誕者，自異其說云。」（山家清供）

郫筒酒

郫人剝行之大者，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成都古今記）

糜飲酒

糜飲，棗出真陵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陳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如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九，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如醇醪，謂之糜飲酒，又謂之真飲酒，仙鄉酒，香經旬不歇。（緝柳編）

美人酒

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尤奇。（真獵風土記）

酒名

玉井秋香 藕林秋露句伯恭。 黃嬌段子新。 萼綠春范方元。 翁仲雲易毅夫。 清無底 金盞露魏者。

桃花雨芳冽者。

銀光胡長子。

露雲范玉能。

桂子香楊萬里誠齋白穠名今列香。

孟氏在

（佩楚軒客談續曲洧舊聞）

荆南烏程

藝苑雜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箬筍。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茗溪漁隱曰：「余以湘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雜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茗溪漁隱叢話）

桑落酒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箎絃高。」（茗溪漁隱叢話）

紅酒

茗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茗溪漁隱叢話）

四等酒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爲之。其次者土人呼爲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盤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人，有菱醬酒，蓋有一等菱葉，生於水濱，其漿可以釀酒。（真蠟風土記）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醞醪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醞醪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帝百味甘酒也。玉薤，楊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碧筍酒

暑月命客掉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鮓他葉內。候舟回，風薰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

作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甯時作象鼻，白酒微帶荷心苦。」坡守杭時，想屢作此供也。（山家清供）

罍恥

飲酒以酒盡謂之罍恥。詩經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釋常談）

屠蘇酒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酒。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於散，次序從小起。註云，以過臘日，故崔實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敷於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箇兩，則知敷於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雲麓漫抄）

酒樹

麪樹則南中桃榔也。桃榔樹大者，出麪百斛。又交趾望縣檳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似麪，可作餅。又蜀志沙木峯頭生葉出麪，一樹可得石許。今蕨草亦有粉，可作餅。肉樹出五台山，其形如桃，質如玉，煮一滾，壓去水食之，味如豬肉。又臨溪亦有肉樹酒樹，則榔也。榔似酒，味甘而薄。枸樓國仙漿，亦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貯之，少頃成酒，乃真酒樹也。（望瓠集）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惱。」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堅瓠集）

藍尾酒

容齋四筆引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餚。」又：「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葦葢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餚。」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中屠澄與路榜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焚尾。蓋以藍爲焚，當焚尾者，謂最在後飲也。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藍字多作淋（萎）出於侯白酒肆律，謂酒巡匝末，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連飲以慰之，故以淋爲貪婪之意。」七修云：「藍澱（電）也。」說文云：「澱，滓滲也。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盞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之詩，及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堅瓠集）

桑落酒

桑落酒，相傳九月九日作。水米麴，皆以三十爲準，熟於桑落之辰，故名桑落。張伯起讀格云：「西羌有桑

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常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似桑落又地名，非時也。又見雜記載：河中桑落坊有井，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似又兼地與時矣。庾信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又似出蒲州。（堅瓠集）

酒色

酒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鴉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少陵所謂「重碧醅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長吉所謂「小槽夜滴珍珠紅」是也。廣中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西陽雜俎載：賈璿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爲崑崙觥。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堅瓠集）

淵明瘞酒

李君實先生載：江州絕無佳酒，官廚排當，則仰建昌之麻姑，或遠籍蘇州之三白。世乃傳廬山下多淵明瘞酒，有發而飲之者，香美不可言。余以爲淵明至貧，得酒輒醉，安所得餘酒而藏之耶？當是道術好奇士，特爲此以寓其戲，而世妄以爲淵明耳。（堅瓠集）

蘇石異飲

蘇子美石曼卿輩，飲名有五，曰：鬼飲，了飲，因飲，繁飲，巢飲。一名鬼飲者，夜不燬燭。了飲者，挽歌哭泣而飲。因飲者，露頂圍坐。繁飲者，以囊自束，引首出飲。飲復就束。巢飲者，飲於木杪。海虞陳錫玄先生戲益之，有六，曰：號飲，儉飲，跪飲，枷飲，牛飲，狗飲。號飲者，阮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是也。儉飲者，畢卓盜樽是也。跪飲者，劉伶跪祝引酒是也。枷飲者，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互括其頸，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者，商辛爲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是也。狗飲者，胡母輔之輩，閉戶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飲名雖新，不若文字飲，醉紅裙，知己相聚，斗筲之器，成千鍾之爲酣適也。（堅瓠集）

醉石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栗里之醉石。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餘人，號曰醉石。（堅瓠集）

少陵詩意

鶴林玉露：杜少陵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褰驢布囊，與駿馬金鞍同一遊；松牀筭簟，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人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盞各一酌酒飲僕，問曰：「酒佳乎？」對曰：「佳。」曰：「銀盃者佳乎？瓦盞者佳乎？」對曰：「皆佳。」主人曰：「盃

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堅瓠集）

嘲酸酒

醒睡編酸酒詩：「隔壁人家釀酒漿，鑽入鼻孔折人腸。賓朋對坐攢眉飲，妯娌相邀閉眼嘗。宜袁蝦魚宜拌肉，好燒芋芳好藏薑。勸君收向廚中去，莫把區區作醋缸。」

白酒

古人酒以紅爲惡，白爲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爲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爲麴，並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爲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天香樓偶得）

彈琴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啜茗，間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醺意而已。若堆醴酪，雜葷腥，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考槃餘事）

酒政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倣宣尼無量不及亂之旨，濫克爲務者耶！然不知政有方，而

飲無方。譬之樞談阮嘯，各盡所長，斯爲聖耳。如中郎言，殆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缶雜鳴，則願請中郎而政。評附後。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

劉元質如蜀俊主思鄉，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少服衆。（梅花草堂筆談）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爲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釀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麩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

『異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呵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而權衡者也。故飲甜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梅花草堂筆談）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予則以爲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喫耳。子美退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爲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廚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三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頓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石灰苦烈，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頓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七修類稿）

藍尾酒

「藍尾」二子，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

在後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澗也；澗文云：「澗，滓澗也。」滓澗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襟膠牙餚；「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餚」，則少蘊所謂酒巡，匪未，俱通矣。（七修類稿）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廡廡二字；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之，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椒桂，似卽崔實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予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肉桂各一兩八錢 烏頭六錢 菝葜一兩二錢

右剉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七修類稿）

酒

醱，酒母也；醱，一宿成也；醱，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醱，薄酒也；醱，旨酒也；曰醱，曰醱，白酒也；曰醱，曰醱，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釀，釀之再亦曰醱，漉酒曰釀，酒之清曰醱，厚曰醱，相飲曰酌，相強曰浮，飲盡曰醱，使酒曰醱，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醱，病酒曰醱；主人進酒於客曰酌，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醱，出錢共飲曰醱，賜民共飲曰醱，不醉而怒曰醱。（音婢）（七修類稿）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爲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爲僮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有於他事哉！可發一噱。（叢林雜俎）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孝靈帝末年，有司滴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

春與夏，不放醇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醲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兩般秋雨菴隨筆）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兩般秋雨菴隨筆）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隴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兩般秋雨菴隨筆）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硤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淩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

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瓶，歸而飲於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尙也。於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祕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贖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冰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壇，歿後，其家亦背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壇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接之，則芳香透腦，膠錫瓊底，其濃厚有過於霞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南走。」余過其地，沾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若下」，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

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時，主里人周姓，名鎮，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春」。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醒者，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說其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尙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土人，曰：「此袁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曾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詭以爲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黑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藥，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穢，不肯效爲之也。」此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於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 俞文豹 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於酒食，坎樽酒彘，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兩般秋雨菴隨筆）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韌，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餠，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兩般秋雨菴隨筆）

高淳酒

邢孟貞者，名昉，高淳人，少負遠志，年十九，爲諸生，試輒高等。一日，爲衡文者署其卷曰「太狂」，閱末藝曰「更狂」，不之錄也。孟貞曰：「士爲文，得以狂名足矣，何問其他。」遂謝去，一意於詩歌古文，出遊四方，與海內名流相角，逐詩愈工，歸而築室石臼湖濱，家貧，取石臼水爲淳酒，沾之以給食。湖水清，酒美，高淳酒由此名。所著有石臼前後兩集。（初月樓聞見錄）

酒佳

魯溫卿席上，嫌酒不佳，調主人云：「詩近老成多帶辣，酒逢寒士不嫌酸。」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謝主人云：「疎花似月將殘夜，好友如醇欲醉時。」（隨園詩話）

趙酒鬼

有諸生羣集鸞壇問功名者，鸞書曰：「趙酒鬼到。」衆皆嘗曰：「我等請呂仙，野鬼何敢干預，行將請天仙，劍斬汝矣！」鸞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諸生蕭容再拜，叩問科名。鸞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餅之，頃刻盈碗，跪請所用。鸞曰：「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衆乃分飲訖，鸞大書曰：

「平時不讀書，臨時吃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諸生大慚而毀其壇。（客窗閒話）

品酒

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着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着錯水也，屢入篇詠。官京師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見查梅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飲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躡行，以餘酒灑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烈。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經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阻前沽。」「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傅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茶餘客話）

評酒評詩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同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尚友如廉頗

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冶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璜水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崗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興。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浴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茶餘客話）

屠蘇

屠蘇，皆謂酒名也。考之諸賦諸詩，乃屋之平而非樓閣者也。或前人於平屋中釀酒而佳，遂以爲名。而孫思邈遂有屠蘇酒方，蓋襲其名也。實爲屋名，而非酒名。（遜翁隨筆）

醉如泥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繹曰：一日不齊醉如泥。（羣碎錄）

中酒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藥嗅，」蓋鄉語也。又曰倒壺。（羣碎錄）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懣。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真珠船）

各動物之酒

陸師慶云：薄荷，貓之酒也。犬，虎之酒也。桑椹，鳩之酒也。芒草，魚之酒也。（島居隨錄）

蓮花白

瀛臺種荷萬柄，青盤翠蓋，一望無涯。孝欽后每令小閤采其蕊，加藥料，製爲佳釀，名蓮花白，注於瓷器，上蓋黃雲緞袱，以賞親信之臣。其味清醇，玉液瓊漿，不能過也。（清稗類鈔）

沈梅村飲女兒酒

熊元昌餉沈梅村大令以越釀一盛，外施藻繪，絕異常罇。詢之，曰：此女兒酒也。凡越人遣嫁之夕，必以羊酒先之，故名女兒酒。此卽其婿家轉遺者，視他酒尤佳。梅村飲而甘之，贊不絕口。（清稗類鈔）

裘文遠嗜丁香酒

江右出丁香酒，甚清冽。裴文達公曰：修嗜之，曾致之京邸。一日，程文恭公退朝訪文達，文達出酒飲之，信口云：衝寒來飲丁香酒。文恭應聲云：懷遠思丙穴，魚因相與大笑，乃復飲至亭午而散。（清稗類鈔）

錢籀石與客小酌

錢籀石侍郎戲與汪孟錫祝維詰諸人宴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拌，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即赴。或釀錢游南湖，不過四五人，人不過百錢，小酌也。籀石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盞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嘗謂吳子修曰：「果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不足至醉，即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盡醉也。其孫恬齋太史昌齡簡雅有祖風，某與子修訪之，為具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為辭。某曰：「觴酒豆肉，以比令祖。」指錢石宴集，不太侈靡矣乎？（清稗類鈔）

金粟香陸武園飲猿酒

粵西平樂等府，山中多猿，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百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灑江兩岸間猿尤多，粵寇時，沿江礮火震驚，猿遷越深山邃谷間，罕有至江岸者。江陰金粟香，平湖 陸武園皆嘗飲之。粟香有句云：「巖暖援搜花釀酒，林深狸捩果為糧。」武園亦有句云：「援入深山為避亂，桃源何地屬秦人。」（清稗類鈔）

李文忠飲世界第一古酒

李文忠公員中外重名，西人稱之曰東方俾士麥。晚年歷聘各國，使節所蒞，人摩肩，車鑿轂，雖販夫牧豎，莫不輟業聚觀，爭以一見顏色爲快。任北洋大臣最久。嘗有德國海軍大臣，至津投謁，語文忠曰：「某所乘軍艦，於世界海軍中稱巨擘。中堂，手翊貴國海軍者也。某請叢除敵艦，敬迓使節，倘亦中堂所樂觀乎？」文忠喜諾，訂期而別。至日，颶風驟作，巨雨如注，德艦寄碇處，距大沽口二十餘里。文忠既至大沽，船爲颶風所阻，不獲駛傍德艦，乃以無線電達德帥，德帥復電，云已遣舢板奉迓，但中堂高位耆年，不畏涉險否？幕府諸人有尼其行者，文忠不欲示外人以餒，僭繙譯一人，毅然登舟。舟以水兵八人繫槳，一人執舵，雖巨浪山湧，而舢板出入風濤，疾於飛隼。俄頃，已抵德艦。艦中鳴礮如雷，軍樂驟作。德帥握手致敬曰：「中堂信人哉。以中堂耆英重鎮，而冒險精神，邁越青年，尤爲欽佩。」文忠遜謝，坐既定，德帥執餅酒親注於杯，爲文忠晉頌辭畢，曰：「中堂冒涉風濤，惠臨敵艦，鄙人絳灌無文，不足以娛樂嘉賓。」乃以餘酒寘文忠前，曰：「不腆敝產，敬效野人獻曝之忱，祝中堂歸途餘福。」文忠雖起謝，頗異德帥以殘酒相餉。歸署，譯其文，始知此酒釀於西曆十五世紀，已閱四百餘歲，值英金二百鎊，約我國銀幣二千餘圓，爲世界第一古酒，宜德帥以之作縞紵也。（清稗類鈔）

飲令

齊侯酒令

齊侯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韓詩外傳）

公乘不仁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嘯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嘯，盡，公乘不仁舉曰：『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說苑）

蛇足

楚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適爲秦使齊，往見昭陽曰：『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盡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史記楚世家）

軍法

齊悼惠王次子章，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進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漢書高五王傳）

王規

規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梁書王規傳）

三台送酒

劉公嘉話錄曰：三台送酒。蓋因北齊文宣毀銅雀臺，宮人拍促，呼上三台，因以送酒。資暇云：三台三十拍促，曲名。昔鄴中有三台，石季倫遊宴之地，近樂工造此曲促飲也。又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台，樂府製此曲以悅邕。三說未知孰是。（續事始）

卷白波

資暇集云：起於陳漢，初捨白波賊，戮之，如席卷。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續事始）

流杯

晉書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其後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卽其遺事。（續事始）

誦詩譜

楊安國制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貢父詩話）

酒令來歷

後漢賈逵嘗作酒令。唐最盛，本朝歐公作九射格，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陳述古亦嘗作酒令，館閣有小酒令一卷。（賓退錄）

歐陽行令

歐陽公席間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已上罪亦做了。』（堅瓠集）

雅令相戲

萬曆中，袁中郎宏道令吳日，有江右孝廉某來謁。其弟現爲部郎，與袁有年誼，置酒舟中款之，招長邑令江蓀蘿盈科同飲，將偕往游山。舟行之次，酒已半酣，客請主人發一口令。中郎見船頭置一水桶，因云：『要說一物，却影合一親戚，稱謂并一官銜。』指水桶云：『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員外的箍箍（哥哥），』

蓋謂孝廉爲部郎之兄也。孝廉見一舟人，手持荇帶，因云：「此荇帶，非荇帶，乃是竹編修的掃掃（嫂嫂）。」時中郎之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正爲編修也。蘇羅屬思間，見岸上有人捆束稻草，便云：「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總的束束（叔叔）。」蓋知孝廉原係軍籍，有族子現爲武弁也。於是三人相顧大笑。（堅瓠集）

閒忙令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常直者學不優，以張君房代筆，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焚樓，促之不醒，紫薇大窘。楊大年錢希白戲作閒忙令以誚之：「世上何人號最閒？司監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堅瓠集）

四書陳二

明末，吳郡有妓曰陳二，四書最熟，人稱「四書陳二」。一日，與諸名士同飲，共說口令，欲言有此語無此事者。衆皆引俗諺。二云：「綠木求魚，」衆稱賞。一少年故折之，曰：「鄉人守斲者，皆植木於河中，而棲身於上以拽罾，豈非有是事乎？」問二酒。二飲訖，復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衆競歎賞之，少年卒無以難。

（堅瓠集）

郡侯口令

崇禎間，吾蘇郡侯陳公洪謐，與司李倪公長珩，吳邑侯任公若麟，同坐公館，候謁上官。有一庠生曾姓者，與一監生魯姓者，乘間來白事。二生既去，陳公曰：「吾因二生之姓，曾與魯兩字，戲拈得一口令在此。曰：『曾與魯，好似知縣與知府。頭上脚下一般的，只是腰裏略差些。』蓋謂一腰金，一腰銀也。牛鶴沙卽應聲云：『某亦就二生，一爲青衿，一爲例監，作一口令。』衰與哀，好似監生與秀才。頭上脚下一般的，只是肚裏略差些。』陳公稱善，倪公未及答，良久，伯屏忽笑云：『吾昨偶斷一僧尼好事，今以二事配合成令，可發一笑。』乃曰：『齋與齊，好似和尚與女尼。頭上脚下一般的，只是兩股之內略差些。』三人大笑。

（堅瓠集）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曰：「劉寬婢漢污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陶菴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黝；直直直，行焉往而不三黝。」吁！蘇陳二人，俱有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踏也。（七修類稿）

盜酒令

子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曰：「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窗，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槽船正好對四人橋。」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槽船固載強盜，而四橋所擄，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橋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橋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七修類稿）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宜男，此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兩般秋雨菴隨筆）

四書令

憶少時集鴛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芸。」（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蠡。」（范蠡）「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施倪。」（計倪）「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劉晨）

「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兩般秋雨菴隨筆）

酒令

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爲令，有舉經句字相屬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爲令，僅得二句，曰「山出器車，」曰「二臣衛。」（冷廬雜識）

葉馨陔先生

同邑明經葉馨陔先生綏祖，學識淵通，兼達世故。里有爭競者，以數語解紛，皆屈服。嗜酒，喜交遊。每常良辰令節，招集朋好，酣飲忘疲。恆出新意，爲觴政，以娛賓。入其座者，輒流連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歲授徒自給，心緒抑鬱，年未及六十而卒。其自輓云：「半生豪氣銷杯酒，垂老愁懷託硯田。」蓋紀實也。先生於余爲父輩姻，且比鄰而居，幼嘗侍談讌，記其酒令數則：一字三筆，而四子書中祇一見者；若有一勺之多；弋不射宿。古錢四字備四聲者；大泉五十，永通萬國，天福鎮寶，正德通寶。二物並稱，有奇耦之分者；冠履，斂環，領袖，杯箸，扁對。成語三字疊韻者；典淺顯，輕清靈，皴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三字同一韻者；

田延年，高敖曹，王方慶，劉幽求。一字分兩字，而三字同在一韻者：虹、螭、禩、禕、仲、諶、愔。（冷虛雜識）

玉烟

灑上校書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使意之所屬，曲爲照顧，令不苦飲。張宏軒嘗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矣。』（今世說）

葛生

葛生者，屢試不售，納粟入監，以狂生自居，好飲酒使氣。下元節，隨族衆祀墓，食祭餘而醉。衆皆避去，星月已上，與猶未盡，盤桓於叢塚間。忽睹西北茂林中，隱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生喜而前，見三男一女，皆沈吟構思，若有所作，然皆非文士。生呼曰：『公等豪興，容狂生否？』一老者似曾相識，起迎曰：『葛先生來矣，汝等勿班門弄斧，貽笑方家。』衆皆拱生入座，酌之，酒飯皆冷。生曰：『公等爲詩耶？文耶？某願領教。』衆曰：『鄙人何以能文，欲湊酒令耳。生請令式，老者指少女曰：『此紅姑娘，吾鄉名妓，渠所出令，要說一字，拆之則成姓名，合之則成事業，須切身分，泛則受罰，故難處耳。』一人曰：『予得之矣。』林二小當禁卒，『何如？』妓首肯。一人曰：『白七當皂隸。』一人曰：『丘八是兵。』妓皆領之。生曰：『金同是銅匠。』妓者曰：『銅臭則有之，匠則不切。』罰以巨觥。生苦思不得，爭執前言不謬。妓曰：『敬爲先生代。』倩笑曰：『牛一，是監生耳。』生大怒，揮拳，衆皆長嘯一聲，冷風侵肌，毛髮皆豎，生不禁自倒，作豬吼，覺口鼻間全

被填塞，而手足苦不得動。有笑者曰：「紅姐給此等文人吃土，在所應得，吾恐填塞心孔，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罔然大笑。生正脹悶欲絕，遙聞火鎗聲，衆始散。幸獵戶來，扶救之，生始得命，而狂氣頓除。

（客窗閒話）

八仙會

華亭黃之雋，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爲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罰飲，時號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爲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熙朝新語）

朱竹垞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卽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卽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旣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醪酎酬使節，未有涓埃答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熙朝新語）

四書集名

嘉慶甲子乙丑間，同人歲為消寒雅集，集必徵文考獻，或出新意，定為觴政，不能者罰以巨觥。迄今幾四十年，朋輩凋零殆盡，其酒令亦並遺忘，今略記二則錄之，皆所謂連理枝也。一以四書二句，以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一藥名。道不遠人，參也魯。人諸侯之寶三，七里之郭。七白雪之白，微子去之。白臧武仲以防，風乎舞雩。防不知為不知，母命之。命殷鑒不遠，志於道。遠仍舊貫，衆皆悅之。衆方寸之木，賊夫人之子。顏路請子之車，前日於齊。車事親為大，黃衣狐裘。黃仁者如射，干戈成揚。干長一身有半，夏日則飲水。半譬諸草木，通國皆稱不孝焉。木願車馬，勃如戰色。馬與其弟辛，夷子思以易天下。辛一以四書二句，（依前合一縣名。可合者甚多今錄其新穎者）事孰為大，興於詩。與荷日新，陽虎欲見孔子。新教者必以正，定而後能慮。正不俟駕而行，唐虞禪。唐詩可以興，山徑之蹊間。與止子路宿，遷於負夏。遷遠之則有望，江漢以濯之。望大夫以旌，德不孤。德綏之斯來，安而後能慮。來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河不出圖。五而未嘗有顯者來，鳳鳥不至。來所惡於上，猶之於人也。上彼以其富，陽貨欲見孔子。富草上之風必偃，師也辟。偃遂有南陽，城非不高也。城吾師之未能信，宜民宜人。信誠不以富，民之為道也。民五十以學易，門人治任將歸。易德之不修，文行忠信，文頽而不扶，風乎舞雩。扶（重論文齋筆錄）

猜枚

元人姚文英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茶餘客話）

四書酒令

辛巳冬，與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卽「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旣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際坪卽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於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翁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琇實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沉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拊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職	天子建國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遠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旣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茶餘客話）	

量化能

淳于髡

淳于髡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卷鞵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各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史記滑稽列傳）

三日僕射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世說新語）

諸阮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椹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

王瞻

瞻歷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梁書王瞻傳）

謝舉

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梁書謝舉傳）

酒因境多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陞酒，一嗜卽盡，笑曰：「奇快！」陞曰：「卿在鄴飲，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徵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輕重。」（酉陽雜俎）

劉藻

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和中，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

「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遣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魏書劉藻傳）

高紹廉

紹廉性麤暴，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北齊書文宣四王傳隴西王紹廉傳）

裴政

政在周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年不亂。（隋書裴政傳）

柳饗之

饗從子饗之，朝廷以其有雅望，善談諧，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饗之接對。（隋書柳饗傳）

馬周

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唐書馬周傳）

崔恭禮

崔器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唐書酷吏傳）

李迥秀

大亮族孫迥秀，拜兵部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唐書李大亮傳）

上頓時人

王耽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頓。（朝野僉載）

盧齊卿

承慶弟承泰，承泰子齊卿，拜幽州刺史，喜飲酒，踏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唐書盧承慶傳）

宇文融

融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

能屈。（唐書宇文融傳）

李適之

李適之累遷刑部尚書，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唐書宗室宰相傳）

胡證

證拜嶺南節度使卒。證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證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

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檠令其跼。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證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證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證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唐書胡證傳）

潘阡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阡持聘。阡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阡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阡並飲之。阡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寫困臥，俾人偵之。阡簪笏冠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北夢瑣言）

百盃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棋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徵召，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宗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祕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北夢瑣言）

陸辰

陸相屢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如誠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北夢瑣言）

三杯

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不好酒色。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後漢書朱博傳）

盧植

植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後漢書盧植傳）

石餘

華敞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世語）

滿寵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三國魏志滿寵傳注）

諸葛原

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

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冰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略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管輅別傳）

張尙

絃子元，元子尙，孫皓時爲侍中書令，以事下獄。（注環氏吳紀曰：孫皓性忌勝己，而尙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尙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尙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尙。尙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尙得減死。（張絃傳）

八斗

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書山濤傳）

皇甫眞

皇甫眞安定人，慕容恪拜眞爲太尉侍中。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晉書慕容暉載記）

馮跋

跋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晉書馮跋傳）

孔稚珪

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黠弟同，並款交，不樂世務。（南齊書孔稚珪傳）

謝瀹

瀹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初，兄朏爲吳興，瀹於征虜階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瓛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南齊書謝瀹傳）

酒魔

昔元載不飲，羣僚百種強之，辭以鼻開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卽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小蛇，曰：「此酒魔也，開酒卽畏之。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元山記）

日飲數杯

陳搏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嘗遇孫君仿鑿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宋史隱逸傳）

甕精

螺川人何畫，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鯖。尤善酒，人以「甕精」誚之。（清異錄）

王審琦

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令飲邪！」祝畢，願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宋史王審琦傳）

薛居正

居正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卒。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宋史薛居正傳）

錢儼

錢儼異母弟儼，歷金州觀察使。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宋史世家吳越）

趙賀

賀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宋史趙賀傳）

曹翰

翰爲左千中衛上將軍卒，翰陰狡多智，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宋史

曹翰傳)

錢昱

錢昱爲鄂州團練使卒。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諠。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曾犯一
人家諱。(宋史世家)

白超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
無它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眞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
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况。」眞宗方悟而笑。
(談苑)

石延年

石延年歷太子中允，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
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
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者。(宋史文苑傳)

宋眞宗

眞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聞見近錄）

李仲容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爲「李萬回」。眞廟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召公。公居常寡談，頗無記性，酒至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眞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云：「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正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一忠孝一生心。」縱冥搜不及於此。（湘山野錄）

韓稚圭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多用於所長，」有旨哉。」（鄰幾雜誌）

錢明逸

錢明逸每宿戒，必請其講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人，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磁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畫邊錄）

邵雍

邵雍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宋史道學傳）

三蕉葉

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東坡志林）

百杯

李公澤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簡，亦不病酒，亦無倦色。（道山清話）

蔡攸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婁至顛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速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於一時，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揮麈餘話）

宋汝爲

汝爲倣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未嘗見其醉。（宋史宋汝爲傳）

鎮陽士人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

無痕竅至常日欲飲時，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裂爲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遜齋閒覽）

吾也而

吾也而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秦州開元府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佩虎符，憲宗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素以酒稱，命與之角飲，帝大笑，賜錦衣名馬。（元史吾也而傳）

酒地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胸腹小，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謂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丘。懸肉似林，因言肉林也。（論衡）

狂花病葉

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旣撼狂花，渴病葉。飲流謂目睡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又酒徒謂不飲者歡場之害馬。（醉鄉日月）

曾榮

曾公榮，偉儀雄幹，善飲喜啗，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邀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壺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舉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舉，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異林）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郗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神仙傳）

雞舌香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雲仙雜記）

酒神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爲酒神。（雲仙雜記）

漱口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續博物志）

一石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粗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升。今酒之至醲者，每秣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升。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夢溪筆談）

百盞

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張安道所困。梅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卽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也。（東坡飲酒說）

黃州酒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

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杯滿酌。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明道雜誌）

石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於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醲。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釀者多至於十五六。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石林四筆）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輒無減耗。（杜陽雜編）

醉時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常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盡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若溪漁隱叢話）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晉周顛飲酒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醒。前燕皇甫眞飲石餘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北史柳謩之飲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酒七八斗。（續鷄肋）

飲酒有定數

酒有別腸，非可演習而能。傳記載元載聞酒卽醉，一人取針挑其鼻間，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出之能飲。」試之，果飲之二斗。七修載：南陽胡長子，素不能飲，夢神授以酒藥一丸，吞之，遂日飲數百盃不醉。又學圃識餘載：浙有儒生，夜宿神廟，神留飲。生辭以素性不飲，神乃命吏取生文簿驗之，果無酒腸。取朱筆於簿所圖形像，爲畫酒腸一條，命第飲此。生在席飲至一壺不醉，後遂能飲。乃知酒量實天所定，不可強。

也。(堅瓠集)

曾陳侂善飲

永樂朝有夷使善飲，舉朝無能勝者。或言曾學士棗，成祖遂召與飲。竟日，夷使已醉，而棗穆然無酒容。成祖聞之曰：「只這酒量，亦可作我朝狀元。」〔七修載寧波陳敬宗，性善飲。一日召宴，預使內侍銜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令內侍隨其後以觀。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又孝宗朝，藍州侂武人輸粟入京師。時西陵侯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復罄一缸。真可謂酒有別腸也。〕

酒評

袁中郎既爲觴政，復與方子公輩以飲戶相角，因爲酒評：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境。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啁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着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跟衆。(堅瓠集)

南極仙翁

白鶴外史：盛大有（年）吳下弈手第一。遊昆陵，有扶乩請仙者，仙至，盛請對弈。局未半，仙云：『我已負一子半。子弈誠高，我將往邀仙輩中更高者來。』乩即寂然。盛乃率己意填補，果已勝一子半。少頃，又一仙來對弈，弈畢，盛負一子半。仙稱盛弈，人間第三手也。盛問仙是天上第幾乎，仙曰：『猶是第七手耳。』問何仙最高，曰：『惟有南極仙翁，天上無對。』雜紀載南極仙翁曾在宋元祐時降靈汴京酒肆，與人豪飲，酒量無敵。是仙翁甚力酒量，兩擅其勝矣。（堅瓠集）

酒蟹

漱石閒談：金雒鄧某，以素封冠其鄉，善飲啖，每飯米五升，豚肉一肘，鵝鷄鴨各一隻，雜俎與酒不計，大約一飯須數十斤，日必重餐。遇逋負者，能具豐饌享之，輒焚其券。有佃戶負其租數多，治具召之。鵝爲貓所食，卽殺貓以充雜俎。鄧以爲甘而食之，此後卽不能多食矣。識者謂其腹有肉鼠，鼠見貓卽死，故不能多食也。常聞能飲者，腹有酒蟹。則善啖者有肉鼠，亦無足異。肉鼠酒蟹，可爲的對。（堅瓠集）

善飲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者，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子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第一高陽矣。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

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際，馮司成俯，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見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尙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跟蹤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疊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噉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五雜俎）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微體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署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聞鶻噪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乎？吾衰乎？壬子十月記。（梅花草堂筆談）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徵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卽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

如是。』益信其天分也。（七修類稿）

蜂腰

紀文達會試時，出孫端人宮允龍門下。孫豪於酒，嘗憾文達不能飲，戲之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公典試，得葛臨谿太史正華，酒量冠一世。公亟以書報孫，孫覆札云：「吾再傳而得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詩場酒社，諧謔風流，令人慨慕。（郎潛紀聞）

酒仙

盧西寧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今世說）

銀瓢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睢陽司氏，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寤甚。時漏下三鼓，會賈靜子服龙衣，駕鹿車，自百里外至。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今世說）

日可三升

張敫庵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興至，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搗鼓奏伎，奮腕激昂，大噓不止。（今世說）

願

盛此公嘗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讀南華秋水篇。（今世說）

張開鶴

張開鶴性簡曠，嗜飲，多少進輒醉，醉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中。陸異之，因額其處曰蘭堂。（今世說）

酒人巨量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懼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同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雲覲，莊書田楷，穆湘芫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臬司寧人治蓮，陳太僕句山兆，徐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尙書爾訥，索侍郎琳，亦一時之雄。（茶餘客話）

徐林鴻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偽真，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醴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燕下鄉慳錄）

陳幼呂縱飲

上元陳幼呂名昭，喜爲詩，豪於酒。每與彭警庵听劉西廷戲縱飲連日，輒以巨甕盛酒，用大觥，狂飲之。飲酣，嘗同登故王城紫金山，口占爲詩，慷慨懷古。且曰：「吾輩皆少孤，值困苦，不獲以文業自振，繼前人光，然利人濟物之心未忘也，科名付諸兒曹可耳。」（清稗類鈔）

郭虞鄰放浪於酒

卽墨郭虞鄰處士廷翼爲副都御史，誘之子，無貴介習，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臺雲樓藏書，閉門讀之，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爲一隊，座客以次角。嘗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爲常。（清稗類鈔）

吳穀人沃人以巨觥

吳穀人祭酒錫麒，洪量無偶，方爲諸生時，居杭州山山兒巷。值獻歲，列酒甕無算，招朋痛飲，竟晝夜而酒未罄，乃昇至門外，人過其門，以巨觥沃之。能飲者去而復來，不能者至委頓乞免。（清稗類鈔）

夏薪卿自放於酒

錢塘夏薪卿通守會傳，筮仕吳門，以方心淡面，弗諧俗好，益頽然自放於酒。偶還里門，入鐵花吟社。未幾，歿於吳中，生平善飲。吳興金彥翹亦大戶，多蓄酒器，有犀角鼎，極精妙。嘗會飲，薪卿已醉，彥翹謂之曰：「能再盡三鼎，卽以鼎贈君。」遂引滿者三。懷之以歸，因自號醉犀生。（清稗類鈔）

劉武慎好汾酒

劉武慎公長佑，在官勤慤，治事接賓客，未嘗有倦容。而好飲，且必汾酒，嘗獨酌，一飲可盡十餘斤。左手執杯，右手執筆，判公牘，無或訛。或與客會飲，雖不拇戰，而殷勤勸盡，讖畢客退，仍揖讓如儀也。（清稗類鈔）

姚春蓮雄於酒

浙人姚春蓮，名慶恩，張勳果公妹婿也。以諸生官河南知府，旋從勳果於塞上，雄於酒，量可一石。有贈妓句云：「江東無我誰能酒，香國除卿不算花。」（清稗類鈔）

王步光飲後寡言

王步光，名琮，常寧人，豪於飲。飲後，輒愼訥寡言。（清稗類鈔）

王元瀚升席較酒量

王瀚，字元瀚，臨江人。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爲樂，而家產益落，其父兄患之。

漸於是聚書數千卷，閉戶誦讀，目數行，一過，輒終身不忘。比三年，作爲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耆宿，始大驚，皆不信爲其自作也。既而遊金陵，金陵富豪王氏，聞漸善飲，白下有道士亦能引無算爵，爲設席，要道士共酌，以觀其量。卽升席，命贊者實酒置壺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之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漸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道士強飲至半，謝不勝。漸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衆乃歎服。漸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登堂，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士大夫知其才，皆畏敬之。（清稗類鈔）

董小宛罷酒嗜茶

冒辟疆既納董小宛爲姬，及殞，辟疆憶之。嘗告人曰：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芥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鑿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清稗類鈔）

屠修伯寒夜獨飲

道光某歲春，杭人陳季竹與程拜五同讀書於西湖靈隱之白納庵。屠修伯龍尹乘亦詣焉。與拜五初未

相識，居既久，因得與之寄情觴詠，放浪乎龍泓鷲峯之間。季竹故不善飲，而性好人飲，拜五飲甚豪，而爲人樸厚有真趣，至醉不亂，始識其爲酒人也。修五未入山之前數日，有李蔭人者，亦以遊山至庵，與拜五痛飲而去。及夕，修伯歸，寒夜獨飲，乃作詩以懷之。（清稗類鈔）

禍亂

齊惠變高氏

昭公十年，齊惠變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余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變高氏。（左傳）

易內

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左傳）

伯有

襄公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陸，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鬪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左傳）

酒池精隄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通鑑前編）

子反

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勿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壑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韓子）

趙盾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史記晉世家）

醒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勤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晏子）

絃章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絃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晏子）

無禮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因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強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

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晏子）

無禮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韓詩外傳）

桀紂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

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

范昭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醉。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飲之。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觸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說苑）

藥酒

蘇秦見燕王曰：『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史記蘇秦傳）

藥酒

紹續味醉寒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韓子）

長夜飲

魏公子無忌，破秦軍，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史記信陵君傳）

灌夫罵座

夫爲太僕，與長樂衛尉贛浦飲，輕重不得，夫醉搏浦。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寶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酒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流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酒駕自往迎蚡。蚡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尙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酒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適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賀過夫，欲與俱。

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酒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適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酒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適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皆得棄市罪。（漢書灌夫傳）

班伯

班伯以待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屏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

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適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漢書敘傳）

酒亡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漢書五行志）

劉玄

玄字聖公，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注：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享兩都尉，游微後來，用調羹味。游微大怒，縛捶數百。）更始爲天子，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後漢書劉玄傳）

宋遷母

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風俗通）

呂布

布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圍之，塞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醖釀，爲欲因酒共謀布耶！』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麀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乃降。（後漢書呂布傳）

虞翻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追避。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三國吳志虞翻傳）

張昭

孫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

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三國吳志張昭傳）

王蕃

孫皓初，蕃爲常侍。甘露二年，丁忠使管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殿下斬之。（三國吳志王蕃傳）

韋曜

孫皓卽位，曜爲侍中。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語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吳志韋曜傳）

賀邵

邵會稽山陰人，孫皓時爲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有曰：「昔高宗思佐，夢

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_奚，先帝舊臣，偶有逆_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三國吳志賀邵傳）

周顛

顛爲尙書左僕射。帝讌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尋代臧若思爲護軍將軍。尙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愾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顛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晉書周顛傳）

劉曜

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石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

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躍於河南丞廨，使金瑋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連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人足令老叟數之。」（晉書劉曜載記）

苻生

生卽僞位，耽酒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後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晉書苻生載記）

祖台之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君須復飲，不廢止之，將不獲已耶。通人達士，累於此物。」（晉書馮跋傳）

晉孝武帝

帝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晉書孝武）

帝紀)

呂纂

纂僭卽天王位，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晉書呂纂載記）

陳詠之

竟陵王誕在石頭城。陳詠之蒙誕采錄隨從，恆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竊逆，恐一旦事發，橫擢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宋書文五王傳）

常山王

常山王遵好酒，坐醉亂失禮，賜死。（魏書詔成子孫傳）

慮元緝

元緝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魏書盧元緝傳）

李會

元護子會，除宣威將軍給事中，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魏書李元護傳）

高孝瑜

河南康舒王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於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後余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杯，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北齊書文襄六王傳）

煬帝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歎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卽遭春之應也。（隋書五行志）

申漸高

漸高優人。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陸游南唐書申漸高傳）

申漸高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百年長壽。」魏意烈祖宴，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談諧，併而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江表志）

朱秀才

朱秀才，遂寧府人，度餘舉進士，有楊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威，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卽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北夢瑣言）

王曦

王審知子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替者一人。（五代史閩世家）

劉玠

劉隱弟璽子玠，玠立，不能任事，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其弟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陰遣陳道庠養勇士，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等隨至寢門，拉殺之。洪熙改名晟，既弑玠，遂自立。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曰：『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五代史南漢世家）

郭威

太祖姓郭氏，名威，爲人負氣，好使酒。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五代史周太祖記）

陳亮

陳亮才氣超邁，落魄酒醉，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聞。事下大理，亮遂得笞掠，亮誣服爲不軌。孝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亮遂得免。（宋史儒林傳）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盃，注於腸，善惡喜怒哀交矣，禍福得失歧矣。倘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平日不容爲者爲之。言騰煙焰，事墮穿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清異錄）

賜酖

金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爲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尙未侍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隨解衣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嘖嘖不可辨，顫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賜酒時，業已酖之矣。姚母跟踏棄資裝，卽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上面，興高琴曲不和絃。』」

（隨園詩話）

吳趼人縱酒自放

南海吳趼人年四十，浪跡燕齊，旣鬱鬱不得志，適縱酒自放。每獨酌大醉，則引吭高誦史記游俠傳，鄰舍婦孺恆竊窺而笑之，卒以沉湎致肺疾。返滬三年，日從事於學務，心力交瘁，病益劇，而縱飲如故也。一日，遨游市上，途遇其友某，遽語之曰：「吾殆將死乎，吾向飲汾酒，釀釀有味，今晨飲，頓覺棘喉刺舌，何也？吾祿其不永矣。」某慰藉之，掉臂不顧，徑回舍，趺坐榻上，微吟陶靖節詩「浮沉大化中，不戀亦不懼」二

句聲未終而目瞑矣。(清稗類鈔)

器用

瑠璃盃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世說新語)

銅器

漢章帝西巡，得銅器於岐山，似酒尊，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宋書符瑞志)

三雅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三升。又設大臧以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劍刺驗其醒醉，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宴飲，松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史典論)

簡雍

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三國蜀志簡雍傳）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朝野僉載）

蛇影

廣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晉書樂廣傳）

阜莢樹杯

葛仙翁斬阜莢樹爲杯，以盛酒，酒味益妙。（神仙傳）

何點

求弟點，少不仕，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發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南齊

書何求傳)

白虎樽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道，直云憶高帝，赦原其罪。(南齊書五行志)

酒租

永元三年，拜愛妃潘氏爲貴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南齊書東昏侯紀)

沙門

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賜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矛矜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魏書釋老志)

碧筍杯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喻之，名爲碧筍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酉陽雜俎)

祖珽

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珽性不鑿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太君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北齊書祖珽傳）

黍酒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中說天地篇）

朱提瓶

回紇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天子方招龍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牀，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牀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鐻盃。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尙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積南、瀚、鵝、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漁、肉，待使客，虞內貂皮爲賦。（唐書回鶻傳）

酒窟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酒，計甌約五萬枚。晉曰：「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

已。』(醉仙圖記)

蓬萊盞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棹。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毯子落盞外。(逢原記)

醒酒花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潤肺。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豔。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開元遺事)

常持滿

汝陽王璣，家有酒法，名甘露經。飲藥靜能，靜能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來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暉之道，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瓿。(河東記)

王璣

汝陽王璣，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醉仙圖記)

洞天瓶

號國夫人，就屋梁上，懸鹿腸於半空，筵宴，則使人從屋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注於盃中，號「洞天聖酒將軍。」又曰「洞天瓶。」（雲仙雜記）

鳩杯

肅宗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鳩杯。祿山將飲，會燕銜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珍珠船）

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舉。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名器，而蓋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略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資暇錄）

油囊

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船以百十油囊，懸酒炙，沈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進之，藏盤筵於水底也。（窮幽記）

酒胡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悵惆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個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仁，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

酒胡名酒胡。」（摭言）

玉杯

張易爲太子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陵人。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南唐近事）

酒池

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於池中。酒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常欲夸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西征賦云：「酒池監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三輔黃圖）

豐侯

射爲罰爵，名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因戴孟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懲於世，圖形戒後。」（三禮圖）

白蓮花盞

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寶下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下繪，出其妻間坐。妻以

左右手，掬酒以飲，卡繪謂之「白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墨莊漫錄）

銀瓶

別兒怯不花爲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元史別兒怯不花傳）

金蓮杯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盞。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葡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泄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輟耕錄）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酒濱夏氏清趣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爲解語盃，坐客咸曰然。（輟耕錄）

酒價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沽一斗」，又「輕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芥隱筆記）

酒價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慶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汰，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學齋咕嚕）

玉盤酒器

王可交棹漁舟入江，遇一彩舫。有道士七人，玉冠霞帔，侍從十餘人，鬢角雲鬢，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呼可交上舫，命與酒吃。侍者瀉酒於尊，酒再三不出。道士曰：「酒靈物，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命也。」一人曰：「與粟吃。」俄取二粟與之。其粟青亦有光如聚，長二寸許，嚼之有皮，非人間之粟，肉脆而甘。可交食粟之後，絕穀運靜，若有神助。（五色線）

酒具

山徑兀，以蹇馱載酒，詎容毋具，舊有偏提，猶今酒甕，長可尺五而扁，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衣纒直裰，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擔，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唯酒杯常依沈制，用銀器。（山家清事）

玉盞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能寶愛。閒燕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厚德錄引劉斧翰府名談）

鼻飲杯

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餅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慮也。（桂海虞衡志）

牛角杯

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桂海虞衡志）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窠杓，無何，改爲注子。其形如罌而蓋嘴，柄其背。元和中，貴人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之。目曰偏提。（續事始）

酒籌

古人飲酒擊博，其箭以牙爲之，長五寸。箭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牙籌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則今人催花猜拳，唐時已有之矣。（堅瓠集）

金叵羅

桐下聽然載：「某某二相公侍講筵，咨詢既久，上顧小黃門：『先生們甚勞，』命賜酒。內侍出二金叵羅，甚大。杯中鑄字云：「門下晚生某進。」某者，相公名，蓋以媚巨璫沒入之物也。二相慚懼，叩頭趨出。上目之而笑，未數日，予告，亦媿於金錢，辱於撻市矣。（堅瓠集）

飲器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爲器以飲，故註者多謂洩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註云：酒器。集覽正誤以爲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謂之觴，非酒器而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爲飲器者，其飲血盟，若洩便器，則不可盛血。

飲矣。(堅瓠集)

犀角酒斗

葉聖野先生善，有犀角酒斗，傍刻魁星像，右手執銀而失筆。坐客偶言，試官受財，魁星祇以銀錠効用。朱雲子先生風，卽席賦沁園春詞曰：「咄斗魁公，何事懷金，投筆歸來。怪日居角亢，守他金庫，奎臨財帛，趕上銀堆。路鬼挪揄，波臣憔悴，豈是文章竟躓哉。歎毛錐子，見孔方兄至，那敢推排。空教氣湧如雷，任塊壘澆他三百盃。有王圖先達，吳融負屈，劉蕡下第，裴李高魁。銀氣衝天，管花落地，倒却西園文雅臺。但準備，得腰纏萬貫，穩取三台。」(堅瓠集)

酒旗

韓非子云：「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唐韻謂之帘，或謂之望子。水滸傳有「無三不過望」語。宋寶革酒譜，有帘賦，警句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堅瓠集)

軟金盃

金明昌初，有劈橙爲軟金盃者，章宗賦生查子詞曰：「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堅瓠集)

鞋杯詞

羅士衡飲楊廉夫以鞋盃，廉夫命宗吉詠之，卽作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受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袴，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以呈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侑觴。（堅瓠集）

鞋盃

許少華鞋盃詞云：「借足下權爲季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脣分外香，入掌些兒大。鸚鵡鶻慈總讓他，把一個知味人兒醉殺。」（堅瓠集）

鞋盃詞

嘉靖中，臨胸馮汝行推敏，少負才名，領鄉薦，知涑水縣，改教潤州，遷保定府通判。因仕不得顯秩，旣歸海濱，以文酒自娛樂。作鞋盃詞曰：「高擎綵鳳一鈎香，嬌染輕羅三寸長，滿斟綠蟻十分量。竅生生，小酒囊。蓮花瓣露瀉瓊漿。月兒牙彎環在腮上，錐兒橛團圍在手掌，筍兒尖簽破了鼻梁。筍兒尖簽破了鼻梁。鈎亂春心，洗徧愁腸。抓轆轤滾下喉嚨，周流肺腑，直透膀胱。舉一盃恰像小脚兒輕躡，上，嚙一口好疑妙人兒吮乳在胸膛。改樣風光，羞意珍藏。切不可指甲兒搯壞了雲頭，口角兒漏濕了鞋幫。」詞頗切

當惜不使廉夫見之也。(堅瓠集)

類經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瓶之僞也。昔人謂借書還書，皆佐以一瓶酒。瓶，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黃山谷致詩胡朝清：「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東坡和陶詩：「不持兩鷓酒，肯借一車書。」按師古云：「鷓，夷革囊以盛酒，」鷓，瓶字，蓋通用者。酒器又有名經者，小瓶細頸，環口修腹，以酒貽人，則云「酒一經，酒二經。」有人餉人酒，束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爲束帶出肅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之句。(堅瓠集)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堅瓠集)

判子詩

北京宣武門外歸義寺，士大夫送行之地。嘉靖中，刑部郎中蘇志臬，餞客至寺，壁間有李鎮所畫判子圖，乃脫靴爲壺，令一鬼執而斟之，一鬼於判後竊飲。蘇戲題詩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裏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郡城外更如何！」時光祿少卿高東谷與蘇善，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句寇嘲戲太

重，求爲解之。」高次日告於蘇，蘇告以歸義之故，相笑而去。夜復夢綠衣曰：「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拉蘇至歸義。蘇復題云：「蟠桃頻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高復夢綠衣來謝云。（堅瓠集）

偏提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甃。（天祿識餘）

衢尊

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天祿識餘）

酒器名

五代僞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爲雙筒，謂之「文尊」。（天祿識餘）

素書倚酒

太宵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兒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兒，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質酒。（天祿識餘）

壇

文君當爐，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燬爐，故名，非溫酒壚也。（眉公羣碎錄）

九尾觥

秦興季御史家有古玉觥，質如截肪，中作盤螭，鱗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赤，觥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爲鬼工。（池北偶談）

祥酒帘

長白祥藥圃，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村。」都下盛傳，呼爲「祥酒帘」。（兩般秋雨菴隨筆）

霧酒缸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霧酒缸，可與覆醬甌作的對。」（兩般秋雨菴隨筆）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筩爲最雅，鞋盃則俗矣。魏國夫人，以鹿腸懸於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諸事卜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

銀杯
 兩般秋雨菴隨筆

孫雨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名號，爵里於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奎，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棻，直隸清苑人；次王昊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淵喜爵，山西代州人；次張孰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予，順天大興人；次朱卽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禎，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兩般秋雨菴隨筆）

靈尊

徐大文名林鴻，海寧人，大學士益都馮公客，佳山堂六子之一也。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薦，後歷游南北，爲大府主章奏。客貴州時，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相張公同敵祠，爲作神絃迎送至曲，主人歡忭，華冠繡衣，鞞銅鼓鳴鐵笛歌焉。曲終，苗童犍女，皆感慨泣下。大文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出靈尊，貯酒可容一斗，酌大文。大文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大文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大文善爲詩，婉麗近齊梁。卒時年六十有九，其葬也，朱錫鬯銘之。（初月樓聞見錄）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勅置廣寒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爲醬瓿。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上，仍置故處。純皇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庶和以鄭虎文之詩爲最，其詞曰：「天啓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宮寶，伏讀容藻心爲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肖突浮圓荷。刻劃類鑄象鼎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眩瞶騰蘊壘。陽冰不冶陰火間，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鑿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魄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輝巖阿。原爲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嫫媧。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陛下聖，萬方貢獻聲猗那。人無遺寶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烟蘿。熊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搜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駟馬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洩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叢娥。甄幽拔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况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嘯亭雜錄）

成寧酒杯

成窰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鷄窰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鷄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鬪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儷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鷄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宋竹垞稱芳草鷄缸，常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鷄冠花下子母鷄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茶餘客話）

杯襯之始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於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荅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幸，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撲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撲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詞於賓友，人人以爲便，於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清、鄴、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撰。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茶餘客話）

酒經

陶入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至是酒五餅爲五經也。（羣碎錄）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織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袞避席去。隆慶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養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潰之醜，可似引滿香尖時否？（敝帚齋餘談）

妓以金盞飲盛心壺

布衣盛心壺，性倜儻，工詩善書。有某名妓慕其名，以秋柳畫扇索題，題二句云：「腰瘦那堪迎送苦，眼枯都爲別離多。」妓大歎賞，願以終身許之。是夕，留髡暢飲，杯盞皆金製，酒酣眼熱，以一盞置於懷。妓覺之，太息良久，爲之惋惜者再三，終身之願乃寢。（清稗類鈔）

汪槐塘與宴於端華堂

乾隆甲申，杭州有集里中同康熙甲申生者六人，宴於端華堂，錢塘汪槐塘上舍沆與焉。酒半，出順治紀元所製銀杯，命後甲申所誕哲嗣，奉以壽客，肇舉齊年之會。遠希會昌元豐諸老之高風，甚盛事也。槐塘

有詩，用以紀實。詩云：「粉榆五老衡宇鄰，過從步履不隔旬，惟予糠粃玷後塵，柯山居士齒冠倫，一麾出守猶逡巡，諸公袞袞佩印紳，甘棠之碑樹嶙峋，政成邁歸狎釣綸，宰官偶現遨頭身，比部心戀鶴髮親，遣榮一疏闌陔循，暇續八社羅衆賓，登堂拜母展華茵，小同揖客詞恂恂，問年先後齊甲申，改席擊出鑿落銀，紫芝煌煌爛若新，開國紀元第一春，良工製巧銘詞諄，觴行疾若下阪輪，插芳咀甘殺迭陳，笑言和懌晉叩鐘，竹溪人物遜此辰，方今聖治被八垠，緬會行見隸僕臣，詠歌太平娛夕晨，山屏水鏡湖之濱，僕與栗杖莫憚頻，歲寒令德保松筠，嘉會勿替耄耋臻。」（清稗類鈔）

諫誠

郭舒

劉弘牧荊州，引舒爲治中。弘卒，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詎言我醉！」因遺搢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晉書郭舒傳）

李雄

雄僭即帝位，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丞相楊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酌也！」

（晉書李雄載記）

周伯仁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世說新語）

王茂弘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世說新語）

陸玩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筭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世說新語）

王綏

綏除晉陽令，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綏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綏曰：「長夜竟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北齊書王綏傳）

毀杯

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北齊書孝昭紀）

高浚

永安簡王浚，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見銜。（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

高德政

德政遷尙書右僕射，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北齊書高德政傳）

宇文護

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天和七年，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旣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盃以授護。

曰：「以此諫太后。」譏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譏踏於地。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周書晉蕩公譏傳）

李綱

綱拜太子少保，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基間。」太子覽書不懌。（唐書李綱傳）

李景伯

懷遠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回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舊唐書李懷遠傳）

准勅斷酒

安祿山受帝睦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宴召，欲沃以巨觥，祿山卽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開元遺事）

陽城

陽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

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德宗召城，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措神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漫問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護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卽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聞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唐書卓行傳）

李嗣昭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五代史義兒傳）

馮道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庸淺，不覺哂之。

（北夢瑣言）

滕中正

中正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蓋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羣臣上壽，酒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宋史滕中正傳）

張詠

詠爲御史中丞，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宋史張詠傳）

薛奎

奎歷參知政事。眞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眞宗善其言。（宋史薛奎傳）

王曙

曙方嚴節重，有大臣體。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宋史王曙傳）

唐三藏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爵，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艾子雜說）

岳飛

飛死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宋史岳飛傳）

金熙宗

皇統二年五月癸巳，不視朝。上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金史熙宗紀）

完顏勛

勛拜平章政事時，上日與近臣酉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勛上疏諫，乃爲止酒。（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勛）

大氏

海陵母大氏，尊爲皇太后。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歡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

「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沈弊，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金史·后妃傳）

徒單貞

徒單貞正隆二年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溧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金史·逆臣傳）

完顏昂

昂在海陵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而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金史·完顏昂傳）

徒單克寧

克寧拜右丞相，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金史徒單克寧傳）

完顏守純

荆王守純拜平章政事，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金史宣宗諸子傳）

耶律楚材

楚材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愛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撤合里者邪！』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元史耶律楚材傳）

伯顏

伯顏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饒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元史伯顏傳）

脫脫

木華黎子速渾察，速渾察子撒蠻，撒蠻子脫脫，幼失怙，稍長，直宿衛，世祖親誨導，以嗜酒爲戒。成宗卽位，其寵顧爲尤篤，常侍禁闕，出入惟謹，退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之喜曰：「扎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卽拜資德大夫。（元史木華黎傳）

拜住

拜住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元史拜住傳）

脫脫

永樂八年十月，忠順王脫脫沈湎於酒，陵辱朝使，遣指揮毋撒等戒諭之。（大政紀）

切諫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尙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較耕錄）

譚瑩

〔南海縣志〕譚瑩傳，載程侍郎甚奇，附錄之。瑩素善飲，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况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按侍郎名恩澤。以道光壬辰爲廣東主考。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廿餘年，亂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劍，亦精於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相問難，不覺鬱悒。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中人曰：「都不及見矣。及見者，譚君玉生耳。」後五年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物故殆盡，惟我獨存。今年過耳順，酒亦何損於人哉！」後譚果七十二始卒。（郎潛紀聞）

早散

杭州吳山，有售祕法者，一人以三百錢購三條，曰：「持家必發，」「飲酒不醉，」「生蟲斷根。」固封慎重而與之云：「此訣至靈，慎勿浪傳人也。」歸家視之，則曰「勤儉，」「曰「早散，」「曰「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終無能詰難也。（冷廬雜識）

飲酒戒惡習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衆奉命唯謹，頽首聽命，恬不爲怪。陳畿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忼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畿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畿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敘，小飲。凌寒出門，小飲。衝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飲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壘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茶餘客話）

張文襄戒酒

張文襄少時，耽麴蘖，醉後好爲狂言，聞者却走。醉甚，則和衣而臥，笠屐之屬，往往發見於枕隅。某年，其族兄文達公之萬，以第一人及第，文襄大悲，慨然曰：「時不我待矣。」自此遂戒酒不飲。（清稗類鈔）

禮俗

日暮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晏子）

屠蒯

昭公九年夏，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左傳）

立嫡

襄公二十三年秋，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檟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左傳）

告慶

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國語）

浮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鶩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命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說苑）

衛靈公

衛靈公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史記樂書）

子思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常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乃至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孔叢子公儀篇）

楚王

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魯連子）

勸飲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葭，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尙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孔叢子儒服篇）

荆軻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雖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燕之處士田光先生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史記刺客列傳）

大風歌

十二年冬，上破布軍於會街，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高祖紀）

樊噲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而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跪而飲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漢書樊噲傳）

設禮

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卽帝位，立交爲楚王。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禮。及王戊

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卽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使杵臼雅舂於市。（漢書楚元王傳）

任敖

敖封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傳子至會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漢書任敖傳）

奉觴上壽

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預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實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味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

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漢書東方朔傳）

韓延壽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漢書韓延壽傳）

酒狂

寬饒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漢書蓋寬饒傳）

養牛上樽酒

隆上將軍印綬，賜養牛上樽酒十斛。（注：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後漢書劉隆傳）

養牛上樽酒

融領將作大匠，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後漢書竇融傳）

蔡邕

初，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後漢書蔡邕傳）

楊子拒妻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烈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嘗出飲酒，日晏，乃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元琮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湏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也！」（益都耆舊傳）

鄭玄

袁紹邀飲於城東，必欲玄醉。時會者三百人，酣酒之後，人人進爵，玄飲至三百杯，秀眉明目，容儀溫偉。（鄭康成別傳）

曹植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注：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偃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三國魏志陳思王植傳）

曹植二

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三國

魏志陳思王植傳)

儉飲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儉服散酒。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儉乃非禮，所以不拜。」（世說）

甘寧

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向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三國吳志甘寧傳）

凌統

統拜破賊都尉，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而折不爲用。勤怒，督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兇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三國吳志凌統傳）

趙達

遂治九宮一算之術，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遂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三國吳志趙達傳）

諸葛恪

恪爲左輔都尉，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三國吳志諸葛恪傳）

顧雍

雍封陽遂鄉侯，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常。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注：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合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甯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

乃見遣。(三國吳志顧雍傳)

陸凱

凱疏有曰：「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三國吳志陸凱傳)

阮籍

籍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臠，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晉書阮籍傳)

劉昶

昶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

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書王戎傳）

王敦

敦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晉書王敦傳）

裴遐

秀從弟綽，綽子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裴秀傳）

胡母謙之

輔之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晉書胡母輔之傳）

自杖三十

庚袞事親以孝稱，父亡，作宮賣以養母。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晉書孝友傳）

陸納

暉弟玩，玩子納，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盞。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酒一斗，鹿肉一柸，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晉書陸暉傳）

山濤

山濤酒後嘯嘖，折筋不休。（酒中玄）

先飲

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賀之，老者失時，姑後。』時

鏡新書）

虞嘯父

潭孫嘯父，歷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晉書虞潭傳）

小子

王蘊子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晉書外戚傳）

謝奕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安）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側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世說新語）

石崇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王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勦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世說新語）

王恭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嘆曰：「人自量固爲難！」（世說新語）

郭珍

洛陽令郭珍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典論）

王敬弘

敬弘性恬靜，樂山水，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讎。（宋書王敬弘傳）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高祖憂，乃使左右騰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宋書劉湛傳）

蕭思話

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宋書蕭思話傳）

劉義宣

南郡王義宣，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宋書武二王傳）

臧質

質爲輔國將軍，守盱眙。初拓跋巖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巖怒甚。（宋書臧質傳）

劉邕

穆之子盧之，盧之子邕。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宋書劉穆之傳）

茹法亮

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較獵江右，遷白衣

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南齊書茹法亮傳）

蕭道成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璽，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南齊書太祖紀）

沈文季

宋明帝立，文季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齊國初建，爲侍中，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元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調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季醉也。」（南齊書沈文季傳）

劉祥

祥爲冠軍征虜功曹，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

不遜之語，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辭獄，鞫辭辭。辭對曰：「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辭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南齊書劉祥傳）

公私

琛起家齊太學博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譏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梁書蕭琛傳）

謝朓

朓字敬仲，齊隆昌元年，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鬪止足，且實避事。弟朐時爲吏部尚書，朓至郡，致齋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梁書謝朓傳）

蕭介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梁書蕭介傳）

壽酒

大寶二年，侯景廢太宗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齋酒，備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崩於永福省。（梁書簡文帝紀）

梁宴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闕，念此甚以懷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茲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願更以多慚。』（西陽雜俎）

行觴者

阮卓時有武威，陰際爲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際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際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際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際

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陳書文學傳）

侯安都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隋書五行志）

胡叟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備，播壺執棣，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魏書胡叟傳）

郭祚

祚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愛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魏書郭祚傳）

源懷

賀子懷，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魏書源賀傳）

李肅

順族人秀林，秀林族子肅，爲黃門郎，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爲有司彈劾，出爲章武內史。（魏書李順傳）

裴粲

叔業兄子粲，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醺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魏書裴叔業傳）

崔暹

隋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北齊書崔暹傳）

宋遊道

宋遊道在魏爲尚書令，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北齊書酷吏傳）

高季式

乾弟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籬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自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北齊書高乾傳）

李元忠

元忠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粟，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陳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僕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恆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同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蓑蓋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北齊書李元忠傳）

王昕

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悅與府寮飲酒，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閤室，類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北齊書王昕傳）

荀仲舉

荀仲舉，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鬻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麀尾耳。」（北齊書文苑傳）

韋負

負志尚夷簡，潛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時人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負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周書韋負傳〕

周宣帝

周宣帝卽位，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隋書刑法志）

虞慶則

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頌等奉觴上壽。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隋書虞慶則傳）

唐太宗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老人等遽起爲舞，爭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唐書太宗紀）

木人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朝野僉載）

楊再思

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爲高麗舞，綦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舊唐書楊再思傳）

三辰酒

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史諱錄）

元德秀

德秀爲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唐書元德秀傳）

李嗣業

嗣業爲疏勒鎮使，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唐書李嗣業傳）

任迪簡

迪簡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醞。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醞，徐以它辭請易之。歸，賂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唐書任迪簡傳）

李泌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闕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忤色。（唐國史補）

醑醢酒

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遣使者賜醑醢酒。（唐書李絳傳）

崔咸

咸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

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隴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唐書崔咸傳）

罷職

太和五年九月，翰林學士薛廷老、李讓夷皆罷職。廷老在翰林，終日酣醉，無儀檢，故罷。讓夷常推薦廷老，故坐累也。（舊唐書文宗紀）

祭詩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雲仙雜記）

李茂貞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頤坐皆憤其無禮。（金鑿密記）

邀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瓶二十。（放懷集）

林慮漿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評侍郎韓中一來。中一通書史，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林慮漿，而賜之。（清異錄）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骨鏐銜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寓宿季才。覺後，言於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南唐近事）

求臘酒

五代漢韋思守上黨，未嘗與賓佐宴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求臘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珍珠船）

邊歸讜

周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歸讜雖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讜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栝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云。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徽？」守徽者，本村口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讜語及之。翌日，伏閣請罪，詔

釋之，仍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宋史邊歸謫傳）

觥籌獄

荆南節判單天粹，宣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杯，多至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清異錄）

五經

陶人為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者，聞饋五經，束帶立於其門。（客退紀談）

必里遲離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為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為羹，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禳穢。國語謂是日為「必里遲離」，九月九日也。（遼史禮志）

耶律賢適

應曆十七年春正月，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醕酒以辱之。（遼史穆宗紀）

遼穆宗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於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震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甌」，貯酒以祭天。（遼史穆宗紀）

致薦

重熙七年十二月，命日進酒於大安宮，致薦慶陵。（遼史興宗紀）

王著

著，宋初爲中書舍人，建隆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宋史王著傳）

魏仁浦

仁浦，宋初進位右僕射，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宴罷，就第，復賜上尊酒十石。（宋史魏仁浦傳）

劉銀

劉銀，封衛國公。初，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銀卮酒。銀疑爲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

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大慚，頓首謝。（宋史世家南漢）

李之才

太平興國三年春，光祿丞李之才坐擅入酒，邀同列飲殿中，除名。（宋史太宗紀）

孔守正

守正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日，侍宴北苑，上入元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遂釋不問。（宋史孔守正傳）

周起

起爲樞祕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旣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眞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宋史周起傳）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惟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

士第一。時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賦。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談苑）

郭承祐

從義子承祐，爲西上閣門副使，坐盜御酒，除名。（宋史郭從義傳）

李繼和

李繼和爲河北西路承受。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誼誣壘圍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營曉之曰：「汝曹爲一盃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宋史宦者傳）

王韶

韶在鄆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積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媼客，而令央獻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宋史王韶傳）

劉几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行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

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石林燕語）

吳瑛

吳瑛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上書致仕歸，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宋史隱逸傳）

司馬溫公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才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逐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遣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傅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陝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疇之書並撰。（懶真子）

范公

范丞相同馬太師，俱以開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

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侍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趨命溫酒，大杯滿醕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明道雜志）

三杯八棒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憇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杯，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尙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答遣之。（明道雜志）

東坡罰酒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餽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師友談記）

韓玉汝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

蓋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杯，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鄰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喫！」障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個。」（畫邊錄）

朱康叔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耳。（道山清話）

小小

韓世忠所攜抗妓呂小小。初有繫於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胡待制飲，因勸酒啓曰：「某有小事告訴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玉照新志）

趙令晟

趙令晟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晟。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宋史忠義傳）

互送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間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却，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朝廷卽立法制，近亦屢申嚴，終以互送，各利於己，不能革也。（清波雜誌）

饒餽

撫人饒餽者，馳辨遠才，少與劉史館相沖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公覩名紙，已顧額不悅。生趨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幹，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旣聞不肯少留，遂開懷待之，問曰：「塗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爾。」遂贈佳醞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幸其去。至未陽，密覘其令譽不甚謹，遽謁之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壺，乃兵廚精醞，仗某攜至奉贈，請具書謝之。」其令聞，以書爲謝，必非誑詐。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間，釀金牛緩贖之，瞥然遂去。後數日，劉公得謝醞書，方寢寐，已噬臍矣。（湘山野錄）

回道人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

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蕉，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甚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爲秉扇毆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漚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

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千萬，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茗溪漁隱叢話）

青州從事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醜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茗溪漁隱叢話）

勸酒

予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危蜀公接伴契丹，勸酒隨便，偶見善請其故，曰：勸酒當以量也，若不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失禮節，亂性情，甚至於吁咤而後已。此殆不如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正其過而說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積善錄）

蘇易簡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國老談苑）

投轄

留客飲酒，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容之車轄，投於井中。（釋常談）

完顏元

皇統七年四月，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金史太祖諸子傳附王元）

金世宗

大定八年正月，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金史世宗紀）

紇石執中

紇石執中遷充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刺保，詔的決五十。（金史逆臣傳）

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鴈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金源氏塹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太陽可汗，遣使來約，欲相親附，以同據朔方。部衆有欲從之者，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時朔方未有酒，太祖飲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使還，酬以馬五百，羊一千，遂約同攻太陽可汗。（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

伯顏

成宗卽位，伯顏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元史伯顏傳）

鄭制宜

鼎子制宜，領少府監，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勸，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元史鄭鼎傳）

謝讓

讓爲刑部尙書，仁宗卽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尙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翌日，讓謝。帝曰：『老尙書誠不飲也。』（元史謝讓傳）

傳)

拜降

拜降爲資國院使，母徐氏卒，遂奔喪於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致墓所，以備奠禮。(元史拜降傳)

黃葡萄酒

至順元年春，木八剌沙來貢黃葡萄酒，賜鈔幣有差。夏，諸王哈兒蠻遣使來貢葡萄酒。(元史文宗紀)

菖蒲酒

二年春，諸王哈兒蠻遣使來貢菖蒲酒。秋，諸王搠思吉亦兒甘卜哈兒蠻駙馬完者帖木兒遣使來獻葡萄酒。(元史文宗紀)

馬祖常

祖常拜御史中丞，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而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元史馬祖常傳)

一簞醪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餽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黃石公記)

胡椒酒

胡椒酒，古人於歲朝飲之。（博物志）

呼名而飲

以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隋書流求國傳）

虹

有虹食辭，願釜中水盡，願釐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至豐富也。（異苑）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願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用前事也。（對雨編）

鷓則

張莊簡悅致政歸田，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堅瓠集）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當歸。若去遠，則燃香指至某所以爲限。一日，因筵聚，方三行酒，扈色欲遁。衆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影，香印過界耳。吾輩人撰新句一聯，奉酒一盃，庶得早歸不罰。」衆以爲善，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遍扈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燕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趁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扈連飲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謂使人曰：「夫人若怪歸遲，但道被水香勸酒留住耳。」（堅瓠集）

毛邊的對

嘉靖間，御史毛汝璜伯溫，公宴時，承差斟酒大溢。毛曰：「承差差矣乎。」邊廷實賈時爲副使，應聲曰：「副使使之也。」相與大笑。四字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對。（堅瓠集）

紅友

鶴林玉露：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與隲秀才閒步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
 坡曰：「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
 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象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堅
 瓠集）

奴解客慍

（見只編載：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獨重一上客。顧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慍，失聲云：「偏是要緊
 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門，急向後廚，擔二上尊，從大門入，厲
 聲謂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爲酒也。此奴微言中解，亦黠矣哉。（堅瓠集）

迷魂湯

明代有一善人死，閻君邀飲。至則見爲筵者四，首爲僧，次爲道士，又次爲善人。主席則閻君也。坐定，閻君
 舉卮囑僧，僧合掌念佛，不肯飲。閻君亦不之強也。次及道士，道士拱手，亦不肯飲。次及善人，善人自念：「彼二人皆不飲，吾寧敢獨飲乎？」亦辭之不飲，如是其三。閻君起立拱手，向三人請行。三人以次行至
 一處，如井狀，閻君拱手向僧，請下。僧跌坐而下。次及道士，道士立而下。次及善人，不覺首先入井，及下，則
 已托生人間矣。自念奇異，祕而不言。長而求所謂僧道，杳不可得。後舉進士，例爲縣令，往吏部掣籤，見家

宰坐堂上，儼然冥中道士狀也。熟視再四，家宰忽呼曰：「汝在此乎？曾憶冥間事否？」曰：「憶之，特不敢言耳。」問：「曾見同席僧乎？」曰：「未之見也。」家宰曰：「我若見之，當以語汝；汝若相見，亦當語我。」時某掣得河南某縣令，到官後，謁藩王。王固冥間同席僧也，一見即驚喜曰：「汝來此乎？曾識我否？」曰：「識之。」王曰：「曾見同席道士乎？」曰：「即今吏部尙書某也。」觀此，則閻君之酒，乃俗所謂迷魂湯耳。

（堅瓠集）

醉學士歌

高皇覽川流之不息，陋伊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爲賦，召羣臣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鋪敘成章，詣東閣投獻。高皇親覽，評品高下。已而賜坐，勅大官進膳，內臣行觴。濂素寡飲，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頰，神氣遐漂，若行浮雲中。高皇笑曰：「朕爲卿賦醉歌。」侍御捧黃綾案，高皇揮灑如飛，成楚詞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嬾娜，閔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擘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甲午午時書。」復命濂自述一詩。濂既醉，勉綴五韻，字不成行列。高皇命編修朱佑重書以遺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見一時君臣契合，共樂太平之盛。」濂拜謝。高皇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

彦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實云。（堅瓠集）

桃花仕女

西樵野記：景泰中，紹興上舍葛棠，博學能文，性豪放。築亭於圃，扁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自適。壁掛桃花仕女圖，棠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雅，日間重辱垂念，請歌詩以侑觴。」棠曰：「吾欲一杯一咏。」姬乃連咏百絕，棠沉醉而臥。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異而裂之。因錄所記憶者八首，餘皆忘之矣。「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三兩枝，欲插上頭還在手，偏從人問可相宜。」懨懨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裏自家搔鬢髮，索郎抽葦風風簪。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洗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鴛鴦作對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游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竊萬，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鬢，幾許幽情欲話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杆。」（堅瓠集）

罰飲

罰飲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檀弓「杜蕢揚觶而酌師曠李調」，註，觶，罰爵也。說苑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及「舉白浮君。」註：白，罰爵之名，浮，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白者，舉觴告白之意。陳後主令張貴妃等預製五言詩，令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諸書所載，罰飲之說甚多，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吳諺謂：「客來遲，罰三鍾。」未始無本。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罰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四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隆不能詩，罰依金谷酒數，是三斗。至杜少陵「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註引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爲證。（堅瓠集）

陳謬談諧

正統初，中官阮巨隊奉命至廣徵虎豹。陳謬官其地，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途。阮大恐，置酒謝謬。謬酣，謂阮曰：「聞子非閩者，近娶姜妾，其事然否？」阮請閱諸室，謬見羣繡，知爲金珠，伴問中有何物。阮曰：「酒也。」謬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堅瓠集）

胡梅林對

胡梅林宗憲，在浙招致諸名士，如徐文長輩，皆在幕中。一日，胡與一尊官周姓者，飲於舟中。執壺者偶失手，傾其酒。周忽出對云：「瓶倒壺（胡）撒尿。」蓋胡素有失溺之疾，故嘲之。胡一時無以復，左右急傳入

幕中，卽對就，私達於胡。及發船，故令舟人以柁作聲，胡乃曰：「吾有對矣。」柁轉舟（馬）放屁。」對既工，適足答其侮也。（堅瓠集）

鄉飲濫觴

明高皇五年，頒鄉飲讀律儀式。訪年高有德，衆所推服者，禮迎上座。不赴者，以違制論。如有過而爲人訐發，卽於席上擊去其齒，從桌下蛇行而出，誠崇其禮而嚴其防也。年來不尙齒德，專取溫飽者，以克飲並不必赴，止設扁筵，遣官賫送，以應故事，所以有鄉飲始末，大賓實錄之刻。請自今以後，遇賓筵大典，必延至明倫堂，分賓抗禮。則舉者不敢濫，而任者恐無有矣。（堅瓠集）

花酒

昔時有人欠某緞銀十兩，准酒三十罈，懼客索通者。時值端午，某治具邀客，期此酒酌客以介紹者。客見而訝之，作詩曰：「四時佳興又端陽，競渡爭看筵席張。豈意流觴成五色，似難邀月進千觴。客疑良藥攢眉飲，主若瓊漿笑臉嘗。汲盡必須洗盞酌，杯中滋味似糖霜。」（堅瓠集）

管酒

北人社前一日，親賓相會，謂是管酒。見宋忠獻安陽詩集自注。今京師喜筵宴會，每於未張筵前，餽釘小集，亦曰管酒。（天錄識餘）

慶成宴

明朝典禮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坐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天錄識餘）

天子避醉人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泥，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天祿識餘）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天香樓偶得）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今人知有酎金，而

不知犀角珊瑚等之當金矣。（天香樓偶得）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而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明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爲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爲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爲俗忌，並不以口向，已失之矣。（天香樓偶得）

換茶醒酒

樂天方入關，齊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齋蘆蕪餅，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雲仙雜記引蠻
甌志）

祭詩以酒脯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雲仙雜記引金門歲節）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愜，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爲閩寺參軍，未久懶罷，亦游戲胡盧中矣。年來種秫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郎飲，而齒乃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恐。某曰：「剛強者死

之徒，君何用焉。」時可笑曰：「公乃自喜吾存耶？」命酒更酌，刺缸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梅花草堂筆談）

喝盞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調盞。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輟耕錄）

酒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尙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略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盞蓋馬盃，（馬盃想即今之折盃）及把盞，尊卑行跪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七修類稿）

長夜飲

史云：「紂踞妲己爲長夜之飲。」又「信陵君與客長夜之飲，每有婦女，終爲酒病卒。」據此，則是彙色

慾而達旦之意。陸放翁謂非達旦，引薛許昌宮詞云：「晝燭燒闌曉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長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古人十日飲也，非長夜正義。（七修類稿）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觶，注罰爵也。然不用。禮記，檀弓，杜黃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僭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搖，有餘白灑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斐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西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安撰之說不足據。（真珠船）

贈酒資

沈懋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文二西燦，奚丈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棧，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繖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爲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爲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於衆，其人遂並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濂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寤於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甯歸，贈以酒資，賦卽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諸先生琪曾爲之作傳。（兩般秋雨菴隨筆）

顧馳宣

荆溪顧馳宣，名芳遠，諸生，好讀書，爲鄭康成氏學，以經教授生徒，恆數十百人。顧氏多老儒，治經生家業，所居湖洋洛村，舊有酒壇，馳宣每歲時，輒邀諸老爲酒壇之會，相與講論經史。其後生少年，有意向者隨往，輒得美酒食，鄉人以爲榮。以故後生輩，爭自力於學。馳宣晚歲，絕意科舉，治刑家言，及醫藥卜筮諸書，無不通貫，卒時年七十有二。（初月樓聞見錄）

獨體

余偕數君子看花豐臺，飲於黃花座中，相與說鬼。羅兩峯述一獨體事，亦可發一噱也。揚州有狂夫，從數

人行郊外，道有鬻饅甚夥，或侮之，輒被累，嘗罵有聲，於是相戒無犯。狂夫大言曰：「咄！是何敢然！」就一鬻饅之口嚼焉，且戲曰：「吾酒汝。」嚼畢，疾行數步，誇於衆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旋聞耳後低呼曰：「拿酒來！」狂夫愕然，詰於衆，衆未之言也。行數步，又呼如前，衆亦未聞。少頃，又呼曰：「頃云酒來，何誑也！」聲漸厲，始信爲鬻饅之祟。漫應之曰：「汝欲酒，第隨以來。」鬻饅曰：「諾。」於是寂然。既入城，共登酒家樓，列坐呼酒，虛其一位，設匕箸杯杓，以饗鬻饅。衆每飲一觴，則以一觴酌之。酒注樓下，汜濫如泉。叩其醉乎，則應曰：「死且不朽，卮酒安足辭哉。」鬻饅飲既無算，衆皆厭之，次第散去。惟狂夫不能自脫，頗爲所苦。久之，鬻饅且醉，狂夫給以如廁，急下樓，取金質酒家，不暇論值，悄然而遁。已開樓上索酒甚急，酒保往應，杳不見人，大駭以爲妖。空中喧嘩曰：「我何妖！奴輩招我來飲，乃避客而去耶？須爲我招來！」意甚怒。酒家諭之曰：「招汝者誰？避汝者誰？酒徒千百，我烏知之！汝既相識，曷勿自尋索之於我，汝殊憤憤！」於是鬻饅語塞，忿恨而去。嘗見雜劇中扮一嗜酒鬼，掛壺於頸，出杯於懷，且哭且飲，亦鬻饅之流也。（耳食錄）

勸酒

凡與親朋相與，必以順適其意爲敬。惟勸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強之，百計以苦之，則何也？而受之者雖覺其苦，亦不以爲怪，而且以爲主人之深愛，又何也？此事之甚戾，而舉世莫之察者，惟契丹使臣

馮見藩云：「勸酒當觀其量，如不以其量，猶徭役不以戶等高下也。強之以不能，豈賓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於契丹使臣之口。（遜翁隨筆）

節酒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尚聲，故飲酒盛於冬而於衰夏。九月祭禴，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未逮之感。（蒿菴閒話）

鄉飲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於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爲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於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也。至於酬賓而奠饌薦西，似進爵之變節，注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

乃以爲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菴菴閒話）

劉公誠

劉公誠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今世說）

陸徐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哈嚔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芋耶？」陸亦不能辨。（今世說）

沈漢儀

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沈飲。或勸以稍事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今世說）

辛先民

辛先民客居吟嘆，聞有人招飲，立欲捐性命徇之。或諫其不節，辛笑曰：「奈五臟神願馳驅何。」（今世說）

酒祀典

袁石公觴政八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茶餘客話）

沈東江留客小酌

沈東江性不喜飲，顧好賓客。卽甚貧，客往，必留之小酌，輒必質衣治具，歡笑達曙。東江名謙，順治初之仁和人。（清稗類鈔）

錢定林喜飲

錢定林喜飲，客至，必沽，相與對酌，輒典衣以償酒券。家人或以晨盥不繼告，一笑而已。定林名朝彥，明句榕令，入本朝，不仕。（清稗類鈔）

王丹麓質衣命酒

王丹麓家既落，顧猶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費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

尤。」施恩山謠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清稗類鈔）

郝青門勸酒

郝蓮，號飯山，嘉慶朝之錢塘人。嗜飲工詩，有說餅齋吟草。其勸酒歌云：「東風勸酒生綠波，爲君倒提金叵羅。天邊明月不常好，世上浮雲事日多。勸君且飲吾作歌，君不見腰間繫纍印如斗，朝乘華軒暮廣柳。又不見多牛翁，子孫不肖田園空。黃金不能買老壽，況當明月如清晝。眼底休隨螻蟻忙，日中空有麒麟鬪。」（清稗類鈔）

王文敏爲詩酒之會

福山 王文敏公懿榮，官京師久，交游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潘文勤、張文襄、洪洞董研樵、鄒縣董鳳樵、山谷、溫味秋、儀徵陳六舟、巴陵謝舉伯、餘姚朱肯夫、吳縣吳清卿、會稽李蕤客、甘泉秦誼庭、續谿胡荻甫、光山、胡石賓、遂溪陳逸山、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元和顧緝庭、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遞爲詩酒之會，壺觴無虛日。其元配黃夫人輒檢點肴核，迎時先辦，客至無缺，有拔釵沽酒之風。（清稗類鈔）

許玉沙極飲大醉

許玉沙，名宏祚，康熙時錢塘諸生。身長八尺，腰腹十圍，聲若洪鐘。每試鎖闥，門未啓，立儕輩中，昂然傑出，顧盼自雄，議論侃侃，絕無措大氣味。家甚貧，顧膠口不言。一日，與汪水遠、王性如、集夏、叶昌館舍，自己至

西，極飲大醉。次日，復邀至其家賞桂。比至，玉沙久不出，呼而詢之，則家人不舉火兩日矣。水蓮探囊，得白金半兩，付之，市飲食，仍飲至三鼓始罷。明日，叶昌餉以白米，玉沙方握筆苦吟桂樹下，若不知絕糧爲病者。叶昌死，玉沙哭之慟。墓有宿草，猶挈尊壘招客至墓下哭奠，奠畢，共飲飲罷，復大哭。（清稗類鈔）

楊紹夤強劉大櫨飲

桐城劉大櫨之舅氏曰楊紹夤，字稗棠，於諸甥中尤愛憐櫨。嘗撫櫨，指櫨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櫨與飲，自提觴行，趣令醉，櫨謝已醉，不能飲，則笑曰：「子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歎欬，徐顧謂櫨曰：「子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清稗類鈔）

辭習百

縱酒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

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屹屹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之無蹤，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晏子）

漢高祖

高祖爲泗水亭長，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釀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史記漢高祖紀）

不飲酒

郭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史記游侠列傳）

樂酒

中山靖王勝，爲人樂酒好肉。（史記五宗世家）

陳遵

陳遵爲校尉，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

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盡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常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隨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譎諷，趨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旣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 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迎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惠礙，爲鶯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

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蕤，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誑，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漢書游俠傳）

馬武嗜酒

武封陽虛侯，留奉朝請。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漢書馬武傳）

三不惑

震子秉爲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書楊震傳）

劉寬

寬熹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後漢書劉寬傳）

張讓

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繫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跣，無不傾倒俱仆，踣跌手足，因隨而笑之。（史典論）

酒後一

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風俗通）

酒後二

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風俗通）

孔融

孔融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大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愛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好士如此。（英雄記鈔）

酒債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蒼梧雜志）

東夷

高句麗國，其人清潔自喜，善藏釀。倭人國，其人性嗜酒。（三國魏志東夷傳）

潘璋

璋東郡發干人。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惟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爲將。（三國吳志潘璋傳）

胡綜

孫權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三國吳志胡綜傳）

醉羌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萼弱，狀似金葶。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隲，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

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卽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麩。八藪之木，不足以口薪蒸。七澤之隄，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嚼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塔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氐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游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塔下高聲而對曰：『馬圍老羌，漸染皇化，薄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臺賦云：『擢九莖於漢廷，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全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圍醉瓮所說之驗。（拾遺記）

阮籍

隣家少婦有美色，當罍沾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晉書阮籍傳）

劉伶

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相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晉書劉伶傳）

身後名

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晉書文苑傳）

胡母輔之

輔之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鵬，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晉書胡母輔之傳）

阮修

籍從子修，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晉書阮籍傳）

羊曼

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郝。

鑿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黜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旣與朝廷乖忒，竊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數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晉書羊曼傳）

三日醒

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語林）

畢卓

卓父謨，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遂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辭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晉書畢卓傳）

孔羣

羣從弟羣，任歷中丞，性嗜酒，導管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甕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沉湎如此。（晉書孔愉傳）

郭璞

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晉書郭璞傳）

酒中趣

嘉爲征西桓溫參軍，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晉書孟嘉傳）

謝奕

安兄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晉書謝安傳）

王忱

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坦之子忱，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數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怛，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

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晉書王湛傳）

王忱二

王忱嗜酒，或連日不醒，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起於忱也。（宋明奇文志）

陶潛

陶潛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義熙二年解印去縣，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調，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之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者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晉書隱逸傳）

酒後挽歌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冲）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此？」（世說新語）

張麟

張麟一醉六日，嚼柱幾半。（醉錄）

王忱

荊州刺史王忱，秦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秦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宋書范泰傳）

顏延之

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南史顏延之傳）

朱百年

朱百年少有高情，好飲酒。隱逃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宋書隱逸傳〕

袁粲

袁元微二年領司徒，三年徙尚書令，固辭，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宋書袁粲傳〕

沈懷文

懷文爲侍中，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常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南史沈懷文傳〕

卞彬

卞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疑，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齊書文學傳〕

沈約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梁書沈約傳〕

蕭昌

景弟昌，歷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梁書蕭景傳）

謝幾卿

謝幾卿爲尚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徒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幘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幾卿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遠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關香象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譴遠降。因事

罷歸，豈云栖缺，匪商官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篔，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擊鏡照形，鑿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闕市。其人稱選，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繁悲元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常昭被光景，權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筵虛心未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屏。連劍飛兔，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梁書文學傳）

庾仲容

庾仲容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梁書文學傳）

新安王

伯固惟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陳書新安王伯固傳）

齊郡王

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魏書齊郡王簡傳）

廣陽王

建閭子嘉，好飲酒，或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魏書廣陽王建閭傳）

傅敬和

豎眼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爲益州刺史，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魏書傅豎眼傳）

顏之推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北齊書文苑傳）

伏護

靈山無子，以從父兄建國子伏護爲後。伏護累遷黃門侍郎，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北齊書長樂太守靈山傳）

周宣帝

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

扑（周書宣帝紀）

牛弘

弘有弟曰綱，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隋書牛弘傳）

蕭琮

蕭歸子琮，拜內史令，封梁公。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隋書外戚傳）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賚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卽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開元天寶遺事）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開元天寶遺事）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不足可言。」（開元天寶遺事）

崔櫓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摭言）

衛元規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摭言）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諧噱錄）

破賊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儒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江南餘載）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隨，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續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洛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洛，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續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續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皇，著書，自號東皇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月。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繼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續求爲丞。革死，續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賤貴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精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隨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

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裴廉氏馬乎？一者朱鬃白鬣，龍鬐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權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唐書隱逸傳）

酒肴

王縉飲酒，非鴨肝豬肚，筋輒不舉。（醉仙圖記）

王源中

有王源中者，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唐書盧景亮傳）

劉虛白

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北夢瑣言）

張旭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唐書李白傳）

吐蕃俗

其俗手捧酒漿以飲，飲酒不得及亂。（唐書吐蕃傳）

沐浴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酒中玄）

倪芳

倪芳飲後必有狂怪，恬然不恥。或以毛詩卷染油代燭，醉遊徹曉。（醉仙圖記）

睡王

述律立，號天順皇帝，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五代史四夷附錄）

法常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則熟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絳逸，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不可得而量也。」（清異錄）

李咸

覺曾祖鼎，鼎生瑜，瑜生咸，咸性曠蕩嗜酒。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曾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咸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宋史李覺傳）

李肅

穆弟肅，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漢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宋史李穆傳）

种放

种放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宋史隱逸傳）

蘇易簡

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宋史蘇易簡傳）

寇準

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闍扉脫屣。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宋史寇準傳）

李漬素

李漬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病，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宋史隱逸傳）

石曼卿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糞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籠飲。其狂縱大率如此。（文昌雜錄）

滕達道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爇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避暑錄話）

石中立

熙載子中立，以太子少傅致仕。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宋史熙載傳）

楊景宗

楊景宗以外戚故至顯官。然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宋史外戚傳）

史百戶

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沈醉，不少醒。嘗且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又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縣，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醪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異林）

三百六十日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

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余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對雨編）

太陽子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常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神仙傳）

陶白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茗溪）

漁隱叢話

晉人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晉，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稻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稽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邪！（茗溪漁隱叢話）

石曼卿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醕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飲。醉後爲一廡，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蝨廡。茗溪漁翁曰：東坡詩云：「試問高飲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買得覺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覺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龐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龐俗，了無風

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茗溪漁隱叢話）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嘗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自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螢雪叢說）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入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雲仙散錄引敍開錄）

酒仙

和尙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願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酒尤甚，人稱爲「酒仙」云。（遼史耶律和尚傳）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爲擗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雲仙散錄引曲江春宴錄）

李純甫

李純甫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者，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

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金史文藝傳）

頭飛鼻飲

古賦有鼻飲頭飛之國句。又元詩人陳孚留使安南，其紀事詩曰：「鼻飲如瓠齋，頭飛似饅饅。」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者，食魚，曉復歸身。又癩蟲集載：老樹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鼻飲，七修載：汪海雲亦異偶記，載一講經僧能之，頭飛則怪也。星槎勝覽云：占城國有之，皆婦人也，以無瞳神爲是，必須報官。睡熟，則其頭飛去，食人糞，不動其身。至曉則飛歸，與頸脰合如故。若人固封其頸，或移其身，則死矣。此亦天地間至怪之事，而竟有之，乃有少所見多所怪者，亦可鄙矣。（堅瓠集）

蔣氏嗜酒

倦游錄：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性嗜酒。姊妹勸節飲，強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損。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魯望善。一日，訪陸談，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堅瓠集）

半斤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講詩，獲緡，卽市酒盡醉。時彭亨好茶，而炳好酒，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懌。僧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子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啓扉出，微言冷擊，不數語輒遁去，且起亦絕無影響。使人偵之，果善人不更事者也。生平嘗不能忍於此事，頗自覺其有進，然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梅花草堂筆談）

朱竹垞

相傳竹垞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頽矣。其跌蕩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謂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耶？（熙朝新語）

朱錫鬯

朱錫鬯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闌入酒肆中，醉臥爐下矣。（今世說）

諸虎男

諸虎男常云：「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今世說）

一錢覓酒

陳藻字子文，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療饑腸療渴腸。」（金陵瑣事）

王笠舫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於詩。嘗謁蕺山書院掌教奉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饋江瑤柱者，太守曰：「子能爲我用餽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句云：「升沈一柱觀，闔闢兩當衫。」太守嘆賞，稱爲絕唱，遂命歌者奉觴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別離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寓意微婉，深得風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劇，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任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嘔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下世。（冷廬雜識）

沈巨山赴宴沈飲

沈巨山家貧好客，良友讎集，輒慷慨沈飲。或勸以少事生業，對曰：「良朋尊酒，吾故藉以生者。」巨山名家後，顧康問之錢塘人。（清稗類鈔）

法時帆喜小酌

蒙古法時帆祭酒，性不能飲，然有約其小酌者，輒喜。看花飲酒，雖風雨，必至。晚年喜食山藥，乃名其齋曰玉延秋館。（清稗類鈔）

葉仰之嗜茶酒

葉仰之茂才觀文，康熙朝之錢塘人。初嗜酒，醉輒謾罵。已而病，涓滴不能飲，復嗜茶。（清稗類鈔）

韓文懿嗜酒烟

韓文懿公談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王文簡同典順天武閣，在閣日，酒盃烟筒，不離於手。文簡戲問之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文懿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清稗類鈔）

申右敦以書佐飲

三原申右敦嗜酒，興至則飲，飲必醉。醉即一切不省，几席戶牖間事，人多欺之。願恆以書佐飲，尤留心二十一史，頗涉其津涯。酒後耳熱，座客趣舉某事，街口肆應，無脫誤。（清稗類鈔）

沈漢儀以良朋樽酒爲生

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沉飲。或勸以稍事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清稗類鈔）

類鈔)

陳句山盡數十觴

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嗜酒。飲次遇知己，累盡數十觴，未嘗沈頓，而談鋒彌健。(清稗類鈔)

吳秋漁喜觀人飲

錢塘吳秋漁太守昇，乾隆時人。素不嗜酒，而喜觀人酣飲。嘗撰酒志二十八卷，爲目十有二，原始辨性述義備法詳品稽典列事紀言考器徵令錄異識錄，徵引書籍，多至千餘卷。(清稗類鈔)

滕瑞子嗜酒

滕瑞子，名永祥。家貧，嗜酒，然不能多飲。與自號鈍齋子者善，兩人數過從，會飲，相對悲歌，輒以箸擊案，箸折，乃歎曰：惟我知子，則應曰然。夜闌燭灺，童子主饋者率逃去。然兩人酒酣以往，輒不舉杯，惟流連爲笑樂。(清稗類鈔)

張雲駕以買米錢買醉

張雲駕，刺史年少豪邁，不問家人生產作業，好飲酒，一石亦不醉，然時有斷炊之患。一日，其妻拔釵，質錢三百文，將以買米。置於几，張見之，卽以質券裹錢，持之出，買醉於酒家矣。夜半，酩酊歸，錢罄而券亦失，不可蹤跡矣。(清稗類鈔)

陳鐵橋搗酒大醉

錢塘陳鐵橋詹事憲曾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梅伯言曾亮，其同年也。嘗爲飯會，無酒，人闌入。鐵橋曰：「幸入我會以止酒。」比入，則先自搗酒，大醉而歸。（清稗類鈔）

金右泉嗜酒

金淇字右泉，道光時之錢塘諸生也。中年後貧甚，惟破屋數椽，書數千卷，梅花一樹，坐對而已。性嗜酒，嘗自武林門至豐儲倉基，醉誦離騷，行人以爲顛。（清稗類鈔）

許幼蘭頌酒

海寧許幼蘭司馬光濟，耽詩頌酒，授讀里中，垂五十年。有祖孫父子同出門下者，脩羊所入，日向爐頭博醉。醉則狂走山水間，以賦詩寫畫自樂。（清稗類鈔）

方漁村以酒壺爲友

方漁村子身獨處，生平未嘗近女色。所居茅屋三椽，不蔽風雨，吟詠其中，怡然自得。性嗜飲，得錢輒沽酒。遇途人，卽拉與共醉，不問誰何也。又喜搏戰，或以不能辭，必強鬪之。固辭，則怒，人畏其怒，相率遠避。見無人與共，卽以酒壺爲友，而與之猜拳行令，人遂謂之方癡子。年八十餘，無疾而終，姻戚經紀其喪。（清稗類鈔）

林希村結酒社

侯官林希村大令，設家居時，與林怡庵、林枳懷、葉與格、梁開萬諸人結酒社。日高睡起，即登酒樓，終日痛飲。醉則歌呼笑罵，必夜深，乃扶醉而歸，歸則寢，明日又往矣。希村爲勿村中丞之仲子，怡庵爲鄭蘇庵方伯之舅氏，皆能不事事而沈飲，殆晉七賢八達之流也。（清稗類鈔）

王茨檐赴陸筱飲宴

仁和王茨檐，茂才曾祥，性和易而嗜飲。時從酒人游，遇要人富兒，一不當意，輒掉臂去之。中年息意榮遇，絕迹省門。雷翠庭副憲，鋏視漸學，聞其名，禮意敦迫，將以優行貢於鄉。一日，赴陸筱飲宴，或舉其事以爲慶，茨檐不屑也。酒酣，則曰：「今此一官，亦不易得，得矣，桎梏徒自苦，豈若詩場酒地，與君輩皮皮之爲樂耶。」皮皮，相戲之謂，杭人方言也。（清稗類鈔）

周恩南呼雲月而醉

周恩南名元懋，鄞縣人。性嗜酒，其皮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進，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罌餅之屬也。平居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能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於其所往，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終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

以爲未足，則呼雲而酌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爲未足，則呼月而酌之。其日之餘也，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載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自順治丙戌以後五年，皆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思南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醱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遂死。（清稗類鈔）

高畫岑呼酒痛飲

嘉道間，仁和有高林字畫岑者，諸生也。家塘棲，通脫無威儀，與趙寬夫同學。寬夫性方嚴，無敢以言戲之者。畫岑故謬說經旨以激之，使怒，寬夫斷斷爭，則大笑以謾侮之。家徒四壁，惟嗜飲酒，飲必醉，醉則臥市溝中。人屬以詩歌文章，信口而成，率妙麗有逸趣。一日，入城應試，聞其友疾亟，走歸，已歿，大哭，投水中。妻避園戶緦，鄰人兩救之，得俱活。畫岑更大笑，呼酒痛飲，人不測其所爲也。已而病酒，竟死。（清稗類鈔）

洪大全嗜酒

粵軍洪大全之父母早世，家鉅富，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工詩詞，性豪邁，嗜酒。樂與販夫走卒流丐小儉飲。酒罷，輒助以費。座有貴客，則謾罵之。其里人張紳，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以年老告歸。值八旬稱壽，設盛筵。洪贈物爲賀，值百金。洪赴宴，乃挈其夙與同飲之人往，則皆短褐敝屣，見踵露肘者。及門，闢納洪，而標諸人於門外。洪厲聲叱之，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卽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承主人

招飲，不敢違命，然非得若輩同飲，不足盡歡，恐負主人盛意，故與之俱來。一言畢，卽與諸人同入席，暢飲歡呼，聲震屋宇。時賓客滿堂，咸衣冠濟楚，見洪而大詫之。既盡醉，皆踉蹌而出。及金田事起，洪悉以家財助軍食，至桂林，被擒，誅於京師。（清稗類鈔）

吳南屏嗜酒

吳南屏，廣文敏樹嗜酒。嘗客江寧，夜半，忽思飲，以有藏醞在，不必求之市也。命僕啓甕，則甕泥堅，猝不可啓，而渴甚。叱僕走，自以杖擊甕，甕破，滿地皆酒矣，乃伏地飲之。南屏性不耐俗，座有山僧田父，輒顧而樂之。與顯者共杯杓，恆鬱鬱，幾坐立不安矣。然其投契如曾文正及劉霞仙中丞者，與之把酒情話，亦未嘗不歡。（清稗類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古今酒事

實價國幣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印	出	發	編
	刷	版	行	著
	者	者	人	者
	局	局	局	源
	世	世	陸	胡
	界	界	高	山
	書	書	誼	
	局	局		

#44
476223

44

476223

